

繪圖本 古詩三百首

曹明綱編選

高克勤 王立翔等註評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出版

繪圖本 古詩三百首

曹明綱編選 高克勤 王立翔等註評

萬里機構

繪圖本古詩三百首

註釋＋點評＋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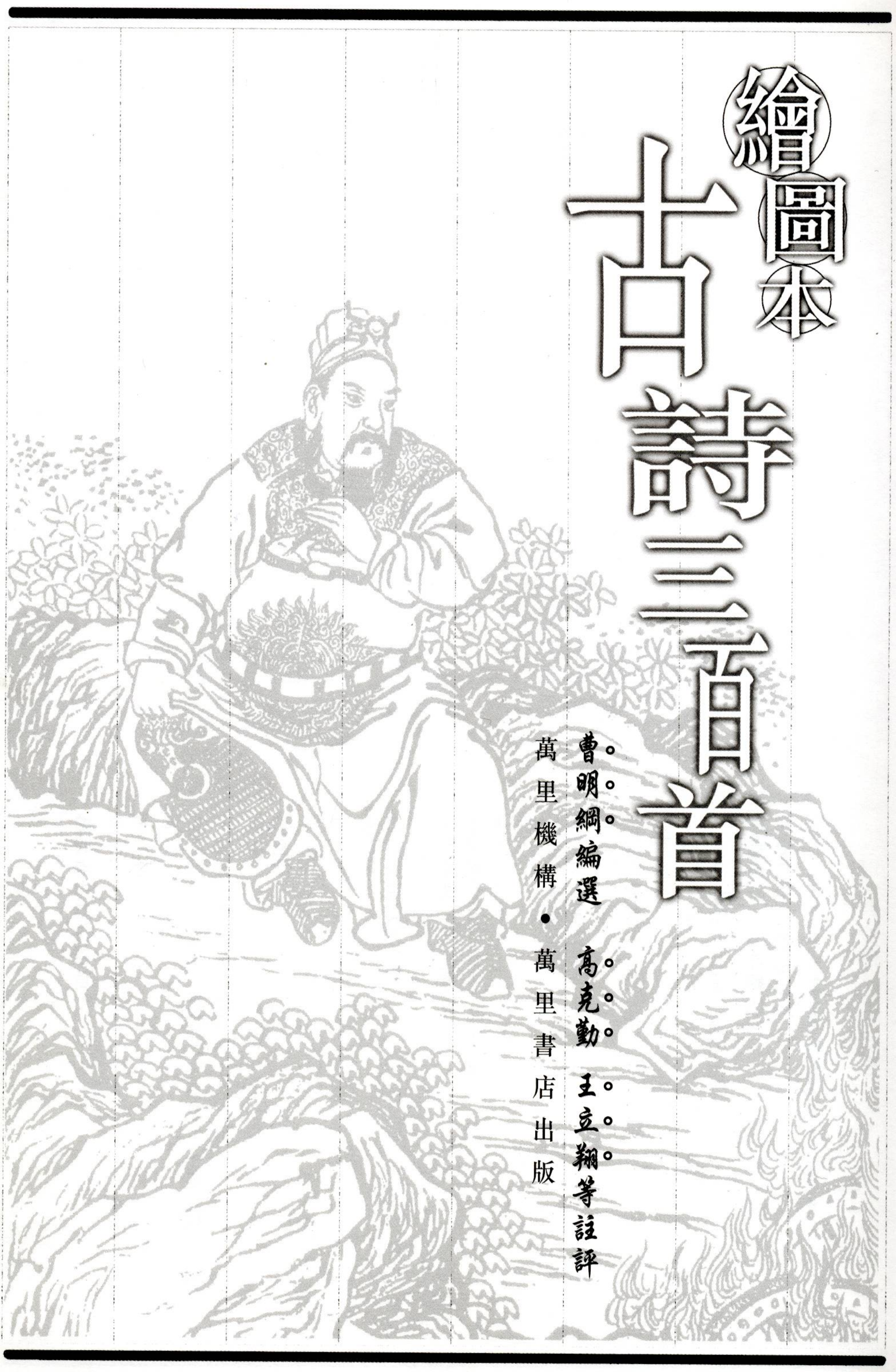
中國詩歌具體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所謂古體與近體，只是相對而言。這中間的分界線，大抵以唐代劃分。

詩歌發展至唐代，出現了以格律為主的體裁，唐人為有別於不同體制的詩，而將當代的詩歌，稱之為近體詩。唐以前的，统稱為古詩，這是古體詩（或稱古詩）與近體詩較為籠统的分野。

中國詩歌源遠流長，希望讀者能藉著這部《古詩三百首》，細味中國文學中的精髓和韻味，馳騁於中國浩瀚的文學世界。

本書特色，除了有簡明注釋，以助讀者加強理解詩歌內容外，還有切合題意的插圖，詩畫相融，增添詩趣，每首詩歌並附有點評，提要鈎玄，使讀者能在更深層次中領略箇中意境。





繪圖本古詩三百首

曹明綱編選　高克勤　王立翔等註評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出版



繪圖本古詩三百首

編選

曹明綱

註評

高克勤、王立翔、袁嘯波、李夢生、羅立剛、田松青、龐　堅、曹明綱、史良昭

配圖

蓋國梁

編輯

曾燕芳

版面製作

萬里機構製作部

出版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香港九龍土瓜灣馬坑涌道5B地下一號

電話：二五六四　七五一一

發行

萬里機構營業部

香港九龍土瓜灣馬坑涌道5B地下一號

承印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一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二〇〇一年九月第三次印刷

ISBN 962-14-1935-2

本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香港萬里機構獨家出版發行繁體字版

前言

這裏所說的古詩，是指先唐，即唐以前歷朝各體詩歌。詩至唐代，古今體分流終於完成，相對於新創的律體，非律之詩被稱為古詩、古調詩。這是詩學意義上的嚴格區分。先唐詩歌，除極少數暗合者外，沒有律調，因此前人通選唐以前詩歌，亦頗有以「古詩」命名者，如《古詩鏡》、《古詩源》等等。唯律體雖確立於唐，發軔則在齊梁起講究四聲八病的新體詩，以「古詩」通稱先唐詩，於詩學而言，看似微有不愜，其實卻包含了自唐人開始的一種深刻的詩史體認。

今天我們稱律詩為格律詩，殊不知，格與律，在唐代是兩個概念。格指意格(氣格)，律指聲律；格詩為古體，律詩為近體，這在白居易自編詩集的分類中斑斑可案。格與律，古與今的這種相對相應，說明唐人在自矜開創一代新體的同時，時時提醒着自己，「通變」勿忘「復古」，務必堅持千年來

先唐詩歌重視意格的傳統，切勿因聲辭而忘意格。也幸而有了這種體認，唐人詩才避免了走上文字遊戲與單純復古的兩種狹路仄徑；古今互補，而臻於「格高而律清」的高境界。先唐詩歌的意格，可從「詩騷」與「風骨」兩個標格性的術語窺入。

詩騷又稱風騷，以國風為精髓的《詩經》與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這南北兩種先後產生於二千年前的詩體，風格雖有質樸與瑰奇之別，但究其根本，在直抒胸臆、自然成文上，則精神相通。「離騷者，猶離(遭)憂也」，與《詩經》「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後一句，含義正同。楚辭的瑰奇，雖有文人的加工，但根因則是胎息於有異於中原的南國山川風物，民俗謠謳。因此，詩騷在開啟了中國詩歌立於寫實與立於想象兩種風格的源頭之同時，卻共同體現了「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禮記．樂記》)，這一先秦時代至高的美學原則。

「歌謠文理，與世推移」，由秦入漢，四言衍為五言，騷體蛻為歌體，體制雖變，但詩騷主情尚意的骨格卻深入人心。由採自民間的漢樂府，到漢末下層遊士的「古詩十九首」，再到漢魏之交的三曹、七子，不僅完成了詩體由前古到中古的轉變，更在文質關係的深入探研中，開始進入了詩歌作為「美文」的文學自覺時代。後來梁人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以三曹、七子的「建安」文學為標格，拈出「風骨」一語，剔抉了晉宋以降，在追求詩歌形式美的種種努力中——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必須把握的核心。骨指骨格，也就是意格，指詩歌內含的理義情志；風為風力，指由這種理義情志所外彰的如風動萬物般的藝術感染力。八代詩人以「建安風骨」為祁向的創作實踐及理論探究，使先秦兩漢時期「和順積中，英華外發」的樸素美學原則，昇華為以情性為本位、以學養為輔翼、執一馭百、通過精思結撰而最終返於自然的新時代的美學標準，從而將對聲文辭采的追求與對



自然情性的崇尚統一起來，也為唐人完成古今體分流，臻於「格高而律清」的藝術勝境，作好了前期準備。

不必苛求先唐詩似乎不如唐詩那樣圓潤流美，甚至不必責備八代詩人曾經有過的種種偏頗，唐人就不數典忘祖，他們提挈了「蘇李」、「十九首」、「三張」、「二陸」、「左劉」、「陶謝」、「謝鮑」、「沈謝」、「陰何」「徐庾」……這一連串先行者的名稱。通過他們，反溯詩騷，這是唐人的文明處，也是「古詩」之古的精義所在。

趙昌平

【目錄】

篇名	作者	頁	詩人譜
前言			
卷一 先秦詩			
卿雲歌		13	
越人歌		14	
關雎	詩經	15	
桃夭	詩經	17	
靜女	詩經	18	
伯兮	詩經	19	
黍離	詩經	20	
出其東門	詩經	22	
伐檀	詩經	23	
蒹葭	詩經	25	
月出	詩經	27	
采薇	詩經	28	
雲中君	屈原	31	319
湘君	屈原	32	
湘夫人	屈原	35	
山鬼	屈原	38	
國殤	屈原	42	
橘頌	屈原	43	
卷二 兩漢詩			
大風歌	劉邦	45	320
垓下歌	項羽	45	320
秋風辭	劉徹	46	320
北方有佳人	李延年	47	321
悲愁歌	劉細君	48	321
怨歌行	班婕妤	49	321
五噫歌	梁鴻	50	321
四愁詩	張衡	51	322
行行重行行	古詩十九首	53	
青青河畔草	古詩十九首	54	
青青陵上柏	古詩十九首	55	
今日良宴會	古詩十九首	56	
西北有高樓	古詩十九首	57	
涉江採芙蓉	古詩十九首	58	
明月皎夜光	古詩十九首	59	
冉冉孤生竹	古詩十九首	60	
庭中有奇樹	古詩十九首	61	
迢迢牽牛星	古詩十九首	62	
回車駕言邁	古詩十九首	63	
東城高且長	古詩十九首	64	
驅車上東門	古詩十九首	65	
去者日以疏	古詩十九首	66	
生年不滿百	古詩十九首	67	
凜凜歲雲暮	古詩十九首	68	
孟冬寒氣至	古詩十九首	69	
客從遠方來	古詩十九首	70	
明月何皎皎	古詩十九首	71	
卷三 漢魏詩			
上邪	樂府	73	
江南	樂府	74	
陌上桑	樂府	75	
飲馬長城窟行	樂府	78	
梁甫吟	樂府	79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並序	樂府	80	
羽林郎	辛延年	96	322
悲憤詩	蔡琰	98	
短歌行	曹操	103	323
步出夏門行（二首）	曹操	105	
七哀詩	王粲	107	323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	108	324
贈從弟	劉楨	110	324
室思（二首）	徐幹	111	324
卷四 魏晉詩			
燕歌行	曹丕	113	325
雜詩	曹丕	114	
箜篌引	曹植	115	325
名都篇	曹植	117	
白馬篇	曹植	119	
贈白馬王彪並序	曹植	121	
送應氏	曹植	125	
雜詩（三首）	曹植	126	
七哀詩	曹植	129	
七步詩	曹植	130	
贈秀才入軍（二首）	嵇康	131	326
詠懷（五首）	阮籍	133	326
苦相篇	傅玄	138	326
吳楚歌	傅玄	140	
輕薄篇	張華	141	327
情詩	張華	144	
悼亡詩	潘岳	145	327

篇目	作者	頁	
猛虎行	陸機	147	327
赴洛道中作	陸機	148	
擬明月何皎皎	陸機	149	
招隱	陸機	150	

卷五 晉詩

篇目	作者	頁	
詠史(八首)	左思	151	328
嬌女詩	左思	159	328
思吳江歌	張翰	162	328
雜詩(二首)	張協	163	328
盤中詩	蘇伯玉妻	165	328
扶風歌	劉琨	167	329
遊仙詩(二首)	郭璞	169	329
情人碧玉歌	孫綽	171	329
歸園田居(二首)	陶淵明	172	330
移居(二首)	陶淵明	174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陶淵明	176	
飲酒	陶淵明	177	
雜詩(二首)	陶淵明	178	
詠荊軻	陶淵明	180	
讀山海經(二首)	陶淵明	182	
桃花源詩(并記)	陶淵明	184	
白紵舞歌詩	無名氏	186	

卷六 宋齊詩

篇目	作者	頁	
過始寧墅	謝靈運	189	330
登池上樓	謝靈運	190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191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謝靈運	192	
入彭蠡湖口	謝靈運	193	
擣衣	謝惠連	194	331
贈范曄	陸凱	195	331
五君詠·阮步兵	顏延之	196	331
五君詠·嵇中散	顏延之	197	
秋思引	湯惠休	198	331
代東門行	鮑照	199	332
代結客少年場行	鮑照	200	
擬行路難(三首)	鮑照	201	
梅花落	鮑照	204	
代出自薊北門行	鮑照	205	
古意贈今人	鮑令暉	206	332
後園作回文詩	王融	207	332
別詩	張融	207	333
玉階怨	謝朓	208	333

篇目	作者	頁	
遊東田	謝朓	209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謝朓	210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	謝朓	211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謝朓	212	
觀朝雨	謝朓	213	

卷七 梁詩

篇目	作者	頁	
子夜四時歌·冬歌	蕭衍	215	333
送沈記室夜別	范雲	216	334
之零陵郡次新亭	范雲	217	
別詩	范雲	218	
效阮公詩	江淹	219	334
遊黃蘗山	江淹	220	
無錫縣歷山集詩	江淹	221	
悼室人(二首)	江淹	222	
雜體詩·古離別	江淹	224	
華光殿侍宴賦競病韻	曹景宗	225	334
詠霍將軍北伐	虞羲	226	335
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沈約	228	335
別范安成	沈約	229	
傷謝朓	沈約	230	
石塘瀨聽猿	沈約	231	
六憶詩	沈約	231	
八詠詩·登台望秋月	沈約	232	
江南曲	柳惲	234	335
銅雀妓	何遜	235	336
贈諸遊舊	何遜	236	
臨行與故遊夜別	何遜	237	
慈姥磯	何遜	238	
相送	何遜	239	
胡無人行	吳均	240	336
答柳惲	吳均	241	
贈王桂陽	吳均	242	
春詠	吳均	243	
山中雜詩	吳均	244	
春思	王僧孺	244	

卷八 梁陳詩

篇目	作者	頁	
長相思	張率	245	337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陶弘景	246	337
詠素蝶	劉孝綽	247	337
入若耶溪	王籍	248	337
帆渡吉陽洲	劉孝威	249	338
望隔牆花	劉孝威	250	

篇名	作者	頁	頁
行舟值早霧	伏挺	251	338
美女篇	蕭綱	252	338
賦得入階雨	蕭綱	253	
江南弄·採蓮曲	蕭綱	254	
被幽述志	蕭綱	255	
亂後行經吳御亭	庾肩吾	256	339
賦得蟬	褚沄	257	339
奉和湘東王春日詩	鮑泉	258	339
折楊柳	蕭繹	259	340
燕歌行	蕭繹	260	
詠梅	蕭繹	261	
詠竹	劉孝先	262	340
江行	江洪	263	340
江津送劉光祿不及	陰鏗	264	340
渡青草湖	陰鏗	265	
晚出新亭	陰鏗	266	
晚泊五洲	陰鏗	267	
關山月	徐陵	268	341
別毛永嘉	徐陵	269	
長安聽百舌	韋鼎	270	341
宛轉歌	江總	271	341
閨怨篇	江總	273	
玉樹後庭花	陳叔寶	274	342

卷九 宋齊詩 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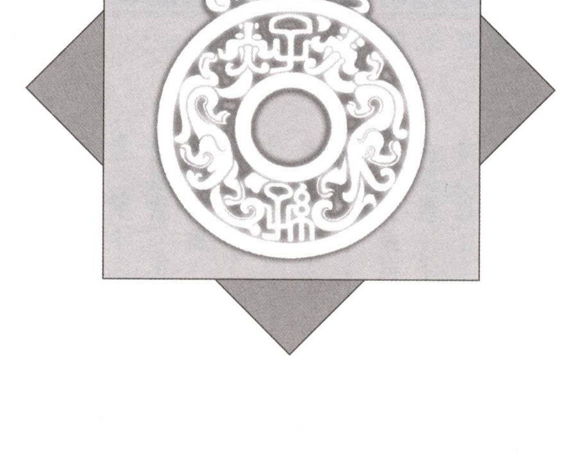
篇名	作者	頁	頁
斷句	劉昶	275	342
搗衣詩	溫子昇	276	342
望海	祖珽	277	343
秋思	蕭慤	278	343
高句麗	王褒	279	343
送別裴儀同	王褒	280	
渡河北	王褒	281	
怨歌行	庾信	282	344
烏夜啼	庾信	283	
燕歌行	庾信	284	
奉和山池	庾信	286	
擬詠懷(三首)	庾信	287	
喜晴	庾信	290	
寄徐陵	庾信	291	
寄王琳	庾信	291	
從軍行	盧思道	292	344
山齋獨坐贈薛內史	楊素	294	345
昔昔鹽	薛道衡	295	345
人日思歸	薛道衡	296	

篇名	作者	頁	頁
送別	無名氏	296	
夏日臨江	楊廣	297	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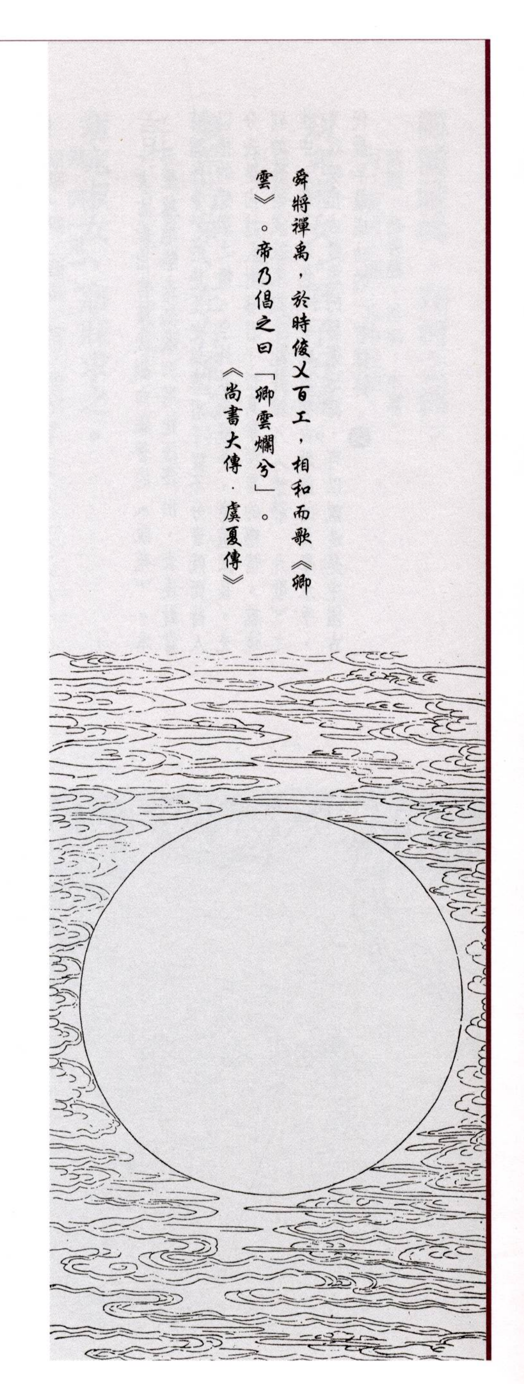
卷十 樂府民歌

篇名	作者	頁
子夜歌(三首)	南朝樂府民歌	299
子夜四時歌(三首)	南朝樂府民歌	300
大子夜歌(二首)	南朝樂府民歌	301
懊儂歌	南朝樂府民歌	302
讀曲歌	南朝樂府民歌	302
華山畿(二首)	南朝樂府民歌	303
莫愁樂(二首)	南朝樂府民歌	304
那呵灘(二首)	南朝樂府民歌	305
拔蒲(二首)	南朝樂府民歌	306
三洲歌	南朝樂府民歌	307
作蠶絲	南朝樂府民歌	307
西洲曲	南朝樂府民歌	308
隴頭歌	北朝樂府民歌	310
捉搦歌	北朝樂府民歌	311
折楊柳歌(二首)	北朝樂府民歌	312
折楊柳枝歌	北朝樂府民歌	313
木蘭詩	北朝樂府民歌	314
敕勒歌	北朝樂府民歌	317
詩人譜		319





【卿雲歌】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



卿雲：祥雲。
糺：即「糾」，結集。
縵縵：縈回舒卷貌。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日月兩句：意謂日月光輝長久照耀。旦，明亮。

這是一首歡樂祥和的頌歌。它雖始見於舊題西漢伏生的《尚書大傳》，但記載的卻是上古舜禹禪讓的故事。功成身退的賢明君主虞舜禪位給治水有功的大禹，看到後繼有人，喜而作詩。詩中展現了當時君臣相得的歡樂景象，塑造出甘願讓賢的虞舜的崇高形象，反映出先民嚮往的政治理想。詩中所云「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更象徵着我們中華民族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因此，這首詩儘管出於傳說之詞；然而，就其表現的題材、展示的境界來說，無愧於古詩的開創之作。詩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搴（qiān）舟：盪舟。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訾（zǐ）：非議，厭惡。詬恥：恥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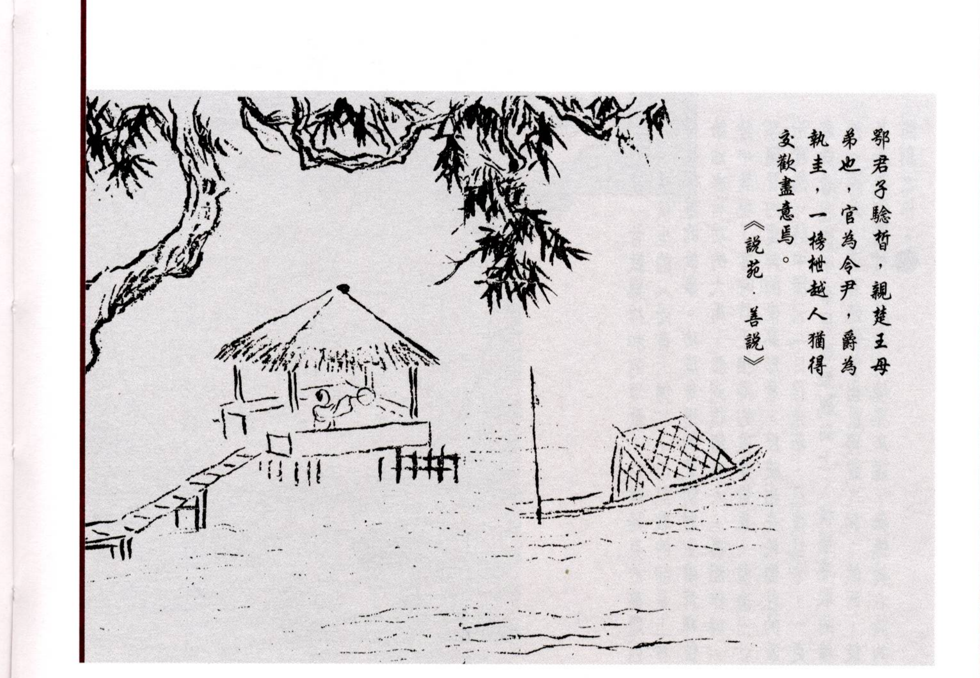
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頑而不絕：意謂紛亂不止。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說：同「悅」。

這首古歌出自漢代劉向編著的《說苑》。本是越地船夫之歌，用楚語譯出，表達對當時擔任令尹的楚王之弟鄂君子晳不分貴賤而待人以禮的感激之情。全詩歌詞優美，意蘊深長，充分表達出越人對鄂君子晳真摯深厚的感情。就達到的藝術成就來說，此詩雜入《楚辭．九歌》之作中，毫不遜色。這既表明古越族的文學水平，又反映出古楚族的藝術造詣，可以說這是中國古代最早最成功的一首譯詩。詩



鄂君子驗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圭，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

《說苑．善說》

【關　雎】

詩　經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關關：應答聲。雎鳩：水鳥。
河：黃河。洲：水中陸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yǎo tiǎo）：純潔美好。
好逑：好配偶。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參差（cēn cī）：長短不齊。
荇（xìng）菜：水中植物。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寤寐：寤，睡醒；寐，睡着。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思服：思念。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悠哉：長久思念的樣子。
轉輾反側：在床上翻來覆去。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琴瑟：古代的一種絃樂器。
友：親密。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論語．八佾》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芼（mào）：選擇。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詩經》是我國詩歌的源頭，產生於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打開《詩》三百篇，我們會為中國詩歌濫觴時期即出現如此瑰麗的作品而驕傲。本篇是《詩》三百篇中的第一篇，也是最為膾炙人口的一篇。它可能是一位貴族子弟在結婚時送給熱烈追求而得的新婚妻子的情歌，巧妙的比興手法和層層推進的敘寫鋪墊，將「君子」戀愛的苦澀和愛情的幸福，表現得形象傳神而恰到好處。詩



【桃　夭】

詩　經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夭夭：茂盛的樣子。灼灼：鮮豔盛開的樣子。華：同花。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之子：這位姑娘。于歸：出嫁。宜：和順。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

蕡（fén）：肥大。實：果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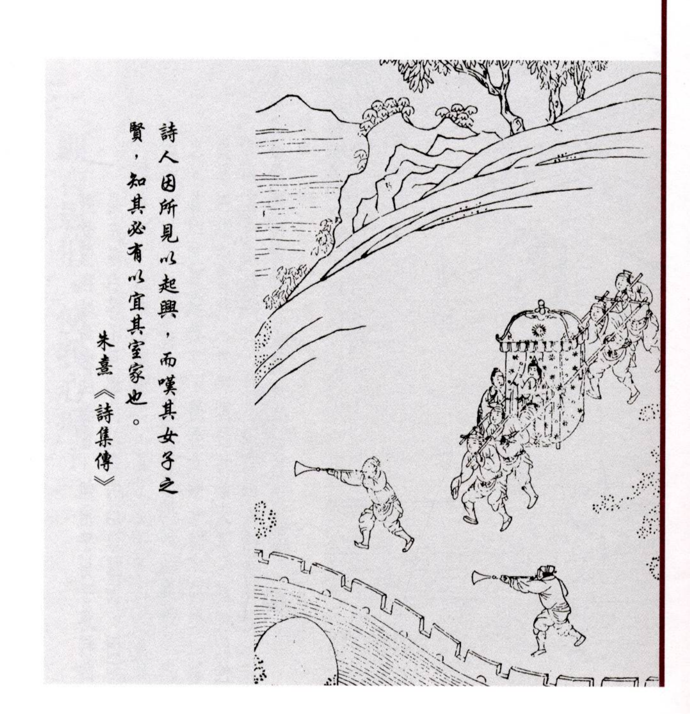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蓁蓁：葉子茂盛的樣子。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這是一首迎娶新娘時唱的歌，選自《周南》。詩中讚美了新娘容貌之美和光彩照人，暗喻她具有美好的品行，因此會給家庭帶來和順與幸福。詩



【靜　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靜：靖的假借字，善。姝：美麗。
俟：等候。城隅：城的角樓。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愛：僾的省借，隱藏。
踟躕：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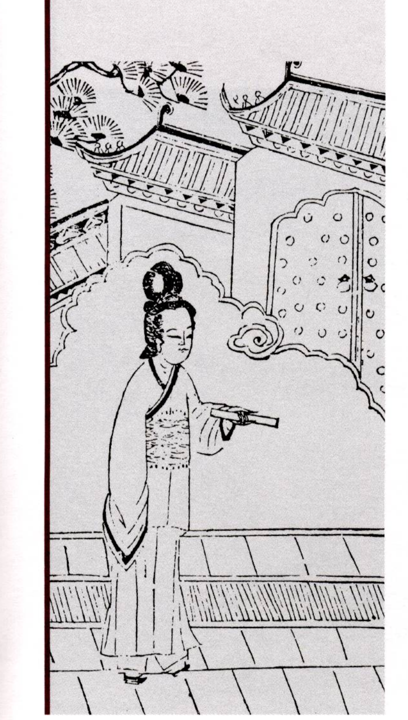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

孌：美好。貽：贈送。
彤(tóng)：紅色。
管：如笛的樂器，一說是筆。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煒：紅而生光。
說(yuè)懌：喜愛。女(rǔ)：同汝。

《靜女》一詩，本是情詩。
歐陽修《詩本義》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

牧：郊外。歸：同饋，贈送。
荑(tí)：柔嫩的白茅。洵：確實。

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匪：非。女(rǔ)：汝，指荑草。

一對愛侶在城角密約幽會，但出乎男子意料的是左等右等不見那位美麗的姑娘露面，因而「搔首」、因而「踟躕」，正當男子等得心焦難耐的時候，那姑娘才歡蹦亂跳地從暗處跑了出來。首四句寥寥數字，將男女幽會時不同的心態描摹得淋漓盡致，更將那位姑娘天真、調皮的性情刻畫得躍然紙上。接下續寫戀人幽會經過，充溢愛的甜蜜和對美麗純真姑娘的讚美。詩

【伯　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伯：女子稱她的丈夫。
朅(qiè)：威武壯健。邦：國。
桀：通傑，才智出眾。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殳(shū)：古兵器。前驅：先鋒。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之：到，去。
飛蓬：比喻不常梳洗的亂髮。

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膏沐：潤髮的油脂。
適：悅。容：修飾容貌。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杲杲(gǎo)：光明之貌。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願言：念念不忘的樣子。
甘心：寧願。首疾：頭疼。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諼草：亦名萱草。古人認為吃了可以忘憂。言：乃。
樹：種植。背：通北。



始則「首如飛蓬」，髮已亂矣，然猶未至於病也。繼則「甘心疾首」，頭已痛矣，而心尚無恙也。至於「使我心痗」，則心更病矣，其憂思之苦何如哉！
方玉潤《詩經原始》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痗(mèi)：病。

思念征夫的詩作綿延了我國古代詩歌很長一個階段，但最早的，恐怕要數這首《詩經．衛風》中的作品。詩人雖然讚美自己的丈夫為衛國英雄，但思夫之心則與日俱增，刻骨銘心，以至「首如飛蓬」、「甘心首疾」，更癡想得到忘憂之草以解其憂思之病，可見其思夫到了何種程度！詩

【黍　離】

詩　經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黍：糜子，其種子稱小米。
離離：茂盛之貌。稷：高粱。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行邁：遠行的意思。
靡靡：遲遲。
搖搖：憂憂不安的樣子。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悠悠：遙遠。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噎：食物堵住了咽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詩序》認為，這首選自《王風》的詩，是周大夫經過舊都時見宮室盡毀，到處是荒野、農田，傷感之下寫的悲悼之歌，但程俊英《詩經譯注》以為是遷都時難捨家園之作。詩共三章，以離離麥苗反襯詩人的憂心忡忡，用反覆詠嘆、對天呼喊的手法，極寫無人理解、難以排遣的痛苦心聲。詩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東門：鄭國都城的東門。
如雲：比喻女子之多。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存：想念。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縞衣：白衣。綦(qí)：淡綠色。
員：友愛，一說是語氣詞。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闉闍(yīn dū)：古代城門外層的曲城。
荼：白茅花。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且：往。一說為語助詞。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茹藘：茜草，可作紅色染料。

此詩卻是個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卻如此好。
朱熹《朱子語類》

女性之美，是人類美的極致，在兩千五百年前，詩歌發展尚不成熟的時期，本篇就以其卓越的表現技巧，為後代樹立了典範。詩人以「如雲如荼」極寫東門遊春女子之多之美，令他眼花目眩。愛美之心孰人無之？然而詩人不久即定心靜氣，因為他腦海中閃現了一個素衣嫻靜的身影，她讓眼前所有的女子黯然失色，他反覆詠嘆：那才是他的真正所愛。這是一位怎樣美的女性？詩篇並沒從正面予以描摹，一切由讀者自己用想象去彌補。詩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坎坎：伐木聲。干：岸。漣：同瀾，大波。
猗：同兮，語氣詞。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稼：耕種。穡：收割。
廛(chán)：住的房子。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狩、獵：冬天打獵稱狩，夜裏打獵叫獵。
縣：同懸。貆(huān)：獸名，豬獾。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君子：指不勞而獲的地主、貴族。
素餐：白吃。

坎坎伐輻兮，置之河之側兮，河水且直猗。

輻：車輪上的直木。
直：平直的水波。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億：指數量之多。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特：四歲的獸，指大獸。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

輪：車輪。漘(chún)：水邊。
淪：微波。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

囷(qūn)：圓形的糧倉。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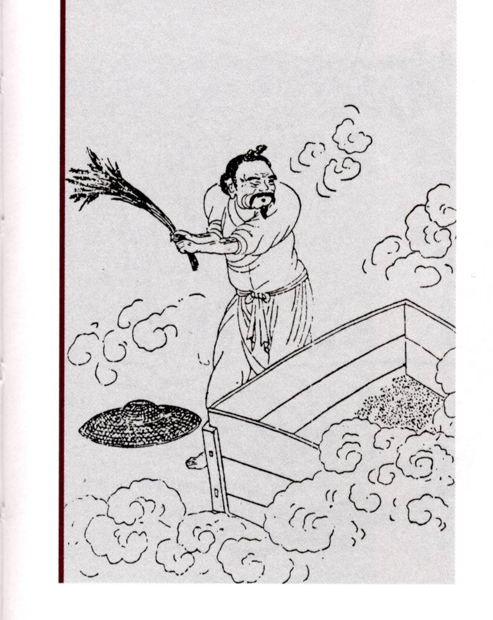
鶉：即鵪鶉。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飧(sūn)：熟食。

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



魏風中的這一首詩是勞動者在伐木的時候詠唱的歌，他們奮力揮舞刀斧，幹着笨重危險的活，肚子卻餓得咕咕作響，身子衣衫襤褸，由此他們進行一番對人與人之間飽暖、地位、勞作、統治等等問題的思考，然而他們難以找到滿意的答案，因此滿腔憤懣，化作向天責問。詩篇語調之激昂，寓意之深刻，抗爭情緒之高漲，是勞動者心聲的實錄，更是早期先民面對私有制、剝削制的覺醒，這種先進的思想性在詩三百篇中是十分罕見的。詩

【蒹葭】

詩經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蒹葭(jiān jiā)：蘆草。
蒼蒼：茂盛廣闊的樣子。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伊人：那人。一方：一旁。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洄：逆流而向上走。
從：跟隨。阻：險阻。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溯游：順流而向下走。
宛：好像。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

淒淒：同萋萋，茂盛的樣子。
晞(xī)：乾。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湄：江河之邊，水和草交接的地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躋(jī)：升，高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坻(chí)：水中小沙洲。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采采：很多的樣子。
已：止。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涘(sì)：水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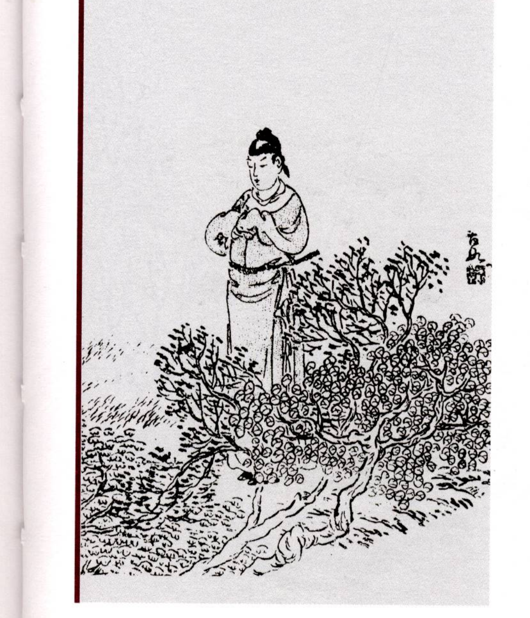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右：向右轉彎，即道路曲折的意思。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沚(zhǐ)：水中小沙灘。

最得風人之致。
王國維《人間詞話》



一位多愁善感的詩人，身立秋水之邊，忽見一佳人衣袂翩翩，靜靜緩行於河之對岸。河邊蘆葦蕭蕭，荻花蒼蒼，襯托着她那優美的身影，令詩人心馳神迷，他認定那就是自己夢中的愛人，決心不顧道路險阻，不懈緊追。然而佳人忽焉在前，瞻之在後，令詩人迷茫失落，徒嘆無奈。全詩創造了一片空靈朦朧的意境，並以此烘托了一位絕代佳人的形象，但意境只可意會，美人全憑想像。兩千多年來它讓人無論是在真實的自然界，還是在夢)，均可領略着其妙不可言表的風致。這首詩選自《秦風》。詩

【月出】

詩經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皎：潔白而明亮。
佼：美好。僚：通嫽，美好。

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舒：緩慢。
窈糾(jiǎo)：體態苗條。
悄：憂慮重重的樣子。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

皓：明亮。懰(liú)：妖媚。

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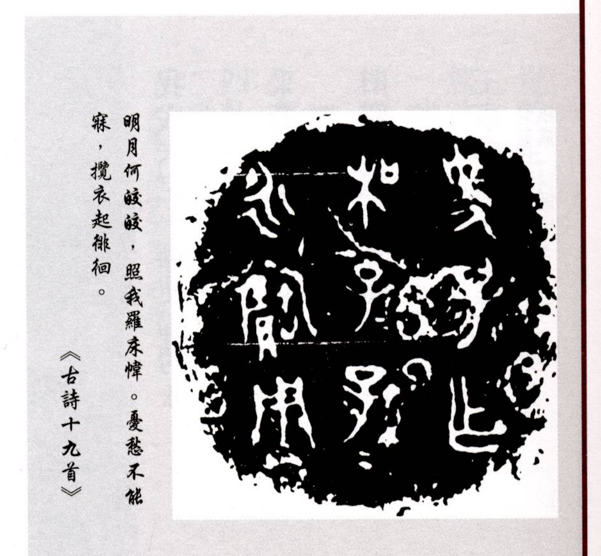
懮受：走路婀娜多姿。
慅(cǎo)：憂愁不安的樣子。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照：光明的樣子。
燎：漂亮。

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夭紹：體態輕盈。
慘：憂愁、煩躁不安的樣子。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古詩十九首》

以月下懷人為主題的古代詩篇不計其數，本詩堪稱此類創作的鼻祖。皎潔的月光如何會勾起一代一代詩人的思念之情？也許在本篇中我們可以找尋到一些詩人共同的心理痕跡：明月當空，寒輝清冷，詩人的心境在寂靜中變得異常敏感細膩，白天片段的所思所想，此時會填滿思維的空間，自己牽掛的人彷彿飄忽在眼前，令善感的詩人神思遐邇，睹月傷懷，只能憑想像的翼翅穿越時空之束縛，慰藉着內心的焦慮。詩

【采　薇】

詩　經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薇：即野豌豆苗。亦：又。作：生出。止：語氣詞。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莫：古「暮」字。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靡：無。室、家：指妻子。玁狁（xiǎn yǔn）：古代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

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不遑：沒有閒暇。啟：跪。居：坐。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柔：柔嫩。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載：又。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戍：守。未定：不固定。使：使者。聘：探詢。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

剛：堅硬，指薇菜葉漸老變硬。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陽：周曆自農曆四月到十月，稱為陽月。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靡盬：沒有止息。啟處：同啟居。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孔：甚，很。疚：病痛。來：返回。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爾：花盛開的樣子。維何：是什麼。常：通棠，棠梨樹。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路：車子。君子：指統帥。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業業：強壯而高大。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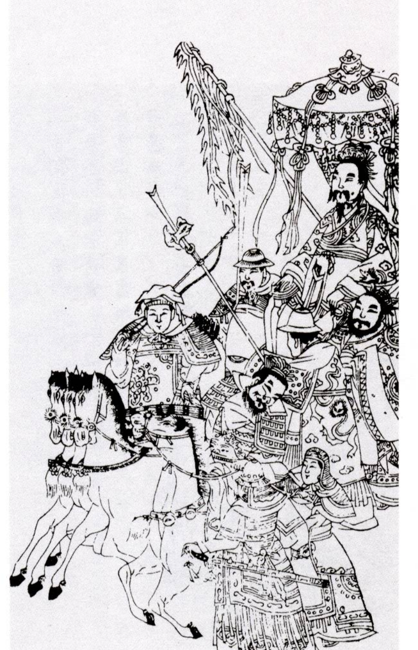
騤騤（kuí）：強壯的樣子。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依：依靠在車廂上。小人：指士兵。腓（féi）：隱蔽。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

翼翼：行走整齊的樣子。象弭：用象牙鑲飾的弓。魚服：用魚皮做的箭袋。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戒：戒備。棘：緊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依依：柳絲隨風飄舞的樣子。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思：語助詞。雨：下。
霏霏：雪花盛多的樣子。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遲遲：緩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這是一首遠征而歸之作（選自《小雅》），但詩人的身份不是士卒，而可能是一位有很深文學修養的將軍。詩篇交織着懷戀故鄉親人、感傷遠途征戍艱苦的哀怨情緒，同時又宣洩着以國事安危為己任、渴望作戰獲勝的雄心和豪情。其敘述細膩曲折，情緒傳遞跌宕起伏，因而詩人內心世界被表現得極豐富、真實和感人。末節前四句，被後人推為「千古絕唱」，其摹景寫情，手法之空靈，意蘊之豐富，已達到了「情貌無遺」的境界。詩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

王夫之《姜齋詩話》

【雲中君】

屈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沐：洗髮。古人祭祀前要齋戒，用蘭草沐浴。
英：花。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靈：雲神。連蜷：長而彎曲。
既留：已停留在天上。爛昭昭：神采燦爛的樣子。未央：未盡，正盛。

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謇（jiǎn）：發語助，楚方言。
憺（dàn）：安詳。

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聊：暫且。周章：周遊往來。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

皇：同煌。降：從天降到地面。
猋（biāo）：飈風似的。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冀州：中國古代九州之一，此代指中國。
橫：橫奔。四海：古人以為九州周圍均為大海環抱。焉：何。窮：盡。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夫：語助詞。君：巫女對雲神的尊稱。
太息：嘆息。
忡（chōng）：同忡，心中憂慮的樣子。

雲中君

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矣。

朱熹《楚辭集注》

《九歌》是戰國後期偉大詩人屈原為祭祀典禮而創作的組詩，共十一篇，九篇祀神，一篇祭鬼，末篇是尾聲。詩篇既富有濃厚的民間神話色彩，又具備廟堂之上隆重華麗的格局，故可能是屈原「受命詔（楚王詔令）以昭詩」的結果。《雲中君》祭祀的是雲神，詩篇以主持祭祀之巫的口吻，以沐浴更衣、翹首以迎神之降臨寫起，描摹想像中雲神之衣着和所居所行，以烘托神之威儀和神采，氣氛莊重虔誠，辭藻典麗華美，竭盡頌讚之能。第三章詩人抓取風雲變換的特徵，描寫雲神來返之迅疾，筆鋒肆恣，廖廖數語，雲神矯捷飄忽的形象躍然紙上。結尾情緒轉入沉鬱感傷，透露出對神的畏懼和是否如願得到「福助」的憂慮。詩



【湘　君】

屈原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君：迎神之巫對湘君的尊稱。夷猶：即猶豫。
蹇(jiǎn)：發語詞，楚方言。
誰留：即為誰而留。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要眇(yǎo miǎo)：美好的樣子。
宜修：修飾得恰到好處。
沛：水勢湍急的樣子。此指桂舟行駛得很快。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夫(fú)：代詞，那。指湘君。參差：即排簫。
誰思：即思誰。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飛龍：刻畫着飛龍的船。征：行。
邅(zhān)：轉彎。

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

薜荔、蕙、蓀、蘭：均香草木名。柏：簾子。
綢：帳子。橈：短槳。旌：旗杆頂上的飾物。

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涔(cén)陽：地名，在洞庭湖西北。
浦：水邊。極浦：遙遠的水邊。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極：至。女：侍女。
嬋媛(chán yuán)：關心痛惻的樣子。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潺湲(chán yuán)：緩緩而流。
陫(fěi)側：即悱惻，內心悲痛。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

桂、蘭：均為香木名。
櫂(zhào)：同棹，長槳。
枻(yì)：舵。斲(zhuó)：同斫，砍也。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搴(qiān)：拔。芙蓉：蓮花。木末：樹梢。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勞：徒勞。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瀨(lài)：淺灘上的流水。
翩翩：飛快的樣子。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餘以不閒！

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鼂(zhāo)：同朝，早上。皋：水邊。
弭(mǐ)：停。渚：江中沙洲。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次：停宿。周：環繞。

捐餘玦兮江中，遺餘佩兮澧浦；

捐：拋棄。玦(jué)：環形而有缺口的玉飾。
遺：丟下。佩：佩玉。
澧：河名，注入洞庭湖。

採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杜若：香草名。遺(wèi)：贈。
下女：地位卑下的女子。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容與：舒緩的樣子。

湘水是楚國境內最大的一條河流，祭祀這條對楚國人民生活具有重要影響的水流之神，可能是當時楚國所有政治活動中的一個重大內容。本篇與下篇《湘夫人》為姊妹篇，是祭祀湘水男神時唱的歌辭。詩篇仍從假托一迎神之巫口吻入筆，敘述他迎接湘君不至，因而駕起龍舟，沿着湘江四處尋找的過程及所思所憂。這一跳出廟堂環境的構思，使詩篇氣勢博大，景象萬千，而巫者苦尋湘君的虔誠、焦慮和哀怨，均容匯於一路上不同的行動舉止和景致變幻中。這一虛擬的場景與抒情的完美結合，使詩章思致委婉淒切，更顯示出詩人高妙的創作技巧和超絕的想象力。詩



【湘夫人】

屈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帝子：指舜二妃娥皇、女英。
眇眇：遠望不清的樣子。愁予：使我發愁。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嫋嫋(niǎo)：柔弱不絕的樣子。波：波浪湧動。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白薠(fán)：草名。佳：佳人。期：約會。
張：準備。

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萃：聚集。蘋：水生植物。罾(zēng)：魚網。

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茝(chǎi)：香草名，即白芷。公子：指湘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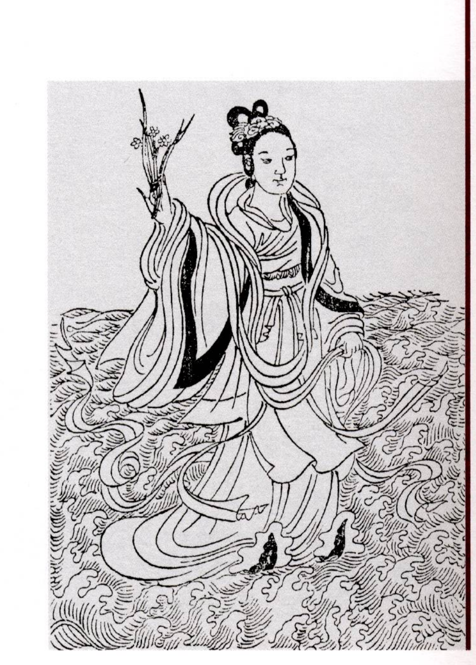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麋(mí)：鹿的一種，較大。
蛟：傳說中無角的龍。
水裔：水邊。

朝馳餘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濟：渡。澨(shì)：水邊。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騰駕：馳車。偕逝：一起離去。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葺：編結。

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蓀壁：用蓀草塗飾牆壁。
紫壇：用紫貝鋪砌的庭院。
成：盛的假借。



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

橑(lǎo)：椽。辛夷：香木名。藥：白芷。

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

罔：同網，編結。擗：掰開。櫋(mián)：帳頂。

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

疏：分布。石蘭：蘭草的一種。

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廡(wǔ)：走廊。

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九嶷：指九嶷山的群神。

捐餘袂兮江中，遺餘褋兮澧浦；

袂(mèi)：衣袖。遺：丟下。褋(dié)：汗衫。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汀：水中平地。遠者：指湘夫人。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驟：屢次。

與《湘君》先揚後抑的格局不同，本篇採用的是抑→揚→抑的手法。詩直接在一種憂傷哀怨的情緒中展開。從對主人公外貌和內心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推測詩人假托的口吻，來自於一位裝扮成湘夫人模樣的女巫。首節以洞庭秋景映襯不見神靈的惆悵、落寞，使意境淒清蕭索，將女巫「目眇眇兮愁予」所要表述的內心愁思表現得令人回味不絕。被後人推為「千古言秋之祖」。女性的情緒敏感而易波動，詩人的筆觸因此十分細膩而富於變幻。此後詩人展開一連串想像，從「聞佳人兮召予」，到「築室兮水中」一節以下，他用濃麗而浪漫的筆墨鋪排、描述神之召喚和神靈齊聚的歡快場景，詩篇的情緒逐漸明朗，色彩顯得多姿繽紛。末節忽來了一個跌轉，祭祀者紛紛「捐餘袂兮江中」，頓使剛才繽紛的景象一瞬幻滅，詩篇重被迷茫、淒惋之情籠罩。讀者在被起伏跌宕的情緒感動之餘，更因詩人浪漫而詭譎的神思而折服。詩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唐人絕句千萬，不能出此範圍，亦不能入此閫域。

胡應麟《詩藪》

【山　鬼】

屈　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若：發語詞。山之阿(ē)：山凹。被：同披。
帶：腰部環繞。女蘿：又名菟絲，蔓生植物。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含睇(dì)：含情地微微瞇起眼睛。宜笑：笑得自然得體。
子：你，指山鬼愛慕的對方。予：我，山鬼的自稱。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乘：駕車。文：花紋。狸：野貓。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石蘭、杜衡：香草名。
遺：贈。所思：所愛的人。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路險難兮獨後來。

篁：竹。終不見天：整日看不到天空。
後來：遲到。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表：突出。容容：通「溶溶」。形容雲流動的樣子。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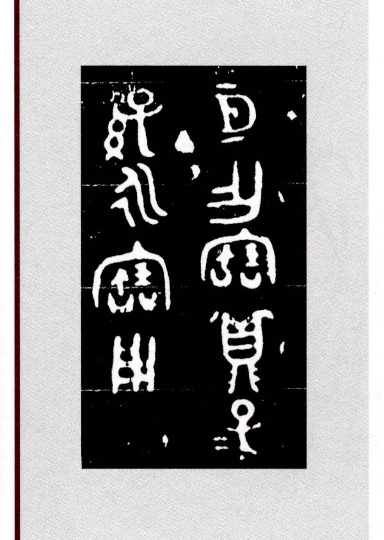
杳：深遠。冥冥：黑暗。羌：語助詞。
晝晦：白天昏暗。神靈雨：雨神在下雨。

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靈修：山鬼對情人的稱呼。
憺(dàn)：入迷。晏：晚。歲既晏，即年已老。
孰：誰。華：同花。孰華予：誰能使我再像花一樣美麗。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

三秀：芝草，一年開花結穗三次。於山：即巫山。



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芳杜若：像杜若一樣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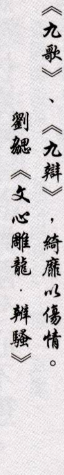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

填填：雷聲。雨冥冥：因下雨而天色昏暗。
猨：同猿。啾啾：猿啼聲。狖(yòu)：黑色的長尾猿。

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徒：白白地。離：罹的假借字，遭受。





山鬼即山神。楚人心目中，山神是一位美且充滿野性的女神，因此主持祭祀山神的巫，自然也是一位美豔動人的女郎。詩篇描述這位女巫為尋找山鬼附身祈福，依照她的想像，披薜荔，戴女蘿，乘文豹，結桂旗，打扮成山鬼模樣，不顧山高路險，深入山林，等候山鬼的降臨。詩人的一連串濃重的色彩鋪陳和超逸浪漫的奇妙構想，將女巫尋覓山鬼的場景描繪得動人心魄，氣氛神密；因自我形象設計而陶醉的女巫更是性格畢現，形象如生。然而時光無情流逝，神靈依舊不遇，女巫心中漸漸因山神對己不夠信任、終不肯附身而自憐自哀。末節，詩人忽用意想不到的筆墨，使山林氣氛陡變為淒厲悲涼，其實，這正是女巫絕望心境的形象反映。《九歌》中的詩篇雖是描摹祭祀之巫與神靈的虛幻情感交流，但所揭示和催人泣淚的，仍然是人世間愛恨的交織和無奈。

【國　殤】

屈　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吳戈：吳國生產鋒利的戟。此泛指精良的武器。
犀甲：犀牛皮製的鎧甲，此泛指堅韌的鎧甲。
錯：交錯。轂：車軸。兵：兵器。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餘陣兮躐餘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躐(liè)：踐踏。行：行列。左驂：駕在左邊的驂馬。
古代一車駕四馬，外邊兩匹稱驂。殪：死。

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霾(mái)：同埋。縶(zhí)：絆。援：拿。
枹(fú)：同桴，鼓槌。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天時：天象。懟：(duì)怨。嚴：嚴酷。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

秦弓：秦國製造的弓。此泛指良弓。懲：戒懼，
悔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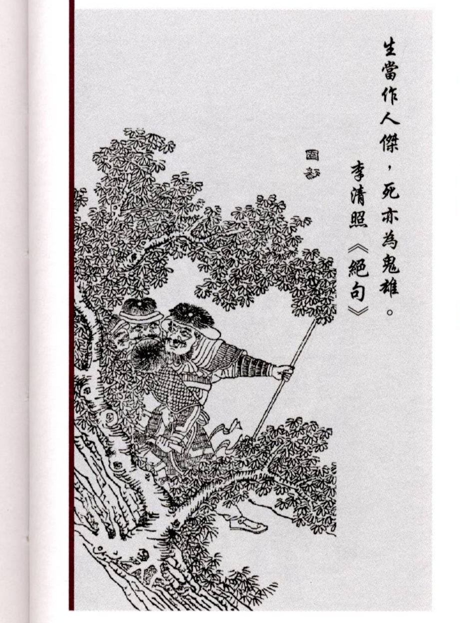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誠：誠然。終：盡頭，始終。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神：指死者的精神魂魄。靈：顯赫。
魂魄：古人以為「神」包括「魂」、「魄」兩方面，
陽神稱魂，陰神稱魄。

本篇是為哀悼為國陣亡將士而作的祭歌。《小爾雅》：「無主之鬼謂之殤」。全詩分為描寫激烈戰爭場景和頌悼陣亡將士之壯烈精神兩個部分。前者語句激昂，色彩濃重，極寫戰事之殘烈緊迫，隨後畫面由奔突轉為寂靜，烘托出悲殘而雄渾的境界。後者對屍橫遍野戰後戰場的描述，彷彿讓人親臨其境，聆聽在死寂的曠野的詩人悲哀的頌悼之聲。全詩激昂慷慨，悲嘶慟人，與《九歌》其他纏綿婉轉之作相比，因悲壯而別顯無比的陽剛之氣。詩





【橘　頌】

屈　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后：后土。皇：皇天。
後皇，是對天地的尊稱。
徠：同來。服：習慣。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受命：意即稟性、天性。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素榮：白花。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

曾枝：意即繁枝。
剡(yǎn)棘：尖利。
摶(tuán)：同團，圓貌。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文章：花紋色彩。爛：光澤鮮豔。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

精色：鮮明的皮色。內白：白瓤。
類：像。任：抱。道：道德。

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紛緼(yǔn)：繁茂。
宜修：修飾得體。姱：美好。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嗟：讚嘆詞。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廓：指胸懷曠達。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蘇：醒。橫：橫渡。
流：水向下流。



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

閉心：節欲。失過：即過失。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秉：持。私：偏，不公正。
參：匹配。

願歲並謝，與長友兮；

歲：年壽。並謝：一齊死去。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淑：善。離：麗的假借字。
梗：正直。理：條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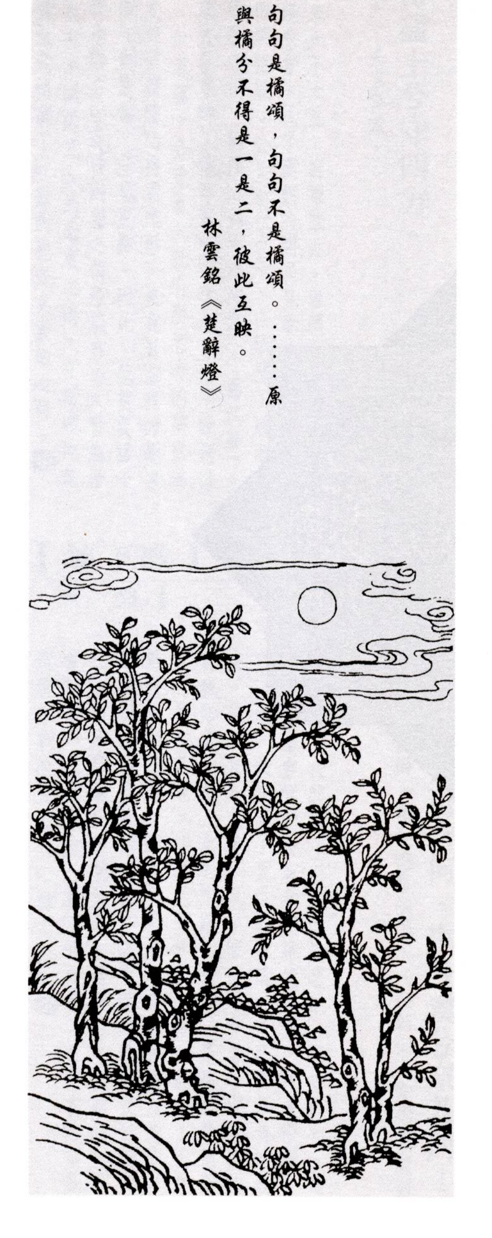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伯夷：商代末人，周滅商後，伯夷恥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像：榜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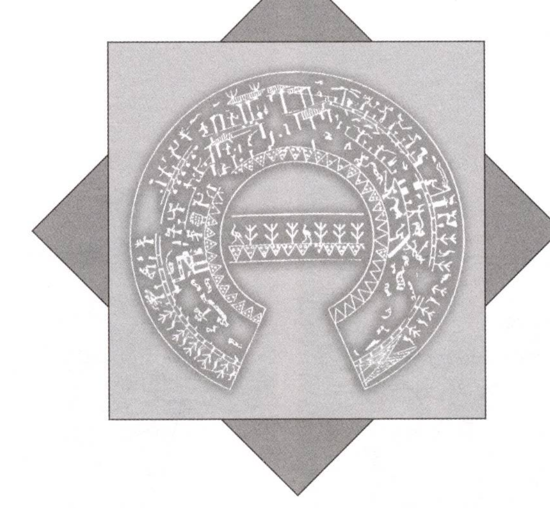
句句是橘頌，句句不是橘頌。……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

林雲銘《楚辭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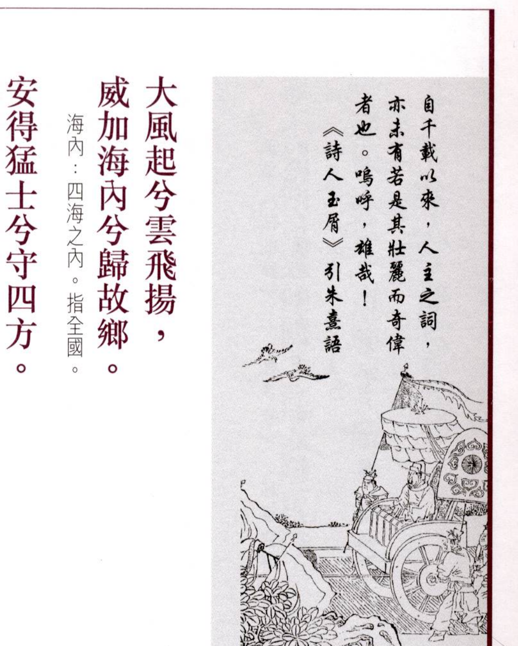
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詠物托志之作。詩前半部分從橘樹的本體出發，從根植地域到外形內質，逐一細致描述，突出其不同的狀貌和生長特點；後半部分之筆墨轉為歌詠橘樹的精神品質，顯然這是詩人擬人化的象徵手法，他在深深讚美橘樹身上體現出的「受命不遷」、「蘇世獨立」、「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的堅貞品格，更是對自我精神修煉的嚴格要求。這一詠物見意的手法，對後代詠物詩的發展起着重大影響。詩





【大風歌】

劉邦



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

《詩人玉屑》引朱熹語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海內：四海之內。指全國。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四方：天下各處。

秦末天下大亂，群雄競逐，無賴出身的劉邦遭逢際會，成了漢朝的開國皇帝。新朝乍建，便遇部將叛亂。公元前195年，在鎮壓了淮南王英布叛亂之後，劉邦回到故鄉沛縣(今屬江蘇)。在與親友歡聚時，他即席吟唱了這首歌。歌詞僅三句，但意蘊十分豐富。既有勝利者的躊躇滿志，衣錦榮歸時的得意忘形，更有對前程的憂慮和恐懼。創業難，守業更難。因此，他需要猛士為他捍衛四方。這種渴望之情溢於言表。貴為帝王，也有不同於凡人的悲哀之情。在磅礴的氣勢、慷慨的情調下吐露的也是真實的心聲。詩

【垓下歌】

項羽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史記．項羽本紀》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zhui)：毛色青白相間的馬。此指項羽的坐騎。
不逝：不再行進。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虞姬，項羽寵幸的美人。奈若何：拿你怎麼辦啊。

這是一代驍雄項羽的臨終悲歌。短短四句，蘊含着豐富的內容和複雜的感情。作者回顧自己一生，既充滿了蓋世的豪情，又悲嘆命運的無奈。詩的首句氣勢不凡，塑造了作者舉世無匹的自我形象。在人生的末路，他唯一憂慮的是他摯愛的美人虞姬。詩的尾句無限沉痛，表達了作者對虞姬刻骨銘心的愛。強烈的自信和強烈的愛，是項羽性格的兩個特點。以致他兵敗之後自刎烏江，而不願偷生去見父老。項羽的人生悲劇，千古以來一直具有令人震撼的力量，而這首詩則是這齣悲劇中最動人心魄之曲。詩

【秋風辭】

劉徹

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蘭：蘭草。秀：花。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汾河：黃河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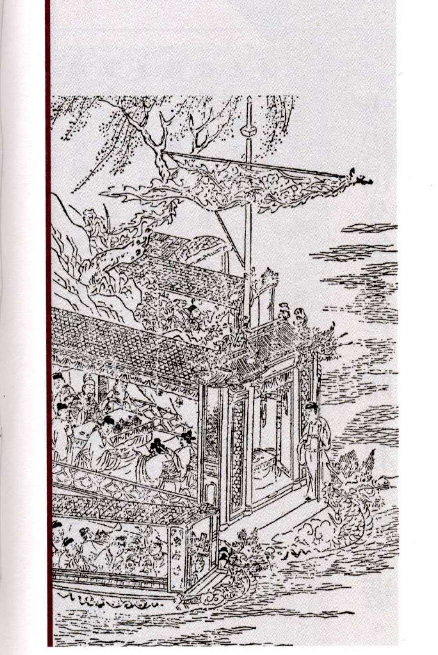
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棹歌：船歌。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柏梁與群臣賦詩，後也得其一體，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為大宗不待言矣。

劉熙載《藝概．詩概》



這是漢武帝劉徹巡遊途中所作。作者於泛舟飲宴之中，見秋色宜人，油然而生對「佳人」的懷念之情。漢武帝的寵妃之中，最令他難忘的要屬已故的傾國傾城的北方「佳人」李夫人。詩的前三句抓住秋風白雲、草木黃落、大雁南歸、秋蘭金菊等秋天的物候特徵加以描寫，重點落在第四句睹物思人上面。接着三句又極寫泛舟遊樂的歡樂場面。結尾兩句又是一大轉折，感情由歡樂陡落到悲哀。年命有限，人生終老，在這一點上帝王與百姓沒有區別。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沒有能力消除這無盡的悲哀。這首詩曲折地寫出了這位一代雄主的複雜情思，詞句清新流麗，頗有《楚辭．九歌》的韻味。詩

【北方有佳人】

李延年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寧不知：豈不知。

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描寫女子美麗的詩篇，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當推《詩經》中的《衛風．碩人》。這首詩從正面角度，運用比喻等手法把女性美的形態描寫推向了極致，以致清人姚際恒嘆為「千古頌美人者無出其右，是為絕唱」（《詩經通論》）。而李延年的這首詩，則從側面角度，運用誇張等手法，把女性美的感染力描寫推向了極致，同樣堪稱為千古絕唱。北方佳人「絕世而獨立」的風姿，竟然美到「傾城傾國」的令人生畏的程度，沒有人能抵禦那美的吸引力。詩的尾句充滿了強烈的感召力。詩



（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

《漢書．外戚傳》

【悲愁歌】

劉細君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烏孫：中國古代一個以游牧為生的民族，漢時生活在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帶。

穹廬為室兮氈為牆，
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
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黃鵠(hú)：天鵝。

這是一首悲愁歌，也是一首思鄉曲。作者是西漢江都王劉建的女兒，為了朝廷的和親政策，她被嫁到烏孫，先為年老的昆莫妻，後又成為其孫之妻。忍受着與漢族有巨大差異的文化習俗和生活環境，可以想見她內心中有多麼大的悲愁，而這種悲愁又不能盡情地抒發，而只能鬱積成濃濃的鄉愁。歸鄉的強烈願望，正見出她無限的悲愁。作者的名聲不如後世的王昭君，吟詠昭君出塞的詩歌史不絕書，但不過是後人的代言；而劉細君的這首歌，卻是真實的心聲。詩

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漢書．西域傳》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

紈素：白色絹。

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

涼飆：涼風。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
鍾嶸《詩品》

這是一首詠物言情之作。作者以團扇秋節被棄置喻女子寵衰而遭遺棄的不幸遭遇，通首俱用比體。詩的前六句極寫團扇質地之美和製作之工，以及「出入君懷袖」的寵遇。後四句則擬寫團扇秋節被「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的不幸遭遇。作者早為寵妃，後失寵幽居深宮，此詩當是她先寵後所作。短短十句，寫出盛衰變化的一生，欲抑先揚，跌宕有致，情辭兼勝，無怪乎鍾嶸把此詩推為詩中上品。詩



【五噫歌】

梁鴻

陟彼北芒兮，噫！

陟：升。
北芒：山名，在洛陽城東北。

顧瞻帝京兮，噫！

帝京：指洛陽，當時為東漢京城。

宮室崔嵬兮，噫！

崔嵬：高貌。

民之劬勞兮，噫！

劬（qú）：勞苦。

遼遼未央兮，噫！

遼遼：久遠貌。
未央：未盡。

這是一首有名的短詩，短短五句，每句都有「噫」這樣一個強烈的感嘆詞，因而得名。詩的篇幅不大，容量卻不小。全詩五句，可分兩個部分。前三句寫作者的帝京所見：登上北芒山，眺覽洛陽景色，只見巍峨的宮室。帝京風物繁富，但作者只描寫「宮室崔嵬」一景，既是為了突出重點，又可見此景給作者帶來的震撼。後二句寫作者的帝京所感，也是震撼的原因：這「宮室崔嵬」是建立在無數百姓無窮無盡的勞作的基礎上的。詞鋒犀利，矛頭直指當時大興宮室，窮奢極侈的最高統治者。以致漢章帝讀到此詩，很不滿，下令訪拿他。全詩語句簡樸，意蘊豐富，感情深沉，可謂以少見多的典範之作，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詩

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之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後漢書．逸民列傳》

【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

太山：即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境內。
梁父：太山下的小山。艱：艱險。

側身東望涕沾翰。

涕：眼淚。翰：衣襟。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金錯刀：指用黃金鑲嵌的佩刀。一說，指錢幣。
英通「瑛」，玉的光澤。瓊瑤：美玉。

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致：送達。倚：通「猗」，語助詞。逍遙：徬徨。
勞：憂傷。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

桂林：漢郡名，郡治即今廣西桂林。
湘水：發源於廣西，流入湖南入洞庭湖。

側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琴琅玕：用琅玕作裝飾的琴。琅玕，一種珠狀的美石。

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怏？

惆悵：因失意而悲傷。
怏：心情不暢快。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漢陽：東漢郡名（西漢稱天水郡），郡治在今甘肅省甘谷縣南。
隴阪：在天水郡，以迂迴險阻著名。阪，山坡。

側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貂襜褕（chān yú）：指用貂皮製的直襟袍子。
明月珠：一種寶珠。

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踟躕：徘徊不定的樣子。
紆：紆曲，這裏指心情紛亂。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

雁門：漢郡名，在今山西省西北部。
雰雰：雪盛貌。

側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錦繡段：指成段的錦繡。
案：小几，用以安放食器。

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

增嘆：一再嘆息。
惋：怨恨。

張衡是傑出的科學家，也是著名的文學家，這首詩就顯示了他卓絕的才華。詩凡四章，敘寫懷人愁思。為了追隨「美人」，主人公奔走東南西北，不避艱險，不辭辛勞。他對「美人」如癡如迷的情意，在反覆詠嘆中更顯得纏綿婉轉，低徊情深。詩中的「美人」並非實有其人，實際上寄託着作者的政治理想。這種寫作手法，也正是繼承了屈原以來以美人香草為寄託的傳統。除了敘寫上的極大成功之外，作為中國詩史上產生年代較早的一首七言詩，除了「兮」字等《楚辭》體的痕跡之外，本詩的句式已相當成熟，在形式上也具極大的創新。詩



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

蕭統《文選》

【行行重行行】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生別離：猶言永別離。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天一涯：天一方。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阻：艱險。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胡馬：指北方所產的馬。胡，指北方。越鳥：指南方的鳥。越，指南方。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緩：寬鬆。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

顧：念。反：同「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捐：棄。



《古詩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

陳繹曾《詩譜》

《古詩十九首》是漢代無名氏作品，原非一時一人之作。自梁代蕭統將其收入《文選》，並題為此名後，這一組詩便以其「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鍾嶸《詩品》）的特點而為後人所羨稱，被推為早期五言詩的典範。這組詩均以首句為題。這首詩以「行行重行行」發端，即表現女子思念遠行異鄉的情人。明知「相去萬餘里」、「相去日已遠」，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無法阻隔女子對情人的思念；即使有「會面安可知」的疑問，有「遊子不顧反」的猜疑，仍苦苦思念到「令人老」的程度。末句雖以自我寬慰語作結，但正可見出思婦無可奈何的情緒。全詩回環複沓、反覆詠嘆，正貼切地表達出主人公不可擺脫的相思之情。詩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鬱鬱：繁盛貌。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盈盈：儀態美好貌。
皎皎：潔白貌。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娥娥：美好貌。紅粉妝：指豔麗的妝飾。
纖纖：細巧貌。素：白。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倡家女：歌妓。
蕩子：指遊子。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
顧炎武《日知錄》

在《古詩十九首》中，這首詩的寫法是獨具一格的，不是以抒情主人公的第一人稱來展開的，而是以第三人稱來敘述的，表現的仍是思婦懷遠的題材。主人公是一個從良的歌妓，好容易擺脫了歡場羈絆，想過良家婦女的生活，可誰想嫁了一個遠行不歸的「蕩子」，不免抱怨「空床難獨守」。詩的主旨在後四句，卻通過前六句的描寫，尤其是疊字的運用，刻劃了思婦懷遠的情態：當春天到來的時候，思婦站在樓上憑窗眺望，似在呼喚遠行的蕩子。這種生動如畫的情景描寫，常為唐宋詩人所沿用。同為思婦懷遠，本詩中的主人公和《行行重行行》中的就不一樣，她的口吻更為直率、大膽，甚至到了野俗的程度，而不像後者那樣纏綿執着，怨而不怒。這樣的描寫是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個性的。詩

【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

陵：大的土山。
磊磊：眾石攢聚貌。磵：通「澗」。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忽：疾速貌。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

斗酒：指少量的酒。斗，酒器。
聊：姑且。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

策：馬捶。駑馬：遲鈍的馬。
宛：宛縣，東漢南陽郡郡治。
洛：洛陽，東漢首都。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鬱鬱：盛貌，形容氣象熱鬧繁華。
冠帶：官爵的標誌，指代貴人。
索：求。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衢：大道。羅：列。
夾巷：夾在長衢兩旁的小巷。
第宅：指皇帝賜給大臣的住宅。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兩宮：指洛陽城內的南北兩宮。
闕：宮門前的望樓。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極宴：窮奢極侈地盡情宴樂。
戚戚：憂思。迫：逼。

極其筆力，寫到至足處。
方東樹《昭昧詹言》

東漢的梁鴻看到洛陽宮室巍峨而作《五噫歌》，表達憤怒之情，而本詩的作者看到洛陽的繁華景象則生羨慕之意，從而抒發了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的感慨。詩的開頭四句用了三個比喻，以長存的陵上柏和澗中石與短暫的人生形成鮮明而又強烈的對照。然而，即使是「極宴娛心意」，仍有「戚戚」之悲。可見及時行樂並不只是作者的生活目的，及時行樂並不能真正地消憂。詩作於東漢末世，當然也帶有這一時代的社會思潮的特徵。對人生價值和生活質量的重視，成了當時士人普遍的追求。詩結尾兩句看似與上文不諧，其實正反映出作者的思考，給人以有餘不盡之感。詩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具：備，全部。陳：說。

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箏：一種樂器。逸響：超越尋常的音響。
新聲：指當時流行的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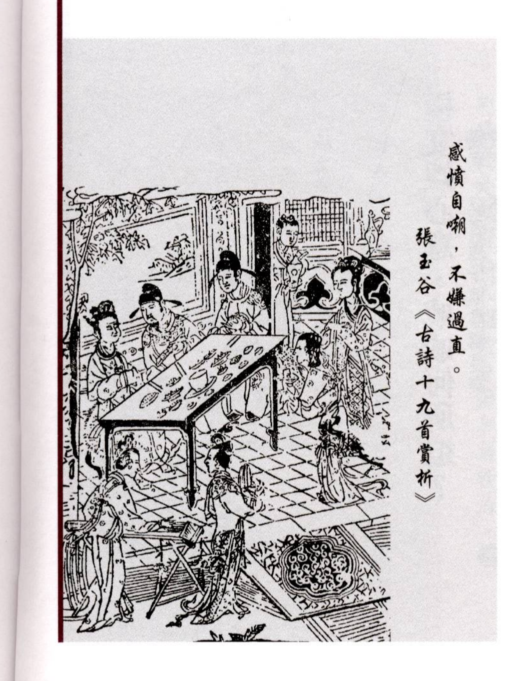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
令德：賢者。此指歌者。
高言：此指歌辭。識曲：知音人。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
奄忽：迅急。飆塵：捲在暴風中的塵土。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策：鞭打。高足：指快馬。
要路津：行人必經的路口。

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無為：不要。
轗（kǎn）軻：車行不利。引申為失志不遇。


感憤自嘲，不嫌過直。
張玉谷《古詩十九首賞析》

《青青陵上柏》作者是見洛陽繁華而生及時行樂之感；本詩作者則是聽樂曲動心而生人生短促，富貴可樂之感。兩詩表達的人生苦短的主旨是一致的，但應對的方法卻有不同，抒發的感情色彩也不一樣。歡樂的宴會，動聽的樂聲，使作者對自己的人生追求產生了懷疑，感嘆自己為什麼不像富貴者那樣不擇手段地去佔據高位要職，可以享受歡樂的生活；而守着自己的志向，長期過着貧窮辛苦的生活。末尾四句以反語出之，說明對此並非羨慕，而是充滿了憤激不平之情，實際上是作者的自嘲感憤之辭。這種情緒，在歷代失志不遇的知識分子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詩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交疏：交錯鏤刻。結綺：連接的花紋。
阿（ē）閣：四邊有簷的樓閣。

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
絃歌：彈唱。弦，代指樂器。
一何：何其，多麼。

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杞梁：春秋時齊國大夫，戰死。
其妻痛哭十日後自盡。《琴曲》有《杞梁妻嘆》。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清商：一種聲調清越的樂曲。
中曲：曲子的中間部分。
徘徊：指回環往復。

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
嘆：樂曲中的和聲。
慷慨：不得志的心情。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鴻鵠：善飛的大鳥。

《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這首詩的主旨十分明確，即詩中所明言的感嘆知音難遇。詩以主要的篇幅，對歌者所處的地點及其淒涼的歌聲作了詳細的敘寫和生動的描摹。最後以作者的口吻，表達了對歌者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可以說，詩中歌者和作者是合二為一的，歌者所悲正是作者所悲。「傷知音稀」，往往是文人感慨仕途不遇的托詞。在當時的社會，佔據要路津的畢竟只是少數，更多的是像作者這樣的文人。無怪乎他在詩末呼喚要掙脫這個社會的網羅，嚮往自由自在的生活。這是作者真切的心聲，也是這一時代大多數人的心聲。詩

【涉江採芙蓉】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

芙蓉：荷花。
蘭澤：有蘭草的低濕之地。

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遺(wèi)：贈送。古代有贈香草結思情的風俗習慣。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

漫浩浩：形容路途悠長。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同心：一般指愛情。《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這是一首深情動人的抒情短詩，抒寫的是遊子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之情。詩中從「涉江採芙蓉」想到欲採之贈人，從贈人又引出所思之人，又以「所思在遠道」而瞻望故鄉，最後又因感嘆離別而悲傷。全詩回環曲折，表現的情感十分真摯深沉，纏綿悱惻。這種表現，正有賴於本詩採用了《楚辭》的表現方法。本詩的「涉江」一詞正是《楚辭》的篇名，詩中無論是遣詞造句，還是意境風格，都有着《楚辭》的痕跡。詩



【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促織：蟋蟀。

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

玉衡：北斗七星中的斗柄三星。古人根據其變化來辨別節令。
歷歷：分明貌。

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玄鳥：燕子。逝：去。安適：到何處。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同門友：同學。
六翮(hé)：指翅膀。翮，羽莖。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南箕：由四星組成，形似簸箕。
斗：指北斗星，形似斗。
牽牛：指牽牛星。

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盤石：大石。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詩．小雅．大東》

這首詩以悲秋起興，從時節的變易說到人情的翻覆。主人公是一位失志之士，在詩中抱怨發達的朋友不相援引，反而「棄我如遺跡」。淒清的秋景描寫正象徵着主人公淒涼的心緒，而詩中充滿了他對世態炎涼的怨憤。而詩末「南箕」兩句引用《詩經》中語，也正是強調「虛名何益」，以伸足主題。這首詩的突出之處在景物描寫，詩中景物的描寫與作者的議論十分吻合。如結尾部分「借箕、斗、牽牛有名無實，憑空作比，然後拍合，便頓覺波瀾跌宕」(張玉谷《古詩十九首賞析》)，借景發論，論從景出，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詩

【冉冉孤生竹】

古詩十九首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冉冉：柔弱下垂貌。阿：山坳。

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女蘿：均為細弱蔓生的植物。這裏喻女子及其丈夫。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宜：指適當的時間。

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陂(pí)：山阪。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軒車：有屏障的車子，為古時大夫以上的官員所乘。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蕙蘭花：女子自比。含英：指即將盛開的花朵。

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

萎：凋謝。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亮：同「諒」，想必的意思。高節：高尚的節操。賤妾：女子謙稱。



怨婚遲之作
吳淇《選詩定論》

《詩經．召南》中的《摽有梅》，表達女子見梅子黃熟落地而渴望愛情的強烈願望。而本詩中的女主人公，雖已「為新婚」，即已訂婚，男方卻不知何故，遲遲不來迎娶。這首詩就表達了女子焦急的心情，表達的方式卻是十分含蓄。她以蕙蘭自比，如同梅子黃熟落地，蕙蘭「過時而不採」，亦將隨秋草同萎。歲月不饒人，青春一過就不再回。唐代杜秋娘的「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金縷衣》）兩句，也有幾分相近的意味。女子雖然充滿着對男子的埋怨之情，但詩末還是以「君亮執高節」自慰，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欺罷了。詩

【庭中有奇樹】

古詩十九首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

奇樹：指佳美的樹木。發：開放。華：即「花」。滋：繁盛。

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榮：花。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

馨：香氣。

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

貢：獻。

這首詩的表現手法與《涉江採芙蓉》相似，也是見景生情之作，不過表達的主題略異，不是遊子思親，而是思婦懷遠。思婦見庭中奇樹開着茂盛的花朵，便想折下送給所思之人。但聞着「盈懷袖」的馨香，卻發愁路遠無法實現贈花的心願。又轉念此物本不足貴，只因自己別久念深，不能自已罷了。全詩八句，四句為一層次，曲折而又細膩地表達出了思婦的心理活動，可謂「深衷淺貌，短語長情」（陸時雍《古詩鏡》）之作。詩



因物而思緒百端矣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迢迢：遙遠貌。牽牛星：在銀河南。
皎皎：明亮貌。河漢女：指織女星。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纖纖：柔長貌，形容素手。擢：擺動。
札札：織機聲。杼：織機上的梭子。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章：布帛上的紋理。零：落。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河漢：即銀河。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盈盈：水清淺貌。脈脈：相視貌。

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

《文選》李善注

牛郎織女的故事，在我國早有流傳。本詩就借這一神話故事，敘寫女子的離別相思之情。作者用奇特的想像，生動地描繪出織女隔着銀河、苦苦思念牛郎而又無法訴說情愫的愁苦情狀，表現了愛情受折磨時的痛苦。詩雖寫的是神話題材，實際上卻是真實人生的寫照。詩寫得優美動人，尤其是疊字的運用，既增強了音律的美感，又使形象生動而具體。與《青青河畔草》一樣，連用六個疊字，均稱佳作，而本篇尤為出色。詩

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言：語助詞，無義。邁：遠行。
悠悠：遠貌。涉：經歷。

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茫茫：廣無邊際貌。
東風：春風。搖：吹動。

所遇無故物，焉能不速老？

焉能：怎能。

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立身：指建功立業。苦：恨。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

考：老。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奄忽：倏忽。物化：死亡。
榮名：榮祿和聲名。

宋玉悲秋，秋固悲也。此詩反將一片豔陽天氣，寫得衰颯如秋，其力真堪與造物爭衡，焉得不移人之情？

吳淇《選詩定論》

這首詩也是見景生情之作。詩人在旅途中見到事物遷移變化，深感時光流逝、人生短促。這種人生苦短的感慨，在《十九首》中是常見的。但本詩作者並不由此要及時行樂，或「先據要路津」，而是感慨「立身苦不早」，當及時努力，建立功業，「榮名以為寶」。這也是對人生價值和人生目的意義的思考。立意和取徑雖有不同，但都着眼於人生，反映了社會思潮和時代特徵。詩中作者雖以立身揚名作為奮鬥的目標以自警，但顯然是失志不遇之士，故語句之中頗含淒惻的情緒。憂傷悲愴，可以說是《十九首》的基調。詩

【東城高且長】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

東城：洛陽的東城。這裏泛指城垣。
逶迤：曲折而綿長的樣子。屬：連。

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回風：自下而上吹起來的旋風。
萋：通作「淒」，淒然。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

更：更替。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侷促；

晨風：鳥名，即鸇鳥。
傷侷促：隱喻人生短暫的悲哀。

盪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

盪滌：洗滌，指掃除憂慮。
結束：拘束。

真一氣相承不斷，安得不移人之情。
張庚《古詩十九首解》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燕趙：周代兩個國名，在今河北、山西一帶。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

被服：穿著。被，披。理：指理樂。

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弦急句：古代伴奏樂器瑟上有弦，
弦安在柱上。一弦一柱，緊緊關聯。
「弦急」柱就必「促」。促急。

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

中帶：內衣的帶子。
躑躅：徘徊不進的樣子。

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君：指歌者。

這首詩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十句寫作者遊東城見物候變化而感悟生命的意義，從而得出「蕩滌放情志」的結論。為了擺脫人生的苦悶，作者認為不必自我約束，而要蕩情行樂。詩的後十句就詳細敘寫了詩人一個冶遊的故事。他為美貌的燕趙佳人所吸引，更為她的琴聲所打動，以至情思搖蕩，欲與她同宿雙飛。全詩直抒情懷，而描寫尤為具體生動，刻畫出人物的神態變化和心理活動。詩

【驅車上東門】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

上東門：洛陽東城三門中最近北向城門。
郭北墓：指洛陽城北的北邙山，為公墓地帶。

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蕭蕭：木葉鳴風的悲聲。
廣路：指墓道。

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

陳死人：久死之人。
杳杳：幽暗。長暮：長夜。

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黃泉：指人死後埋葬的墓穴。
寤：醒。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浩浩：無邊無際的樣子。
陰陽：指時間。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寄：寓居。

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

萬歲：猶言自古。更：更迭。
度：通「渡」，超越。

此詩意激於內，而氣奮於外，豪宕悲壯，一氣噴薄而下。
方東樹《昭昧詹言》

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服食：指服食長生之藥。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紈素：白色的絲織品，即絹。

這首詩也是慨嘆人生苦短而思及時行樂之作。詩人從「遙望郭北墓」而想到「年命如朝露」，所有人都擺脫不了死亡的陰影，即使聖賢也是如此。作者也想通過「服食求神仙」以延長生命，但結果是「多為藥所誤」，因此還是把握現實，盡情地享樂人生。詩中反映出當時不少士大夫的人生觀，具有時代特徵。這種享樂人生的態度，其實也是從消極方面熱愛生命的一種表現。在表現形式上，本詩直抒胸臆，一氣直下，表達出詩人悲壯的情緒。詩

【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

以：通「已」。

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郭門：外城的城門。郭，城外。

古墓犁為田，古柏摧為薪。

犁：農具。這裏用如動詞，即「耕」之意。摧：折。薪：柴。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故里閭：故居。閭，里門，古代二十五家為「里」。

凡羈旅苦況，欲歸不得者盡括其中，所以為妙。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

這首詩從題材範圍、表現手法和語言風格方面，都與《驅車上東門》相近。作者也是見景生情，由「但見丘與墳」聯想到滄海桑田的變化，充滿了悲傷的情緒。這首詩沒有直抒人生苦短的感慨，也沒有探討人生的價值；而「蕭蕭愁殺人」一句就更見其悲哀的程度，悲哀到作者對人生已幾無欲求的程度。作者顯然是出門在外的遊子，由墳墓更生思歸故里之心，所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九章．哀郢》）。然而，這一要求也難以達到。由此，更見悲哀之深。全詩語言概括，感情深沉，意味深長。詩

【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遊？

秉燭遊：指長夜之遊。古人夜間燃燭照明。秉，執。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來茲：來年。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費：費用，指錢財。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王子喬：傳說中的仙人。等：同。期：期待。

寫情如此，方為不隔。
王國維《人間詞話》

這首詩以直率的語言，強調人生苦短而須及時行樂的觀點。開篇四句就直揭主旨，為了延長生命，盡情地享受生命，詩人甚至想出了秉燭以遊、以夜繼晝的辦法，可謂「奇情奇想，筆勢崢嶸」（方東樹《昭昧詹言》）。作者明確主張「為樂當及時」，必須把握現實，不能等待來日，嘲笑那些「愛惜費」而不懂得享受生命歡樂的「愚者」；並且提醒欽慕神仙者，他們雖然熱愛生命，但方法卻是徒勞的。這與《驅車上東門》中「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的觀點是一致的。全詩正說反說，無非說明只有及時行樂才是人生的出路。實際上，這是找不到出路的出路。語雖曠達狂放，實際上是痛苦之極的表現。這種痛苦，在《十九首》中是常見的。詩



凜凜歲雲暮，螻蛄夕鳴悲。

凜凜：寒氣很重。雲：語助詞。
螻蛄：一種昆蟲，夜晚有鳴聲。

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

率：大概。厲：猛烈。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洛浦：洛水之濱。暗指美人居處。
同袍：借指夫婦。

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累：增加。容輝：容顏。

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

惠：賜予。綏：挽人上車的繩索。
古俗，結婚時，丈夫駕車迎妻。

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

不須臾：沒有一會兒。
重闈：深閨。闈，閨門。

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

亮：信。晨風：鷙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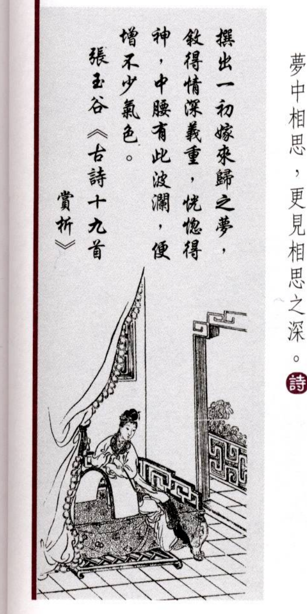
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

眄睞：邪視。適意：遣懷。
引領：伸着脖子。指凝視遠望。
睎：望。

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徙倚：徘徊。扉：門扇。

本詩與《東城高且長》是《十九首》中最長的兩篇，俱為二十句。本詩亦寫思婦懷遠，借描寫的角度與表現手法卻與同類題材的詩有不同。本詩的重點是寫思婦的夢境。詩分三個層次，前六句寫夢前的相思，後六句寫夢後的傷感，中間是夢境描寫。時當歲暮，思婦聽螻蛄悲鳴，寒風凌厲，不由觸景生情，惦念遠行的遊子是否寒冷無衣，懸想他夜宿何處。語句中透露出深深的關切之意。思婦長夜獨宿，迷離恍惚中便入夢境，敘寫新婚時的快樂。然而夢境是如此短暫，夢醒之後只有感傷而已。夢是現實的影子，夢中相思，更見相思之深。詩



撰出一初嫁來歸之夢，敘得情深義重，恍惚得神，中腰有此波瀾，便增不少氣色。
張玉谷《古詩十九首賞析》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

慘慄：非常寒冷。

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

列：羅列。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

三五：十五日。陰曆每月十五日月圓。
四五：二十日。陰曆每月二十日月缺。
蟾兔：月的代稱。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遺（wei）：送。書札：書信。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區區：忠愛、誠摯之意。

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至極。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這首詩也描寫思婦懷遠，不過時節與情景與《十九首》中的同類題材又有不同。時當初冬，也值寒風凜冽，思婦長夜難眠，仰望群星，陷入愁思之中。這樣的情景已是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丈夫留給她的最近的記憶，還是三年前托遠方的客人帶來的一封書信，信中表達了「長相思」、「久離別」的情愫。就是這樣一封信，這些隻字片語，成了支撐思婦信念的基石。她把這封信視如珍寶，三年字跡還不變。感情如此專一，她還唯恐遠方的丈夫不明白。無怨無悔，始終如一，這就是中國古代具有傳統美德的女子的共同特點。詩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遺(wèi)：送。一端：半匹。
綺：有花紋的綾。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尚爾：還是如此。

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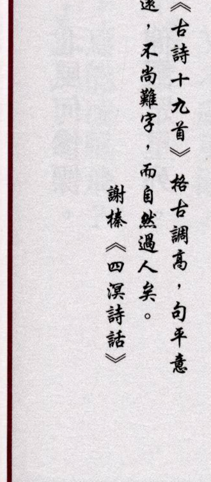
文采句：指綺上的圖案。
合歡：象徵和合歡樂的圖案。

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著：在衣被中裝綿。長相思：指絲綿絮。緣：沿邊裝飾。
結不解：以絲縷為結，表示不能解開。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別離：此指分開、拆散。此：指愛情。



《古詩十九首》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矣。

謝榛《四溟詩話》

《孟冬寒氣至》中的思婦，三年後還珍藏着丈夫當年托人帶來的書信，當時讀到信時該是怎樣欣喜若狂的神情呢？本詩可以提供類似的答案。這首詩就從思婦接到遠方愛人托人帶來一端綺時的情景為描寫題材。女主人公接到禮物的最初感受就是極大的欣慰，感嘆愛人的心依然未變，遙遠的距離仍然沒有隔斷兩顆愛心的相通。接着她細心地端詳禮物，從綺上的「文采雙鴛鴦」，聯想到「合歡被」、「長相思」、「結不解」等一系列愛情的象徵，她裁綺為被，著絲緣結，沉浸在愛情的歡樂之中。末尾兩句以膠漆相附比喻愛情的堅貞不渝，既反映出思婦對愛情不變的信心，又是作者對美好愛情的讚頌。《十九首》中寫思婦題材的，大都帶有憂傷的色彩；而本詩則充滿歡樂的氣氛，不過，這種歡樂也僅僅是想象中的歡樂。詩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

羅床幃：羅綺製成的床帳。

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

彷徨：徘徊。

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引領：伸長脖子，即仰望之意。

這首詩寫客子思歸。詩從「明月」寫起，一句一意，刻劃出遊子的心理活動。他因「憂愁」而「不能寐」，遂攬衣而起，徘徊出户，又彷徨「還入房」，出出進進，極見矛盾之心態。這一矛盾的焦點就在於中間兩句：「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客行的歡樂比不上思鄉的情切，既然如此，作者為什麼不「早旋歸」呢？詩人沒有說明原因，他憂愁無告，只得「淚下沾裳衣」，留給人無盡的思索。全詩語言明白，描寫生動，確有「情景如畫」之感。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名作《靜夜思》寫「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與本詩的結構相似，不無本詩的影響。詩



客子思歸之作，一出一入，情景如畫。語意明白，

方東樹《昭昧詹言》





【上　邪】

樂　府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上邪（yé）：天哪。上，指天。邪，同「耶」。相知：相愛。命：令。

山無陵，江水為竭，

山無陵：指高山變成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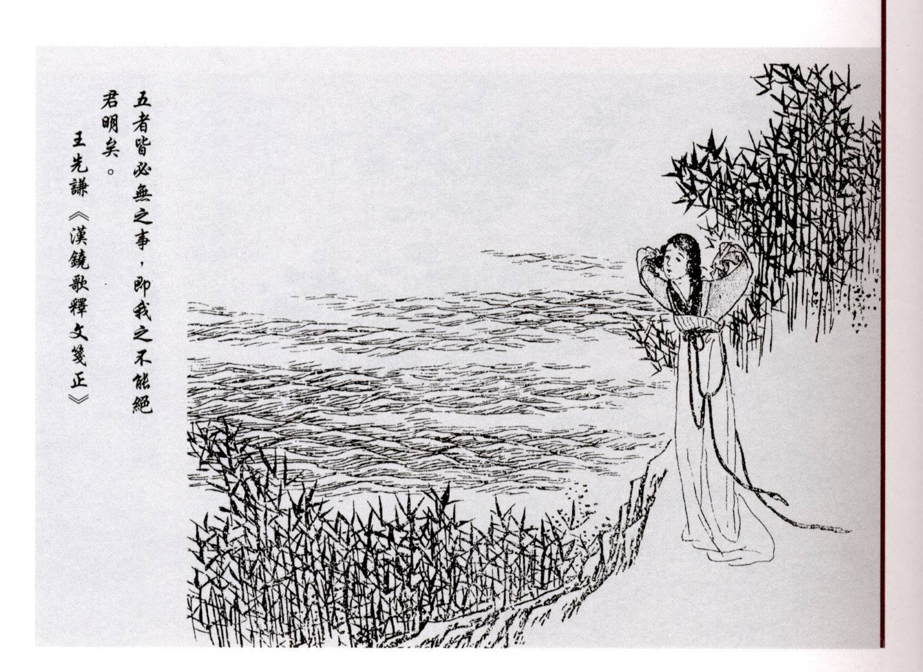
冬雷震震，夏雨雪，

雨雪：降雪。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天地合：天和地合併在一起。乃敢：才敢。

這是一篇癡情女子的愛情誓言。一口氣羅列了五種自然界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來表示自己的愛情永不改變，可謂設想奇絕。語句參差跌宕，短促有力，展現了女主人公大膽潑辣、熱情奔放的獨特個性。詩



五者皆必無之事，即我之不能絕君明矣。
王先謙《漢鐃歌釋文箋正》





【江　南】

樂府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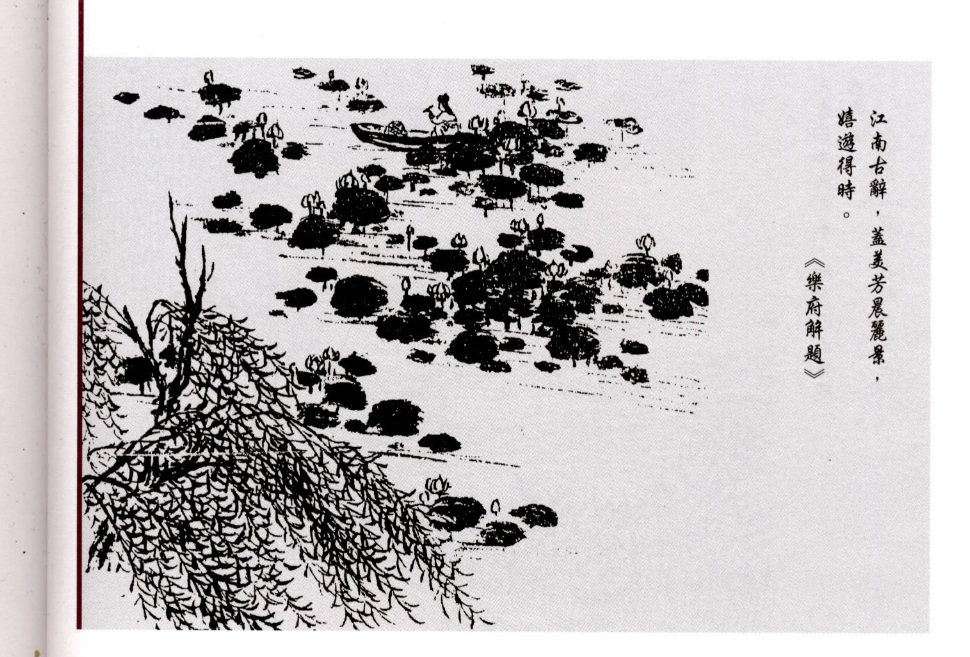
田田：荷葉浮水上貌。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本篇收於《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中，是一首清新優美的江南水鄉民歌。「魚戲蓮葉東」四句應為不同的人和唱之詞。歌聲此起彼伏，將採蓮時熱鬧、歡快的氣氛充分烘托了出來。



江南古辭，蓋美芳晨麗景，嬉遊得時。《樂府解題》

【陌上桑】

樂府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隅：方。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

青絲為籠繫，桂枝為籠鉤。

青絲：青色絲繩。籠繫：籃上的繩子。籠，籃子。繫，繩。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

倭墮髻：即「墮馬髻」，其髻偏在一邊，呈欲傾之狀。

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緗（xiāng）：淺黃色。襦：短襖。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

下擔：放下擔子。

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著：顯露。帩（qiào）頭：包頭髮的紗巾。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

以上兩句謂因貪看羅敷而晚歸，引起夫妻口角。坐：因。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使君：東漢時對太守、刺史的稱呼。五馬：太守車用五馬。踟躕：徘徊。

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姝（shū）：美女。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年幾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頗：略微。

「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謝：問。寧可：「願意」之意。
共載：即一起乘車回去。

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

一何：何其，多麼。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二解）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上頭：前列。

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

何用：用什麼。驪駒：深黑色的小馬。

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繫（jì）：綰結。

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

鹿盧：同「轆轤」。古時將劍柄做成轆轤形。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

朝大夫：在朝中任大夫的官職。

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侍中郎：皇帝的侍衛官。
專城居：為一城之主，即太守。

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

鬑（lián）鬑：鬚髮疏長貌。
頗：略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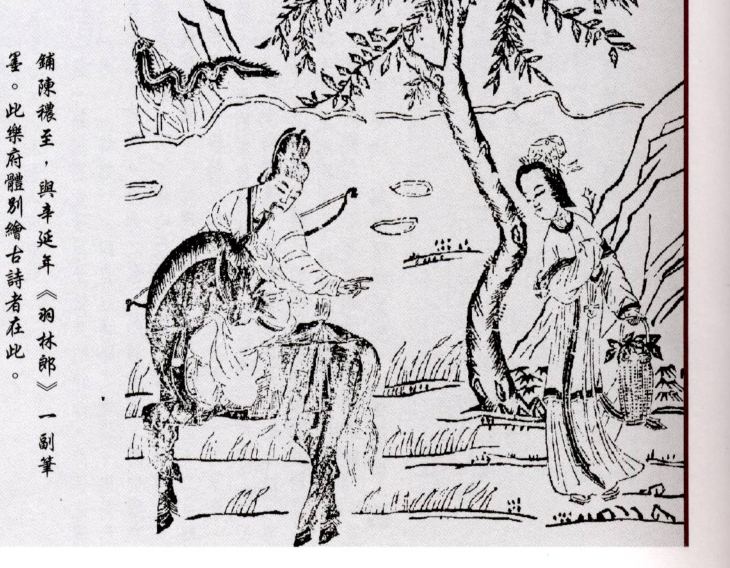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盈盈：步伐輕盈。
公府步、府中趨：即舊時所謂「官步」。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殊：出眾。

此詩舊分「三解」。「解」猶言「章」，「三解」即「三章」。首章主要刻劃羅敷的驚人麗質，但無一句作正面描寫，而是通過旁觀者的種種失態來加以渲染，十分巧妙。次章敘述羅敷遭太守糾纏，當場嚴辭予以拒絕。末章寫羅敷智退太守，是全詩的高潮。羅敷竭力誇耀「丈夫」的顯貴，目的在於以官威制官威，其結果雖未明寫，已不言而喻。詩



鋪陳穠至，與辛延年《羽林郎》一副筆墨。此樂府體別繪古詩者在此。
沈德潛《古詩源》



【飲馬長城窟行】

樂府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

遠道：即遠道之人，指征夫。

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宿昔：昨夜。昔，通「夕」。

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

覺：醒來。

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展轉：同「輾轉」。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媚：愛。言：問候。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雙鯉魚：指信函。古人將兩塊木板刻成魚形，信夾在中間。

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烹鯉魚：比喻打開信函。
尺素：用絹寫的信。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長跪：伸直了腰跪着，以示鄭重。

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

上、下：先、後。

這是一篇描寫女子思念征夫的作品。詩以比興起。「綿綿」，即是說道路之遙遠，也是形容思念之悠長。思念之深，形諸夢寐，然而醒來還是天各一方，內心反而更添痛苦。「展轉」一詞義含雙關，一可理解為丈夫行蹤不定，二可解釋作那女子輾轉反側。「客從遠方來」句筆鋒一轉。丈夫的來信將她心中的陰霾一掃而光。「呼」字生動傳達了她興奮而又急切的心情。可是，信上只有幾句體己的話兒，並未言及歸期。全詩至此戛然而止，給讀者留下無限想像的空間。本詩刻劃人物心理細膩傳神，婉曲動人；運用頂真修辭法，讀來環環緊扣，流轉暢達。詩

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病，痛於骨髓。

桓寬《鹽鐵論．徭役》



【梁甫吟】

樂府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

齊城：齊國都城臨淄。
蕩陰里：又名「陰陽里」，在臨淄城南。

里中有三墓，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

排：推倒。絕：劈開。
地紀：地基。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一朝：一時。

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晏子：齊相晏嬰。

梁甫是泰山下一座小山的名字。古時民間相信人死後魂魄歸於泰山梁甫，故《梁甫吟》一般都為葬歌。此篇傳為諸葛亮所作。「二桃殺三士」故事出自《晏子春秋》。「三士」指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以勇力聞名。晏子為了除掉他們，向齊景公獻計，賞給三人兩只桃子，以引起他們爭功，最後三人皆自殺而死。作者對三人之無罪被殺寄予了同情和哀思，而對齊相晏嬰則表示了輕蔑和嘲諷。詩

《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

《樂府詩集》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並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

素：白色的生絹。

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

箜篌：古代一種撥絃樂器。體曲而長，有二十三絃。

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

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

守節句：謂焦仲卿忠於職守，不為夫妻私情所移。

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

賤妾：劉氏自稱。

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



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

斷：把織成的布截斷，從織機上取下。大人：對婆婆的敬稱。

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

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

施：用。

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白公姥：稟告公婆。遣歸：打發回去，休掉。

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

啟：稟告。

「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

薄祿相：命薄福小。

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

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

共事：共同生活。

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偏斜：不正。厚：厚愛、厚待。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

太區區：指見識短小。

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

自專由：自作主張，不受管束。

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

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

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

可憐：可愛。體：身材。

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

伏惟：表示謙卑的發語詞。

「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取：同「娶」。

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

槌：通「搥」，用手撞擊。

「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

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失恩義：恩義斷絕。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

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

舉言：發言。新婦：媳婦。



「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

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

報府：到衙門去。

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

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

下心意：安下心來。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

重紛紜：再惹麻煩。

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

初陽歲：冬末春初的季節。
謝家：辭家。

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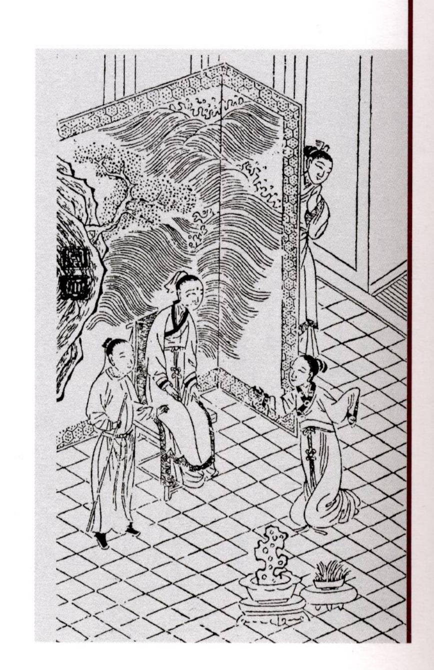
奉事：侍奉。循：順從。

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

伶俜：孤單的樣子。縈：纏繞。

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

謂言：自以為。卒大恩：盡心報答公婆的恩德。



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

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

繡腰襦：繡花的齊腰短襖。
葳蕤：形容刺繡的圖案花繁葉茂。

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

復：雙層。斗帳：上狹下寬的帳子，形如覆斗。

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

簾：同「奩」，梳妝匣。

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

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

後人：指焦仲卿將來再娶的妻子。

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

遺施：贈送。無會因：沒有見面的機會。

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

嚴妝：鄭重地梳妝打扮。

着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

事事句：謂每件事都要做四五遍。

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

躡：踩。這裏作穿講。玳瑁：此指玳瑁做的簪。

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

流紈素：紈素束腰，光彩流動如水波。明月璫：用明月珠做耳飾。

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

朱丹：紅色寶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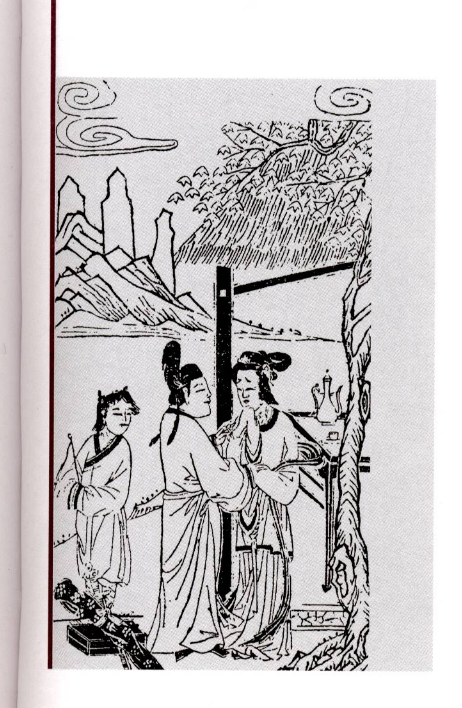
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上堂謝阿母，母聽去不止。

聽去：聽任她離開。

「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

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



卷三

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

錢帛：指聘禮。

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

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

「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

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

扶將：照應。

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初七句：初七，即七月初七；下九，指每月十九日。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

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

隱隱、甸甸：形容車子的聲音。





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

「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

隔：斷絕。

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

區區：愛慕。

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

見錄：被記住。

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

磐石：大石。

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

紉：同韌。

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

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

逆：違逆。

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勞勞：憂傷貌。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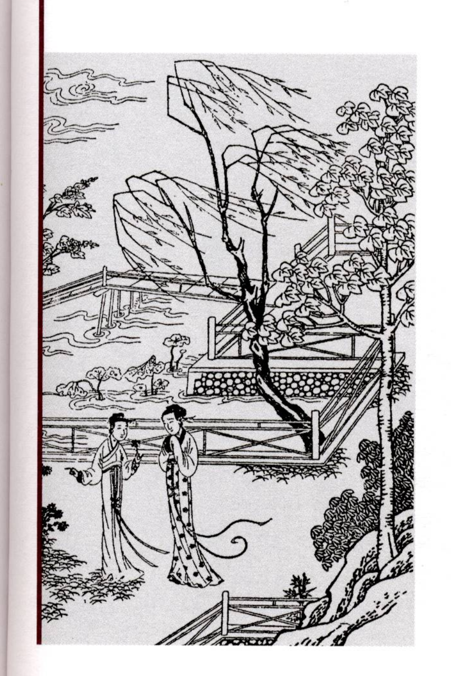
無顏儀：沒臉面。

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

拊掌：拍手。表示驚訝。不圖：沒想到。

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

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



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

無誓違：勿違背誓言。

汝今無罪過，不迎而自歸？」

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

阿母大悲摧。

悲摧：哀傷。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

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

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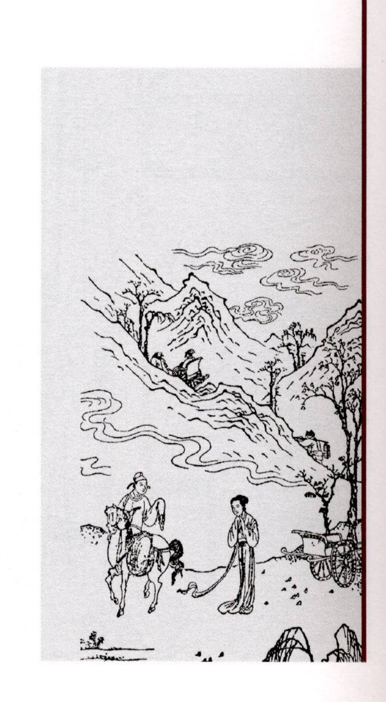
便言：有口才。令：美好。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

阿女銜淚答：「蘭芝初還時，

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

丁寧：叮嚀，囑咐。



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

非奇：不好。

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斷來信：回絕來使（指媒人）。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

始適還家門；

始適：剛剛出嫁。

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

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

尋遣句：不久，被派往太守那兒的縣丞要回縣裏。

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

承籍句：意謂官宦門第。

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

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

主簿：掌管檔案文書的官員。

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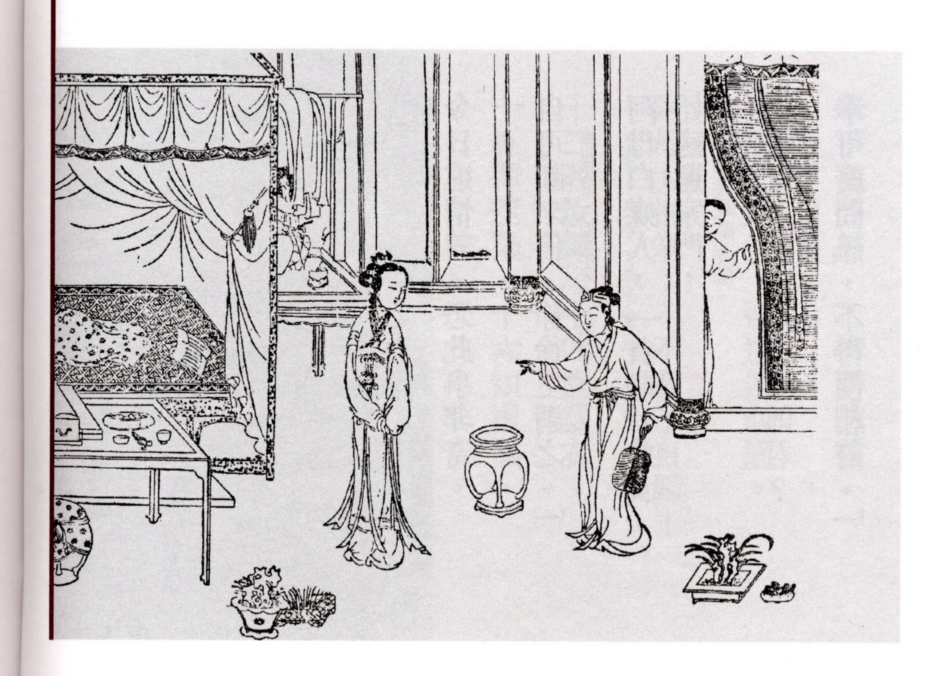
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

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

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



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

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

否泰句：意謂好壞差別如天地。

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義郎：對太守兒子的美稱。
其往句：長此以往，又怎麼辦呢？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

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

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

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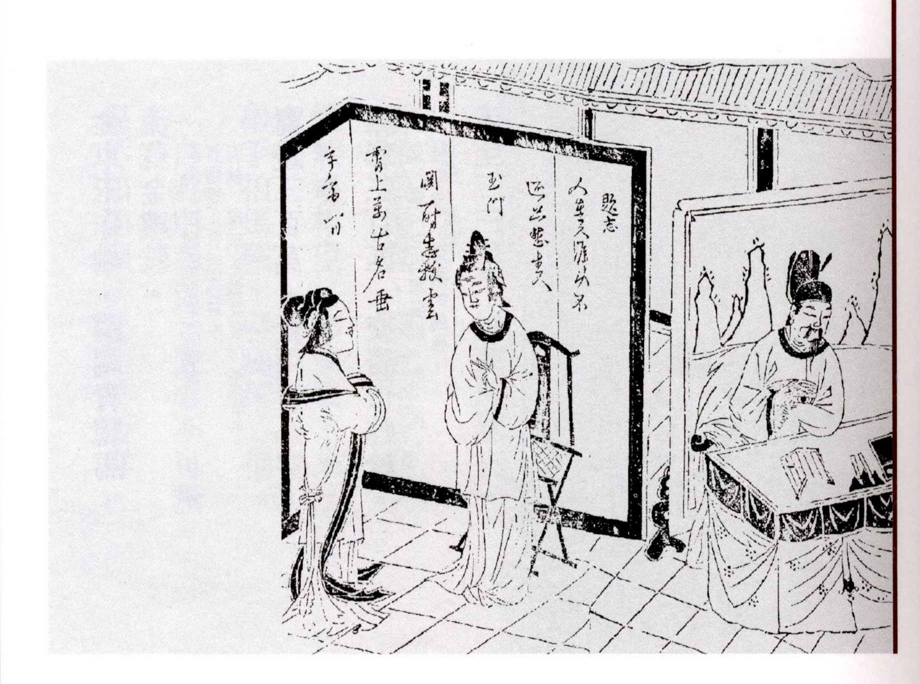
要：約。渠會：同他相會。

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登即：立即。許和：答應。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

諾諾、爾爾：答應聲。
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





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
言談大有緣。」
府君得聞之，言談大歡喜。
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
六合正相應。

六合：指月建與日辰相合。

「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
卿可去成婚。」
交語速裝束，駱驛如浮雲。

交語：傳話。裝束：籌辦。絡繹：接連不斷。

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
婀娜隨風轉。

舫：船。



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
流蘇金鏤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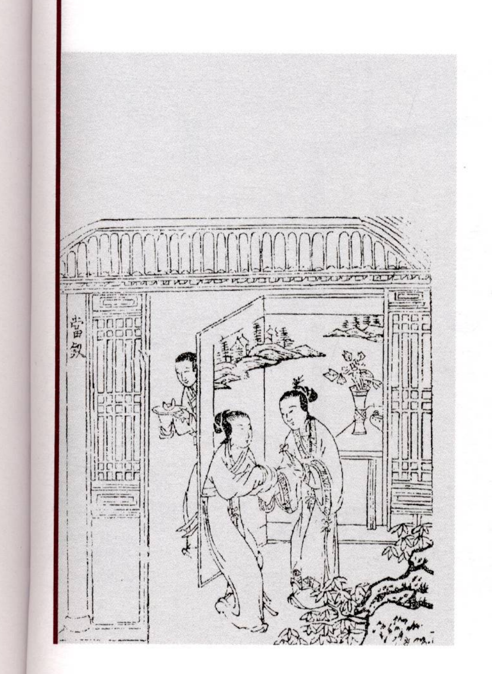
躑躅：即踟躕，走路緩慢。
青驄馬：青白色駿馬。
流蘇：用羽毛做成的下垂飾品。

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

齎：贈送。

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珍。

交、廣：交州和廣州。市：買。
鮭(xié)：魚類的總稱。



從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門。

郁郁：形容人多勢眾。郡門：縣衙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
明日來迎汝。
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
淚落便如瀉。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

琉璃榻：鑲嵌有琉璃的坐具。

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
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晻晻：日色昏暗貌。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

求假：休假。

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

摧藏：淒愴。

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
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
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
「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



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
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
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
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
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日勝貴：一天比一天高貴。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
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

爾：如此。

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
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
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全：保全。此指活着。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
「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
嚴霜結庭蘭。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

日冥冥：日暮，意即生命即將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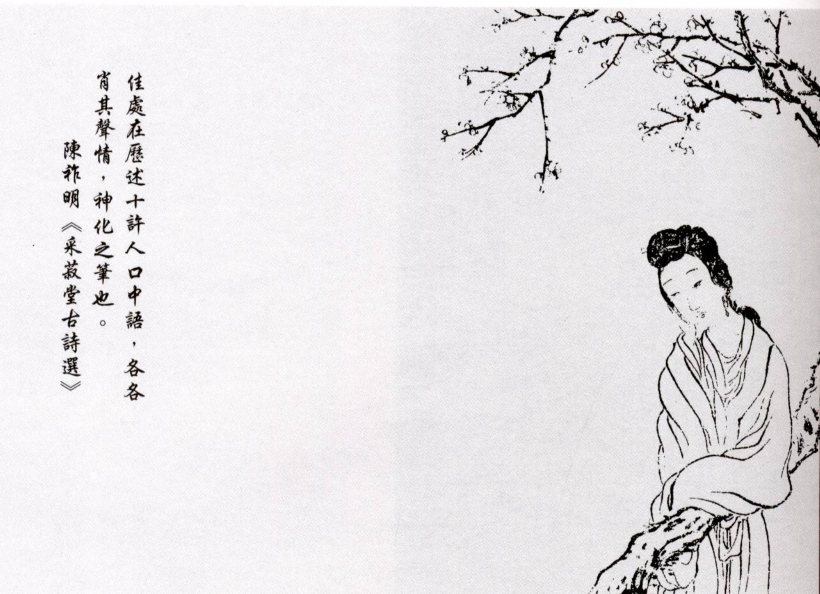
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

故作句：有意尋短見。

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
「汝是大家子，仕宦於台閣。
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
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
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
作計乃爾立。

作計句：自殺的主意就這樣確定了。

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

青廬：用青布幔搭成的屋，舉行婚禮時用。

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

奄奄：同「晻晻」。人定初：亥時初刻，相當今之晚上九時。

「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

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舉身：縱身。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

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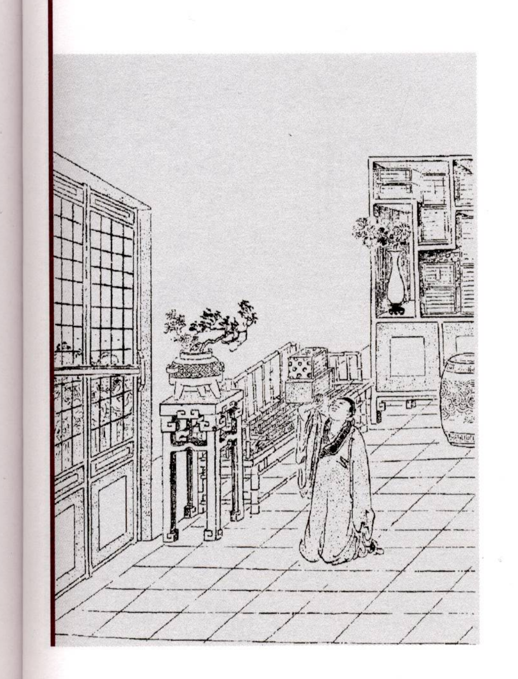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旁。

華山：廬江郡一座小山名。

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

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

交通：交接。



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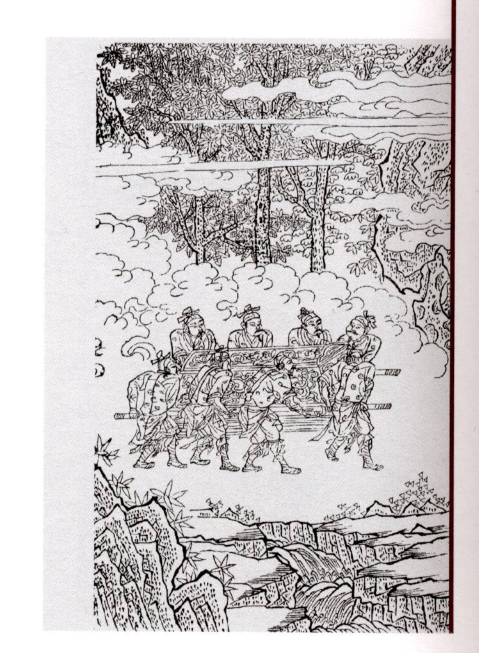
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

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

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多謝：多多告訴。

此詩又名《孔雀東南飛》，是一首傳誦千古的古代長篇敘事詩傑作。從序文看，劉蘭芝和焦仲卿當實有其人，至少也有生活原型。不過，通過詩人的藝術加工和精心創作，使這齣古代愛情悲劇更加淒美哀婉、感人肺腑，人物形象更趨豐滿，更具典型意義。長篇敘事詩極易流於平直，而本篇行文圍繞蘭芝與焦母、焦仲卿與母親、蘭芝與其兄之間的矛盾衝突層層展開，條理清晰，而又波瀾起伏、曲折有致，極富戲劇色彩。詩中人物對話佔了很大比重，語言貼近生活，凝煉傳神，又能充分表現各種人物的不同個性和心理，這是一般敘事詩所難以達到的境界。篇末以象徵手法收束，使劉、焦兩人的忠貞愛情得到昇華，讀來餘味不盡；不禁令人想起傳統戲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中梁、祝化蝶的結局。兩者確有異曲同工之妙。詩



【羽林郎】

辛延年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

以上句：西漢昭帝時，霍光為大將軍，馮子都為其府中總管。

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酒家胡：酒家胡女。胡，當時對西域和匈奴人的稱呼。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

當壚：意即賣酒。壚，放酒罈的土台。

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連理帶：兩條相連結的衣帶。合歡襦：有合歡圖案的短衣。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

藍田：山名，在今陝西藍田縣東，產美玉。大秦：羅馬帝國。

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

五百萬：五百萬錢。

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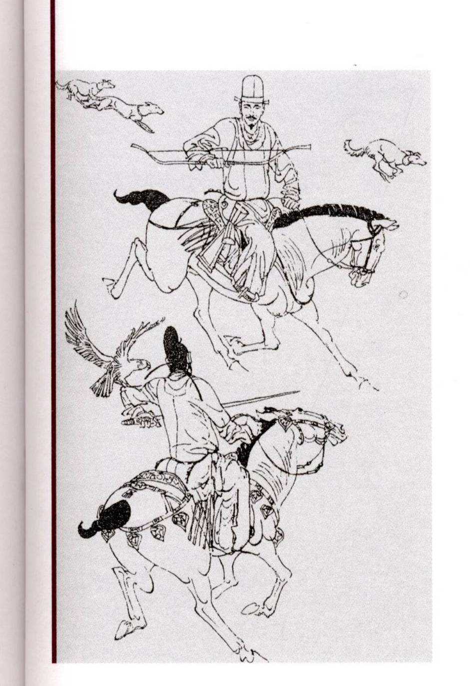
金吾子：代指馮子都。金吾，即執金吾，京師衛戍官名。

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煜爚（yù yuè）：光輝閃耀。翠蓋：用翠羽裝飾車蓋。

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餚，金盤膾鯉魚。



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以上兩句：送給我一枚青銅鏡，並繫在我的衣襟上。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

以上兩句：為抗拒調戲，不惜衣襟裂開，更不要說碰自己身體。

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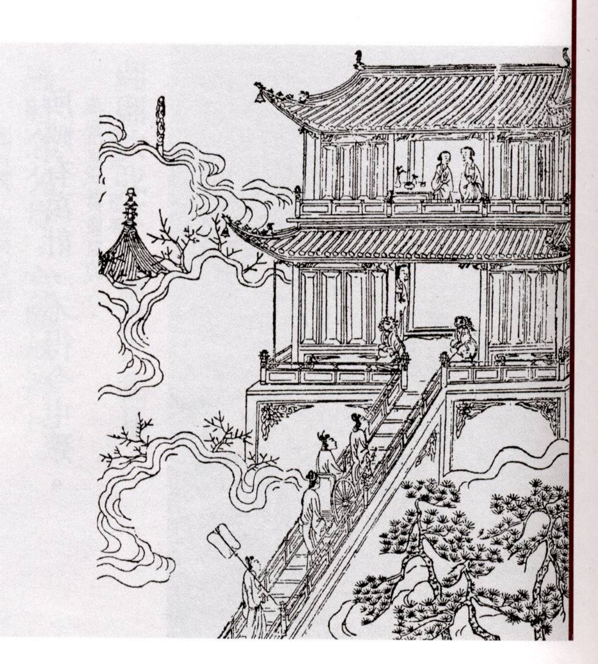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

踰：超越。

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多謝：鄭重告訴。徒區區：白白地殷勤。

羽林，指皇帝的禁衛軍，羽林郎為羽林軍中的武官。本詩並非詠羽林郎，而是寫豪門家奴調戲酒家女，遭到嚴厲拒絕的事。家奴已如此囂張，主人的恣肆橫行更不待言。前人曾指出此詩有影射東漢外戚專權之意。不過，給我們印象最深的還是胡姬不受物質誘惑、堅貞不屈、敢於反抗的人格力量。詩



後漢和帝永平元年，……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此詩疑為竇景而作，蓋托往事以諷今也。

朱乾《樂府正義》

【悲憤詩】

蔡　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

漢季：漢末。
失權柄：指朝政被宦官把持。

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

弒（shì）：下殺上。

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

舊邦：指長安。擁主：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主，指漢獻帝。

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

不祥：不善，指董卓。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平土：平原。來兵句：謂董卓部將手下士兵多為羌、氐族人。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

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

無孑遺：一個不留。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迥（jiǒng）：遠。

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

還顧：指回望故鄉。
邈冥冥：迷茫渺遠。

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所略：被擄掠的人。
屯聚：聚集。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俱：一起。

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

幾微：稍微。

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亭刃：挨刀。我曹：我們。
不活汝：不讓你活。

豈敢惜性命，不堪其詈罵。

詈（lì）：責罵。

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

毒：恨。參並下：交加並至。

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可得，欲生無一可。

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

彼蒼：指蒼天。戹：同「厄」。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

肅肅：風聲。

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終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

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

邂逅：偶然相遇。
徼（yāo）時願：求得天從人願。
骨肉：指漢地的親人。



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

當復：又得要。

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

天屬：天然血緣，指在胡地生的兩個兒子。

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

乖隔：分離。

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

前：走上前。何之：去哪裏。

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

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

顧思：顧念。

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

五內：五臟。

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當發：臨當出發。

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

同時輩：同時被俘的人。

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

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

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

歔欷：抽泣。行路：過路人。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

遄征：快速趕路。

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

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

中外：中表近親。

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

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



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

煢煢對孤影，怛咤靡肝肺。

煢(qióng)煢：孤單貌。
怛咤(dá zhà)：驚叫。靡：碎。

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

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

奄若：忽然間好像。
寬大：寬解，安慰。

為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

強視息：勉強活着。視，看；息，喘息。
聊賴：依靠。

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

托命句：指再嫁董祀。
勗(xù)厲：勉勵。

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

捐廢：拋棄。

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作者蔡琰即蔡文姬，蔡邕之女。她博學多才，精通音律，然而，戰爭改變了這位大家閨秀的命運。董卓之亂中，她被胡兵擄去，流落南匈奴十二年，生有兩子。中原平定後，才由曹操贖回，改嫁於董祀。劫後餘生，痛定思痛，她寫下了這首著名的長篇敘事詩。雖為一己之經歷，但對於殘酷的戰爭給百姓帶來的災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精神上的創傷有極為深刻的表現，堪作史詩讀。詩

【短歌行】

曹操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朝露：早晨的露水。比喻生命短暫。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慨當以慷：當慨而慷。以，而。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杜康：相傳是酒的發明者，此處代指酒。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青子衿：出《詩經》。青衿，周朝學子的服裝，此處代指賢才。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呦呦四句：用《詩經》句，表示自己渴望禮遇賢才。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以上兩句：以月光難掇比喻人才難得。掇：拾取。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以上兩句：希望賢才能屈駕遠道前來探訪。存，存問，省視。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契闊：聚散。此處為久別重逢之意。讌：同「宴」。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月明四句：比喻亂世賢才無所依附。匝：周。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以上兩句：化用《管子》語，比喻賢才多多益善。厭，滿足。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吐哺：用周公「一飯三吐哺」典。哺，嘴中咀嚼的食物。

題目襲用漢樂府《相和歌．平調曲》曲名，是在宴會上唱的歌辭。詩的開頭即感嘆人生短暫，並無頹廢消極之意，相反卻是迫切希望早些建功立業。後面以大量篇幅來表達自己思賢若渴，其目的正在於此。末四句氣魄宏大，有帝王氣。詩



劈首「對酒當歌」四字……截斷已過、未來，只說現前，境界更逼，時光更迫，妙傳「短」字神髓。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

【步出夏門行 二首】

曹操

直寫其胸中眼中，一段籠蓋吞吐氣象。

鍾惺《古詩歸》

（其一）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樂亭縣西南。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澹澹：水波搖蕩貌。竦峙：聳立。竦，同「聳」。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星漢：即銀河。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以上兩句：合樂時所加，與正文無關。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烏桓，凱旋而歸。途中經過碣石山，登臨觀海，留下了這首千古絕唱。此詩寫景氣象闊大，且動靜結合，跌宕起伏。「日月之行」四句，想像尤為奇麗，有氣吞山河、涵蓋宇宙之勢，展示了這位傑出政治家、軍事家的博大胸襟和雄偉抱負。詩

（其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神龜：傳說龜能活千歲，故有神龜之稱。竟：終結。

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騰蛇：也作「螣蛇」，傳說與龍同類，能駕霧飛行。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驥：千里馬。櫪：馬棚。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烈士：指有雄心壯志的人。已：止。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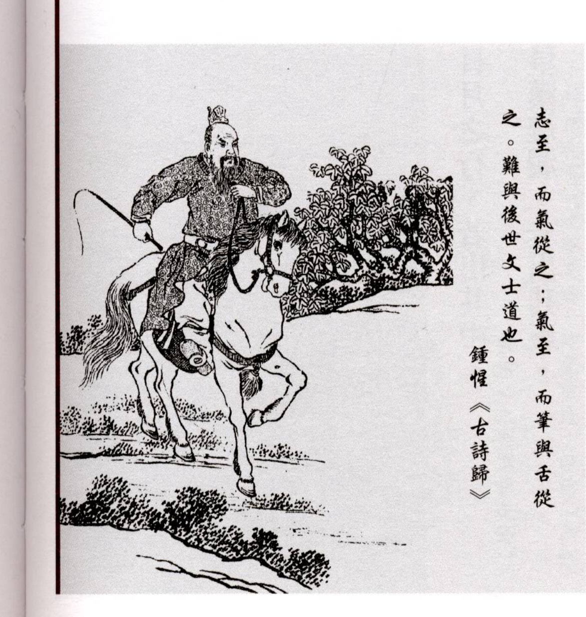
盈縮：壽命長短。

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養怡：同養和，指修身養性。永年：長壽。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此詩充滿哲理，表達了曹操對於生命的獨特理解。開首即以形象化的語言否定了當時流行的神仙不死之說。生命終有一死，但他並不因此消極悲觀，而以老驥自譬，抒發自己不服年老，自強不息，意欲成就一番大業的雄心壯志。詩人希望長壽，也是為了上述目的。全詩音律諧婉，紆徐舒緩與高亢激烈相交織，洋溢着積極昂揚、樂觀向上的精神。詩



志至，而氣從之；氣至，而筆與舌從之。難與後世文士道也。

鍾惺《古詩歸》

【七哀詩】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西京：長安。無象：不像樣。豺虎：指李傕、郭汜等。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中國：中原地區。委身：托身。適：往。荊蠻：荊州。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蔽：遮蓋。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顧：回頭。獨不還：偏不肯回身去。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完：保全。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霸陵：漢文帝陵墓，在漢長安東南。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下泉：《詩經》篇名，寫曹國人盼望有賢明君王。



人當離亂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肉，而慈母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

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六月，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等率軍在長安作亂。十七歲的王粲離開長安，到荊州劉表處避難。此詩即寫他從長安出發時的親見親聞。「白骨蔽平原」一語集中展現了戰亂所帶來的慘狀，是泛寫；婦人棄子的情節無比辛酸，是特寫。正因為詩人抓住了最典型的素材，且點面結合，所以才能產生強烈的感染力。詩

【飲馬長城窟行】

陳　琳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窟：有泉眼的水坑。

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慎：千萬。稽留：滯留。

「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

官作：官府的工程。諧：齊。聲：搗土時的夯歌。

「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怫鬱：愁悶。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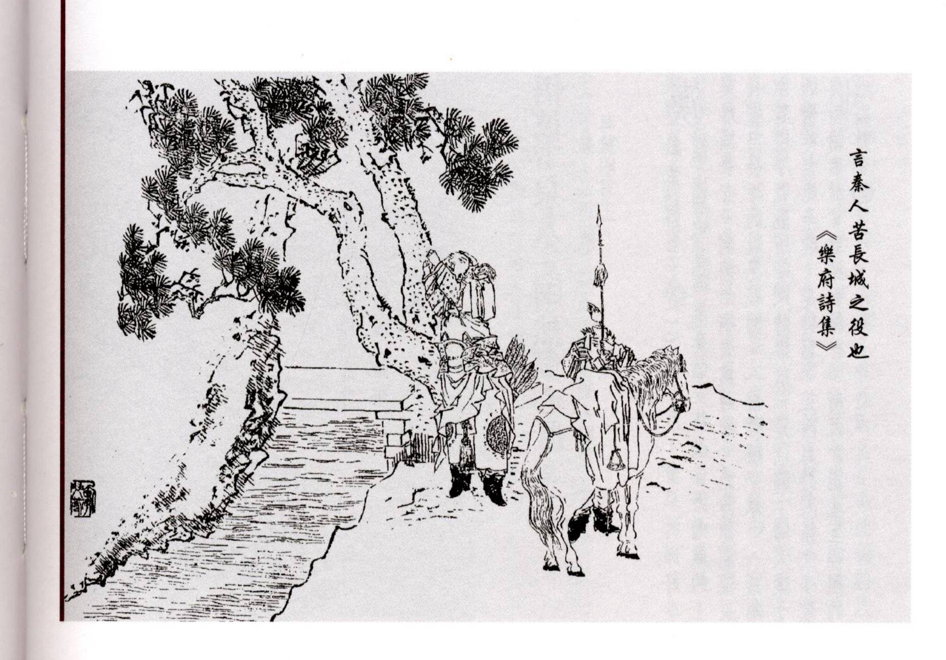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內舍：家裏。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姑嫜：公婆。故夫子：即役夫本人。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報書：回信。鄙：庸俗。

「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

他家子：別家的女子。指自己的妻子。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

舉：養大。脯：肉乾。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

行：語助詞，無實義。慊慊：心不滿足貌。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飲馬長城窟行》是樂府古題，屬《相和歌·瑟調曲》。陳琳用舊題作新辭，描寫長城這項浩大工程給百姓帶來的深重苦難。詩中塑造了遠在邊地築長城的役卒與家中妻子這兩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通過他倆富有個性化的語言，表達了百姓對於繁重徭役的一腔怨憤。本篇語言質樸明朗，風格蒼勁悲涼，繼承了漢樂府注重反映民生疾苦的優秀傳統。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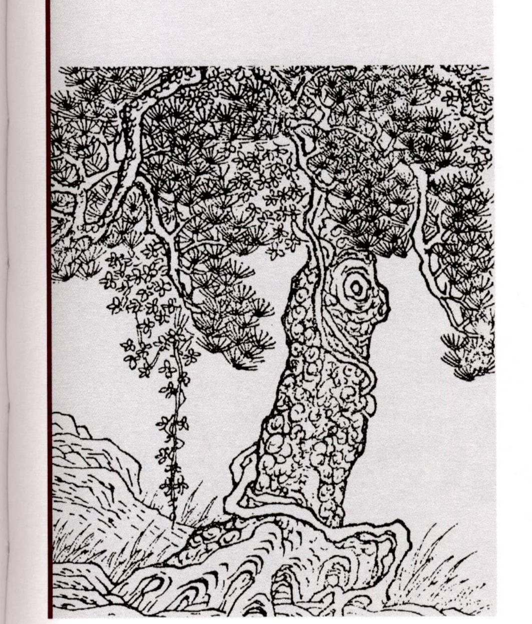
【贈從弟】

劉楨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
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亭亭：挺拔直立的樣子。瑟瑟：風聲。慘淒：凜冽。
罹（lí）：遭受。凝寒：嚴寒。

公幹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淩霜，高風跨俗。
魏慶之《詩人玉屑》



劉楨《贈從弟》共三首，這是第二首。通篇讚美松樹不畏風霜冰雪，傲然挺立的高貴品格，旨在勉勵從弟勇敢面對一切困難，堅韌不拔，保持自己的操守。這裏，松樹實際上也是作者自況。本篇語言質直，韻用仄聲，愈顯風格勁健，氣勢不凡。詩

【室思 二首】

徐幹

（其一）

沉陰結愁憂，愁憂為誰興？
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
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
不聊憂飧食，慊慊常飢空。
端坐而無為，髣髴君容光。

不聊：不因。飧（sūn）：熟食。
慊慊：空虛不滿貌。
髣髴：看不真切。同「彷彿」。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經．小雅．隰桑》

徐幹《室思》為組詩，共六首，寫閨中女子思念遠方的丈夫。這是第一首。「天一方」，點出距離之遙遠；「未有期」，說明分別時間之長。時空的久遠阻隔，使得思念之情異常強烈，內心就像飢餓一般空乏。末兩句描繪女主人公呆坐着傻想，眼前好像出現了夫君的面容，將思婦情態表現得維妙維肖。詩

（其二）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

人靡句：用《詩經．大雅．蕩》語。靡，無。

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

舊恩：以前的恩愛。期：預料。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

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為薄，想君時見思。

這是徐幹《室思》的最後一首。閨婦長久得不到丈夫的音訊，不免疑心：會不會丈夫有了新歡，忘記了自己？但緊接着又自我安慰：想來丈夫對她的那份感情會有始有終，保持不變。本詩巧妙地傳達了閨婦失望與希望相交織的矛盾心理。結局如何，留待讀者去想像。



忠厚悱惻，猶見溫柔敦厚之意。 王士禛《古詩箋》

【燕歌行】

曹丕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蕭瑟：風聲。搖落：凋殘。

群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

鵠：天鵝。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為淹留寄他方。

慊慊（qiàn）：恨貌，不滿貌。淹留：久留。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

煢煢：孤單。

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援：取。清商：樂調名。音節短促，音低微。長：此指樂曲舒緩平和。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明月句：化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星漢：群星與銀河。未央：未半，未盡。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牽牛織女：兩星名，隔銀河相望。河梁：河上的橋。



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 沈德潛《古詩源》

《燕歌行》屬樂府「相和歌」，多寫離別之情，這首詩也是如此。前四句以物候節令起興，由霜飛木落、燕歸鵠飛，引出所思不歸。次五句寫思婦想到丈夫此時在外思家及自己獨守空閨的憂傷。最後，寫思婦鳴琴訴哀，夜不能寐，借牛女不能相會，表達孤寂與哀怨。詩以音節和諧、委婉曲折被推為今存世最早的七言佳作。末一段，極力描繪深秋月夜環境，烘托思婦複雜豐富的內心世界，清麗哀婉，為言情詩中傑構，王夫之讚云：「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詩

【雜　詩】

曹　丕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亭亭：孤高的樣子。

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飄風：大風，暴起的風。

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

吳會：吳郡與會稽郡。此泛指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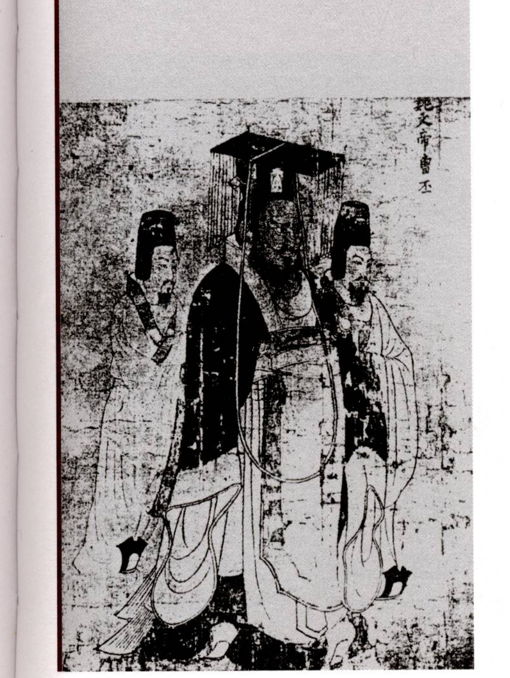
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

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棄置：放在一邊。

子桓筆姿輕俊，能轉能藏，是其所優。轉則變宕不恆，藏則含蘊無盡，其源出於「十九首」，淡逸處彌佳，樂府雄壯之調，非其本長。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詩以浮雲無依起興，寫征夫飄蕩流落，思鄉望歸，有滿目蒼然、感極而悲之意。「客子常畏人」是錐心之語：客居在外，怕人問起，是一層意思；流浪落魄，畏人欺負，是一層意思；越是思鄉，越怕碰到鄉親，勾起家國之感，又是一層意思。看似尋常一語，卻將無數心事蘊涵在內。鍾嶸《詩品》說曹丕詩「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玩，始見其工矣」，鄭重推許，自非無因。詩

【箜篌引】

曹　植

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中廚：內廚房。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秦箏：秦人據古箏改造而成，十二絃。瑟：絃樂器。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陽阿：在今山西鳳台。《漢書》載趙飛燕曾「屬陽阿主家學歌舞」。京洛：洛陽。名謳：著名歌曲。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過：超過。爵：酒杯。庶羞：各種美味。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千金壽：以千金贈人。典出《史記．魯仲連傳》。萬年酬：祝賀主人長壽萬年。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久要：舊約。句出《論語．憲問》。薄終：即終薄。尤：非難。

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謙謙：卑謙貌。磬折：形容彎腰鞠躬的樣子。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

驚風：疾風。光景：白天，日光。

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

盛時：壯盛之時。百年：指一生。遒：盡。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華屋：華麗的房舍。山丘：墳墓。

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先民：過去的人。



自「置酒高殿上」至「磬折欲何求」，使他人為之，詞意俱盡，將結束終篇矣。乃忽振起云「驚風飄白日」、「知命復何憂」……此子建奇處也。

陳衍《石遺雜說》

詩為樂府《相和歌．瑟調曲》歌辭，又題《野田黃雀行》。前半寫宴會的豐盛熱鬧，後半抒發胸中感慨。對生與死的探索，對人生價值的認識，一直是詩歌的主題之一，本詩即因樂極悲生，由享樂而想到好景不長，因此深刻地反思人生，提出活着的意義不僅在於常享其樂，而應該「知命」，即想通死生的道理，從而處世立身以正以謙為本，這樣才能無榮辱之心，遠離憂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兩句，以鮮明的對比與精闢的哲理，幾千年來，引起過數不清的人的共鳴。詩

【名都篇】

曹植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名都：大都市。妖女：豔麗的女子。京洛：洛陽。少年：指少年遊俠。

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

直：同「值」。

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鬥雞：當時盛行的娛樂，用兩雞相鬥決勝負。長楸：路旁的楸樹。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

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

捷：引。鳴鏑：響箭。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左挽句：左手挽弓，右手發箭。縱：放箭。兩禽：指雙兔。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

接：仰面射。鳶：鴟鷹。

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

眾工：許多善射的人。歸我妍：誇我本領強。

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平樂：觀名，在洛陽西門外。

膾鯉臇胎鰕，砲鱉炙熊蹯。

膾：細切肉。臇(juǎn)：汁少的肉羹。胎鰕：有子的魵魚。砲、炙：均為燒烤。熊蹯：熊掌。

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

竟：坐滿。

【白馬篇】

曹植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羈：馬絡頭。連翩：結伴而馳。此指飛奔。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幽并：幽州與并州，地當今河北、山西、陝西北部一帶。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

垂：同「陲」，邊境。

子健《名都》、《白馬》《、美女》諸篇，飾极辭极贍麗，然句頗尚工，語多致，視東西京樂府，天然古質，殊自不同。

胡應麟《詩藪》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

宿昔：一向，經常。楛(hù)矢：用楛木做的箭。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的：箭靶。月支：一種箭靶。

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接：仰射。飛猱：猿類，小而敏捷。散：擊碎。馬蹄：箭靶名。

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擊鞠壤：蹴鞠、擊壤，均為古時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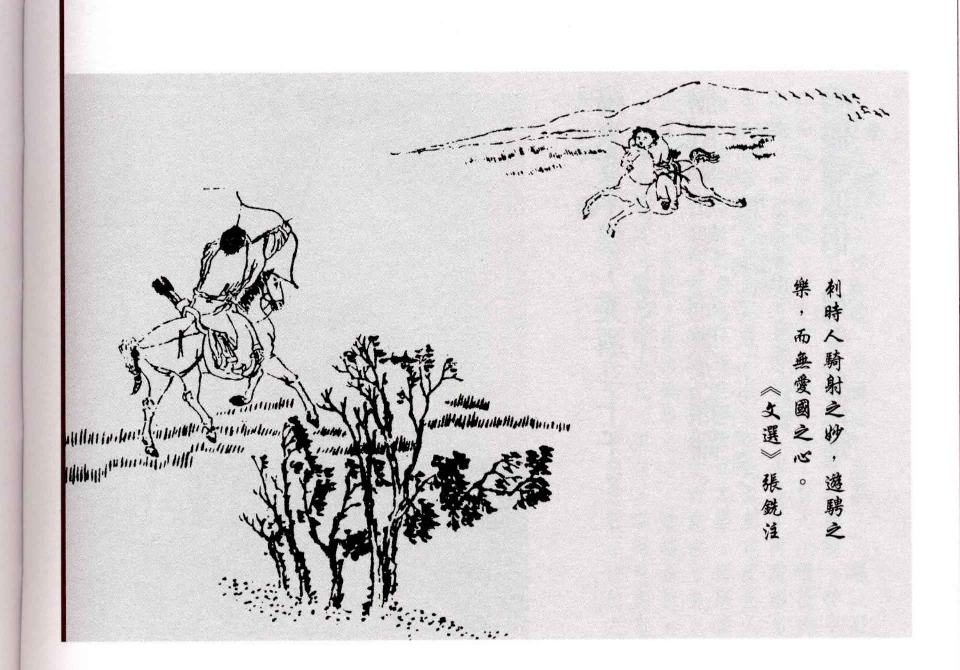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光景：日光。攀：追挽，留住。

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復來還：再次來遊樂。

詩 用華麗精美的辭句，列數京洛少年裘馬輕狂、射獵飲宴的生活，通過精心縝密的剪裁，栩栩如生地構畫出一位風度翩翩、身手矯健的遊俠形象。尤其是寫射獵一段，有正面描述，有側面烘染，將其射藝刻繪得出神入化，反映出詩人高超的藝術技巧。關於本詩主旨，眾說紛紜。有說是諷刺貴族子弟無愛國之心的，有說是諷刺時俗奢靡的，《古詩賞析》認為：「子建自負其才，思樹勳業，而為文帝所忌，抑鬱不得伸，故感憤賦此。」詩無達詁，由此可見。



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

狡捷：靈巧敏捷。
勇剽：勇敢輕疾。

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

遷移：指入侵。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

羽檄：插有羽毛的緊急文書。
厲馬：策馬，催馬。

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

蹈：搗毀，踐踏。
陵：壓倒，戰勝。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

懷：顧惜。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

壯士籍：軍士名冊。
中：心中。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這首詩以首兩字名篇，是曹植自創的樂府新題，對後世邊塞詩的發展具有一定影響。詩以剛健有力的筆墨，描繪了一個武藝高超、忠勇愛國的遊俠形象。前兩句猶如特寫，又如戲劇的亮相，一下振起全篇。此後，詩歷敘遊俠身世、武功，讚賞他報效祖國、勇於犧牲的高尚人格。詩以敘事法寫人，運用鋪陳排比、比喻誇張等手法，描聲繪影，栩栩如生，表現了詩人在塑造人物方面的高超技巧；而通過對詩中人物的讚美與嚮往，也反映了詩人立志建功、廓清天下的遠大抱負。詩

【贈白馬王彪 並序】

曹植

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謁：拜見。此指朝見。承明廬：指內宮。
逝：語助，無義。舊疆：舊封地，此指鄄城。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皇邑：皇城，指洛陽。
首陽：山名，在洛陽東北。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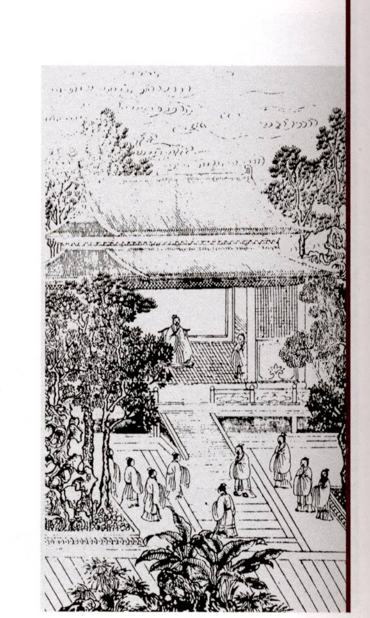
伊洛：伊水、洛水，均流經洛陽附近。

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越：渡過。東路：向東歸封地之路。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顧瞻：回頭望。城闕：此指洛陽。
引領：伸長脖子遠望。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

太谷：山名，在洛陽東南。
寥廓：空曠幽靜貌。

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

霖雨：連綿陰雨。
潦：積水。

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中逵：路中，道路。軌：車轍。

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修阪：長長的斜坡。造：到。
玄以黃：典出《詩．卷耳》，指馬有病。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

鬱以紆：愁思鬱積縈繞難以排遣。

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

在：將要。離居：離別分居。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

中：中路，半路。更：又。俱：指同行。

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

鴟梟：貓頭鷹。古人認為是惡鳥。
衡：車轅前橫木。衢：四通的大路。

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疏。

蒼蠅句：典出《詩．青蠅》，喻佞人讒毀。間，毀。讒巧：讒言巧語。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蹊：路徑。
攬轡：勒住馬。踟躕：徘徊不進。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寒蟬：蟬之一種，至秋後天寒則不鳴。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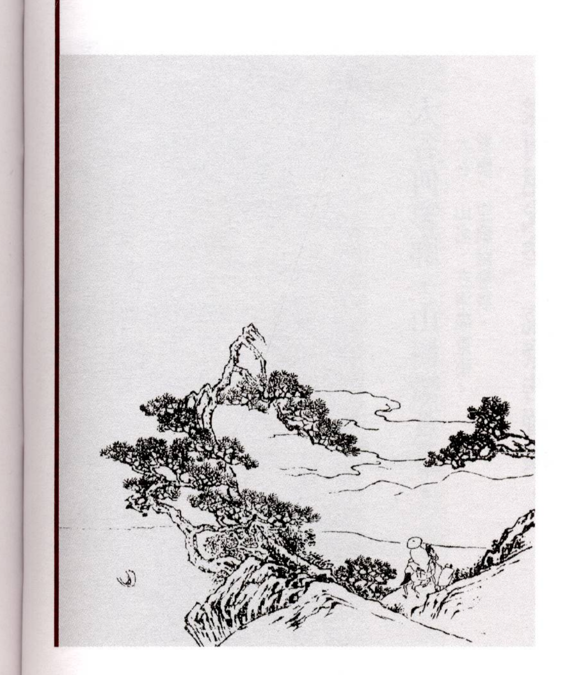
喬林：長滿大樹的林子。
厲：奮起，疾貌。

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

索：尋找。
不遑：沒有功夫。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撫心：以手撫胸。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

天命：上天的意志，受之於天的命運。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同生：同胞兄弟。指任城王曹彰。
一往句：謂已死去。

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

故域：指曹彰封地任城。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

存者：謂自己與白馬王彪。
忽復過：言很快也會死。
身自衰：腐朽消亡。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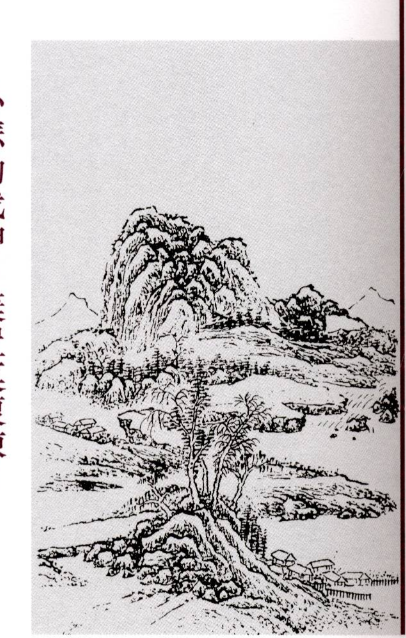
朝露晞：語出漢樂府《薤露歌》，言人生如太陽照着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乾了。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桑榆：指晚年。影響：日光與聲音。

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金石：喻堅固不易損壞。
咄唶：感嘆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

棄置：放在一邊。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

苟：如果。
分：情分。

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勤。

幬：床帳。此句用《漢書》姜肱與兄弟同被眠事。慇勤：纏綿的情意。

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

疢(chèn)：熱病。仁：愛。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倉卒：突然變故。骨肉情：兄弟之情。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

信：確實。

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松子：赤松子，古代仙人。

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變故：災禍。斯須：頃刻。百年：一生。

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執手：握手。指相會。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王：指白馬王彪。黃發：老壽。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即：就。此指上路。援筆：謂提筆作此詩。

氣體高峻雄深，直書見事，直書目前，直書胸臆，沉鬱頓挫，淋漓悲壯。

方東樹《昭昧詹言》

正如詩序所說，這是首「憤而成篇」的抒情詩。詩人滿懷悲痛，既對監國使者一類小人深懷不滿，又對曹彰之死痛心哀悼，更對兄弟分手、前途難卜傷懷惶恐，於是把這些複雜的感情借詩宣洩出來。詩分七章，依行程前後及思緒展開，章與章之間使用了首尾蟬聯的形式，結構謹嚴又富於變化。具體描寫時，忽而直抒胸臆，忽而隱晦屈曲，忽而激昂慷慨，忽而低沉淒涼，忽而敘事議論，忽而借景烘托渲染，猶如一部完整的心靈交響曲，多層次多方面地把自己的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一直被推為曹植五言抒情詩的壓卷之作。詩

【送應氏】

曹植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

北邙：邙山，在洛陽北，為漢陵墓群集地。洛陽山：指洛陽周圍的山峰。

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

頓擗：倒塌崩裂。

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

耆老：老人。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

側足：側着身子走路。疇：耕種過的田地。田：耕種。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陌與阡：均為田間小路。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

中野：郊野中。

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氣結：因悲傷而氣鬱結。

《送應氏》、《贈王粲》等篇，全法蘇、李詞藻，氣骨有餘而清和婉順不足，然東西京後，惟斯人得其具體。

胡應麟《詩藪》

洛陽自被董卓焚掠後，日益荒蕪，到處是斷牆頹垣，荊棘叢生，舊日的老人都已不見，田野荒廢，滿目蕭然，渺無人煙。詩人帶着深重的心情，用白描寫實的手法，將這幕慘狀形象地呈送在人們眼前。詩是送應氏，應氏即詩人應瑒、應璩兄弟，但詩除了結尾點到送別外，均寫戰亂後的淒涼景況，表達自己對戰爭造成的創傷的感喟，流露憂國憂民的情懷。詩人有意將鬱結心頭的悲傷借離別表出，拓展了離別詩的主題內涵，使詩樸實而具有鮮明的思想，這是曹植早期詩的重要特點。詩



【雜詩 三首】

曹植

（其一）

高台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北林：用《詩．秦風．晨風》典，以北林興起懷人之情。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迥：遠。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方舟：兩船相並。極：至。任：承當。

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

孤雁：失群的雁。

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

翹思：抬頭思想。遺音：寄音信。

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翩翩：疾飛貌。

曹植《雜詩》共六首，雖是組詩，但彼此沒有關繫，也非一時一地之作。這首詩是懷人，有人考證所懷的是曹彪。「高台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兩句，一向被推許為起首成功的典型，以蕭瑟秋景襯托自己心中的哀怨，以登臨引出下面的懷人，雖是景語，卻含情無限；而「北林」典的暗用，隱括《詩》下句「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過渡得自然無痕。下半以孤雁寄情也構思高妙，雁既指所懷，又以自況，結語孤雁疾飛無蹤，捎信無望，又暗示了自己的傷懷無以發遣，黯然銷魂，盡在其中，非詩中聖手，難以辦到。詩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高台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

（其二）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南國：指江南。

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瀟湘：瀟水與湘水，均在今湖南。沚：小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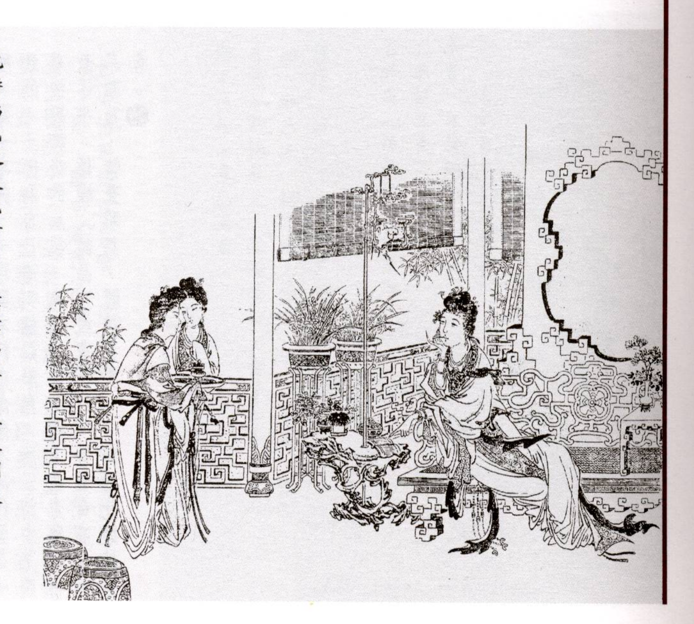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朱顏：美色。發皓齒：指唱歌。

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俯仰：表示時間短促。

南國佳人，容顏絕世，然而飄泊無依，沒人賞識。時俗既不以美色為貴，她又能為誰一展歌喉呢？轉眼間，時光流逝，美貌又能維持多久呢？自從屈原《離騷》開始，以香草美人比賢士才人已成傳統，這首詩也是如此。詩人對美人的淒涼遭際表示深切的同情，正是對胸懷大才而流浪閒置、最終將默默無聞的俊傑表示哀傷與不平。有人認為詩是為白馬王彪而發，清張玉谷《古詩賞析》認為是詩人自傷之辭，亦屬有理。詩



此詩傷己之徒抱奇才，僕僕移藩，無人調護君側，而年將老也。通體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韻長。

張玉谷《古詩賞析》



（其二）

僕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

僕夫：趕車的人。嚴駕：整理好車駕。

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

將騁萬里途，東路安足由。

東路：指從洛陽回鄄城的路。

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江介：江中，江邊。淮泗：淮水、泗水。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

一輕濟：很快渡過河。方舟：兩船相並。

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黃初四年（223），詩人由京朝會後回鄄城封地，想到自己忠而見疑，報國無門，寫下了這首慷慨悲涼的《雜詩》。詩人立志統一天下，曾作《求自試表》，說到「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希望能帶兵出戰，「必乘危蹈險，為士卒先」，這與本詩中念念不忘伐吳是一致的。正因為自己遭到嫌疑廢棄，所以詩中蒸騰着被壓抑後的反抗，充滿了強烈的主觀意願與憤激不平。鍾嶸《詩品》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即指此類詩而言。詩

子桓之《雜詩》，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
王世貞《藝苑卮言》

【七哀詩】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流光：謂月光明澈、流動如水。徘徊：晃動不進貌。

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

有餘哀：謂懷有不盡的哀傷。

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

宕子：同「蕩子」，客遊在外的人。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

逾：超過。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清路塵：路上揚起的輕塵。濁水泥：沉在水底的泥土。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勢：形勢。此指處境、地位。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長逝：長驅，長往。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良：誠然。

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觀子建「明月照高樓」……等篇，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張戒《歲寒堂詩話》

詩借思婦以自喻，借思婦之口傾訴自己的情感，辭句哀怨悱惻，纏綿清麗，在深沉中透出種種不平，這就是曹詩「詞采華麗」、「骨氣奇高」特色的具體表現。「清路塵」與「濁水泥」的比喻，為曹植常用，說兩者本是一物，浮為塵而沉為泥，遭際大不相同；是思婦遭到不幸的悲鳴，也是詩人對自己身世的感嘆。誠如黃節注引劉履的話所說：「子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異勢，不相親與，故以孤妾自喻。」通過這樣委婉的表達，更能使人體會到曹植心中的壓抑悲憤。詩



【七步詩】

曹植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

漉：過濾。豉：一種豆製品。此指豆。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釜：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子建柔情麗質，不減文帝，而肝腸氣骨，時有塊磊處，似為過之。
鍾惺《古詩歸》



據《世說新語．文學》載，曹丕令曹植在七步中作詩，如作不出，便要殺死他。曹植應聲而成此詩。詩人面對同胞兄弟的逼迫，不屈不撓，即事生譬，以萁豆相煎為喻，對骨肉相殘表示痛心與不滿，形象生動貼切，感情深摯，怪不得曹丕聽後「深有慚色」，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因此成為傳布人口的名句。詩

【贈秀才入軍 二首】

嵇康

（其一）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閑：熟習。麗服：華麗的衣服。此指戎裝。

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繁弱：古良弓名。忘歸：箭矢名。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

躡：追。景：同「影」。飛：飛禽。

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凌厲：奮行直前貌。顧：回看。

《贈秀才入軍》是詩人送他哥哥嵇喜從軍的組詩，由十八首四言詩與一首五言詩組成。這首詩是想像嵇喜在軍中戎裝馳射的生活，猶如一篇人物特寫，從幾個側面描繪出他氣概軒昂、英姿颯爽，縱馬飛奔，顧盼自雄的形象。詩充滿理想化的憧憬，通過這縱情而又閒逸的生活，又寄託了嵇康自己對生活的追求，即嚮往達到如意自主、舒展無滯的境界。不直接言情說理而涵有深刻的情理，這便是「魏晉名士」詩的風格。詩

晉中散大夫嵇公康

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
劉勰《文心雕龍》

（其二）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徒；步兵，軍隊。蘭圃；長有蘭草的郊野。秣；餵。華山；美麗的山。

流磻平皋，垂綸長川。

磻；一種射鳥的箭。皋；草澤地。綸；釣絲。川；河流。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

五絃；五絃琴，似琵琶而略小。

俯仰自得，遊心太玄。

俯仰；隨意舉動。太玄；大道，自然之理。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嘉；讚美。得魚句；典出《莊子》。筌，捕魚的竹籠。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郢人；用《莊子》運斤成風典，言郢人死後，匠石再找不到搭檔的人。

晉中散嵇康，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托諭清遠，良有鑑裁，亦未失高流矣。

鍾嶸《詩品》

魏晉名士嚮往達到與自然相合無間，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所以特別鍾情山水，崇尚老莊，並將這一思想貫徹在詩歌創作中。詩想像嵇喜在軍中行軍各地，休兵蘭圃，秣馬華山，射鳥垂釣，彈琴自樂；讚賞他隨時領會自然的情趣，遊心天地大道，領悟人生真諦。詩寫得沖淡曠遠，意在象外，反映了詩人澄清淡泊的胸襟。五、六是名句，通過同時進行的兩個動作，描繪了物我兩忘的超然境界，襯映了人心的恬然虛靜，對後來的玄言詩有較大影響。詩

【詠懷 五首】

阮籍

（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夜中；中夜，半夜。

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

鑑；照。這裏說月光照在帷帳上。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孤鴻；失群的大雁。翔鳥；飛翔盤旋着的鳥。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詩人憂思縈繞，難以入睡，半夜起床，彈琴自遣。月光靜靜地照着帷幕，清風吹動着衣襟，只聽見失群的大雁在哀鳴，驚飛的鳥兒撲動着翅膀。他站起來，徘徊着，久久不能平靜。詩着意刻畫夜深景物，以夜的寧靜與自己心中的不平靜形成反襯，意蘊深厚，詞淺旨深。阮籍詩受屈原影響很大，兩人的遭際與內心世界也有相同處，讀此詩，我們彷彿見到他與屈原一樣，正發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感嘆。詩

此是八十一（二）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詠懷不能已於言之故。

方東樹《昭昧詹言》

（其二）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嘉樹：好樹，此指桃李。蹊：小路。

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藿：豆葉。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憔悴：衰落破敗。
荊杞：兩種灌木。此指雜樹。

驅馬捨之去，去上西山阯。
西山：首陽山。是伯夷、叔齊隱居處。
阯：山腳。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何況：何必。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雲已。
已：止，結束。

詩告訴人們：盛時不常，猶如桃李，秋風一吹，枝葉凋殘；人生亦如此，今日繁華，明日破敗，不如早日隱遁自全。以景物襯映人生，詞危意切，含有深沉的危機恐懼感。阮籍由於害怕受到迫害，所以在詩中往往不敢明白表露心跡，所以鍾嶸《詩品》說他「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這首詩的主題，便有多種推測，一般認為是憂懼魏國滅亡，「秋風」、「凝霜」暗指當權者的殘暴。不過，詩本身直接表達的對人生的探索仍然是值得重視的。詩

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着論，宗佳耳。

王世貞《藝苑卮言》

（其三）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
佳人：美人。
皎：白，明亮。

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被服：穿着。纖：精細。
璜：圓形有孔的玉器，是婦女的裝飾。

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
修容：裝飾過的儀容。耀：煥發。
振：發。

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
當：對着。

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
寄顏：托跡。雲霄：天邊。
凌虛：升於空間。

飄颻恍惚中，流盼顧我傍。
飄颻：風吹動貌。恍惚：看不真切。
流盼：轉來轉去地看。顧：回視。

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悅懌：樂意。此謂多情。交接：接觸。
晤言：對坐談話。此謂遙遙相對。

八十二首俱憂時閔亂，無一忿世嫉俗語。

陸時雍《詩鏡》

阮籍的《詠懷》，幾乎篇篇用比興、象徵手法，直述漢樂府，而在寄託、議論上則對《古詩十九首》為鵠的，是詩歌史上承上啟下的重要作品。本詩通過男女相悅無由，來表現自己理想難以實現的悲傷，其中用工筆描寫佳人的外貌與神態，宛如一篇短賦，辭句典麗，氣韻均長。吳汝綸在《古詩鈔》中說：「此首似言司馬之於己也。末言彼雖悅懌，吾則未與交接也，然吾終有身世之感傷。蓋興亡之感，憂生之嗟，無時可忘耳。」可供理解本詩參考。詩

（其四）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

炎光：日光。
湍瀨：沙石上流過的急流。

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

扶桑：傳說中太陽升起處，樹高數千丈，一千餘圍。以上兩句典出宋玉《大言賦》。

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

以上兩句：用《史記》：「黃河如帶，泰山如礪。」砥礪，磨刀石。

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

以上兩句：《莊子》載，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莊子說應以天地為棺槨。

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

以上四句說莊子雖然達觀，願棄屍荒野，但終不能長榮不枯，不免為烏鳶所食。

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功名：指與天地造化為友的境界。

阮籍曾作《大人先生傳》，說大人「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廓無外以為宅，周宇宙以為廬」。本詩同樣塑造了這麼一個大人：他掛弓扶桑，倚劍天外，視泰山為礪，以黃河為帶，長榮不枯，逍遙世外。這樣一位遺世獨立、睥睨天下、超越世俗的形象，正是阮籍對人格的理想化的追求，表現了他豁達曠放的胸懷與意趣，與擺脫一切束縛的強烈渴望，也是他心中對痛苦人生的掙扎與反抗。詩

步兵《詠懷》自是曠代絕作，遠紹《國風》，近出入於《十九首》，而以高朗之懷，脫穎之氣，取神似於離合之間，大要如晴雲出岫，舒卷無定質。
王夫之《古詩評選》



（其五）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八荒：海外極遠之地。

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

行役：指出征。
念自忘：忘卻一切私念。

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

烏號：古良弓名。明甲：有光澤的鎧甲。
精光：精華光彩。

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

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場。

全軀士：保全身軀性命的人。

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

令名：美名。彰：顯揚。

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垂聲：聲譽流傳。謝：告訴。



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
鍾嶸《詩品》

這首詩歌頌胸有大志，受命出征，勇敢無畏，效力戰場的壯士，表彰他為國獻身的高尚品格。在整個組詩中，本詩風格獨特，一變隱晦迷離、興寄無端的寫法，以鏗鏘激烈的語句，明白直露的旨意，雄渾壯闊的氣勢，歌頌忠義氣節，承繼了建安詩風剛健有力、悲壯慷慨的氣骨，這在阮籍作品中是比較少見的。方東樹《昭昧詹言》評說：「原本《九歌．國殤》，詞旨雄傑壯闊，……可合子建《白馬篇》同誦。」詩

【苦相篇】

傅玄

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

苦相：苦命、薄命。

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

當門戶：支撐門戶，當家。墮地：出生。神：神氣，威風。

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

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

育：初生。

《苦相篇》與《雜詩》二首，頗有《四愁》、《定情》之風。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

逃：躲藏，隱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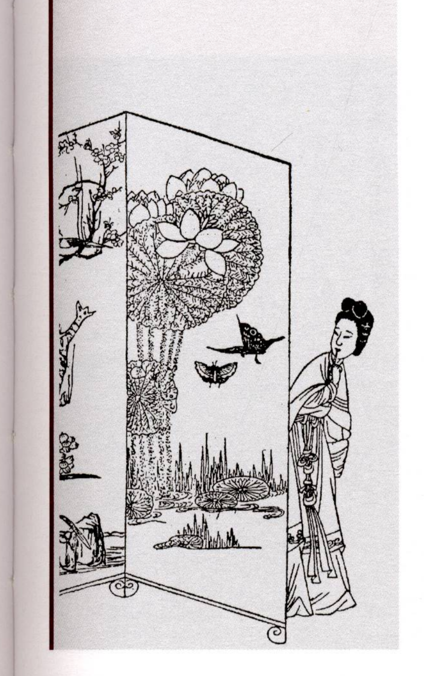
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

適：出嫁。絕：離開。

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

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

嚴賓：尊貴的賓客。



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

雲漢：銀河。用牛郎、織女典喻恩愛。葵藿：向日葵與藿菜。陽春：春天的太陽。

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

心乖：感情不合。

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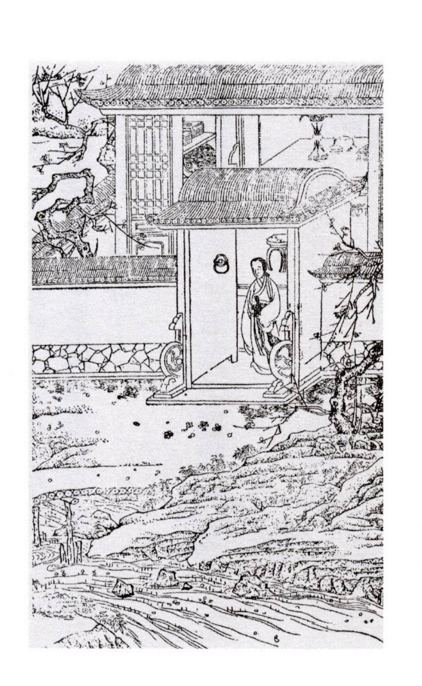
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

胡與秦：中國人與外族。

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

逾：超過。參辰：均為星名，兩星永無相遇時。

詩為《豫章行》樂府中的一篇，寫社會重男輕女，造成女子的不幸。上半寫出嫁以前，下半寫出嫁以後，以賦體列數她從小受到家庭蔑視，羞於見人，長大遠嫁，在夫家侷促受氣，最終丈夫變心，遭到遺棄。詩全用自言，語言質樸，心理描繪細膩入微，比喻貼切自然；沒有一句議論，但詩人對女子「苦相」的同情洋溢詩外，使詩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詩



【吳楚歌】

傅　玄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層崖。

其室句：用《詩．鄭風．東門之墠》「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句，謂思慕而不得相見。

雲為車兮風為馬，玉在山兮蘭在野。

玉在句：以美玉香蘭象徵美人的美麗高潔。

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多端兮誰能理。

傅玄詩以清澈飄逸、感情深邃見長，這首詩雖很短，卻很能代表他詩歌的特色。詩用楚辭體，構築了一個渺茫迷離的境界，歷寫對美人的思慕、追求及得不到後的失落；兩句一轉，起伏跌宕，形成悠長綿遠而低沉淒麗的韻律，恰如其分地表達情感。「雲為車兮風為馬」兩句，通過浪漫的想象，表示執着地追求；以貼切的比喻，頌揚女子的高潔，最終引出失落後的遺憾與嘆息，撼動人心。這樣的藝術手法，在李白的許多詩中可以見到。詩



【輕薄篇】

張　華

末世多輕薄，驕代好浮華。

末世：衰亂的時代。
驕代：驕奢的年代。

志意既放逸，資財亦豐奢。

被服極纖麗，餚膳盡柔嘉。

被服：穿着。
柔嘉：嫩而鮮美。

僮僕餘粱肉，婢妾蹈綾羅。

蹈綾羅：指穿着綾羅做的鞋。

文軒樹羽蓋，乘馬鳴玉珂。

文軒：有彩飾的車。羽蓋：羽毛裝飾的車蓋。玉珂：用玉做的馬勒上的裝飾。

橫簪刻玳瑁，長鞭錯象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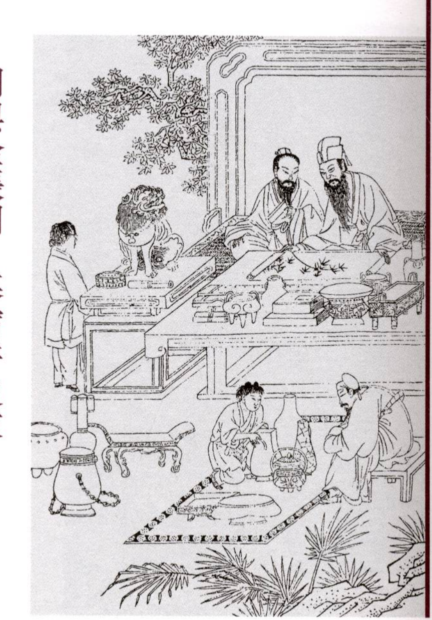
玳瑁：一種動物，甲可做裝飾品。
錯：間雜。此指鑲嵌。

足下金鑮履，手中雙莫邪。

金鑮履：塗金的鞋子。莫邪：寶劍名。

賓從煥絡繹，侍御何芬葩。

煥：顯赫。絡繹：不絕貌。
芬葩（bā）：眾多貌。



朝與金張期，暮宿許史家。

金張：漢宣帝時顯宦。此指權貴。
許史：漢宣帝時兩外戚。此指貴戚。

甲第面長街，朱門赫嵯峨。

甲第：第一等豪宅。赫：顯赫。
嵯峨：高大。

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醝。

蒼梧：今廣西梧州。竹葉清：酒名。
宜城：在今湖北。
九醞醝：多次釀製的白酒。

浮醪隨觴轉，素蟻自跳波。

醪：帶糟的酒。素蟻：酒面上的泡沫。

美女興齊趙，妍唱出西巴。

齊趙：國名，兩國多美女。
妍唱：美妙動聽的歌。西巴：在今四川。

一顧傾城國，千金不足多。

一顧句：用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北里獻奇舞，大陵奏名歌。

北里：地名。《史記．殷本紀》有「北里之舞」句。
大陵：《史記》載趙王在大陵夢好歌。

新聲逾激楚，妙妓絕陽阿。

激楚：曲調名。
絕：超過。陽阿：古代名倡。

玄鶴降浮雲，鱏魚躍中河。

玄鶴句：傳說師曠彈琴，玄鶴列隊而舞。
鱏魚句：傳說瓠巴鼓瑟，鱏魚來聽。

墨翟且停車，展季猶咨嗟。

墨翟：墨子。他著有《非樂》。
展季：即柳下惠，以不好色著名。

淳于前行酒，雍門坐相和。

淳于：淳于髡，戰國齊人，滑稽好酒。
雍門：雍門周，戰國齊人，善鼓琴。

孟公結重關，賓客不得蹉。

孟公：漢陳遵字孟公，好客，宴會時常將客車轄投井中，使客人無法離開。

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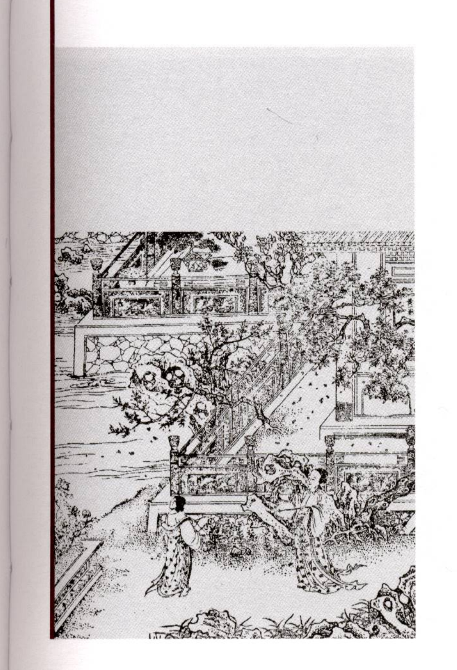
三雅：劉表子弟製三爵，名伯雅、中雅、季雅，盛酒量各不同。

盤案互交錯，坐席咸喧譁。

案：几屬，進食之具。

簪珥或墮落，冠冕皆傾邪。

珥：女子耳上飾物。傾邪：同「傾斜」。



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

明燈句：謂夜以繼日。

絕纓尚不尤，安能復顧他？

絕纓：楚莊王賜群臣酒，燈滅，有人醉引美人衣，美人摘下他帽上纓。

留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

彌信宿：連日不停。再宿曰信。
過：超過。

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蹉跎。

蹉跎：失去。

促促朝露期，榮樂遽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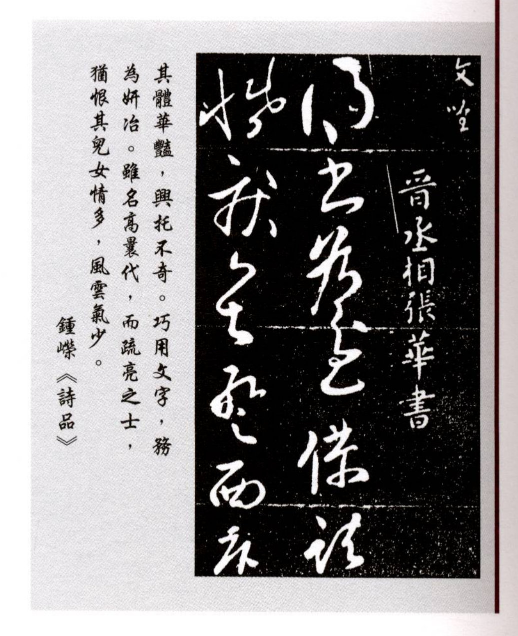
朝露期：謂如朝露般短暫。

念此腸中悲，涕下自滂沱。

滂沱：眼淚很多。

但畏執法吏，禮防且切磋。

禮防：禮制的約束。切磋：商討。



其體華豔，興托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鍾嶸《詩品》

這首長篇五言詩，採用賦體，描述貴族奢侈靡爛的生活。首四句是全篇提綱，「末世多輕薄」，所以「好浮華」，「資財亦豐足」，所以能「放逸」。以下詩便分寫浮華的世風與放逸的生活，最終對此表示批評。這一寫法，繼承了漢賦「勸百諷一」的傳統，也為後世新樂府所襲用。張華詩以辭藻華麗、講究排偶、格調平緩著稱，這首詩為其代表作。詩筆墨開闔恣肆，華詞麗句，層出不窮，並運用了大量典故與誇張比喻，使詩回環反復，高潮迭起，令人驚心動魄，目眩神迷。詩

【情　詩】

張　華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

遊目：隨意觀覽。
延佇：久立。

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

蕙：蕙蘭，色、味較蘭淡。
繁華：眾多的花。渚：小洲。

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

佳人：此指妻子。
誰與：贈與誰。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

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

儔侶：伴侶。

《情詩》五首是夫婦互相贈答的組詩，這首是丈夫贈與妻子的。妻子遠去了，丈夫站在野外，放眼四顧，寂寞空虛之感，油然而生。在清澄的溪水邊，在濃綠的小洲上，蘭花蕙花盛開着，但愛人不在身邊，採摘了又能送給誰呢？他深深地感嘆着，沒經歷過離別的人，有誰能了解我目下的惆悵思戀之苦呢？詩猶如一條涓涓細流，把自己的情感緩緩抒發出來，清麗，纏綿，帶着剪不斷、化不開的悠悠離愁。詩



【悼亡詩】

潘　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荏苒：輾轉間。形容時光逐漸流逝。
謝：交替。寒暑句：謂一年已過。
流易：消逝，變化。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之子：那人。指妻子。窮泉：地下。
重壤：層層土壤。幽隔：阻隔。

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

私懷：內心之情。誰克從：能與誰說。
淹留：久留。

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僶俛（mǐn miǎn）：竭力勉強。
回心：轉念。
反初役：回原做官的場所。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

所歷：指妻子在家中的生活經歷。

幃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跡。

無彷彿：指連相似的形影也見不到。
翰墨：筆墨，墨跡。

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

流芳：指妻子用的芳香物品。
遺掛：掛在牆上的衣物。

悵怳如或存，回遑忡驚惕。

悵怳：神思恍惚。
回遑：驚疑不定。忡：憂。惕：恐懼。

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

翰林鳥：展翅飛翔在林中的鳥。

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

比目：比目魚，不比不行。中路：半路。

春風緣隟來，晨霤承簷滴。

隟：縫隙。
霤：屋簷流下的水。

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

盈積：增加堆積。

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庶幾：但願。衰：減。
莊缶：莊子妻死，他鼓瓦盆而歌。缶，瓦器。

安仁詩品，又在士衡之下。茲特取《悼亡》二詩，格雖不高，其情自深也。
沈德潛《古詩選》

這首詩被譽為古今悼亡作品第一，其中「望廬思其人」八句，尤為篇中精華。妻子死去已經一年，詩人即將離家，見到屋子，自然回想起妻子的音容笑貌；進入房間，又不禁想起一起度過的日子。然而房舍空空，不見妻子，只見到她留下的墨跡，用剩的香料，掛在牆上的衣物。這一切都使他恍惚迷離，忽而覺得妻子還在，忽而想到她已長逝，不禁肝腸欲絕。詩將對妻子的哀悼借離去之際道出，由睹物思人，留連難捨，表達自己對妻子的深厚感情與失妻後的孤寂哀痛，十分感人，誠如《采菽堂古詩選》所評「淋漓傾注，宛轉側折，旁寫曲訴，刺刺不能自休」。詩



【猛虎行】

陸機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盜泉：水名。《尸子》載，孔子過盜泉，惡其名，渴而不飲。熱不息句：本《管子》「不蔭惡木之枝」。惡木，賤劣的樹。

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肅：嚴肅地奉行。時命：時君之命。

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

以上兩句：反用《猛虎行》古辭「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句。

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

歲載陰：歲暮。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駭：起。鳴條：風吹過發出聲響的樹枝。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靜言：沉思。

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為音。

急弦：繃得很緊的弦。
懦響：緩弱的聲響。
亮節：高亮的音節。

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諸樂府，且不得專美於前，他何論焉。
劉熙載《藝概》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

曷：何。衿：襟懷。

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眷：顧。耿介：正直。

《猛虎行》屬樂府《相和歌．平調曲》。本詩一位志士，本潔身自好，但迫於時命，出謀功業，卻浮沉仕途，進退維谷。詩與大多數寫志士慷慨赴義，勇於報國的作品不同，也與一些哀嘆志士生不逢時、屢遭摧折的作品相異，而是表達矛盾的、難以舒緩的苦悶及投身仕途、備嘗艱辛後的愧悔不安。詩是陸機在洛陽混亂局面中出仕的既不得已又不得意的複雜心理的表現，這種心情在亂世文人中很具有代表性。詩

【赴洛道中作】

陸機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

修：長。

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

振策：揮動馬鞭。陟：登。案轡：拉住馬韁繩。遵：沿。平莽：平野。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夕息：晚上休息。徂：往。銜思：念悲。

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

頓轡：勒馬。嵩巖：高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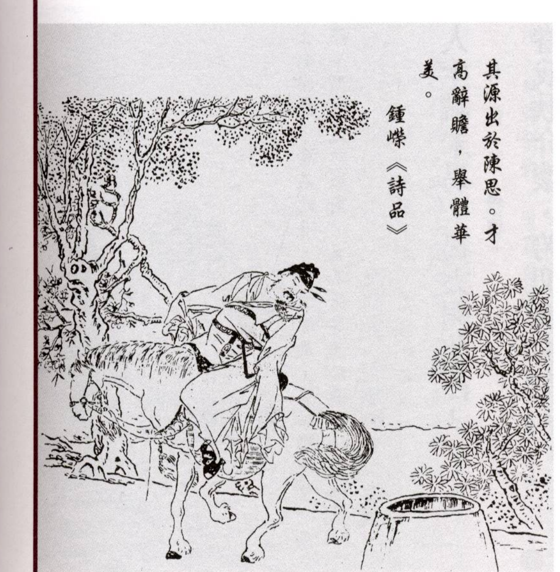
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

素輝：潔白的月光。

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振衣：此指披衣。

晉太康十年(289)，陸機奉命離開家鄉松江前往都城洛陽，途中作了此詩，通過對景物的描寫，抒發孤寂淒涼的心情及對前程的憂慮。詩寄情於景，淒楚感人，尤其注重對辭句的雕琢錘煉及對境界的渲染烘托。「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是歷來公認的名句。詩描述夜間清瑩的露珠在潔白的月光下滴滴下墜，一片明朗的月光照耀着大地。寫得幽靜雅淡、清麗雋永，不帶絲毫人間煙火氣，被鍾惺《古詩歸》評為「境語俱微」。詩



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

——鍾嶸《詩品》

【擬明月何皎皎】

陸機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

寢：臥。堂：正室。牖：窗。

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

攬：取。盈：滿。

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

涼風：北風。曲房：帶曲廊之室。

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

節物：季節景物。永已久：時間很長。

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遊宦：遠遊仕宦。會：當。

遊子離家，遠在他鄉做官。秋夜，他靜靜地躺着，皎潔的月光透入了窗户，他不自覺地伸出手去採擷，卻什麼也得不到。北風吹入房中，寒蟬在院內的柳樹上淒涼地鳴叫。他不禁想到離家多日，仕途失意，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一齊湧上了心頭。詩擬《古詩十九首》，平淡清麗，全用白描手法，通過景物的描寫激起愁思，曠遠悠綿。也有人認為詩寫的是思婦望夫，亦有道理，遊子與思婦的感情在很多地方其實是一致的。詩

平原擬古，步趨如一，然當其一致順成，便爾獨抒高調。一致則淨，淨則文，不問創守，皆成獨構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

【招　隱】

陸　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明發：早晨。夷：悅。
振衣：抖動衣服。躑躅：欲行不行貌。

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濬谷。

幽人：指隱士。濬：深。

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

藻：水草。西山：首陽山，伯夷、叔齊隱處。

輕條像雲構，密葉成翠幄。

輕條：輕柔的樹枝。
雲構：高聳入雲的建築。幄：帳幕。

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

激楚：舞名。蘭林：對林的美稱。
回芳：舞名。

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山溜：山溪。泠泠：水聲。
漱：激蕩。鳴玉：此指山石。

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

哀音：低沉哀怨的水聲。
靈波：神奇的水波。
頹響：餘響，餘音。曾曲：深谷。

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

至樂：最高的樂趣。假：借。澆：薄。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苟：實在。圖：求。
稅駕：捨棄車子。指拋開仕宦榮華。

晉初，由於社會的不安定及統治集團的內部傾軋，不少文人對前途充滿憂慮，轉而厭惡官場，嚮往山林隱居，希望由此能遠離政治漩渦，過着隨心所欲、自然淳樸的生活，這首詩就是這種思想的直接反映。詩的格調仍是低沉的，但從詩中對山中景物的描寫，我們不難見到詩人的冀慕渴望：那輕柔的樹枝猶如高大的建築，清風吹拂着蘭林秀木，那飛泉激蕩着山石發出泠泠聲響，深谷回蕩着陣陣餘響。這一切都與官場現實成為強烈的對比，而詩人的追求便從中得到了強烈的體現。詩

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

蕭繹《金樓子》

【詠史 八首】

左　思

（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

弱冠：男子二十歲行冠禮，乃成人的標誌。
柔翰：毛筆，代指吟詩做文。
卓犖（luò）：卓絕出眾。

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

過秦：過秦論，漢賈誼作。
子虛：賦名，漢司馬相如作。

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鳴鏑（dí）：響箭，代戰爭。
羽檄（xí）：羽書，緊急文書。

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穰苴：古兵書，春秋時齊人田穰苴著。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東吳：三國鼎立時割據江南的政權。

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

鉛刀：鈍刀。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眄（miǎn）：斜視。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干雲。

胡應麟《詩藪》

此詩因史見志，雖題為《詠史》，但所重卻在自家懷抱：著論作賦，少親翰墨；飽覽兵書，胸懷甲兵。能文能武尚屬其次，功成不就，進退容如，更見高懷遠志。其氣之豪，其志之偉，於詩中可見。藝術上，以健筆繪雄才，語簡意豐，峭拔勁爽，於古意之中注入己見，借古人古事甚至前人陳句抒情寫意，倍覺真氣充盈震蕩。「詠史」為題，原因正在於此。詩

（其二）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蔭：此指遮掩。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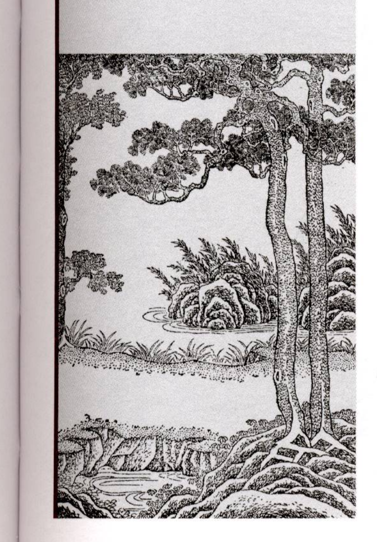
世胄：世族，世代顯要的家族。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金張：漢宣帝時兩家七世顯貴。
珥（ěr）：玉環，此用為動詞。
漢貂：漢侍中冠飾。

左太沖詠史，「鬱鬱」首良圖莫騁，職由困於貧地。托前代以自鳴所不平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馮公：馮唐，漢文帝時人，有才幹，但終生不過郎官。

詩乃不平之鳴。首四句以澗底之松與山上之苗起興，說明其地勢位置的不同，導致隱顯之別。接下四句通過對比「世胄」和「英俊」各不得位的事實，發其不平之憤。最後四句，用史作鑑，以金張兩大世族與馮唐終生沉淪的人生際遇，印證社會的不公，強化主題。全詩四句一折，秩序井然。松、英俊、馮唐排成一排，苗、世胄、金張並成一組，兩兩對照，優劣高下，赫然引人注目，故而極能感動人心。詩

（其三）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段干木：戰國魏人，隱於窮巷，魏文侯禮遇之。秦因之不敢侵魏。
偃息：退隱高臥。

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

魯仲連：戰國齊人，好奇偉倜儻之策。義不帝秦，秦只得退趙之圍而去。

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

貴不羈：以不被籠絡為高貴。

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

當世四句：《史記》載，秦軍退，平原君對魯仲連高封厚賞，被再三推辭而罷。

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

組：絲織綬帶。緤（xiè）：繫。
珪（guī）：瑞玉版，古時官員所持。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連璽：成串官印。
璽，玉璽，官員的印信。

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此千秋絕唱也。
沈德潛《古詩源》

此詩托古言志，見報國之心。所重全在胸襟抱負。「希」「慕」兩字，於詠史之中着以我意，見其志之偉。後半部分抒功成身退之情，見我之德高懷虛。表面看來，前後似不甚相干，實際上，詩中所寫段干、魯兩人，皆為懷抱素志之人，其談笑卻敵救國，亦非以力而因德，由此觀之，「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乃全詩中心之所在。將此句置於詩之腹心關捩處，承上啟下，摧剛為柔，別見詩人用心，可謂化雪無痕。詩



（其四）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

濟濟：美盛貌。赫赫：顯盛貌。

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冠蓋：貴人的穿戴和車乘。術：道路。衢：四通的大道。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金張：金日磾和張世安。漢宣帝時世家大官。許史：許廣漢和史高，漢宣帝時外戚，皆被封侯。

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

揚子：指揚雄，其宅在成都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

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

空宇：空廓的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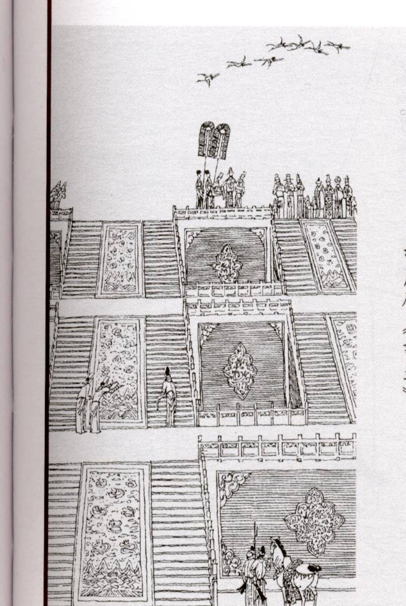
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

宣尼：孔子。相如：司馬相如。

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八區：八方之域，八荒。

詩 見安貧樂道之心。寫法上，全詩「對」的意味甚濃。如以「濟濟」「赫赫」形容貴家權豪之炙手可熱，「寂寂」「寥寥」擬貧士窮處之樂道沖淡，兩相對照，見作者情懷。其他如「冠蓋」對「朱輪」，「南鄰」對「北里」，「言論」對「辭賦」等，都相當整飭工穩，給人對稱美感，增強了表達效果。於此可見，晉人於詩「對」已頗具會心矣。詩



太沖《詠史》，骨力莽蒼，雖途轍稍歧，一代傑作也。
胡應麟《詩藪》

（其五）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靈景：陽光。神州：指中國。此指全國。

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

紫宮：漢宮殿名，在未央宮中，此泛指宮殿。

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藹藹（ǎi）：盛多的樣子。

自非攀龍客，何為欻來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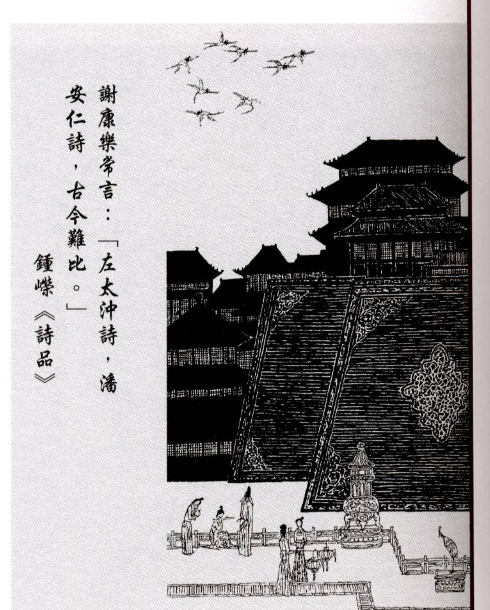
攀龍客：攀附權貴求仕之人。欻（xū）：忽然。

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

閶闔：宮門。許由：傳說中的高隱，堯以天下相讓，他先後逃走，臨河洗耳以示清高。

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濯（zhuó）：洗。



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鍾嶸《詩品》

詩 見高尚之志。前狀王侯聚住的都市之貌，密麗繪景，繁富着色，給人擁擠、壓抑之感，後寫高步閶闔之外，卻平遠取景，虛處落筆。「千仞崗」、「萬里流」極盡放大空間之能事，恰到好處地傳達出胸襟開闊和志趣高遠的高蹈者心態。中間以「自非攀龍客」兩句帶抹，於空際翻身，顯示感情的邈然變化，雖有千鈞之勢，卻能舉重若輕，不着匠跡，可見作者妙於詩理。詩



（其六）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荊軻：戰國齊人，好讀書擊劍，遊於燕都，酣飲高歌，繼之以泣。後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失敗被殺。

哀歌和漸離，謂若旁無人。

漸離：高漸離，燕人，荊軻友，善擊筑。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壯士節：指行刺秦王的壯舉。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

高眄（miǎn）：高視，傲視。豪右：世家大族。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

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鈞：古重量單位，三十斤為一鈞。

詠荊軻史事，見仗義懷抱。詩人精於熔裁，不寫其刺秦的壯舉，而以荊軻燕市酣飲、易水壯別興起胸懷，突出其與世殊倫的壯士氣節，用意全在以此見作者俠義、脫俗的人格追求。收束四句，出以警語，以貴賤輕重相比照，態度斬截，語淺意深，現「高眄」之懷，猶為醒人心目，故而廣為後世傳誦。詩

荊軻

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

劉熙載《藝概．詩概》

卷五

（其七）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

主父：主父偃，西漢時縱橫家，遊學四十年無出仕之機，父母、兄弟皆鄙棄他。

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

買臣：朱買臣，漢武帝時人，未仕，邊打柴邊讀書，妻以為恥，改嫁而去。伉儷（kàng lì）：配偶，夫妻。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

陳平：漢初人，少貧，喜讀書，住偏僻小巷，以席為門。翳負郭：以背靠城郭的破房子蔽身。

長卿還城都，壁立何寥廓。

長卿：司馬相如，漢成都人，遊於臨邛，琴挑卓文君歸，家徒四壁。壁立：僅有四壁。

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

遺烈：遺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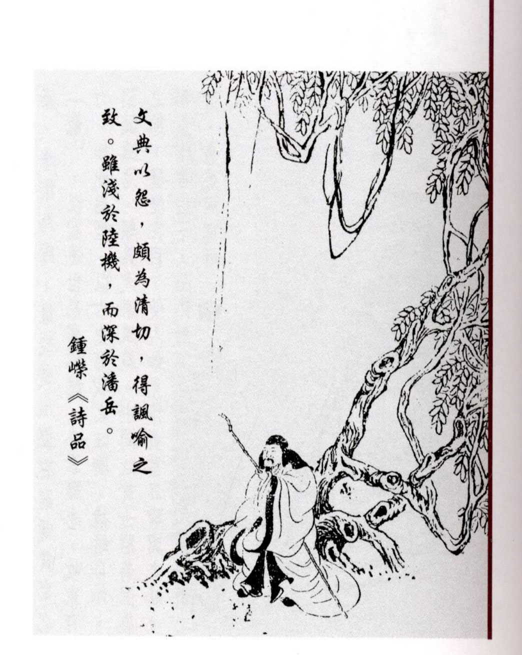
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

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

屯邅（zhūn zhān）：處境困難。

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草澤：草野，窮鄉僻巷。



比較起來，左氏《詠史》八首，以此詩詠史意味最濃。前列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不遇故事，繼而感慨自古英雄皆有不遇之時，得出「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的結論，富含人生哲理。全詩泛論古今，不像其他七首「我」之心跡意脈甚明，但仔細品味，仍可從中體會出其自撫自慰之意，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見忠厚之旨矣。詩



（其八）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

習習：屢飛的樣子。翮（hé）：鳥之羽莖。四隅：四角。

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

枳（zhǐ）棘：兩種帶刺的樹。此喻仕途艱難。

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

枯池魚：枯涸了的池中之魚。喻窮處無希望。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

斗儲：一斗的蓄積。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疏。

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

蘇秦：曾佩六國相印，後因爭寵被刺死。李斯：秦統一後任相，二世時被殺。

俯仰生榮華，咄嗟復雕枯。

俯仰：形容時間短促。咄嗟：憂嘆之辭。雕枯：指（蘇、李）被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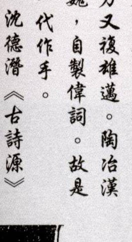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飲河句：語見《莊子．逍遙遊》：「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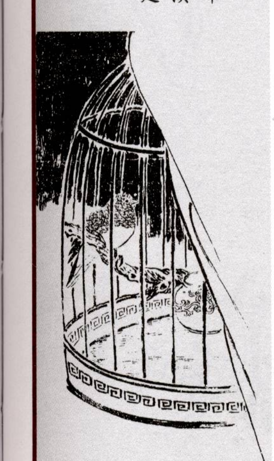
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

巢林句：語本《莊子．逍遙遊》：「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達士：曠達之士。模：榜樣，楷模。

詩 嘆貧士失志，世態炎涼。寫法上，本詩一反先述古後感今的詠史模式，先以籠中之鳥起興，繼之描繪貧士窮處之狀，再以古之蘇秦、李斯為證，最後道出擺脫窮通貧富之「籠」，以圖遠世高舉作結，卒章顯志，收束有力。如此處理，以古史為我之註腳，擒縱自如，開闔隨意，頗具大家風範。中間狀貧士窮巷困處之態，歷歷在目，使人如見作者當日窮處之狀。聯系作者生平，必然對其《詠史》中所蘊怨憤之情，有更深理解。詩


太沖胸次高曠，而筆力又複雄邁。陶冶漢魏，自製偉詞。故是一代作手。

沈德潛《古詩源》



【嬌女詩】

左思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

白皙：面皮白淨。

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

紈素：左思的小女兒左媛，字紈素。清歷：清楚，歷落。

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

廣額：額頭很寬，晉時美女貌。連璧：雙璧，形容雙耳白潤。

明朝弄梳台，黛眉類掃跡。

明朝：清晨。類掃跡：像掃帚掃過似的，狀天真爛漫之態。

濃朱衍丹唇，黃吻瀾漫赤。

黃吻：黃口，本指小孩，此指其唇。

嬌語若連瑣，忿速乃明㦎。

連瑣：滔滔不色。㦎（huò）：乖戾。

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

彤管：紅漆管毛筆。篆刻：指寫字。

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

綈（tí）：厚絹做的書套。

其姊字惠芳，面目粲如畫。

惠芳：左思大女兒左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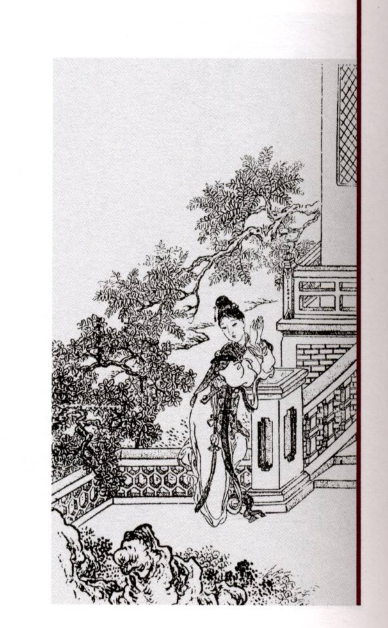
輕妝喜樓邊，臨鏡忘紡績。

輕妝：淡妝。紡績：紡紗織布。績麻為縷謂之績。

舉觶擬京兆，立的成復易。

觶（zhì）：古酒具。京兆：張敞，曾為妻畫眉。的：古時女子面額裝飾，以朱色點成。

玩弄眉頰間，劇兼機杼役。



從容好趙舞，延袖像飛翮，

趙舞：古時趙國舞蹈，甚美。
飛翮：飛翔的鳥翼。

上下弦柱際，文史輒卷襞。

柱：琴瑟上架弦的木柱。
襞（bì）：折疊。

顧眄屏風畫，如見已指摘。

指摘：批評。

丹青日塵闇，明義為隱賾。

隱賾（zé）：隱晦。賾，幽深難見。

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

馳騖：到處亂跑。

紅葩掇紫蒂，萍實驟抵擲。

貪華風雨中，眒忽數百適。

眒（shèn）忽：迅疾。

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

綦（qí）：鞋帶。

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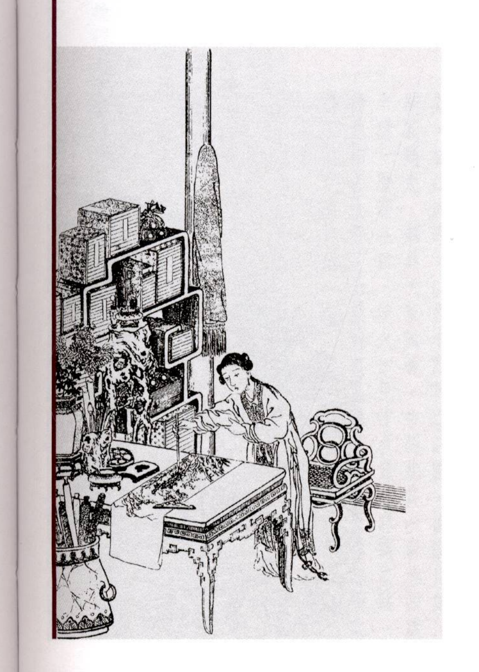
并心：偏心，心胸狹小。
盤槅（hé）：果盤。槅，即核，果子。

翰墨戢函按，相與數離逖。

戢（qí）：收藏。函按：書桌。
離逖：丟掉。

動為爐鉦屈，屣履任之適。

爐鉦（zhēng）屈：絆着了爐腰的正處。
屣（xǐ）履：拖着鞋。



止為荼荈劇，吹噓對鼎鑠。

荼荈（chuǎn）：茶水。荼，古茶字。荈，晚採的老茶。鼎鑠（lì）：烹飪器具。

脂膩漫白袖，煙薰染阿錫。

阿錫：衣服料子。阿，細繒；錫，細布。

衣被皆重地，難與沉水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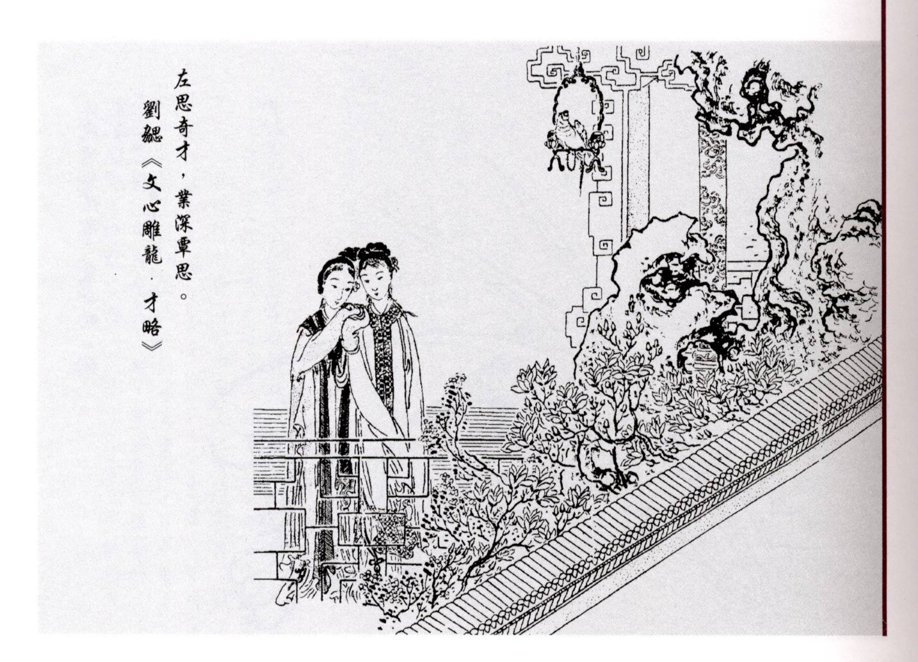
水碧：碧水，此指水洗。

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

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當與杖：應當挨打。

詩寫嬌女，童趣盎然。先寫小女紈素，重繪其神，見嬌憨可掬之態；次寫大女惠芳，着意於其動作神態，見頑皮天真之趣。最後兩女合寫，以「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綰合，聲態並作，生動逼真。末兩句寫兩女向壁掩淚，極富童真童趣，於整詩有畫龍點睛之妙。此詩對後世影響甚巨，陶淵明的《責子》，杜甫《北征》中關於女兒的吟詠，李商隱《驕兒詩》等，都受其影響。詩



左思奇才，業深覃思。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

【思吳江歌】

張翰

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山兮鱸魚肥。

吳江：即松江，今吳淞江。
鱸(lú)魚：近海魚，秋末到河口產卵，此時味極鮮美。

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

思鄉之作。詩人生於吳地，卻羈宦北方，秋風乍起，遂想起江山秀美待賞，鱸魚肥美可餐，因而觸動思鄉之情，恨意頓生。《世說新語·識鑑》記：「張季鷹（張翰字）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見機。」如此看來，其思鄉的背後，更藏遠禍之意。詩



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
辛棄疾《水龍吟》

【雜詩 二首】

張協

（其一）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

暄(xuān)：熱。

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

蜻蛚(liè)：蟋蟀。

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

煢(qióng)獨：孤獨。

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

鑽燧(suì)：鑽木取火，古時因季節不同，取火之材各異。

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

房櫳(lóng)：房屋，櫳，窗戶。

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
鍾嶸《詩品》

閨怨詩。全詩妙在得烘托之法，只「君子」兩句，交待相思之因，「離居」兩句，嘆別離之久，其餘詩句皆為閨中獨處之環境描寫：秋涼風起，燭影昏暗，蛩音似訴，見索居之枯寂無聊，折射出其「煢獨」的落寞情懷。庭草萋綠，苔牆蛛網，房內闃無人跡，見索居之曠日持久，吐露出其感物而起的「沉憂」孤苦。側鋒用筆，借景抒情，婉曲動人。詩

(其二)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

湯谷：神話傳說中日出之處。

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翳翳(yì)：烏雲濃厚的樣子。
森森：形容雨絲長而密。

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

竦(sǒng)：懼怕。此為凜冽意。

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

疇昔嘆時遲，晚節悲年促。

疇(chóu)昔：從前。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季主：司馬季主，西漢初長安著名卜者。

比興體詩。前八句，以時序的變化，喻時光易逝，句法極為整齊：「朝霞」、「丹氣」指春夏之和熙；「翳翳」、「森森」繪春夏之繁茂生機；「輕風」、「凝霜」狀秋冬之肅殺，「密葉」、「叢林」見其時之衰敗荒涼。末四句發暮景之悲，為人生苦短之嘆，一派衰颯之氣，含無限悲慨。「疇昔」兩句，富含哲理，令人心驚。詩

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
鍾嶸《詩品》

【盤中詩】

蘇伯玉妻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

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希。

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

白衣：為官有秩者之服。

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

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

機絞：上織機織布。

蘇伯玉妻《盤中詩》謂宛轉書於盤中者，則當補回文之類。今其詩在，絕奇古。
胡應麟《詩藪》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

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

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

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

姓為蘇，字伯玉。人才多，智謀足。

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

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斛(hú)：舊量器單位，十斗為一斛。

今時人，智不足。與其書，不能讀。

當從中央周四角。

閨怨詩。全詩民歌風味濃郁。首先，書詩於盤中相寄，屈曲成文，旋轉撫玩讀之，宛見百折柔腸，吟其詩，睹其物，見其情，以此打動夫君之心，別見思婦慧心。其次，多用比興，語淺意深而抒情婉曲，乃民歌傳統、風人之旨。另外，三言為主，七言相雜，節奏變換舒徐有度，整飭而不乏跳宕之感，與文人擬筆相比，更別具民歌醇厚風味。詩



卷五

【扶風歌】

劉琨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廣莫門：洛陽城北面二門之一。丹水山：丹水嶺，在今山西高平北。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繁弱：古良弓名。龍淵：古寶劍名。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泠泠(líng)：形容清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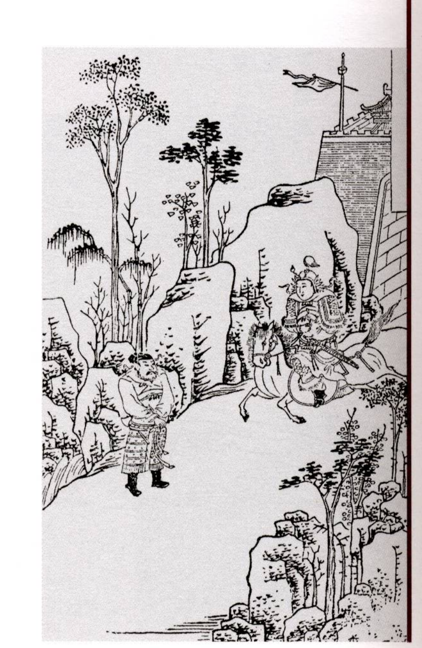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摧藏：形容極度悲哀。



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

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薇蕨(wēi jué)：此處泛指野菜。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

攬轡(pèi)：抓住馬韁，指上馬或驅車前進。絕巖：絕壁。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以上兩句：事見《論語．衛靈公》。孔子在陳絕糧，弟子子路問其因，孔子答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惟昔四句：漢李陵出征匈奴，為其大軍所困，被迫暫降，結果漢武帝殺其全家。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

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此乃英雄失路的悲慨。全詩除開篇四句描述伏劍出征的英武之姿外，餘下篇幅全作悲苦之嘆：回顧，宮闕已遠，去家已遙；眼前，雲結鳥歸，泠澗悲風，窮林之中，只能與麞鹿猿猴為伴；露宿之處，資糧乏盡，只可以野菜充飢。往古，李陵雖忠獲罪；來今，自身存亡猶未卜。時空交錯，皆是進退無由。感情的發展從有淚、哽咽、吟嘯，到長歌當哭、不忍卒篇，不斷趨於激越，弦緊聲促，令人撫篇扼腕！詩



（劉）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

鍾嶸《詩品》

【遊仙詩 二首】

郭璞

（其一）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

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

蓬萊：傳說中的海上仙山。

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

挹(yì)：舀。

荑(tí)：植物初生葉芽。

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靈溪：在荊州(今湖北江陵)城西。潛盤：隱居盤桓。雲梯：喻升天成仙之路。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漆園句：指莊周，楚王欲聘其為相，被他拒絕。萊氏：指老萊子，春秋時楚隱士，楚王欲招，與妻隱江南。

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

龍見：語本《易．乾卦》。風雲際會之意。羝(dī)：公羊。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夷齊：伯夷、叔齊，有賢德，周滅商，恥食周粟，隱居採薇而食，終至餓死。

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鍾嶸《詩品》

題為遊仙，實抒隱逸之樂。詩情層層遞進：前四句，以「京華」與「山林」相對，「朱門」與「蓬萊」並舉，作優劣判斷，明志趣所在。接下四句，具體描述隱逸樂趣，清波可飲，丹荑待掇，已是世上神仙，更復何求！此為正寫；接下四句，證以莊周、老萊子故事，明隱遁適志之可貴，起強調作用，此從反面着筆。如此多方對照，卒章再顯高蹈塵外之志，已是水到渠成了。詩



（其二）

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青溪：青溪山，在今湖北當陽。

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

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鬼谷子：周時豪士，隱於鬼谷，因以自號。

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

翹跡兩句：用許由典。堯讓天下於許由，他逃至潁陽，後欲禪為天子，許由聞而洗其耳。

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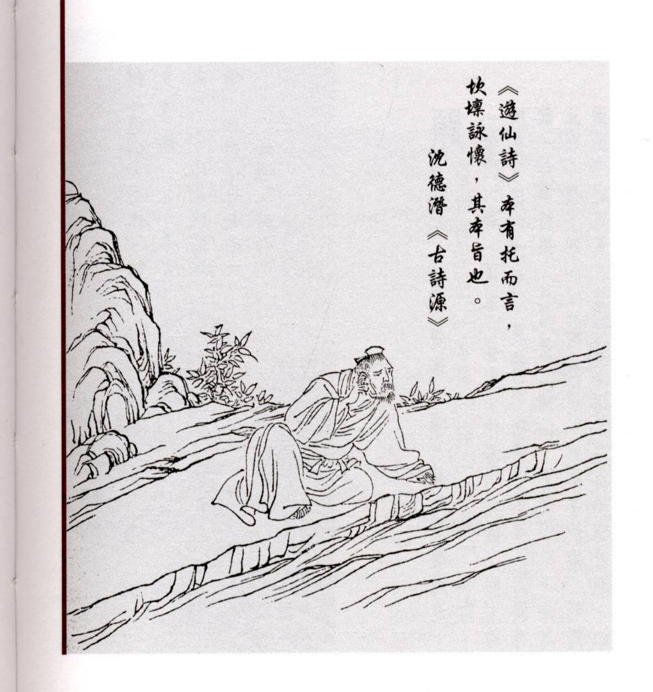
閶闔：西南風。

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

靈妃：宓妃，傳說中的洛水女神。

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蹇修：古賢人，為媒理。



《遊仙詩》本有托而言，坎壈詠懷，其本旨也。

沈德潛《古詩源》

詩見隱逸之志。詩末雖點出靈妃，似有仙遊之意，但詩人所見所思，皆為高隱之景之情：溪山壁立千仞，白雲繞梁相伴，清風透窗時來，何其清幽；鱗波隨風蕩漾，潁陽高隱可跡，巢父洗耳可追，何其自在。以清山綠水為伴，與隱逸高士為鄰，將一幅遊仙之景，描繪成世外桃源，詩人之高情逸志，也就不難看出了。詩

【情人碧玉歌】

孫綽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

碧玉：宋汝南王妾名。

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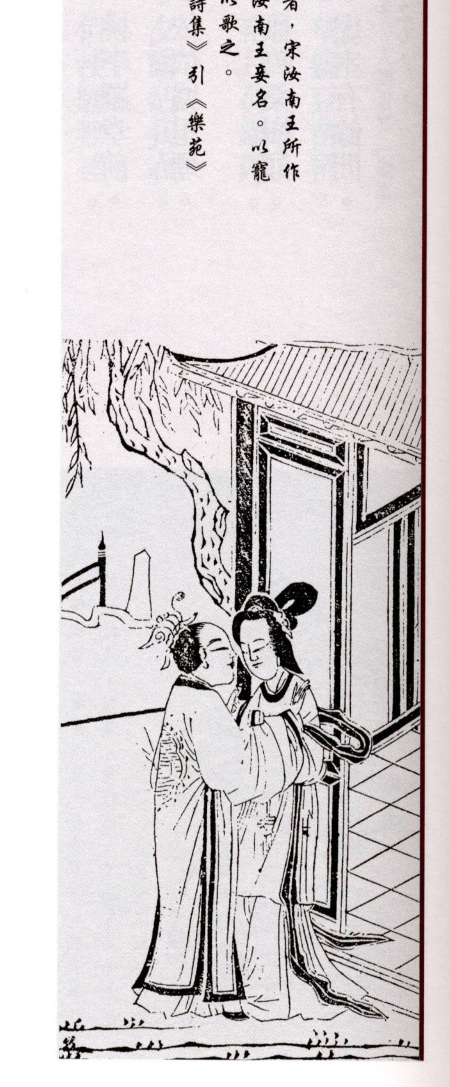
傾城：用漢李延年歌意，極言貌美動人。

碧玉破瓜時，相為情顛倒，

破瓜時：古人拆「瓜」字為二八，指年屆十六。

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

羞赧（nǎn）：害羞。



《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樂府詩集》引《樂苑》

此曲得熱戀女子情態心理。前面四句，重傳其猶豫矛盾心理：出身寒微，憂心門第差距，有始無終；郎意雖真，卻愧貌不傾城，難愜郎心。一「感」一「慚」，傳出小家碧玉婉曲細膩心態。後四句重繪其態，一個回身就抱的動作，傳神地描繪出熱戀中女子熾烈的戀情。曲自「不敢」始，至「不羞」終，活畫出碧玉從矜持、猶豫到大膽、堅定的心理過程。全詩造語天然，抒情坦直，具民歌風味。詩



陶淵明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韻：氣度，性情。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塵網：指仕途。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

守拙：指歸耕田園的行為，與世巧相對言。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曖曖：昏昧模糊。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虛室：語本《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指澄靜之心。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詩明隱退丘山之志。讀此詩，須注意其暗含前提：原本為世外之人，故下「誤落」、「去」、「舊林」、「故淵」等語，塵俗生活有違本意，不是來處。更因有此前提，則田居之方宅草屋、榆柳桃李、人村墟煙、狗吠雞鳴、戶庭虛室等等，皆着我之色彩。以景之閒雅容與，見我之曠逸沖淡，猶如莊周之夢蝴蝶，物我融與無間。運自然渾成詩句，傳深醇雋永詩意，確有蘇軾所言「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惠洪《冷齋夜話》）之妙。詩

此詩縱橫浩蕩，汪茫溢滿，而元氣磅礴。大含細入，精氣入而粗穢除。奄有漢魏，包孕眾勝，後來惟杜公有之。韓公較之，猶覺圭角鏡露，其餘不足論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

（其二）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晨興：晨起。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此詩頗得田園野趣。那草盛苗稀的田園生態，晨興而出，帶月而歸的村民習性，以及道因草長而狹，衣因夜露而濕的夜行秋原之所見所感，若非親自經歷，實難描述到如此親切逼真的地步。特別是帶月荷鋤而歸的詩人形象，給人從容悠然、閒雅適意之感，很能體現「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隱者心態，難怪「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工巧，終莫能及」（張戒《歲寒堂詩話》）了。詩



幽厚之氣，有似樂府。儲、王田園詩妙處出此。浩然非不近陶，而似不能為此一派，曰清而微遜其樸。

鍾惺《古詩歸》

【移居 二首】

陶淵明

（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

南村：在潯陽城南郊。卜其宅：占卜擇地建宅，定居之意。

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素心：心地純潔。數晨夕：朝夕相近。數，近。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

茲役：指移居南村一事。

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

鄰曲：鄰居。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義熙四年(406)，詩人舊宅毀於火災，一年之後，移居潯陽南郊，作詩兩首，此為其一。首句中「欲」字，乃全詩詩眼：卜宅鄰素心之人，與之晨夕相處，時有往來，抗言今昔，共賞奇文，凡此種種，皆在所「欲」之中。而「欲」非凡俗，已顯高蹈情懷，兼之首發一「昔」字，給人夙願難了之感，暗逗其高世情懷之執着。末兩句下得極為新警，為千古名言，值得細品。詩

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

鍾嶸《詩品》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斟酌：酌酒，飲酒。

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

此理：鄰里過從中所悟之道理。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紀：經營。

與第一首相比，此詩重在寫與「素心人」相處之樂。前詩重寫所想，此詩則樂在其中矣：佳日登高賦詩，有酒過門相呼，農忙各自耕種，閒時披衣言笑，果然是一片和樂悠然景象。全詩淡若家常白話，內蘊卻是無窮隱逸樂境，無怪乎後人評曰：「直是口頭語，乃為絕妙詞，極平淡，極色澤。」（蔣董評《陶淵明詩集》）詩



靖節素願易足，不必充廣。惟衣食當經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此與世俗懷居之士擇取便安，務求完美者，不可同年語矣。

劉履《選詩補注》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陶淵明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

先師：先師，指孔子。
憂道句：語見《論語．衛靈公》。

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瞻望：仰望。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

秉耒：持握農具(耕作)。秉，持。
時務：農務。解顏：開顏。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量歲功：估算一年的收成。
即事：接事，勞作時所見景物。

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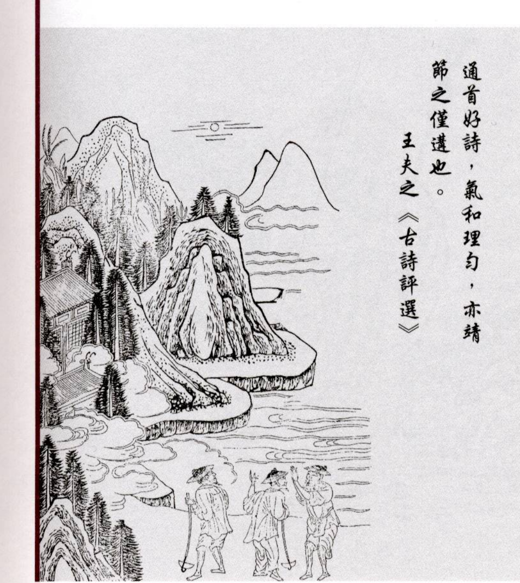
問津：事見《論語．微子》，意指無人擾其隱逸樂趣。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

壺漿：以壺盛漿，代指酒。

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詩作於晉安帝元興二年癸卯(403)，時作者丁母憂從江陵回潯陽。淵明本有高世之志，卻為生活所累不得不出仕，此次丁憂村居，再次激起他對田園生活的嚮往。在詩人眼裏，那秉耒相歡，解顏相勸的自然，那遠風平疇，新苗初綠的勃勃生機，那日入而歸，長吟柴門的自在，都有着無窮的韻味。雖然，賞此詩時，猶須注意：「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若無此意，便是一田舍翁，不復有所保矣。」（黃文煥《陶詩析義》）不可買櫝還珠。詩



【飲　酒】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南山：廬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乃千古絕唱。全詩着意於「心遠」後所會得之「真意」。猶以中間四句寫境最為後人稱道。「山花人鳥，偶然相對，一片化機，天真自然，既無名象，不落言筌，其誰辨之」（王士禎《古學千金譜》），所謂「真意」，正在這山花人鳥的忘機物化的境界之中。所應注意者，此乃詩人既醉之後的「真言」，若非酣興之中，豈能「心遠」如此，忘我如此，會景如此？賞此詩而不忘其題，方能真正悟得此「醉翁」之意。詩

淵明詩類多高曠，此首尤為興會獨絕，境在寰中，神遊象外，遠矣。得力在起四句，奇絕妙絕，以下便可一直寫去，有神無跡。都於此處領取，俗人反先賞其採菊數語，何也？至結兩句則愈真愈遠，語有盡而意無窮，所以為佳。

温汝能《陶詩匯評》

【雜詩 二首】

陶淵明

（其一）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

西阿：西面之山。

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

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時易：時節變化。夕永：夜長。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騁：施展。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感懷之詩，壯志未酬之恨。詩從大處落筆，「白日」、「素月」，繪出「遙遙」、「蕩蕩」的闊大景象，顯示着宇宙的廣漠無垠。繼而從時間的變轉着筆：涼風入户，光陰又移。在這個時空交織的大背景下，「我」顯得那麼渺小，那麼孤寂，而「我」之生命，更顯得脆弱而短暫了。其感慨「有志不獲騁」，也就顯得異乎尋常的凝重和沉痛，猶如仰天浩嘆，悲懷感人。「氣變」兩句，富於哲理。「揮杯」句，生新有趣，為後世文士所鍾愛。詩

絕不淫放，「揮杯勸孤影」，是此老霸氣語。才有霸氣，即入流俗，無怪乎流俗之亟賞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

（其二）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不知老：語本《論語．述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弦肆朝日，尊中酒不燥。

觴弦：宴飲歌舞。

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緩帶：優遊自在的樣子。

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

冰炭：喻名利交戰於胸中。

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丘壟：墳墓。空名：虛名。

公本志四海人，但志不獲騁後，願聚天倫之真樂，而於勢種空名，直視之如糞土耳。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

此詩述志，意凡三轉：前兩句，謂其志在四海，至老彌堅。中間六句，發固窮樂道之意：兼濟之志難騁，則行獨善之道，與親戚共處，享受天倫真樂，早晚適意，終日歡娛。最後四句，以世俗之士為名繮利鎖作對比，反證保得天真之性的可貴。若依儒家用世哲理，獨善其身，似非上上之選，但對身處亂世的淵明而言，不為虛名所累，已是難能而又難得了。以此為出發點，方可會得此詩精髓，悟出淵明之真情至性。詩

【詠荊軻】

陶淵明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

燕丹：燕太子丹，曾入質秦，不受禮遇，逃歸，恨之。嬴：秦國，嬴乃其姓。

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百夫良：百人之中最雄俊者。荊卿：即荊軻，齊人，得燕太子丹知遇，為刺秦王。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素驥：白馬，古時遇凶事時用之。廣陌：大道。

摹寫荊軻出燕入秦，悲壯淋漓，知潯陽之隱，未嘗無意奇功，奈不逢會耳。先生心事逼露於此。

蔣董評《陶淵明詩集》

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

危冠：高冠。長纓：繫冠的絲帶。

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易水：河名，其水有三，皆源於河北易縣。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漸離：高漸離，荊軻好友，善擊筑。宋意：亦荊軻友人。

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蕭蕭：《史記》記荊軻有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羽奏：奏以羽音。羽，古音調之一，聲細而高。

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

飛蓋：飛車，驅車急馳。

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逶迤（wēi yí）：彎曲而延續不絕的樣子。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

圖窮：地圖展盡。史載，荊軻將行刺的匕首藏於所獻地圖中，窮而匕現。怔（zhēng）營：惶恐不安。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荊軻刺秦王，乃戰國著名史事，傳誦甚廣，此詩即詠此事。詩人精於熔裁，濃墨重彩描繪易水送別的場面，突出荊軻為報知己，慷慨輕死和一去不返的豪俠無畏氣慨。通過提劍出京、雄髮衝冠、登車不顧、飛蓋入秦等動作神態描寫，一位古代俠士的形象，躍然紙上。作為一個隱逸詩人，其詩風向以平淡深永見勝，此詩卻寫得筆力遒勁，豪氣四溢，別具特色。詩

【讀山海經 二首】

陶淵明

（其一）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扶疏：枝葉茂盛貌。

群鳥欣相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深轍：印痕深重的車轍。此指顯貴所乘之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周王傳：即《穆天子傳》，記穆王遊行四海的神話故事。山海圖：即《山海經》，因此書早期圖經並存，故稱。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此篇是淵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所謂不見斧鑿痕也。大約詩之妙以自然為造極。陶詩率近自然，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議，神妙極矣。

溫汝能《陶詩匯評》

《讀山海經》乃組詩，此詩之外，他皆詠《山海經》中故事。此詩最先，具詩序性質。全詩重在描述生活環境的適意及其自得之情：草木掩映，樹影扶疏，窮巷僻遠，少有人擾，農事已畢，泛覽古書，如此心閒而俯仰宇宙的真趣，確實只有末尾那個「樂」字可以概括。全詩語平意緩，似信口道來，漫然無際，卻全收於此字上，故而顯得張弛有度，開闔自如。詩

（其二）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

精衛：神話傳説為炎帝少女，東遊於海，溺而不返，魂化為鳥，啣木填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刑天：神話中人物，與黃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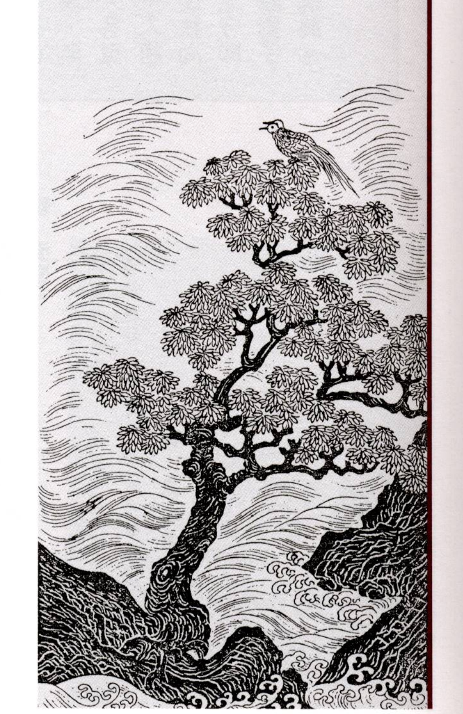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

無慮：無所謀慮，置之度外之意。化去：指精衛、刑天化為飛鳥和化為無首。

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西清詩話》



此詩借古言志。詩人借精衛魂化飛鳥，猶填海不已；刑天斷首，仍自干戚相舞的神話故事，歌頌他們始終不渝、九死不悔的「猛志」。同時，通過對這一題材的剪裁及其內涵的挖掘，暗示出詩人意欲奮志拼搏的心志。確實如魯迅所言，表現出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一面。收尾兩句，雖然意趣消沉，卻不掩全詩豪邁奔放風格，給人昂揚振奮之感。詩

【桃花源詩 并記】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

嬴氏：指秦始皇，嬴乃其姓。

黃綺之商山，伊人亦雲逝。

黃綺：指夏黃公和綺里季等四人。秦末高士，見世亂，隱於商山，稱「商山四皓」。

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

藝：種植。



淵明文章風節，夐絕一時。自其記若詩，傳誦後禩，遂使桃花源名勝千古。

明．羅其鼎《淵明祠序》

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靡王稅：不交國稅。靡：無，沒有。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

曖（ài）：遮隱，遮蔽。

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俎豆：古時祭祀盛物器皿。此代指祭祀。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

斑白：頭髮花白，代指老人。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

紀歷：歲歷。

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

五百：指秦至東晉相距五百年之久。

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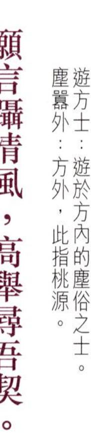
淳薄：世風的淳樸和澆薄。

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

遊方士：遊於方內的塵俗之士。塵囂外：方外，此指桃源。

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

高舉：高飛。尋吾契：尋找同道之人。契，契合，此指志同道合者。



陶淵明此篇所繪桃源奇境，後世幾演為人間仙境的代名詞。惜前人皆重其記而輕其詩。其實，其記敘事婉曲，堪稱佳構，其詩詠歌隱逸之樂，亦是上品。特別是詩中強調了避亂遠禍、不勞智慧及詩人對純真率意樂土的嚮往之情，伸足其記尚未表述充足的同於大化之意及其高世之志，可說是對記的很好補充。如此彼此映照，一散一韻，各有所重，方能相得益彰。詩



【白紵舞歌詩】

無名氏

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

鵠翔：一種舞蹈姿態。

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

善睞：語本魏曹植《洛神賦》「明眸善睞」。睞，旁視。

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

誠：確實。

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

央：已，盡。

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

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

麗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淳。

醪醴（láo lǐ）：美酒。

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或陳。

祇（qí）：地神。此泛指神靈。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玉舞瑤璫。

瑤璫：玉製耳飾。

極寫舞態，中忽入「晉世方昌樂未央」、「明君御世永歌昌」等句，此樂府體。

沈德潛《古詩源》

聲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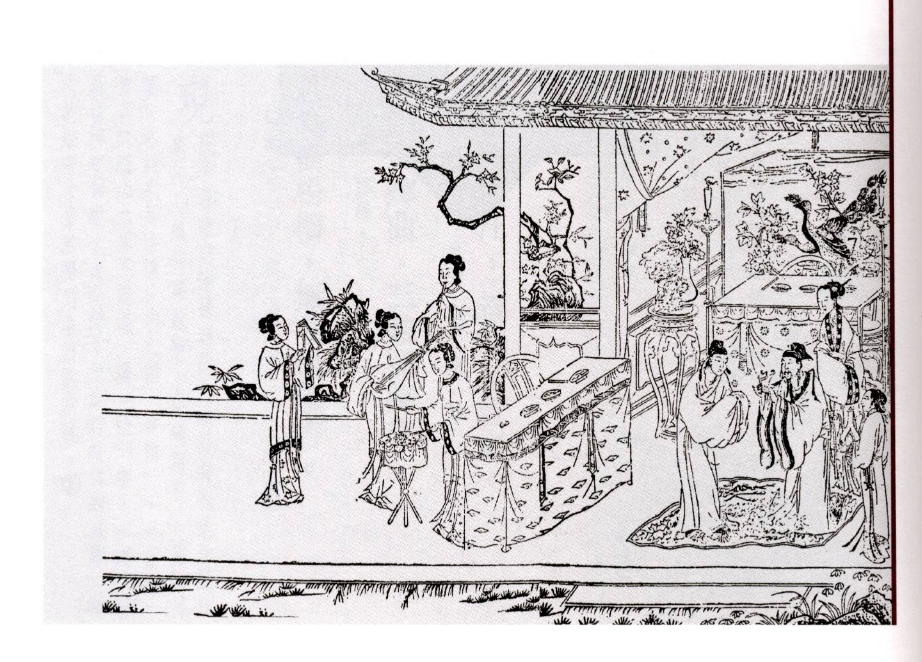
袿：女上衣。

清歌流響繞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

轉盼遺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

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

筵宴尊前之作。前段如兩人對舞之辭，女子百般嬌媚，男子千種恩愛，柔情蜜意，於舞動的白紵中飄飛蕩漾。後段由舞而歌，繪聲繪色。全曲濃墨重彩，極寫舞態的嬌媚動人，舞姿的婉曲多變，妙於擬態，精於設色，中間插入場景、人物、時間、節候及頌美之辭，皆自然貼切，不着痕跡，將一場歌舞寫得活靈活現，溢彩流光，富有民歌特色，故沈德潛以為其「氣味極厚」。詩





【過始寧墅】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束髮：指童年。逐物：隨着外界變化。
推遷：謂改變原來志向。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二紀：二十四年。

緇磷謝清曠，疲薾慚貞堅。

緇磷：變黑變薄，也就是上文說的推遷。
薾：軟弱。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薄：依附。便(pián)：安寧。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竹：指竹符，一種朝廷信物。
守滄海：指出為永嘉太守。枉：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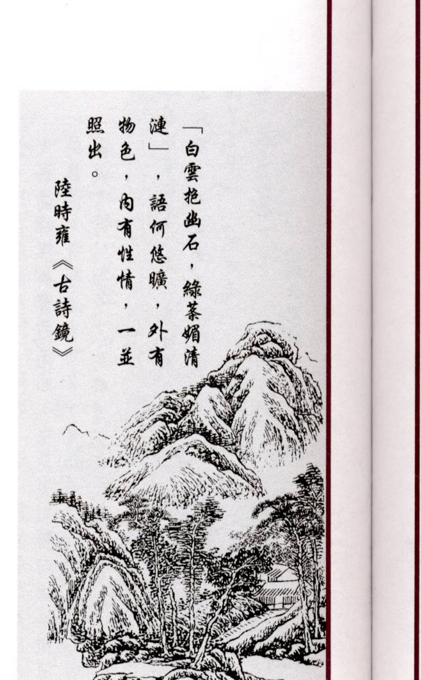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

頓：下山。洄沿：逆流而上，順流而下。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篠(xiǎo)：小竹子



葺宇臨回江，筑觀基曾巔。

葺：修。基：基礎。曾：通「層」。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鄉曲：鄉鄰。

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枌檟(fén jiǎ)：墳上種的樹。孤：同「辜」。

現代學者確認謝靈運的山水詩有程式化的現象，一般開頭敘事，中間寫景，結以抒感，本詩也是這樣。前人謂「登頓」、「洄沿」非老於遊山水者不能道，讚「抱」字、「媚」字是古詩中句眼，自不錯；但此詩結構的謹嚴、層次的細密才是其得列名篇的關鍵。詩



【登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

潛：潛藏。虯：虯龍。媚：自我欣賞。幽姿：美麗的身姿。響遠音：發出響亮悠遠的叫聲。

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

薄：靠近。雲浮：漂浮在雲間。指飛鴻。怍(zuò)：慚愧。淵沉：潛沉在深淵。指潛虯。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進德：增進道德。指仕途進取。拙：笨。

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

徇(xùn)祿：追求利祿。窮海：海的盡頭。指永嘉。痾(ē)：病。空林：秋冬的樹林。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

昧節候：分不清季節。褰開：打開(窗子)。窺臨：登臨眺望。

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

聆：聽。嶇嶔(qīn)：山勢高峻的樣子。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初景：初春的日光。革：消除。緒風：冬季餘留下的寒風。新陽：新春。故陰：已經過去的冬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

祁祁句：語出《詩經．豳風．七月》。萋萋句：《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

索居：獨居。易永久：容易感到時間的長久。

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無悶：《易經》所謂「遁世無悶」。徵：驗證。

謝靈運因政治上的失勢，從繁華的京城來到永嘉(今浙江溫州市)做太守。此詩寫景清新自然，特別是「池塘」兩句，歷來傳誦。其技巧在於「非奇非妙，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同時，這一段寫景既是詩人久病後感情興奮的高潮，也是突然轉向低落情緒的原因。既想追求功名，又想遁世歸隱，是作者及其當時其他文人的普遍矛盾。詩

(靈運)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謝氏家語》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

首夏：初夏。

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淹：留。

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

瀛壖(ruán)：海濱。窮髮：《莊子．逍遙遊》：「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川後時安流，天吳靜不發。

川後：河神。天吳：海神。

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

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端倪：邊際。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仲連：戰國魯仲連，曾助齊卻燕，功成辭賞。組：繫印的絲帶。子牟：中山國公子牟曾對人說：「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

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

矜名：注重名聲。道：生之大道。適己：順自己的本性。

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任公言：《莊子》載太公任對孔子說：「直木先伐，甘泉先竭。」謝：卻，免。天伐：猶天誅。

謝靈運詩大抵首多敘事，繼言景物，而結之以情理，這是前人早就指出的；不過此詩結構則是例外，以景語起頭，而「猶」、「亦」兩字已作一折，極有思致。詩雖題為《遊赤石進帆海》，而重點卻只在寫泛海，「川後」以下六句，為詩中最有神采的部分。「川後」兩句之從容安詳，「揚帆」兩句之瑰奇警拔，「溟漲」兩句之雄闊豪邁，各臻其妙；然而合觀之又渾然一體，確實是對泛海壯遊出神入化的藝術再現。最後六句由泛海而嘆世有海上逃名之魯仲連和江海戀名之子牟兩種人物，得出「矜名」不如「適己」，韜光養晦才能全身遠害的結論，則是謝詩的常格。詩

謝客博洽，尤稔《老》《莊》。

方東樹《昭昧詹言》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

昏旦：早晚。清暉：指山光水色。

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

憺(dàn)：安適。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林壑：樹林和山溝。斂：聚集。暝色：暮色。霏：雲飛貌。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芰(jì)：菱角。映蔚：光色相映照。蒲：菖蒲。一種水草。稗(bài)：野草。

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披拂：撥開路兩邊的雜草。偃：仰臥休息。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澹(dàn)：淡泊，恬淡。物：身外之物。意愜(qiè)：心滿意足。理：自然常理。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攝生客：講求養生之道的人。此道：指「慮澹」、「意愜」兩句所講。

寫這首詩時，詩人已托病辭官，回到始寧老宅隱居，但仍不忘縱情於山水之間。某日，詩人從石壁精舍遊玩回家，寫下了這首著名的山水詩。「林壑」兩句，作者以其超凡的想象力和詩歌技巧，使讀者再次從謝詩中領略到大自然的美妙景色。同時，全詩也給人以一定的啟示。能欣賞大自然的美，這是一種人生的享受。能從大自然的美中領悟到人生的淡泊和知足，其實是將自己融於了大自然中，真正做到了二者歸一。詩人一直想追求的東西，其實已經追求到了。而正是這種無意識，使得詩人一直在追求，孜孜不倦，堅持不懈。詩



【入彭蠡湖口】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

水宿：夜宿船上。

洲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

圻(qí)岸：江邊兩岸。圻：邊。崩奔：江濤衝擊兩岸後崩散開來。

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

狖(yòu)：猿猴。浥(yì)：沾濕。蓀(sūn)：香草。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

屯：指雲聚集繚繞。

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石鏡：山名，傳說山上有圓石如鏡。松門：山名，從入蠡湖口經三百多里方能到松門山。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三江、九派：均指今九江一帶的長江。

靈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

靈物：神奇的珍寶。吝：這裏指不再出現。異人：指神仙。祕：罕見。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

金膏：黃金之膏，泛指仙藥。水碧：玉名。

徒作千里曲，弦絕念彌敦！

彌：更加。敦：盛，多。

像是此詩的一個主要意念，它像一股暗流在詩中起伏着，而全詩意境的發展，便以它為線索。
葉笑雪《謝靈運詩選》

謝靈運晚年出任臨川內史，赴任途中由長江轉入彭蠡湖口，再到臨川。此詩便是寫從彭蠡湖口至松門山三百里間的所見所聞。詩人一輩子縱情山水，一方面排解官場的積鬱，一方面想從中尋找人生的真諦。但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詩人對生命的短暫和宇宙的無窮之間的相對性依然沒有悟透，他依舊不知道人生的價值何在。詩人追求人生的真諦可謂是積極的，但當他無法找到答案時，只能用消極的方法來驅散積極的念頭。這，正是詩人的局限性所在，也是詩人的悲哀。詩

【擣　衣】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

衡紀：指星斗。衡，北斗七星的第五星。晷(guǐ)：日影。倏(shū)：迅速。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

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

肅肅：鳴叫聲。莎(shā)雞：紡織娘。烈烈：叫聲淒厲。寒螿(jiāng)：蟬。

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

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

戒：提醒。招攜：召喚同行。

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

櫩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

櫩(yán)：同「簷」。楹：房屋前部的柱子。杵(chǔ)：捶衣的木棒。

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

雙題：額頭的兩邊。題，額。

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

紈(wán)：細絹。素：白色生絹。君子：指遠行的丈夫。

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

笥(sì)：竹編的盛器。

盈篋自余手，幽緘俟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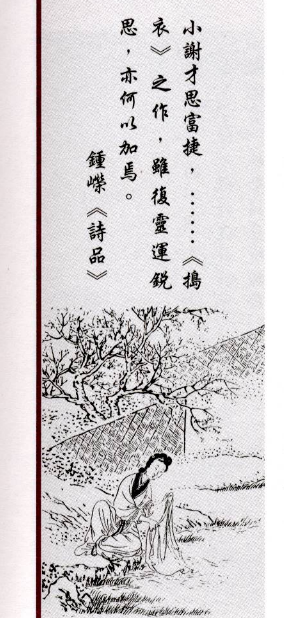
盈：滿。篋(qiè)：箱子。余：我，指思婦。幽緘：嚴密地封好。俟(s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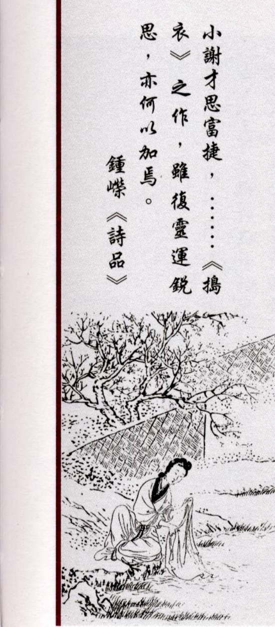
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

准：以……為尺寸。疇(chóu)昔：從前。

小謝才思富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

鍾嶸《詩品》





「擣衣」在我國的古詩中有其特定的美學意蘊，主要是表現妻子對遠行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而將其作為專門的詩歌題材，則正是從謝惠連這首《擣衣》詩開始。惠連詩效法謝靈運，善於抓住典型的細節繪景狀人，刻劃心理，融匯成情景交融的動人意境。全詩對偶工整，辭藻綺麗，筆調輕靈。自惠連之後，梁代的柳惲、蕭衍、王僧儒，北周庾信等，都有《擣衣》詩，而唐代李白更有「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子夜吳歌》之三)的千古名句。詩

【贈范曄】

陸　凱

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驛使：古代傳遞書信、文件的使者。隴頭人：隴山人。隴山，在今陝西省隴縣。

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

聊：聊且，姑且。

欲問江南近消息，喜君貽我一枝春。

黃庭堅《劉邦直送早梅水仙花》

小詩清新自然，樸拙無華。詩人思念友人，更為友人着想，知道他身在北方，思鄉心切，故寄去一枝梅花，因為它代表了江南的春天，足以使友人回想起他熟悉的江南春天的景致。同時，以梅代書，給人以言不盡意、皆在梅中的感覺，其意境耐人尋味。詩

【五君詠·阮步兵】

顏延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鑑亦洞。

阮公：即阮籍。淪跡：指隱居不仕。識密：見識細密。鑑：照，指觀察識別。洞：深。

沉醉似埋照，寓詞類托諷。

埋照：隱藏光芒，即韜光，有才識而不露。寓詞：在詩歌中寄託感情。諷：諷刺現實。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長嘯：高聲吟唱。阮籍善長嘯，見《世説新語·棲逸》。越禮：違背禮法。指阮籍的行徑多不受禮法束縛。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物故：世故。窮途句：阮籍乘車隨意而行，遇到無路（窮途）則放聲痛哭而回。

阮籍因做過步兵校尉，故世稱阮步兵。據載，其「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嚐詣飲，醉便臥其側」；又「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逕往哭之，盡哀而還」。此類「越禮」行徑實為對世俗的不滿。窮途痛哭則是阮籍清醒地看透這世事後的感情激烈噴發。作者曾因不滿權貴的獨斷專橫而受到打擊報復，於是借詠嘆「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五人，來抒發自己的怨憤。顏詩多辭藻華麗，好鍊句用典而少感人情致。唯這五首《五君詠》硬朗勁健，頗具「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建安風骨。詩

其源出於陸機。故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
鍾嶸《詩品》

【五君詠·嵇中散】

顏延之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中散：即嵇康，曾任中散大夫。不偶世：與世俗不合。餐霞人：指神仙中人。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形解句：據載，嵇康得道後屍解成了仙人。吐論：發議論，指嵇康所著《養生論》。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

迕（wǔ）：違背。流議：流俗的議論。洽：融洽。隱淪：隱者。

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翮（hé）：羽毛。鎩：傷殘。龍性：指嵇康高傲的反抗性格。

嵇康為人剛直簡傲，好老莊及養生之事，崇尚「自然」，厭惡虛偽的禮教。魏晉易代之際，不肯曲附司馬氏集團，還公開發表離經叛道的言論，菲薄儒家的「聖人」，以此譏諷利用禮教謀圖篡權奪位的司馬昭，終於被陷害處死。作者在景慕嵇康形解成仙、吐論凝神的同時，更推重其剛直難馴的「龍性」，從而顯現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氣節。詩

延年（延之字）詩長於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
劉熙載《藝概·詩概》

【秋思引】

湯惠休

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

思君末光光已滅，眇眇悲望如思何？

末光：餘輝。這裏指最後的希望。眇眇：同「渺渺」，渺茫。

此詩從《楚辭．湘夫人》「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一句化出，寫美人之秋思。湯惠休善作情詩，辭采綺麗，鍾嶸說「惠休淫靡，情過其才」，而他又曾為僧，惠休即其法號。沈德潛曾說：「禪寂人作情語，轉覺入微。」詩人既「情過其才」，又「轉覺入微」，兩者兼勝，所以此詩體情繪景，無微不至，呈現出情思婉轉、意蘊流連的風貌，一個眇眇悲望、愁思無限的思婦形象，呼之欲出。詩



禪寂人作情語，轉覺入微，微處亦可證禪也。

沈德潛《古詩源》

【代東門行】

鮑照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惡弦驚：怕聽到弓弦撥動聲。

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御：駕車人。涕：淚。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訣：訣別。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

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閨：內室。

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

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衣：穿衣。葛：葛纖維做的衣服。

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

絲竹：弦管樂。解顏：開顏，高興愉快。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彌：更。

此詩直參漢制，第鮑詩稜厲，漢人渾渾耳。「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苦情密調，吐露無餘矣。

陸時雍《古詩鏡》

這首詩可稱為樂府中的《別賦》。題之曰「代」者，擬也；「東門行」，則是樂府《相和歌》舊題。詩以傷禽驚弦起興，前六句用頂針法上下相連，將別情之淒涼排惻與別時之依戀遲徊寫出。「一息」兩句承上啟下，以「何況」之嘆轉入敘遠行遊子身心兩方面的困苦。後六句再以「食梅」必酸、「衣葛」必寒作比興，引出離人必「憂」，非強自作樂可解的結語。結構極穩妥，意思極渾成。「食梅」兩句，深有佛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意蘊，尤深可玩味。詩

【代結客少年場行】

鮑照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

驄馬：毛色青白相雜的馬。絡頭：馬籠頭。吳鉤：寶劍名，頭彎如鉤。

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讎：同「仇」。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

負：背。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

四關：漢洛陽的城皋、伊闕、孟津、函谷四關。表裏：內外。皇州：京城。

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九塗：九條大道。闕：樓觀。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扶：圍繞。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市朝：市場和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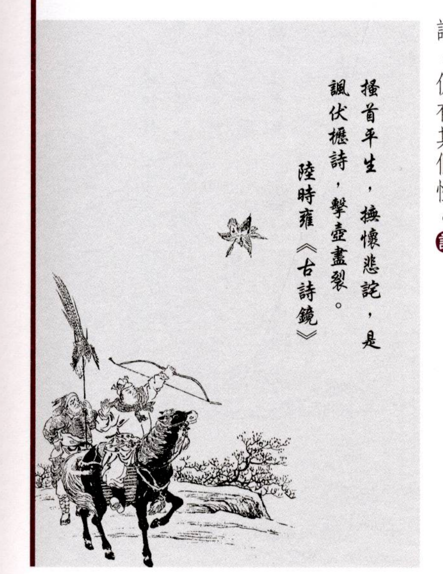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擊鐘句：鳴鐘列鼎而食是貴族的排場。方駕：兩車並駕。

今我獨何為，坎壈懷百憂。

坎壈(kǎn lǎn)：困頓。

這是樂府詩中的司馬遷《遊俠列傳》。詩人就俠士之失意與豪門之得意做文章，借樂府古題表達了「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主旨，前半的俠士形象十分鮮明，唐李白深受其影響。後半「升高」以下雖模擬《古詩十九首》第三篇「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等八句，但深含譏訶，仍有其個性。詩



搔首平生，撫懷悲詫，是諷伏櫪詩，擊壺盡裂。
陸時雍《古詩鏡》

【擬行路難 三首】

鮑照

（其一）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

卮(zhī)：古代盛酒器。玳瑁(dài mào)：一種龜屬動物，其甲殼可做裝飾品。匣：琴匣。

七彩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

七彩芙蓉：繡着彩色的芙蓉花紋。九華蒲萄：繡着各種花卉和葡萄的圖案。

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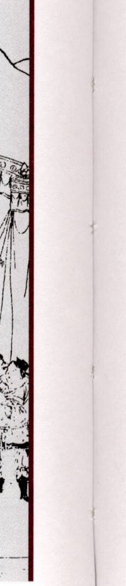
紅顏零落：容貌變得衰老。寒光：寒冷的氣候。時欲沉：時將晚。

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

裁：減。抵(zhǐ)節：擊節，打拍子。

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柏梁、銅雀：古台名，為漢武帝、曹操所建。寧：豈，哪裏。清吹：悠揚的管樂。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此鮑明遠賦句也。若移以評明遠之詩，頗複相似。
劉熙載《藝概．詩概》

鮑照被譽為「樂府獅象」，他的樂府詩歌標誌着六朝詩歌的最高成就，而其中的《擬行路難》十八首（一作十九首）是其代表作。詩人通過這組五七雜言樂府詩，反映了因當時的社會原因而造成的各種人物的悲劇和哀思，對後世詩人如李白、岑參等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起到了影響。譬如本詩，通篇七言，隔句押韻，音節完美流暢。此前的七言歌行都是句句押韻，節奏顯得急促而難以舒展，到鮑照這裏，才真正確立了七言歌行體的典範。詩



（其二）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

瀉：傾倒。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

安：怎麼。

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

斷絕：停止。

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吞聲：聲欲發而止。躑躅（zhí zhú）：徘徊不進。

此詩為第四首。詩人以覆水四流散來比喻人生貴賤窮達之不齊，從而表現出內心的悲憤和對門閥制度的控訴。而詩人又想以「人生有命」的道理來自寬，以飲酒高歌來自遣，但終都不能排除心中的愁苦。從詩的風格來說，句式錯落，音節抑揚頓挫，氣勢激越奔放。特別是起句，「無端下手，如黃河落天走東海也」（沈德潛語）。詩



宋人一代，康樂外，明遠信為絕出，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

胡應麟《詩藪》

（其三）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

案：古代放酒食的小桌。

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

會：能。蹀躞（dié xiè）：小步行走。垂羽翼：鳥垂下翅膀不能飛。指因失意而垂頭喪氣。

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

還（huán）：回家。

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

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

弄兒：逗小孩玩。

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孤：出身寒門。直：正直。



《行路難》諸篇，一以天才天韻吹宕而成，獨唱千秋，更無和者。

王夫之《古詩評選》

這是十八首中的第六首。詩中作者似有退隱之心，但從史料上來看，並沒有詩人棄官的記載；而從鮑照本身一心想建功立業來看，他也不會輕易棄官。因而這只是詩人官場失意的激憤之辭，同時也是對自己激烈的思想矛盾的一種安慰。特別是最後兩句，詩人在想象辭官的同時，仍用聖賢自喻，可見勃勃的功名之心無法抑制。正是由於現實與理想的衝突，加上作者生生不息的抗爭精神，才造就了鮑詩的「發唱驚挺」。詩

【梅花落】

鮑照

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

中庭：庭院中。
咨嗟：讚嘆。

問君何獨然？

君：指「偏為梅咨嗟」的詩人。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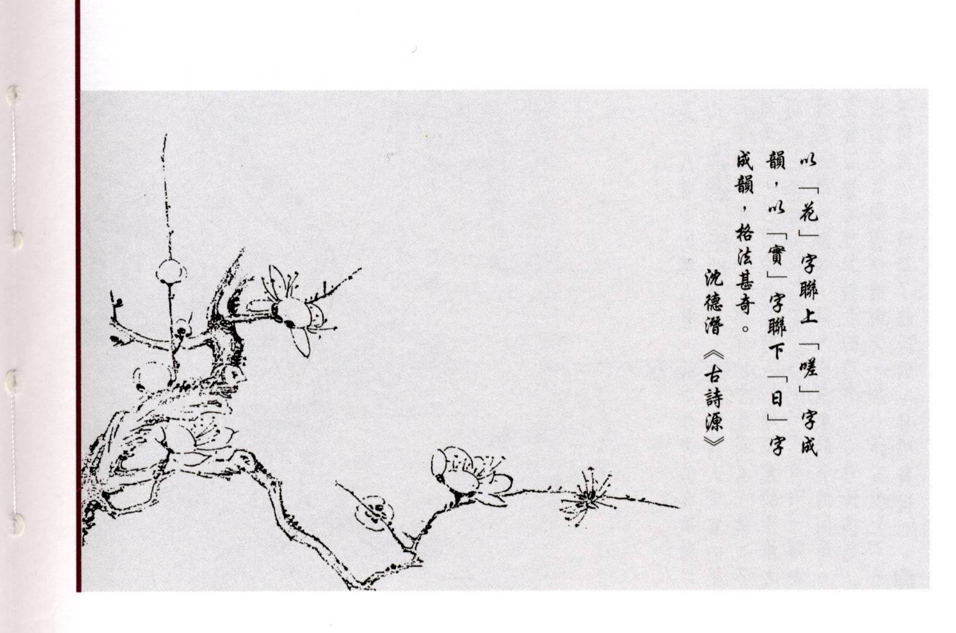
作花：開花。
作實：結果。

搖蕩春風媚春日，

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搖蕩三句：指雜樹。爾：指雜樹。霜華：在寒霜中開花。霜質：耐寒霜的品質。

不難看出，詩中的「雜樹」和「梅」象徵着那些隨波逐流、諂媚權貴的世間悠悠者流和作者自己。鮑照一生雖從不諱言追求功名，但傲骨錚錚。這首詩在對高風亮節讚美的同時，對那些為功名而喪失氣節的人進行了諷刺；同時也包含着詩人被壓抑的激憤和對門閥制度的控訴。加上全詩五七言交錯使用，用韻變化多端，因而音節頓挫激揚，氣勢磅礴，給讀者以強烈的震撼。詩



以「花」字聯上「嗟」字成韻，以「實」字聯下「日」字成韻，格法甚奇。
沈德潛《古詩源》

【代出自薊北門行】

鮑照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羽檄：緊急軍事公文。邊亭：邊塞的亭堠。咸陽：秦都城，此泛指京城。

征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征騎(jì)：騎兵。屯：駐紮。廣武：在今山西省代縣西。朔方：古郡名，在今內蒙古。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

嚴秋：深秋。筋竿：弓箭。勁：強勁有力。虜陣：敵人的隊伍。

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使者句：指傳達天子命令的使者一個接一個。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緣：沿着。飛梁：高架的橋樑。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簫鼓：指軍樂。旌：旌旗。甲：鎧甲。被：覆蓋。

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馬毛縮如猬，角弓不可張。

猬：刺蝟。角弓：用獸角裝飾的弓。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時危：時局垂危。節：節操。

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投軀：捐軀。國殤：為國家犧牲。

《出自薊北門行》，其致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若鮑照「羽檄起邊亭」，備敘征戰苦辛之意。
《樂府解題》

這首邊塞詩從全方位描寫邊塞戰爭的場面，既有飛沙走石的邊塞惡劣環境，也有「雁陣」、「魚貫」的漢軍行軍陣容；既有簫鼓、鎧甲的細節描寫，也有「虜陣精且強」的敵軍大場面。所有這些場面描寫，都是詩人用來極力歌頌那些為國盡忠、建功立業的將士們。而為國盡忠、建功立業又正是詩人所夢寐以求的。全詩音節高亢鏗鏘，氣勢一瀉千里，語調峻健，風骨遒勁，讀來有驚天地而泣鬼神的藝術效果。這種建功立業的心態和遒勁峻健的風格，成為唐朝及以後邊塞詩的楷模。詩



【古意贈今人】

鮑令暉

寒鄉無異服，衣氈代文練。

衣：穿衣。氈：粗毛織品。
文練：有花紋的熟絲織品。

日月望君歸，年年不解綖。

綖（yán）：通「延」，緩。

荊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霰。

荊揚：荊州揚州，指南方。
幽冀：幽州冀州，指北方。

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見。
誰為道辛苦？寄情雙飛燕。
形迫杼煎絲，顏落風催電。

迫：逼。杼：織機上梭子。
煎：盡。落：衰。

容華一朝盡，惟余心不變。

這是一首寫閨中思婦牽念遠行丈夫的詩作，是《詩經》和漢五言詩常見的題材，故謂之為古意。前六句道己之憂思，想像夫君在幽冀寒地的艱辛生活，盼望他早日歸來；後八句嘆己之憂思夫君未必明白，欲借飛鳥傳情，述說相思催人老、貞心永不奪之意。全詩思心徘徊，哀而不怨，深契溫柔敦厚的詩教。「荊揚」、「幽冀」的由此及彼與「北寒」、「南心」的由彼而此，回環對比，匠心獨運。「杼煎絲」、「風催電」之喻，令人心悸魂驚，深感其相思之癡絕。詩



【後園作回文詩】

王　融

斜峰繞徑曲，聳石帶山連。
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

這是一首順讀倒讀都成誦的詩，故稱「回文」。倒讀為：「蟬鳴隱密樹，鳥戲拂餘花。連山帶石聳，曲徑繞峰斜。」每句中間的第三字「繞」、「帶」、「拂」、「隱」的作用非常重要，必須在順、倒語序中都能維繫上下。而這類詩也多寫景物，因為相對抒情敘事而言，在語句上易於構成。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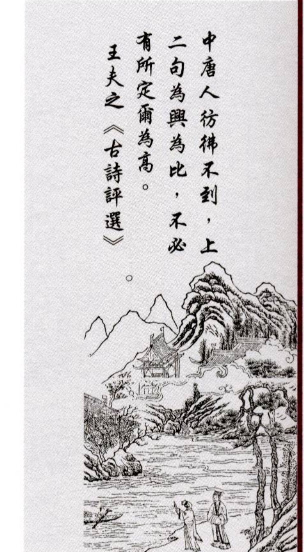
元長（王融字）、士章（劉繪字），並有盛才，辭美英淨。
鍾嶸《詩品》

【別　詩】

張　融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
欲識離人悲，孤台見明月。

寫離別免不了表現悲情，詩人們一般都喜歡從纏綿悱惻的思致上着筆；但對於某些特定的人物如隱逸之士而言，這種手法並不合適。而本詩的作者張融正是這樣一個具有隱士風範的詩人，那麼他的《別詩》自然會將擯斥宛轉綢繆之態而顯現清朗淡遠之度，營造的意境也就不是銷魂而是傷神。詩





【玉階怨】

謝朓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

下：放下。息：停。

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極：限。

這首詩前人多讚其有唐人絕句的神韻，人們所熟知的唐李白同題絕句「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就是此詩的擬作。詩為樂府短章，題即詩旨，「玉階怨」也就是宮怨，語出晉陸機《婕妤怨》「寄情在玉階」。前兩句是景語亦是情語，「下珠簾」意味着簾空垂而帝不至，螢火蟲「飛復息」則暗示良夜已深，為下文預留地步，而螢火予人的淒清之感自與宮女的幽怨之情合拍。後兩句由寫癡思跌出怨意，愈宛轉愈悲涼。宮女縫製麗服等待寵倖，但夜闌螢息終無結果，口中嘆一聲「思何極」，心中乃生一片怨無盡。



虛實迭用以為章法，太白之所得於玄暉者，亦惟此許有法可步故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

【遊東田】

謝朓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

戚戚：愁悶難解。悰（cōng）：樂。行樂：指遊東田。

謝玄暉（朓）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鮑照），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
劉熙載《藝概．詩概》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陟（zhì）：攀登。累榭：重重疊疊的台樹。菌閣：高閣形如芝菌。

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

曖（ài）：昏暗。阡阡：同「芊芊」，茂盛。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芳春酒：芳香的春酒，即美酒。

東田，在今南京市東郊，是當時著名的遊覽勝地。詩人某日悶悶不樂，憂愁無狀，便找了幾個朋友一起出外遊玩，以尋歡樂，從而寫下這首著名的山水詩。謝朓寫景，講求意境和細膩。如「遠樹」兩句，猶如水墨山水畫的背景渲染，雖朦朧一片，那種淡雅、靜謐的意境卻全已點出。而「魚動」兩句，詩人以其獨特的眼光抓住自然界中平凡的事物及其細微的動景，以魚、鳥、荷、花穿插，以動、落兩字點睛，細致入微地刻畫出大自然所蘊含的美。

謝朓

洞庭張樂地，蕭湘帝子遊。

張樂：相傳黃帝曾在洞庭奏《咸池》之樂。帝子：帝舜之女娥皇、女英。

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蒼梧：蒼梧山，即九嶷山。江漢：長江、漢水。

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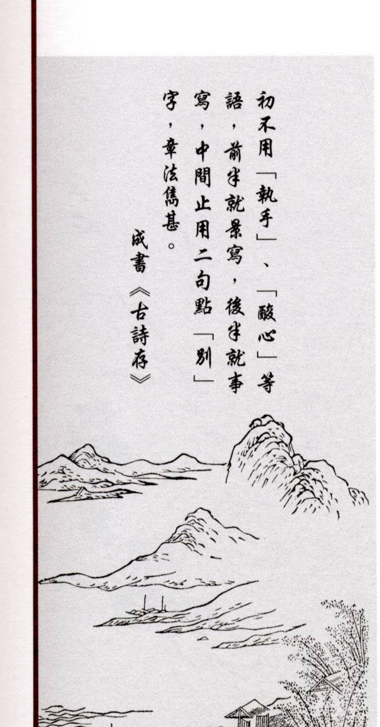
驂：駕在車兩邊的馬。輟棹：停船。夷猶：猶豫。

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

廣平：晉鄭袤為廣平太守，很有政績。聽：好名聲。籍：盛。茂陵：指漢武帝，他曾求文於司馬相如。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已：停止。離：遭受。



好友范雲赴任零陵內史，詩人在建康新亭（故址在今南京郊外）與他餞別，因作此詩。詩從友人遠行之目的地寫起，借「雲去」、「水還」之景引出山川悠遠別易見難的惆悵，然後筆勢一頓，以期待友人此行能夠建功，自己別後得蒙賞擢聊解離愁。但「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何況與知心知音者作別，身世之感更令人難堪，一結遂不免仍嘆一聲「徒離憂」。此詩源出《楚辭》，一些句子在《九歌．湘君》、《湘夫人》中可以找到原型，如「瀟湘」句來自「帝子降兮北渚」，「輟棹」句來自「君不行兮夷猶」。全詩自友之行切入，筆致灑脫，以己之留收束，意緒沉重，中間則雙方兼顧，平順跌宕各見其妙。詩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

江路：即水路。永：長。歸流：指歸海的江水。騖（wù）：奔馳。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歸舟：指駛向京都的船。江樹：江邊的樹。

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

搖搖：指心情不定。屢：屢次，經常。

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

懷祿：貪圖俸祿，指作官。協：迎合。滄州：水邊僻遠的地方，指隱居之地。

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

囂塵：喧囂的塵世。茲：此。賞心：令心情高興的事。

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雖無兩句：言退隱遠害。傳說南山中的玄豹遇到雨霧，便一連七日都不出來，怕損壞自己皮毛的花紋和光澤。

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鍾嶸《詩品》

謝朓是寫景高手，此詩也是以寫景開篇，其中「天際」兩句為歷代傳誦的佳句。但詩人出任宣城太守，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是「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詳見下詩），一方面又覺得遠離京邑可以全身遠害。正是這種矛盾心理，詩人在詩的後八句中完全沉湎於自己的感情世界。所以後人評前四句是「語有全不及情而情自無限者，心目為政，不恃外物故也」，後八句則「閒曠之情迢遞而出」。詩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謝脁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灞：灞水，流經長安城東。涘(sì)：水邊。河陽：故城在今河南孟縣西。京縣：指洛陽。

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白日：太陽。飛甍(méng)：飛聳的屋脊。甍，屋脊。參差(cēn cī)：高低不齊。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綺(qǐ)：有紋彩的絲織品。澄江：清澈的江水。練：白色絲絹。

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覆：遮蓋。雜英：各種花卉。芳甸：長滿花草的郊野。

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去矣：去吧。方：將。滯淫：逗留不走。懷：懷念。

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佳期：還鄉的好日子。何許：多少。霰(xiàn)：小雪雹。

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鬒(zhěn)：黑髮。

沈約絕重謝脁，謂二百年無此詩。

《詩人玉屑》

公元495年，謝脁出任宣城太守，途經三山(今南京板橋鎮西南江邊)，登高回望京都那繁華的景象，不禁慨然。詩人在對如畫景色的描繪中宣洩着去國懷鄉和懷才不遇的複雜感情，語言清新流暢，情味雋永。特別是「餘霞」兩句，以錦緞喻雲彩，以素練喻江流，天水相連，濃淡相映，引人入勝，充分表現了謝脁詩歌創作的天才和靈氣。施補華評曰：「名句絡繹，清麗居宗」，可謂切中肯綮。詩

【觀朝雨】

謝脁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

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台。

百常觀：漢台名。九成台：古有娀氏二女所居之台。

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

埃：灰塵。

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

平明：黎明。重門：重重宮門。

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

信：誠然。悠：遠。

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

戢(jí)：收。驤(xiāng)首：抬頭。曝鰓：指魚失水。

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

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方：將。戰勝：用《韓非子》載子夏之言，指隱退思想克服出仕思想。北山萊：《詩經》：「北山有萊」。萊，草。

玄暉之言如此，而卒不免自蹈暴腮之禍者，蓋清而曉涼，萬慮俱息，能戰勝儀頃之間，而不覺旋惑於富貴之途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

詩發端即扣題，而筆致夭矯，氣象蒼茫，自是大家手筆。下四句接「江上來」寫雨下到何處，再用比喻修辭描繪雨的形態。「平明」兩句點題之「朝」字，並借上朝入宮前的無事片刻說出耳目暫閒，引發詩後半段的感想。這裏可以看到上文「空濛」、「散漫」兩句的飄渺意象對詩人「悠哉」之思所產生的提示作用。而「戢翼」、「乘流」兩句用兩層隱喻表達仕與隱難兼的矛盾心理，婉曲之語適可見猶豫之情。正如雨終有停的時候，詩人也終應作一選擇，至少是思想上的選擇，於是，畏禍喜自由的念頭便佔了追逐功名的上風。但他的知與行並沒有統一，所以這樣的結尾不能感動讀者；給讀者留下較深印象的，除了文采之外，應該是詩中所反映出的人性弱點。詩

蕭衍



寒閨動黻帳，密筵重錦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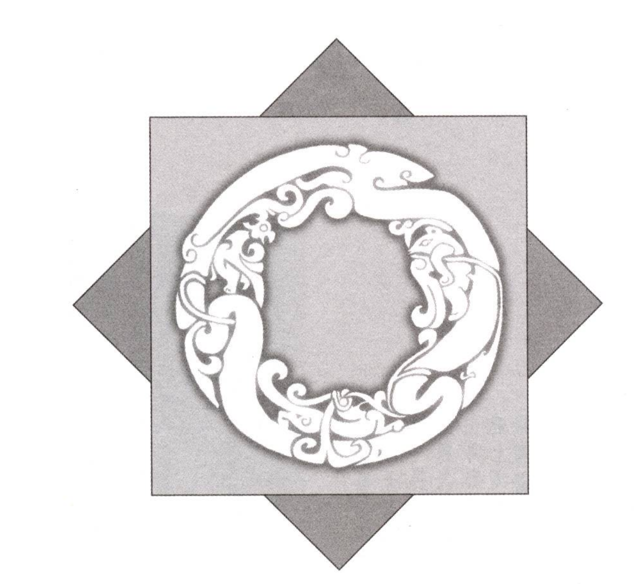
黻(fú)帳：繡有花紋的帷帳。
密筵：坐席因人多而排得緊密。重(chóng)：多。

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賣眼：即賣笑，用媚眼挑逗人。

《子夜四時歌》是晉朝樂府《子夜歌》(據載是由一名叫子夜的女子首創而得名)的一種變體曲調，由作者將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以及因景而發的感情填入而成，多為描寫思婦閨怨、男女戀情的民謠。蕭衍的這組《子夜四時歌》每季各四首，此為冬歌的第一首，寫冬天妓女賣笑迎客的情景。作為「竟陵八友」之一，蕭衍的詩風格綺麗，講究音韻對仗。和那些民間《子夜四時歌》相比，這種風格就更加突出了。詩





【送沈記室夜別】

范　雲

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曉雲。

桂水：即灕江，在今廣西桂林市。
楚山：泛指金陵一帶。戰國為楚地。

秋風兩鄉怨，秋月千里分。

兩鄉：指作者所在的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和沈記室所去的桂水。

寒枝寧共採？霜猿行獨聞。

寧(nìng)：怎麼。

捫蘿忽遺我，折桂方思君。

捫：摸。蘿：松蘿，一種地衣類植物。
遺(wèi)：贈予。

沈記室即沈約，當時他正要去桂水，范雲於金陵送別他，因作此詩。縱觀全詩，對送別之事不着一語，而全由對別後情景的想象發揮開去，構思新穎，角度別致。作為「竟陵八友」之一，范雲之詩最講求音韻格律，此詩便可見一斑。全詩八句皆為對仗，層層推進，語言清麗，音韻和諧。詩



【之零陵郡次新亭】

范　雲

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煙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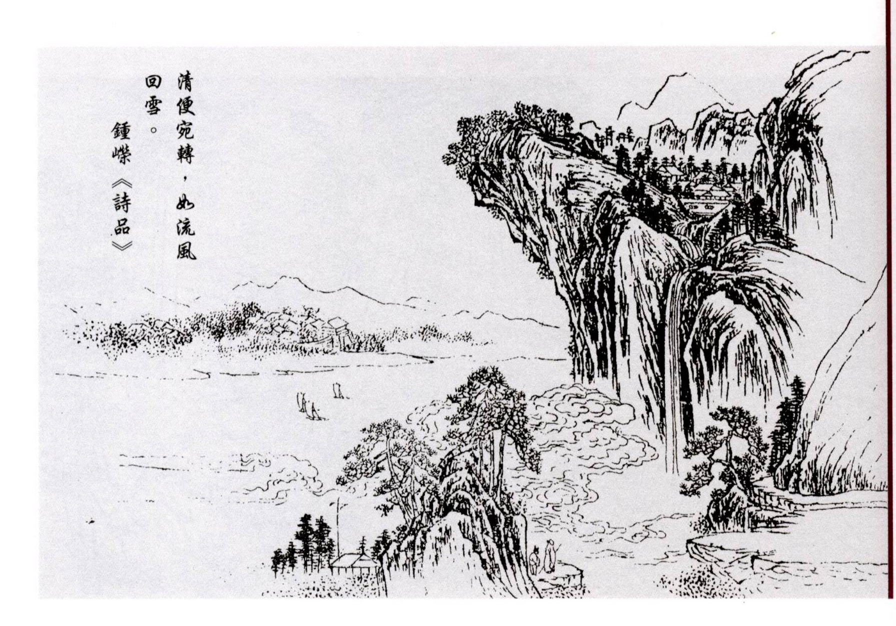
江干：江邊。
天末：天邊。

江天自如合，煙樹還相似。

滄流未可源，高帆去何已。

滄流：江流。未可源：看不到它的源頭。

齊永明十年(492)，作者赴零陵（今湖南零市）內史任時，途中宿於新亭（在今江蘇南京）所作。謝朓有《新亭渚別范零陵雲》詩，當亦作於同時。前四句寫景，從江天合一的遠景，到煙樹迷濛的近景，遠近景象相疊合，從而產生出一種迷離朦朧、靜寂荒冷的奇妙效果。末兩句情從景出，從江流遠去、孤帆飄零點出仕途奔波之綿綿無期。全詩雖只六句，但動靜相映，遠近疊錯，情景交融，從而營造出一種回環曲折的流動之美。詩





【別　詩】

范　雲

孤煙起新豐，候雁出雲中。

新豐：故址在今陝西臨潼東北。
雲中：南北朝治所在今山西原平縣西南。

草低金城霧，木下玉門風。

金城：在今甘肅蘭州市西北。
玉門：在今甘肅敦煌西北。

別君河初滿，思君月屢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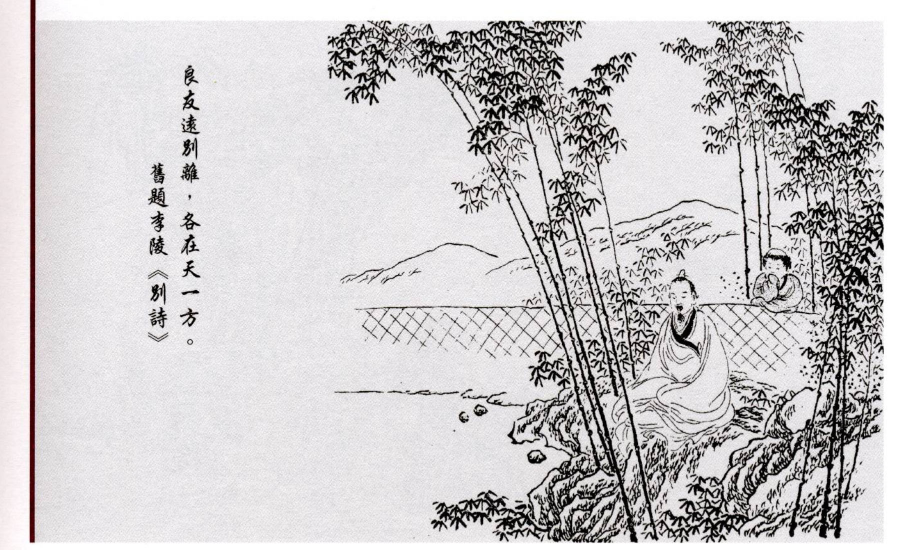
河初滿：指春天時河水上漲。
月屢空：月亮幾度陰晴圓缺。指歲月漫長。

折桂衡山北，摘蘭沅水東。

沅水：發源於貴州，流入湖南。

蘭摘心焉寄，桂折意誰通。

這首詩的最大成功之處在於全詩既表現出清麗典雅的六朝文人詩風格，又飽含着濃郁的民歌風味。如折桂、摘蘭，在古代文人詩中有着豐富而特殊的美學意蘊，在這首詩中表達了作者與朋友之間深厚真摯的友誼；同時，這兩句也可以說是運用了民歌中常用的比興手法。最後四句對仗工整，但句式完全是民歌的形式。因而全詩讀起來清麗典雅而不深奧，琅琅上口而不落俗套。詩



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
舊題李陵《別詩》

【效阮公詩】

江　淹

歲暮懷感傷，中夕弄清琴。

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

戾戾：淒厲。陰：晦。

孤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

誰謂人道廣，憂慨自相尋。

人道：為人之道。

寧知霜雪後，獨見松竹心。

寧：豈。

這首詩是詩人效三國魏阮籍《詠懷》八十二首的第一首作十五首詩中的第一首，與阮氏《詠懷》的第一首作一番比較，可以看出兩者的形象、意境十分相似。阮詩頭兩句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江詩合之為第二句；阮詩三、四兩句云：「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江詩三四兩句同寫月、風而次序倒易。阮詩第六句云：「翔鳥鳴北林」，江詩第六句亦寫鳥在林中。阮詩第八句云：「憂思獨傷心」，江詩第八句同樣訴「憂慨」。但江詩並非一味模仿，其詩旨顯然要較阮詩顯豁，首句「懷感傷」，三、四句「戾戾」、「陰」，五、六句「孤」、「驚」，八句「憂慨」，皆為愁苦之音，末兩句則揭出危難見忠貞的主題，都較阮詩易於理解。詩



文通（江淹字）諸擬，乃遠出齊梁上。
胡應麟《詩藪》

【遊黃蘗山】

江　淹

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

閩雲句：黃蘗山在今福建福清縣西，臨近浙江界。越，指浙江一帶。

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

南州：南方地區。這裏指福建。饒：多。赤縣：中國的代稱。

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

金峰：指山峰因太陽照射而成金色。銅石：紫銅色的巖石。

陽岫照鸞采，陰溪噴龍泉。

陽岫：向陽的峰巒。鸞采：像鳳鸞羽毛一樣豔麗的色彩。陰：背陽。

殘杌千伐木，廧崒萬古煙。

杌（wù）：無枝之木。千伐：千年砍伐。廧崒（qiáng zú）：高峻貌。

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崖間。

秦皇慕隱淪，漢武願長年。

秦皇：指秦始皇。漢武：指漢武帝。

皆負雄豪威，棄劍為名山。

況我葵藿志，松術橫眼前。

葵藿（huò）志：指甘於清貧。葵藿，野菜。松術（zhú）：松脂和術根，為修道者服食。

所若同遠好，臨風載悠然。

載（zài）：且。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

鍾嶸《詩品》

江淹初依附於宋建平王劉景素，頗得賞識。後因勸阻景素謀議舉事，被貶為建安吳興（今福建浦城）令，因而得以一遊黃蘗山。作者被貶後的心情自然不太好受，然而秀美清麗的山色風景讓他豁然開朗。詩的最後八句寫道：像秦皇、漢武這樣的大英豪都傾倒在名山腳下，更何況我本來就甘於清貧，何不就陶醉在這優美的山色中悠然自得呢？雖然這只是詩人的自慰，但對於後人又何嘗不是一種啟示呢？詩

【無錫縣歷山集詩】

江　淹

愁生白露日，思以秋風年。

白露日：指秋天。秋風年：用張翰因見秋風起思鄉典。

竊悲杜衡暮，攬涕弔空山。

杜衡：香草名。《楚辭》中多次提及。攬涕：揮淚。弔：憑弔。

落葉下楚水，別鶴噪吳田。

別鶴：傳商陵牧子娶妻無子，父兄逼其另娶。牧子悲傷作歌，傳為《別鶴操》。

嵐氣陰不極，日色半虧天。

嵐氣：山中雲氣。日色句：指半邊天色已經暗下來。

酒至情蕭瑟，憑尊還惘然。

蕭瑟：冷落，淒涼。

一聞清琴奏，歔泣方留連。

歔（xū）泣：抽泣。留連：捨不得走。

況乃客子念，直置絲竹間。



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

劉熙載《藝概．詩概》

無錫縣即今江蘇無錫市，歷山在無錫市西郊，唐後稱為惠山。作者登山而生無限羈愁：前八句寫景，白露、秋風、杜衡、空山、落葉、楚水、別鶴、嵐氣陰、日色虧天，目之所及，皆是生愁之物；後六句寫對酒聽琴，欲借以消愁，不料依然是蕭瑟、惘然、歔泣、留連，真可謂羈愁更濃。全詩清新流美，無半點浮靡綺豔之語，算得上一首難得的清麗佳作。詩



江淹

（其一）

佳人永暮矣，隱憂遂歷茲。

暮：指死。

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恆微。

微：指無光。

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

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

蘭：蘭草。

文通頗能修飾。
沈德潛《古詩源》

湘醹徒有酌，意塞不能持。

湘醹(líng)：湘東的名酒。塞：鬱塞。

這是一首悼亡詩，詩的意思實際上頭兩句加末兩句已經完全表達清楚，中間的六句無非是強化對喪妻之痛的傾述。但正因為有了這些形象豐富的句子補充發揮，詩中所表達的情感才更悱惻動人，意境也更圓滿。試析之：覺「寶燭」失明、「金鏡」無光，可知其情緒之低落。「桐葉」兩句則如《詩經．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一般烘托迷離的氣氛，見出其心神之恍惚。「蕙弱」兩句借助比興讚頌妻子的淑美，更深致自己的思念。詩

（其二）

秋至搗羅紈，淚滿未能開。

風光肅入戶，月華為誰來？

風光：風吹動的光影。

結眉向蛛網，瀝思視青苔。

鬢局將成葆，帶減不須摧。

局：屈曲。葆：叢生的草。

我心若涵煙，葐蒀滿中懷。

葐蒀(fēn yūn)：同「芬氳」，煙氣瀰漫。

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
潘岳《悼亡詩》

這首詩從秋季女子搗衣觸發思緒寫起，抒發了詩人對亡妻深切的懷念之情。詩的每一句都充盈着悲涼的意蘊。聞他人搗衣聲，悵愛妻亡故不再搗衣，淚流滿面何忍重開衣篋；見穿屋圓月光，悲己身孑然難賞圓月，當頭清輝問它來照誰人。前四句寄託哀思已經意盡，下文便增飾其詞反覆渲染之。「蛛網」、「青苔」之荒涼，可知詩人心境之淒惻；鬢亂如草、帶減腰圍，可知詩人思念之愁苦。結以「心若涵煙」之喻，尤將難以言說的一腔悲情寫得蕩氣回腸，哀感頑豔。詩

江淹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

雁門關：長城關口，故址在今山西雁門關西雁門山上。

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

露已團：指季節已變。

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

蕙草：一種香草。晚：指凋零。

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

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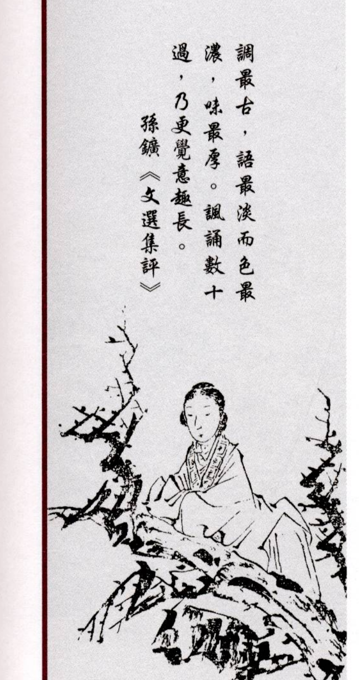
不異：沒差別。瓊樹：仙樹。

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菟絲：一種草木寄生植物，絲狀。

調最古，語最淡而色最濃，味最厚。諷誦數十過，乃更覺意趣長。

孫鑛《文選集評》



《雜體詩三十首》是江淹的一組擬古之作，雜擬漢魏晉宋各家五言詩，本篇是其中的第一首，擬漢無名氏離別之作。詩以「遊子」的妻子口吻寫就，表達了她對遠行親人的深切思念和等待歸來永不變心的堅定意志。詩的許多語句是從《古詩十九首》等古詩中變化而來，如第三、四兩句出自「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第七句反用「傷彼蕙蘭花，……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第八句暗用「新樹蘭蕙葩，……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第九、十兩句出自「相出萬餘裏，各在天一涯」，最後兩句也是受「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幾句的啟發。而第十一、十二兩句，則是從《擬蘇李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生出。但儘管此詩模擬的成分很重，其結構還是比較完美，意境也是非常深婉的。「何時」之設問、「不惜」之忘我都與前引漢詩的表現手法有別，自具推陳出新之妙。詩

曹景宗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

笳：胡笳，吹奏樂器。鼓：軍鼓。

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霍去病：西漢名將，曾大破匈奴。

自然英特，故知詩以性情真切為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據《南史·曹景宗傳》記載，此詩的本事如下：「景宗振旅(整軍)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分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請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兩字。景宗便操筆，斯須(一會兒)而成。」作者是一個文化修養不高的武將，在酣醉之時能將這兩個比較難押的韻腳用得如此純熟，確實令人驚奇。不過，想一想景宗曾率梁軍屢敗北魏，就可知其豪情勝概脫口而出也不是什麼怪事。詩先以「去時」之「悲」反襯凱旋之喜，再由一「問」將自己的軍功與古名將相比，雖有詩耀之意卻無驕狂之感，其爽朗之性、欣快之情如見。詩

【詠霍將軍北伐】

虞　羲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旄：頂飾氂牛尾的旗。
汗馬：指汗血寶馬。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

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

幽并：幽州、并州，今河北、山西一帶。

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

飛狐：古塞名。瀚海：漢時為北方大湖名，或謂今蒙古杭愛山的音譯。

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

羽書：插羽毛的緊急軍書。
刁斗：軍中白天煮飯晚上打更的器具。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

墉：城牆。旍(jīng)：同「旌」，旗子。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七萃士：周王的禁衛軍。麗：附。
六郡：漢金城等六郡子弟選入羽林軍，多出名將。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胡笳：一種有簧的吹奏樂器。
羌笛：羌人的笛子。

骨都先自讐，日逐次亡精。

骨都：匈奴的高級官號。讐：同「慴」。
日逐：匈奴的王號。精：精魂。

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

玉門：關名，即今甘肅玉門。
斥堠：偵察兵。甲第：一等住宅。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

庾：露天的穀倉。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台傾。

激楚：歌舞曲名。
高台傾：指霍去病病逝。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麟閣：即麒麟閣，漢圖畫功臣的地方。

不為纖靡之習所囿，居然傑作。
沈德潛《古詩源》

此詩詠西漢名將霍去病大破匈奴的史事，上承南朝宋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等軍戎之作，下啟唐代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在齊梁競尚綺麗的詩風中獨標高格，確乎難能可貴。詩純用賦法鋪敘，由驅馬「出長城」領起，續寫險惡環境下與敵寇的惡戰和獲勝後朝廷給予的榮寵優遇，結以將軍之死及對他的高度讚揚。所敘虛實相兼，詳略得當，起伏有致；善於烘托，善於渲染，善於照應，語健氣雄，讀來令人生慷慨之思。詩



【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沈　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眷：回顧貌。言：對（訪舟客）說。茲：此，這。川：指新安江。信：確實。可珍：可愛。

洞澈隨清淺，皎鏡無冬春。

洞澈：清澈。皎鏡：指新安江水清如明鏡。

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

寫：猶言倒映。喬：高。游鱗：游魚。

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滄浪：水名。其水有清有濁，見《孟子·離婁》。清濟句：據史載，濟水水清。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斯：指江水。磷磷：指水石明淨。

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

紛：這裏是遠的意思。囂滓：喧囂的塵世。寧（nìng）：何必。濯（zhuó）：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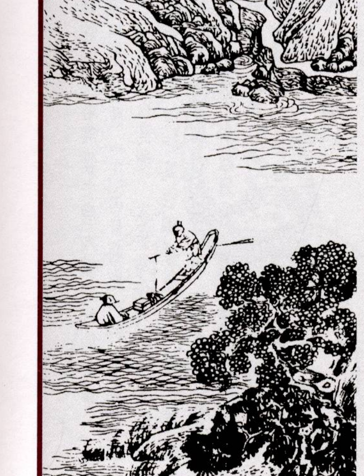
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

潺湲（chán）：水慢流。沾：這裏指洗去。纓：帽纓。

此詩是公元494年，作者任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時寫給京城做官的好友的。在詩中，詩人不以出京為辱，表達了自己潔身自好、遠離塵囂的胸襟，同時也希望朋友能像他一樣不同流合污。在藝術上，全詩充分體現了永明體詩歌清新舒緩、用語精巧、音韻和諧的風格，特別是最後幾句的比興更使詩歌顯得含蓄而耐人回味。詩

命旨既超，匠心獨造；渾淪跌宕，具以神行。……驟而詠之，渢渢可愛；細而味之，悠悠不窮。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別范安成】

沈　約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少年日：年輕時代。易：看得輕易。前期：再會之期。

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及爾：我和你。衰暮：衰老。非復：不要再。

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

重（chóng）：再，又。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夢中句：張敏想念他的好友高惠，常在夢中尋訪，但均迷路而回。見《韓非子》。

范安成，名岫，字懋賓，南齊時曾為建威將軍安成內史，是作者的少年朋友。晚年兩人久別重逢，旋又分別。詩人有感於聚散無常，寫下了這首語重心長、情深意切的送別詩。不同於作者其他詩歌注重寫景，這首詩通篇抒情，而這正是作者歷盡滄桑後真實的人生感受。末兩句看似用典，其實何嘗不是作者自身心態的真實寫照呢？詩

梁特進沈約書

一片真氣流出，句句轉，字字厚，去《十九首》不遠。

沈德潛《古詩源》

【傷謝朓】

沈約

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響。

吏部：謝朓官終尚書吏部郎。信：誠然。

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

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

豈言：豈道。陵霜質：傲霜的素質。人事：世事。往：指死。

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

尺璧：一尺長的璧玉，此用以表示玉殞之意。丘壤：指墳土。

謝朓之死，實是一大冤獄，是南朝齊統治階級內部奪位鬥爭的犧牲品，所以作為謝氏的知己，詩人在此詩中以一半篇幅表達了這種特殊的傷悼之情。而謝氏的文學成就已可使他在青史上留下不朽的聲譽，這總算是幸事，所以作為謝氏的同志，詩人以另一半篇幅來稱頌他卓越的文學才能。至於表述次序，自然以先榮後哀易致嘆惋之效。本篇聲律已與唐初定型的近體詩基本相合，只是用韻皆為上聲，與近體律詩必用平聲韻不同。寫謝氏的文學成就，用三點概括：「奇」、「諧」、「上」，即字句、音調、意境俱佳；寫謝氏的冤死，用三個虛字「豈」、「忽」、「何」加強語氣，極表痛惜悲憫，筆墨皆極有分寸。詩

三四語，能狀謝朓之詩。沈德潛《古詩源》

【石塘瀨聽猿】

沈約

休文詩體，全宗康樂；以命意為先，以煉氣為主；辭隨意運，態以氣流，故華而不浮，雋而不靡。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噭噭夜猿鳴，溶溶晨霧合。

噭(jiào)噭：鳥獸的鳴聲。溶溶：霧瀰漫的樣子。

不知聲遠近，惟見山重沓。

重沓：重重不斷。

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答。

猿聲在南北朝文學中多為哀音，如謝靈運《泛湖歸出樓中玩月》「哀鴻鳴沙緒，悲猿響山椒」、任昉《贈郭桐廬出虞口見候》「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此詩以其鳴為「歡」「唱」，實在是很可玩味的，說明詩人聽猿時的心情確實不錯。表現聽猿，先從霧中傳出其聲寫起，再寫只見山形不見猿影，最後寫東山猿鳴西山猿應，脈絡極清晰。「霧合」、「山重」的迷離意象對烘托一種神秘的氣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詩

【六憶詩】

沈約

大抵多發天懷，取自然為諧極；句或不琢，字或不謀，直致出之。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憶來時，灼灼上階墀。

灼灼：指明豔動人。墀(chí)：台階。

勤勤敘別離，慊慊道相思。

慊(qiǎn)慊：心中不滿足。

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飢。

《六憶詩》凡四首，分寫來、坐、食、眠。此詩為寫「來」的第一首，回憶了一位美麗多情的少女來與他相見的情景。詩表現了三個方面：一是少女的明豔嫵媚，通過截取她「上階墀」的瞬時動作，採一個疊字詞「灼灼」作速寫式的描繪，即有良效。二是她的深有情意，用賦法寫出，但冠以「勤勤」、「慊慊」兩疊字詞，又神采宛然如見。三是詩人對她的迷戀，說看不足、見忘飢，描寫力度已經很大，加「常」、「乃」修飾，更刻意形容至十二分。（後四句實際上也是雙方的行為，此評各側重於一方。）詩



沈約

望秋月，秋月光如練。
照曜三爵台，徘徊九華殿。

三爵台：傳說中神仙所居之台。
九華殿：漢宮殿名。

九華瑇瑁梁，華榱與璧璫。

瑇瑁：同「玳瑁」，似海龜，其殼為珍貴飾品。
榱（cuī）：屋椽。璧璫：玉瓦當。

以茲雕麗色，持照明月光。
凝華入黼帳，清輝懸洞房。

黼（fǔ）帳：華帳。洞房：深屋。

先過飛燕戶，卻照班姬床。

班姬：漢成帝的嬪妃班氏，立為婕妤，世稱班婕妤。

桂宮裊裊落桂枝，露寒凄凄凝白露。
上林晚葉颯颯鳴，雁門早鴻離離度。

上林：漢苑名。雁門：雁門關，著名關塞。

湛秀質兮似規，委清光兮如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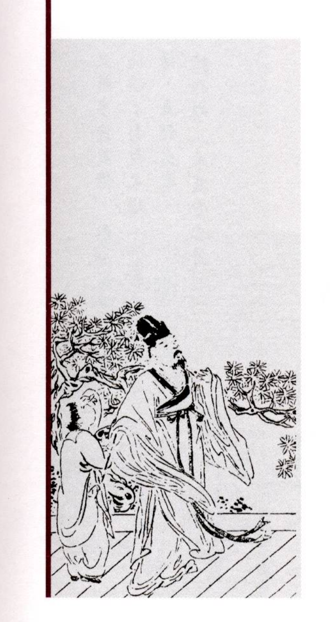
湛：深。規：畫圓的器具。
委：托。素：白色絲織品。

照愁軒之蓬影，映金階之輕步。

軒：窗。

居人臨此笑以歌，別客對之傷且慕。
經衰圃，映寒叢，凝清夜，帶秋風。
隨庭雪以偕素，與池荷而共紅。

偕：同。



臨玉墀之皎皎，含霜靄之濛濛。

墀：台階。

轥天衢而徙度，轢長漢而飛空。

轥（lìn）：跨。天衢：天上的路。
轢（lì）：輾壓。長漢：長長的銀河。

隱巖崖而半出，隔帷幌而才通。
散朱庭之奕奕，入青瑣而玲瓏。

奕奕：光彩閃爍貌。
青瑣：有鏤花格的窗戶。

閒階悲寡鵠，沙洲怨別鴻。

鵠（hú）：天鵝。

文姬泣胡殿，昭君思漢宮。

文姬：東漢末蔡文姬。
昭君：西漢時王昭君。

餘亦何為者，淹留此山東。

淹留：滯留。

家令詩較之鮑、謝，性情聲色俱遜一格矣。然在蕭梁之代，亦推大家。以篇幅尚闊，詞氣尚厚，能存古詩一脈也。

沈德潛《古詩源》

南朝的詩與小賦，有時很難區分。沈約自己的《八詠詩．歲暮愍衰草》被明人當作《愍衰草賦》收入集子中，就很能說明問題。這首《八詠詩．登台望秋月》帶有較多的「兮」、「之」字，也很像一篇小賦。從表現上看，本詩用的主要是圍繞主題反覆鋪陳的賦法，其詞藻的華美綺麗反映出齊梁詩風的共性，而長短錯落的句式則使詩意流轉自如，聲調諧婉有致。後來人們為了紀念作這組詩（當時被稱為絕唱）的詩人，就將他寫詩的那座玄暢樓改名為「八詠樓」。詩

【江南曲】

柳惲

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

汀（ㄊㄧㄥ）洲：水中可居之地。採白蘋：用屈原《九歌．湘夫人》句，表示相思。

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

洞庭：即洞庭湖，在湖南省。瀟湘：水名，在湖南省。故人：指思婦的丈夫。

故人何不返，春花復應晚。

復應：又將。

不道新知樂，只言行路遠。

以上兩句：是歸客的答辭。新知：指思婦的丈夫在外新找的情人。

六朝樂府詩中的《江南曲》多描寫江南風景或吳娃越女的美姿，而這首《江南曲》卻是一首思婦的哀歌。情人久別不歸，思婦朝思暮想。正巧有情人的朋友從洞庭回來，思婦忙問自己的愛人怎麼還不歸來？歸客不忍心告訴她「你的情人已經有了新歡」，只推說路途遙遠，不便回來。結句歸客隱瞞實情，似乎能減輕思婦的痛苦，但事實上一方面情人在外尋花問柳，另一方面思婦不知詳情在癡心等待，其痛苦更深一層，因此也更令人同情。而這正是作者寫作的技巧所在。詩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詩經．衛風．氓》

【銅雀妓】

何遜

秋風木落葉，蕭瑟管弦清。

秋風句：用《楚辭．湘夫人》句。蕭瑟：淒涼。

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

以上兩句：詳見短評。對酒，曹操《短歌行》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句。

寂寂檐宇曠，飄飄帷幔輕。

宇：房檐。曠：空。

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松柏聲：風吹松樹發出的聲響。

《銅雀妓》為樂府曲調名，又名《銅雀台》。銅雀台是曹操於漢末建安十五年（210）所建，舊址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相傳曹操死後，其妾與妓皆住銅雀台。台上設五尺床，掛以靈帳，每月十五日，在靈帳前作歌舞。諸子登台，則要瞻望西陵。後人悲其意，便作此調。何遜的這首《銅雀妓》緊扣曹操生前言志抒懷和死後台上歌舞的情景，寫出了一種悲涼的意境。而作者又不直接抒情議論，把意蘊滲透在形象的描繪之中。詩



【贈諸遊舊】

何遜

弱操不能植，薄伎竟無依。

弱操：柔弱的品性。植：培養。

淺智終已矣，令名安可希。

令名：美名。希：求。

擾擾從役倦，屑屑身事微。

擾擾：匆忙的樣子。屑屑：瑣細。

少壯輕年月，遲暮惜光輝。

一途今未是，萬緒昨如非。

一途：一條路，指做官。

新知雖已樂，舊愛盡睽違。

睽違：遠隔。

望鄉空引領，極目淚沾衣。

引領：伸頸。

旅客長憔悴，春物自芳菲。

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

檣：桅杆。

無由下征帆，獨與暮潮歸。

無由：沒法。

如果光從句法上看，此詩很像一首五言排律，這正充分證明了作者在古體詩向近體詩過渡歷程中的重要貢獻。詩意凡兩層，前十句嘆宦遊的失意。「淺智」、「薄伎」、「弱操」不惜反覆述説，自嘲之意甚濃，但其中正有可玩味處：詩人遭梁武帝疏遠，當然只能説自己不好。後十句抒懷鄉思歸之情。由第九、十兩句「昨如非」而「今未是」引出「舊愛盡睽違」之嘆，以全詩僅有的兩個寫景句「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反襯客愁之深，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結尾人不能隨「征帆」去而心「獨與暮潮歸」的詩境，也餘味曲包，很耐咀嚼。詩

陰、何並稱舊矣，何摅寫情素，沖淡處往往頹、謝遺韻。

胡應麟《詩藪》

【臨行與故遊夜別】

何遜

歷稔共追隨，一旦辭群匹。

歷稔（rěn）：歷年，多年。稔，年。群匹：即群朋。

復如東注水，未有西歸日。

注：流。

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

離室：相互分手時所在的房間。

相悲各罷酒，何時同促膝。

全詩在前四句敘述和末兩句抒情中夾以兩句寫景。一方面，從夜雨滴階到曉燈昏暗所形成的時間跨度使得全詩的節奏得以舒緩；另一方面，詩人所精確地選擇和描摹的這兩種景物，營造了一種悲凄的離別氣氛，而作者的感情則完全滲透在其中了，使得詩人的情與所描繪的景融合得更加緊密。這也就是為什麼杜甫欣賞何遜詩的原因。詩

何遜詩語語實際，了無滯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語氣悠柔，談之殊不盡纏綿之致。

陸時雍《詩鏡總論》



【慈姥磯】

何遜

暮煙起遙岸，斜日照安流。

安流：平靜的水流。

一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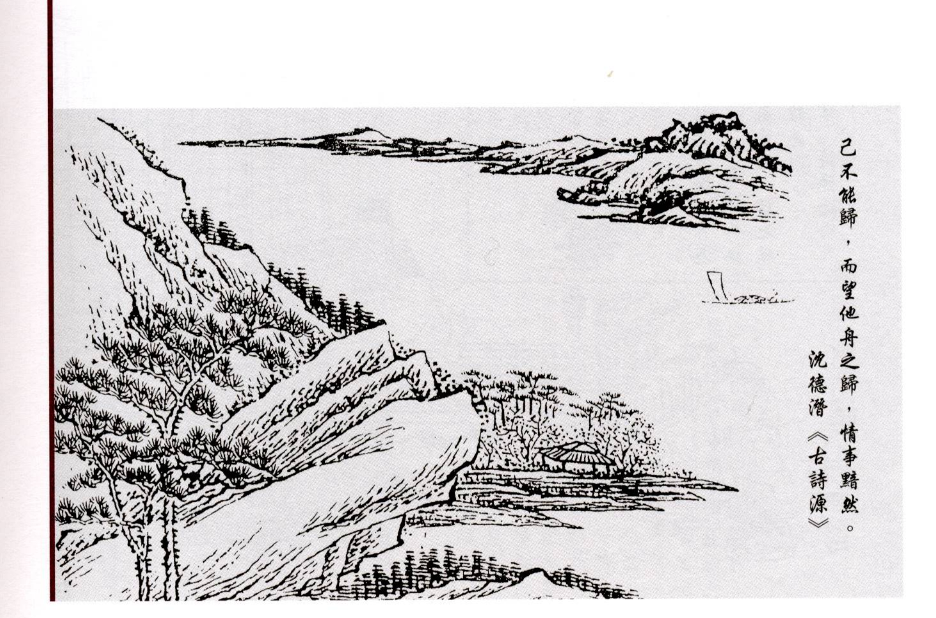
一同：指與同行的友人在一起。

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

客悲不自已，江上望歸舟。

客悲：詩人的行客之悲。自已：自止。

此為詩人出都外任旅次慈姥磯（今江蘇江寧西南）時所作。首兩句由江上晚景切入，工於發端，三、四兩句點出思鄉之旨，卻不直說而以觀景聊解客愁反過來說，委婉有致，「賞夕」亦與上文「暮煙」、「斜日」承接自然。五、六兩句再轉回寫景，「沙合」、「霧浮」之迷離適可見出其心緒之惝恍。末兩句謂既悲已不能歸，則望他人之歸舟將更增一份惆悵；前一層意思明，後一層意思隱，詩境極佳。從句式上說四個寫景句的工穩對仗，已很有律詩味，但前後「岸」字不避重複，「遙」與「遠」、「煙」與「霧」不避意復，則又是古詩格局。詩



已不能歸，而望他舟之歸，情事黯然。沈德潛《古詩源》

【相送】

何遜

客心已百念，孤遊重千里。

百念：百感交集。
重（chóng）：又。

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

此詩是寫給為自己送行的朋友的。前兩句抒羈旅飄泊的情愫，後兩句寫江上陰晦的景致，章法上與四句的五言詩前兩句多寫景後兩句多抒情的常調有別。由於前兩句將獨客異鄉已是百感交集，孤身遠遊又要千里輾轉的淒涼心態刻畫得十分沉重，後面兩句本已陰晦的江景描寫就更增添了濃濃的愁慘氣氛。一般前兩句景後兩句情的寫法，能以景襯情，而前兩句情後兩句景的寫法，則能融情入景，此詩便有此妙處。詩



清機自引，無懷獨流。狀景必幽，吐情能盡。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胡無人行】

吳均

劍頭利如芒，恆持照眼光。

恆：常。

鐵騎追驍虜，金羈討黠羌。

金羈：飾金的馬絡頭。

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風霜。

男兒不惜死，破膽與君嚐。

家也寒賤，……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南史．吳均傳》

唐代有邊塞詩派，其源可上溯至魏晉南北朝。吳均就是南朝除鮑照外對唐代邊塞詩最有影響的詩人，此詩即為其邊塞詩代表作。從南朝的疆域及詩人的仕履來看，此中所寫當非實錄而是想象。頭兩句以劍「利」有「光」襯人之勇武，很有氣勢。中四句按通常語序應是「鐵騎」兩句在後，「高秋」兩句在前，此外倒轉，別具吞吐之妙。末句語甚奇，「破膽」本是恐懼驚怖之意；「嚐」膽則每與臥薪並用作刻苦自勵、待機復仇的典故，如此詩以破膽、嚐膽合用表示為國效忠不惜一死的決心，可謂善於求新，卓有良效。詩

【答柳惲】

吳均

清晨發隴西，日暮飛狐谷。

隴西：郡名，在今甘肅省境內。
飛狐谷：關名，在今河北省淶源縣。

秋月照層嶺，寒風掃高木。

層嶺：重重山嶺。
掃：掃落樹葉。高木：高大的樹木。

霧露夜侵衣，關山曉催軸。

催軸：催車上路。

君去欲何之？參差間原陸。

之：到，往。參差（cēn cī）：指高低不齊的丘陵。
間：間隔。原陸：平原，平陸。

一見終無緣，懷悲空滿目。

緣：機會。
空：徒然。滿目：滿目淒涼。

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南史．吳均傳》

柳惲離任吳興太守時，曾寫了三首《贈吳均》送給吳均留作紀念，吳均也作了三首詩以答謝，這是其中的一首。同樣是寫離愁別恨，作者卻標新立異，起首六句將對朋友的無限思念和友情融於對朋友行途艱難辛勞的想像之中。隨後兩句自問自答，更體現對朋友的無限關懷。最後兩句是詩人的哀嘆：今朝一別，何日再見？他日再想起老朋友，雖音容滿目，言笑在耳，終是人在天涯，無法相見。如此收尾，自然而然，渾成一體，而詩人的惜別之情，至此也已表達得淋漓盡致。詩

【贈王桂陽】

吳均

松生數寸時，遂為草所沒。

未見籠雲心，誰知負霜骨。

籠：籠罩。負：具有。

弱幹可摧殘，纖莖易淩忽。

淩忽：輕慢。

何當數千尺，為君覆明月。

何當：何時。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梁書．文學傳》

據今人研究，王桂陽就是桂陽郡太守王嶸。此詩據詩意推斷，當為一首向王氏自薦的詩作。全詩純以化興之體出之，將自己比為一株松樹，說明雖然松樹在幼小的時候，它那凌雲傲霜的資質無人得知，但是當它長成參天大樹之後，必然會蔭庇眾生。形象鮮明，哲理深刻，氣度不卑不亢，充滿自信心又毫無自大感，所以為高。詩

【春詠】

吳均

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

雲障青瑣闥，風吹承露台。

青瑣闥（tà）：宮門。承露台：有接甘露托盤的台。

美人隔千里，羅幃閉不開。

無由得共語，空對相思杯。

無由：沒法。

一起誠如前人所説，十分飄逸。所問既非可答之事，也惟有述春之行跡以代春之來處。「拂水」，吹水波而生綠浪；「驚梅」，觸梅樹而綻紅花，語短思長，春意盎然。而春景妍則春心動，三、四兩句乃轉寫相思對象的居處。雖有春「風」之「吹」，無奈浮「雲」之「障」，是詩人的苦澀語，與上文適成對比。後四句一氣而下，訴不能與所思「美人」相見「共語」的愁悶；經前四句的有力襯托，遂收水到渠成之效。詩

起句之妙，可以為法。楊慎《升庵詩話》

【山中雜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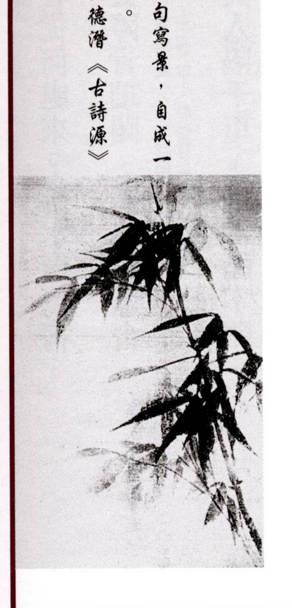
吳均

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

鳥向簷上飛，雲從窗裏出。

來煙：飄來的煙靄。
窺：從縫隙中看。

雖然這只是一首普通的風景詩，但詩人的技巧卻是相當高超的。煙、日、鳥、雲都是一般風景詩中經常描寫的景物，但吳均從新穎奇特的角度來欣賞它們：煙霧從山邊飄來，在竹林的縫隙中看那夕陽西下。歸鳥向屋簷飛去，窗外白雲悠悠飄過。特別是竹和日，窗和雲平時不形成參照體系，正是詩人觀察角度的獨特，組成了一幅落日從竹林中西下、白雲從窗裏飄出的優美畫面，從而成為千古流傳的佳句。詩



【春　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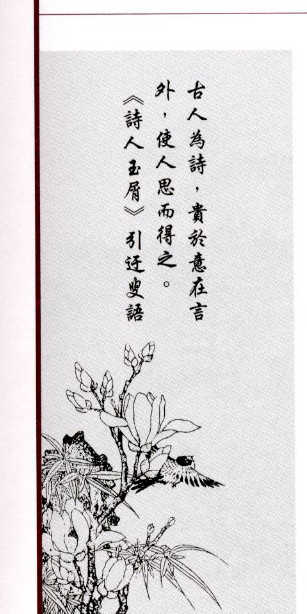
王僧孺

雪罷枝即青，冰開水便綠。

復聞黃鳥聲，全作相思曲。

黃鳥：黃鶯。

前兩句刻畫初春景致，意在點染春之代表性顏色：充滿生機的「青」、「綠」。「雪罷」、「冰開」寫出冬天終於讓位給春日的轉折，「即」、「便」見出詩人盼望春日早些到來的迫切願望。後兩句由視覺轉入聽覺，由寫景轉入抒情，緊扣題之「思」字；而以鳥色之「黃」與上文巧接，筆致非常精到。聞春鶯之囀而以為皆是「相思曲」，人物情態宛然如見。詩



【長相思】

張率

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

之：前往，去至。

獨延佇，心中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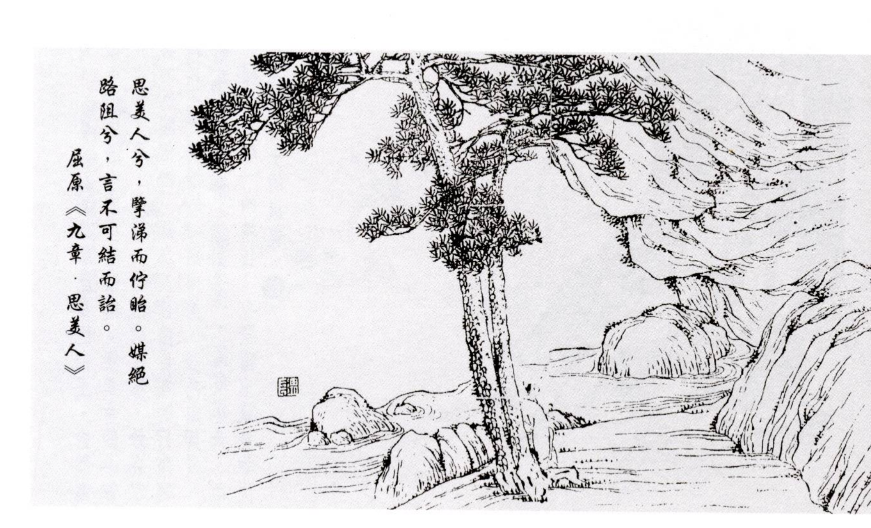
延佇：引頸久立而望。

望雲雲去遠，望鳥鳥飛滅。

空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

斯：此，這樣。雪：洗去。

刻骨銘心的相思，由於離別的久長而變得漫漫無期。美人的遠離而去，使詩人獨立悵望悲哀不已。那悠悠飄逝的白雲，那漸漸失蹤的飛鳥，讓他心中的鬱結更加無法排解。如此踽涼孤獨，如此低回惆悵，又怎能以淚洗去，把明知毫無結果的「空望」變成日夜的夢想？詩語淡意深，「長」、「久」的互文為意，「雲」、「雨」的彼此相應，三個「望」字的層層推進，都極盡纏綿，緊扣題旨，動人心扉。詩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以上兩句：《禮記》：「山川出雲。」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怡悅：欣賞喜愛。
堪：能。持：拿着。

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恆欲就之。
《南史》本傳載陶弘景語

君臨天下、享盡人間榮華富貴的帝王，自然無法體會山中隱士的生活情趣。梁武帝的「詔問」已含誘仕之意，而詩人的借問以答，妙在以嶺上白雲的悠閒無掛，既為其自由自在的行跡寫真，又為其不受羈絏的心跡傳神，並巧為周旋，婉拒入朝為官，可謂一舉多得，寓意深長。而「只可」與「不堪」的轉接，也顯露出執意的決絕，自有一代名士的風範。詩

【詠素蝶】

劉孝綽

隨蜂繞綠蕙，避雀隱青微。

蕙：蕙蘭，葉似草蘭。
青微：指草木陰處。

映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

因風：隨風。乍：正巧。

出沒花中見，參差葉際飛。

參差：高低前後錯雜不齊。

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芳華：飄香的鮮花。

幾隻白色粉蝶，在綠蕙叢中盤繞，在草木陰處隱身；在和煦的陽光下飛起，在輕柔的春風中返回；在芬芳的花間出沒，在青嫩的葉際嬉逐——它們都懷着一個美好的願望：鮮花常開不敗，嘉樹可供棲息。在詩人流動的彩筆所描繪的絢爛景色中，白蝶的形象栩栩如生，白蝶的憂樂處處可見。如果聯想到莊子蝶夢的著名故事，人們還真不知道這是蝶呢，還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詩

詠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於其內，斯寄託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
沈祥龍《論詞隨筆》

【入若耶溪】

王　籍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

艅艎：船名。泛泛：飄蕩貌。
空水：碧空遠水。

陰霞生遠岫，陽景逐回流。

陰霞：遮蔽陽光的雲霞。岫：山巒。
陽景：日影。回流：曲折的溪流。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逾：通「愈」，越。

此地動歸念，長年悲倦遊。

歸念：指歸隱之心。
倦遊：倦於游宦，為外出做官而厭倦。

若耶溪在今浙江紹興東南若耶山下，這是一處風景絕佳的遊覽勝地。當詩人的小舟來到這裏時，遠岫生霞、回流逐光的美景使他心迷神醉，蟬噪林靜、鳥鳴山幽的氛圍讓他留連忘返，以至因此萌生了歸隱的念頭，深感長年奔波宦遊的悲哀。此詩「蟬噪」一聯最為人稱，其因全在於以音言靜，深得用有聲寫無聲的妙趣，讓人進入一種幽靜卻不乏生氣的審美境界，從中感受大自然的無窮魅力。詩

（籍）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至若耶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

《梁書．文學傳》

【帆渡吉陽洲】

劉孝威

江風凌曉急，鉦鼓候晨催。

凌曉：天快亮時。
鉦：鑼。古時開船常敲鑼擊鼓。

幸息榜人唱，聊望高帆開。

榜人：船工。

聯村倏忽盡，循汀俄頃回。

倏忽：轉眼間。
汀：水邊平地。俄頃：一會兒。

疑是傍洲退，似覺前山來。

傍洲：靠近的陸地。

將與圖南競，誰云勞泝洄。

圖南：用《莊子．逍遙遊》鯤鵬遷徙南海典。
泝洄：逆流而上。
用《詩經．蒹葭》句意。

坐船渡江本十分平常，此詩卻能從中寫出順風高帆急駛飛渡的快感和豪情，使人精神為之陡振。前四句寫渡江前的準備，江風曉急、鉦鼓晨催已預先伏筆，「幸息」、「聊望」心情急迫。中四句正寫舟如脫弦之箭，頃刻間已把連片的村落和沙灘拋在身後，而「傍洲退」、「前山來」的幻覺，更以參照物位置的迅速改變，突出舟行的迅疾，暢快至極。末兩句又忽生奇想，要與鯤鵬圖南比速，全不把逆流而上的辛勞放在眼裏，大有「水擊三千里」的氣概和豪興。題中「吉陽洲」在今安徽東至縣。詩

詩吟函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華，不名一物一態。

《漫齋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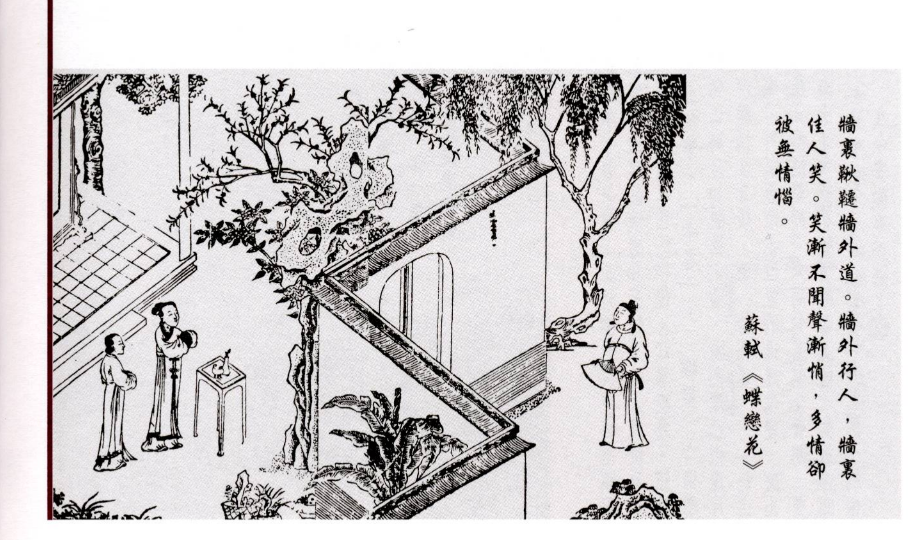
【望隔牆花】

劉孝威

隔牆花半隱，猶見動花枝。
當由美人摘，詎止春風吹？

詎：豈，難道。止：只，僅僅。

這是一個很有生活情趣的小場景：在風和日麗的春天，詩人興致勃勃地外出看花，只見一帶園牆的那邊探出幾枝俏麗的花枝，在微微地顫悠晃動。於是他頓時大膽地猜測，那應當是由一個美人在那裏攀摘，而不僅僅只是春風在吹，想當然中飽含企盼與憧憬。由隔牆花的「半隱」到顫動，花的美豔已由牆這邊的觀者和設想中牆那邊的摘者所共同確認；觀者的多情和虛擬摘者的愛美，也因此凸現。小詩源於生活，富有韻味。詩



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軾《蝶戀花》

【行舟值早霧】

伏挺

水霧雜山煙，冥冥不見天。

冥冥：陰暗迷茫。

聽猿方忖岫，聞獺始知川。

忖：揣想。岫：小山。
獺：水獺。川：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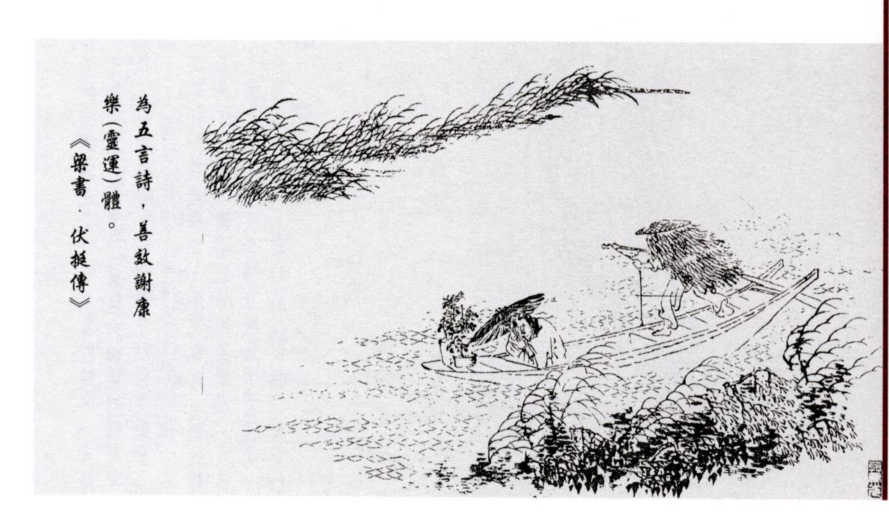
漁人惑澳浦，行舟迷泝沿。

澳浦：彎曲的河岸。
泝沿：逆流和順水。

日中氛靄盡，空水共澄鮮。

氛靄：煙霧水氣。
澄鮮：澄澈鮮明。

混沌迷濛的水霧山煙，瀰漫籠罩了整個天地。小舟慢慢行進，這時視覺已失去了原有的效應，只能憑借着聽覺——猿獺的鳴叫，來辨別所進經的山岫和川流。「聽」、「忖」、「聞」、「知」四字，恰到好處地傳遞出霧中人的真切感覺，使人恍若置身其間。漁人的疑惑、行舟的迷茫，更渲染了霧氣的濃重，以至近在咫尺都無法辨認。直到日上中天，冥冥之靄才被驅散一盡，上下天光水色一碧萬頃，境界頓時開闊明亮。詩



為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靈運)體。
《梁書．伏挺傳》

【美女篇】

蕭綱

佳麗盡關情，風流最有名。

佳麗：美女的代稱。
風流：秀拔流美。

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

約黃：古代女子在額上塗黃妝飾。
裁金：裁剪金紙。

粉光勝玉靚，衫薄擬蟬輕。

粉光：粉妝光豔。靚：美麗。
蟬：蟬翼，喻指衣衫輕薄透明。

密態隨流臉，嬌歌逐軟聲。

密態：豐富微妙的體態。
流臉：富於變化的神情。

朱顏半已醉，微笑隱香屏。

對女性美的空前關注，是齊梁宮體詩的一大特徵。作為代表人物，作者對女性美的描摹可謂形神兼備、細致入微。你看詩中這位美豔動人的俏佳麗，不僅容貌作了當時最時髦的精心修飾，而且衣着打扮嫵媚嬌嬈，極富性感。她的體態表情千變萬化，她的舞姿歌聲甜美嬌柔。在情和酒都已半醉之際，她又含情脈脈地帶着微笑，悄然隱身於席間的屏風，留給觀眾以無限美好的遐想。詩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蕭統《文選序》

【江南弄·採蓮曲】

蕭綱

和云：採蓮歸，淥水好沾衣。

桂楫蘭橈浮碧水。江花玉面兩相似。

桂楫蘭橈：喻質地、製作精美的船槳。
江花：指蓮花。玉面：指採蓮女。

蓮疏藕折香風起。香風起，白日低。

採蓮曲，使君迷。

風光旖旎的江南景色，活潑可愛的採蓮姑娘，優美迷人的水上歌聲。詩中的畫面色彩絢麗，流動着沁人心脾的清新氣息，傳遞着蓮塘獨有的自然風情。《江南弄》由蕭衍據南方民歌《西曲》改製而成，曲調美妙。配上蕭綱填寫的這首歌詞，伴以和聲，其魅力可想而知。詩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賦得入階雨】

蕭綱

細雨階前入，灑砌復沾帷。

砌：石級。帷：帷幕。

漬花枝覺重，濕鳥翻飛遲。

漬：浸染。

倘令斜日照，並欲似遊絲。

倘：假如。

遊絲：蜘蛛類昆蟲所吐之絲。

對自然景物作細致的觀察和入微的描繪，似乎歷來是詩人特有的專長。雨因細而輕，故能漫天飄灑，沾染帷幕，打濕階砌，使花枝在不知不覺中份量加重，讓小鳥在飛起落下時行動緩慢。如果時逢黃昏，給西沉的日光一照，那細雨便會像春日中飄浮蕩揚的遊絲，輕微細柔得難以形容。後人詞作中有「雨絲風片」的喻寫，不知是否出自此詩。詩

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

【被幽述志】

蕭綱

恍惚煙霞散，颼飀松柏陰。

颼飀（sōu liú）：風聲。

幽石白楊古，野路黃塵深。

幽石白楊：指墓地。

野路黃塵：指通往墓穴的道路。

終無千月命，安用九丹金？

千月：猶百年。用古詩「人生不滿百」句意。九丹金：由九種丹藥煉出黃金，此指長生藥。

闕里長蕪沒，蒼天空照心。

闕里：孔子故居。此兼指聖人之鄉和北方地區。

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蕭綱字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梁書》本紀載蕭綱題壁語

蕭綱大寶二年（551）八月被反叛作亂的侯景廢位囚禁，自知必死，在牆壁板障上作詩文數百篇，這是流傳至今的唯一一首。詩前四句設想死後情景，那煙消雲散的恍惚，松呼柏嘯的陰森，伴隨他荒野中幽暗的墓穴，氣氛極其悲涼。後四句則就生死、天道發為深沉的感嘆：既無安享天年的命運，那延年益壽的靈丹又有何用？聖賢之鄉、禮儀之邦久已荒蕪，上蒼白白照臨了我這顆心，沉痛之至，真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哀。詩

【亂後行經吳御亭】

庾肩吾

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

御亭：三國吳孫權所建郵亭，在晉陵（今江蘇常州）。

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

青袍、白馬：皆侯景所服乘。吳門：蘇州別稱。此泛指江南吳地。

獯戎鯁伊洛，雜種亂轘轅。

獯戎：即匈奴，北方少數民族。鯁：阻塞。雜種：指侯景。轘轅：山名，此指北地。

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

輦道：帝王往來通道。太原：西周與獫狁交戰處。

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

休明：美好清明。鼎：九鼎，三代傳國重器。秉禮：此謂梁朝尚存周禮。

殷牖爻雖賾，堯城吏轉尊。

殷牖：殷紂王囚周文王於羑里。爻：《易》卦之一，表變動。賾：幽暗。堯城：借指台城。

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

東走、北奔：指梁皇諸子蕭繹、蕭綸等人奔走救援。

方憑七廟略，誓雪五陵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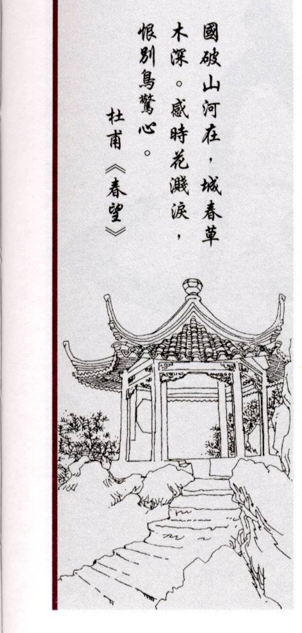
方：將要。七廟：天子有七廟，此指皇室宗族。五陵：以漢代五個帝陵指蕭梁祖陵。

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以上兩句化用鮑照《蕪城賦》「天道如何？吞恨者多」句意。

作為太子蕭綱的東宮侍官，詩人曾在其即位後奉命出使，其時侯景叛亂還在延續。他途經晉陵（今江蘇常州）由三國時孫權所建的御亭，不禁感慨萬端，痛苦地回憶起叛軍曾「破掠吳中，多自調發，逼掠女子，毒虐百姓」（《梁書．侯景傳》）的往事。哀惋之餘，他又不甘心梁朝國祚就此終結，熱切地希望各地皇親帝儲能橫戈躍馬，憤起北上討賊勤王，一洗冤恥，再振國威。儘管詩末「人事」、「天道」的對言飽含了對前途的擔憂，但全詩格調蒼涼，感情激蕩，還是在反映時代劇變的同時，喊出了一代志在復興之士的心聲。詩





【賦得蟬】

褚沄

避雀芳枝裏，飛空華殿曲。

曲：彎折處。

天寒響屢嘶，日暮聲愈促。

嘶：鳴叫。促：急促。

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

繁吟：重複的叫聲。

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

飲露：相傳蟬以吮吸露水為生。

蟬棲芳枝，飛空華殿，看似清高，實出無奈——既要逃避螳螂黃雀的捕食，又要躲開頑童痴傻的粘捉；夏去秋來，天寒日暮，雖不能鳴叫如初，卻還是聲嘶力竭，欲斷還續；它餐風飲露，人們都以為是顯示不雜污穢，保持潔淨，可詩人說是為了身體輕盈，容易知足。詩以賦蟬為題，既清且悲，在詠物時深寓處世為人的哲理。尤其是末兩句議論，自具識見，在以往諸多同類作品中高出一籌。詩

歲律雲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
陸雲《寒蟬賦》

【奉和湘東王春日詩】

鮑泉

新鶯始新歸，新蝶復新飛。

新花滿新樹，新月麗新暉。

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

望：此指農曆十五的圓月。

新水新綠浮，新禽新聽好。

新禽：春天出生的小鳥。

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攀。

新葉句：指採摘桑葉。

新枝雖可結，新愁詎解顏？

結：挽住。詎：豈。

新思獨氛氳，新知不可聞。

氛氳：殷盛貌。新知：新結識的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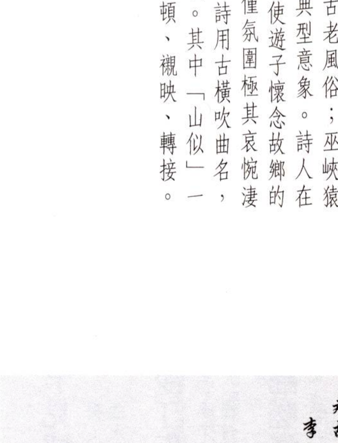
新扇如新月，新蓋學新雲。

新扇：新裁的合歡團扇。新蓋：古代成婚時新娘用的蓋頭紅巾。

新落連珠淚，新點石榴裙。

石榴裙：色如石榴花的紅裙。

一首詩十八句，卻用了三十個「新」字，其中十二句每句用兩個「新」字，六句每句用一個「新」句，且句句以「新」字起頭，可謂匠心獨運，巧妙至極。然其佳處，還在於寫景清新，充滿了春的美好：鶯、蝶、花、樹、月、水、禽，無不面目一新；抒情纏綿，因攀新枝新葉而生新愁新思，因見新扇新蓋而落新淚、點新裙，可謂一往情深，宛轉有致。這種重字體詩雖帶遊戲性質，但要寫得流麗暢達、文意並茂也非易事。此詩在這方面可稱典範。尤其是選用「新」字來連用重複，最切大地回春時的景物特點和少女懷春的心理特點。題中「湘東王」指蕭繹，後為梁元帝。原作《春日詩》也十八句，連用二十三個「春」字。詩



（下字）正如弈棋，三百六十路都有好着，顧臨時如何耳。《詩人玉屑》引《室中語》

【折楊柳】

蕭繹

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

巫山：在今四川、湖北邊境。巫峽：長江在流經巫山時形成的大峽谷。

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

同折：古人有臨別折柳送行以示挽留、依戀的風俗。

山似蓮花豔，流如明月光。

寒夜猿聲徹，遊子淚沾裳。

以上兩句化用古漁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句意。

折柳送別，是流傳已久的古老風俗；巫峽猿啼，是表述行旅之苦的典型意象。詩人在此將兩者緊密地縮結在一起，使遊子懷念故鄉的離愁別苦得以濃縮凝聚，不僅氛圍極其哀惋淒涼，而且情意更加酸楚悲傷。詩用古橫吹曲名，語言明快流暢，具有民歌風調。其中「山似」一聯寫景，形象明豔，又妙於停頓、襯映、轉接。詩



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李白《春夜洛城聞笛》

【燕歌行】

蕭繹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

燕趙句：化用古樂府「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句意。燕趙：泛指今遼寧、河北一帶。

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前月似蛾。

黃龍：即龍城，在今遼寧朝陽。
玄菟：在今遼寧東部一帶。蛾：蛾眉。

如何此時別夫婿，金羈翠眊往交河。

如何：猶「奈何」。金羈：金製馬絡頭。
翠斂（ěr）：用翠鳥製成的犬馬飾品。
交河：在今新疆吐魯番附近。

還聞入漢去燕營，怨妾愁心百恨生。

入漢：指出使由漢人集居的中原地區。去：離開。

漫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

自從異縣同心別，偏恨同時成異節。

異縣同心別：指夫妻心心相印卻天各一方。
同時成異節：指時令雖同，所見節物風光卻不一。

橫波滿臉萬行啼，翠眉暫斂千重結。

橫波：指眼淚。

並海連天合不開，那堪春日上春台？

乍見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似行杯。

舸：小舟。行杯：古代三月初三上巳節有士女會集、曲水流觴的風俗，故此以喻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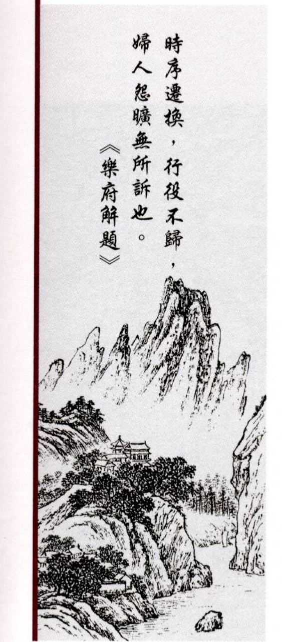
沙汀夜鶴嘯羈雌，妾心無趣坐傷離。

沙汀：水邊沙地。
羈雌：失群留滯的雌鶴。坐：因為，由於。

翻嗟漢使音塵斷，空傷賤妾燕南垂。

垂：通「陲」，邊地。

一個出生於燕趙古地的美少婦，正值學歌習舞、無憂無慮的妙齡花季，卻意外地要與新婚燕爾的心上人相別。那個他先是遠往交河，後又聽說去了漢地，拋下她一人，孤苦伶仃地度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白天和黑夜。心心相印卻天各一方，雖然同時卻景物各異。這種煎熬使她以淚洗面，使她怕上高台。詩


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樂府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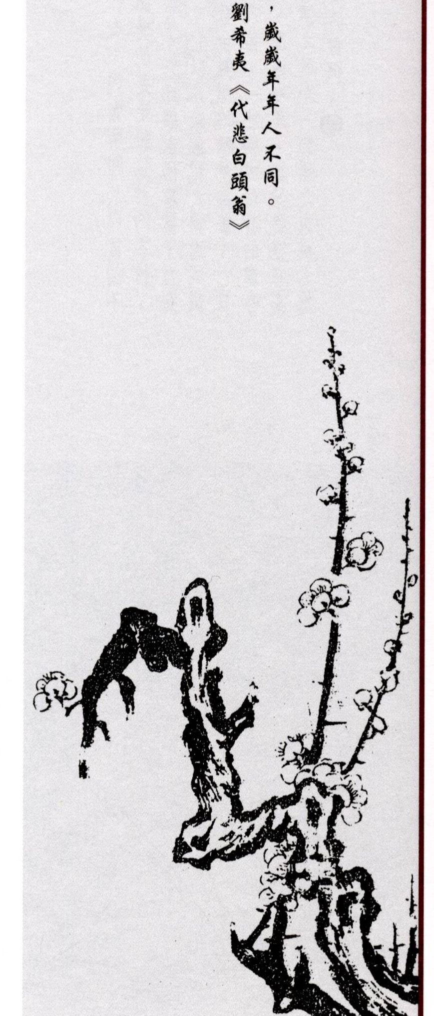


【詠梅】

蕭繹

梅含今春樹，還臨先日池。

人懷前歲憶，花發故年枝。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劉希夷《代悲白頭翁》

懷舊，始終是人類一個經常面對而又無法擺脫的情結。你看這個癡情的詩人在觀看今春新開的梅花時，仍念念不忘舊事舊情，一個勁地重複着「先日池」、「前歲憶」、「故年枝」。也許，那年在池邊，在梅下，曾發生過一個令人銘心刻骨的情況？不然，為什麼他要如此執着，舉一反三，意猶未盡？詩



【詠　竹】

劉孝先

竹生荒野外，捎雲聳百尋。

捎：拂掠。尋：古以八尺為一尋。

無人賞高節，徒自抱貞心。

貞：堅貞，耿介不二。

恥染湘妃淚，羞入上宮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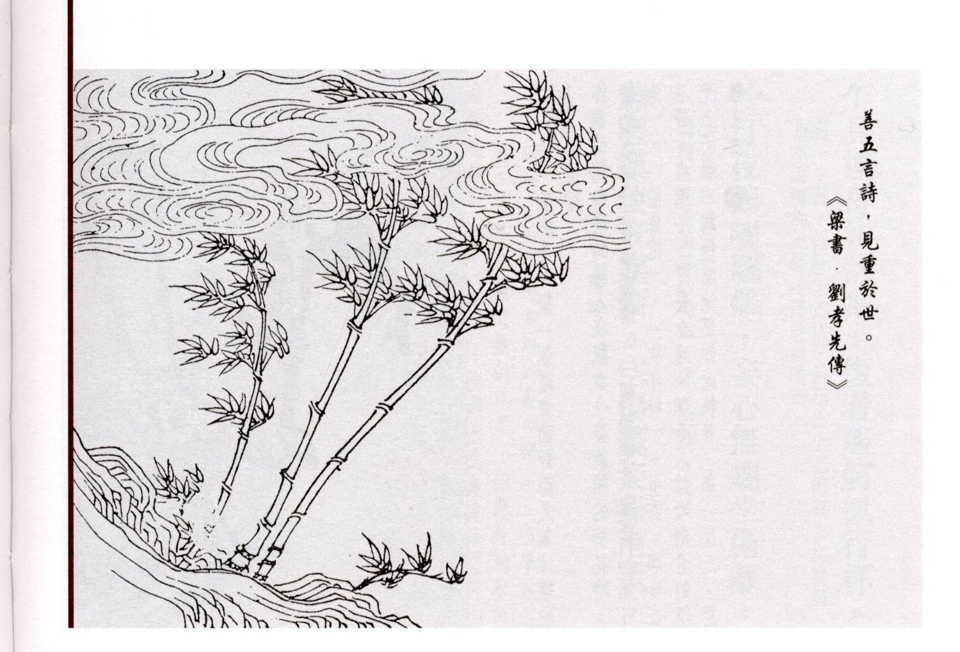
恥染句：相傳舜死，二妃淚下染竹成斑，稱湘妃竹。

上宮：樓房，此指歌樓舞榭。

誰能製長笛，當為吐龍吟。

以上兩句用漢馬融《長笛賦》「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句意。

竹之見賞於志士仁人，代有所聞。與常例不同，詩人在此詠嘆的是生於荒野的翠竹，自有它挺拔高聳，上拂雲天；它遠離世俗塵囂，自有高節貞心，不被稱賞；它以沾染湘妃之淚而成斑為恥，以被裁作進入歌台舞榭的琴瑟為羞；它只期盼着有一天能製成長笛，一吐胸內蘊蓄的龍吟虎嘯之聲。身處逆境、遭遇冷落，卻始終堅守高潔，不媚流俗，其情懷之耿介、節操之忠貞、抱負之遠大，不能不令人欽佩。詩



善五言詩，見重於世。

《梁書·劉孝先傳》

【江　行】

江　洪

日沒風光靜，遠山清無雲。

潮落晚洲出，浪罷沙成文。

洲：水中陸地。文：紋理。

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君。

明君：此指琴曲《昭君怨》，述説王昭君出塞的幽怨和悲苦。

去家未千里，斷絕怨離群。

洪（雖）無多，亦能自迴出。

鍾嶸《詩品》



在一個風平浪靜的傍晚，在一處潮落沙出的江邊，挾一張雅琴，對一輪明月，彈一曲幽咽欲絕的《昭君怨》，那種意境，那種情韻，真是妙不可言。詩中高朗清曠的氛圍，超凡脫俗的意趣，將古今離群人的愁緒渲染得如泣如訴、縷縷不絕，自非一般怨思之作的拘泥坐實可比。詩

【江津送劉光祿不及】

陰鏗

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

依然：依戀不捨貌。渚：江邊小洲。津：渡口。

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

鼓聲：古時開船，多鳴鑼擊鼓。

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

離亭：送別餞行的亭子。

林寒正下葉，釣晚欲收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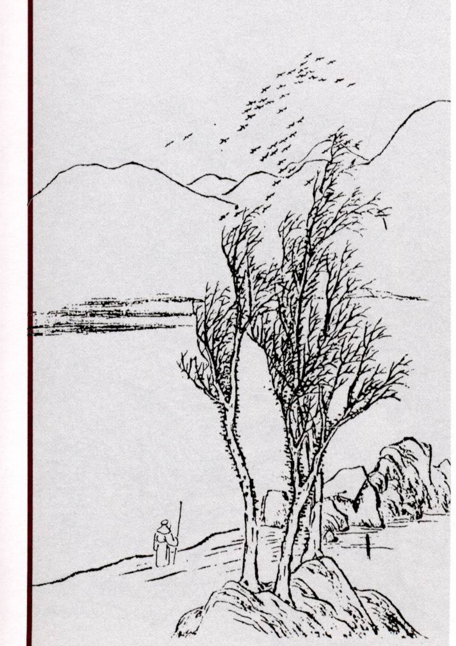
綸：釣魚絲線。

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闉。

如何：猶「奈何」。江漢：專指長江。城闉（yīn）：城門。

陰子堅（陰鏗字）詩聲調既亮，無齊梁晦澀之習。而琢句抽思，務極新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要為同僚好友劉孺（曾仕光祿卿）送別，詩人匆匆地來到他啟程發船的江邊渡口，哪知為時已晚，開船的鼓聲早已敲過，去帆已與天邊的白雲相鄰。眼前只剩下停泊處的棲鳥，空無一人的離亭，寒風中樹林的落葉，傍晚時收絲的漁人。好友遠行，終難一晤，其懷悵然若失，其情難以傾訴。「如何」一結徑出「相背遠」的地點，自有無限懊惱，無限愧悔，無限憾恨。送人未及的傷感，更逾常情。詩

【渡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

洞庭：洞庭湖，南連青草湖。溜：水流。

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

沅水：入洞庭湖，左岸有桃源縣。湘流：湘江，在青草、洞庭湖南。杜若：香草。

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

穴：指華陽洞。相傳漢茅氏三兄弟在此得道成仙。茅山：在江蘇句容縣東南。

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

迥：遠。

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

逗：逗留，停止。度鳥：飛越湖面的禽鳥。危檣：高大的桅桿。

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一葦句：反用《詩經·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航）之」句意。詎：豈。

尋常景物，亦必搖曳出之，務使窮態極妍，不肯直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青草湖在湖南岳陽縣。由於它「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方輿紀要》）的地理特點。詩人在春日渡湖時不僅為眼前波光瀲灩的自然景色所沉醉，而且充分展開聯想，使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帝舜兩妃的傳說、屈原的流落江畔、道教的「第八洞天」和巫山神女的故事，都一起奔湊匯聚，充滿了奇異譎燦的浪漫色彩。青草、洞庭的闊大和奇幻得以形象地再現，「滔滔」一聯的收結感嘆，因此水到渠成，不同凡響。詩

【晚出新亭】

陰　鏗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
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峰。

蓋：車蓋。用枚乘《七發》形容大潮「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之意。

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

戍：駐軍守防處。

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九十句：用《戰國策．秦策》「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句意。
詎：豈。蹤：指一定的行程。

傍晚從建康（今南京）岸邊的新亭（又名勞勞亭。晉室南渡，名士多宴集於此）出發，詩人面對浩蕩的長江，心中充滿了沉重的離悲。江潮臨暮雖已落去，卻還像高張的車馬帷蓋；晚雲昏暗迷茫，已不能如山峰那樣巍峨作態。耳邊只能聽到遠處戍樓的鼓聲，眼前僅可辨識寒山中的古松。詩的前三聯寫景，宛如一幅寒江晚行圖，景象壯闊，氣圍凝重。末聯以行程遙遠、歸期難測遙應首聯「離悲」，更覺意態橫生，餘味不盡。詩

陳則以陰鏗為第一。琢句之工，開杜子美（杜甫）一派，徐陵、江總不及也。
李調元《雨村詩話》

【晚泊五洲】

陰　鏗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

洲：指五洲，在今湖北浠水一帶長江中，因五洲相連而名。洲，水中陸地。

戍樓因嵁險，村路入江窮。

戍樓：駐軍瞭望之樓。
因：憑借。嵁險：高聳險峻。

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
遙憐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一柱觀：在江陵（今屬湖北），為宋臨川王劉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時於羅公洲立。

寫景貴能狀難狀之景如在眼前。這首詩即以精煉傳神的筆墨，將讀者一起帶進了舟泊長江五洲的那個傍晚。你看戍樓因高峻而顯得險要，村路由延伸而現出漫長。江水隨着雲影的浮動而漸次變暗，山巒帶着夕陽的墜落而染上紅暈。這種既有縱深感、又有動靜感的描寫，闊大了景物表現的空間，豐富了畫面色彩的層次，所以深得後人賞嘆。難怪「李侯（指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杜甫也「頗學陰（鏗）何（遜）苦用心」（《解悶十二首》）了。詩



【關山月】

徐陵

關山三五月，客子憶秦川。

三五：農曆十五。秦川：指關中，隴山東到函谷關一帶。

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

星旗映疏勒，雲陣上祁連。

疏勒：漢西域國之一，在今新疆。祁連：即新疆天山。

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

戰氣：作戰的氣氛。

當十五的月亮照在邊關的時候，駐守在那裏的將士不禁因此想起了家鄉。他彷彿看到自己的妻子這時也在高樓的窗前，正含情脈脈地盼望一家團圓。然而疏勒上空的星象和祁連山峰的雲陣，都顯示了戰事仍將進行。面對這種緊張的氣氛，這對相隔千里的夫婦都在感嘆：像這樣的從軍還要持續幾年？詩詠樂府舊題本意，對唐代邊塞詩，尤其是寫懷人用從對方着筆設想的方法，深有影響。詩



【別毛永嘉】

徐陵

願子厲風規，歸來振羽儀。

厲：振興、發揚。風規：諷諫規勸。羽儀：羽毛飾物，此借指禮儀綱紀。

嗟餘今老病，此別空長離。

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

以上兩句用後漢范式素車白馬奔至交張劭之喪典，見《後漢書．范式傳》。詎：豈。

徒勞脫寶劍，空掛隴頭枝。

以上兩句用春秋時吳季札經徐君墓，掛徐君生前所喜劍而去之典，見《新序．節士》。

似達而悲，孝穆（徐陵字）集中不易多得。
沈德潛《古詩源》

毛永嘉指毛喜，至德元年（583）因得罪陳後主被外放永嘉內史，詩即作於送別其離建康（今南京）赴任時。由於詩人年老且病，自知來日無多，故贈詩出語沉痛，格調悲涼。前兩句雖係例行客套，願其出厲風規，歸振羽儀，但深切毛喜為人行事，不落空泛。後六句專寫惜別，已含一別難見之意。所用范式奔喪、季札掛劍兩典，曲盡衷腸，有令人不忍卒讀之悲。而用語淺切，如話家常，聲氣口吻足以感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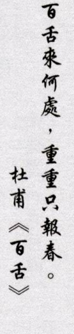
【長安聽百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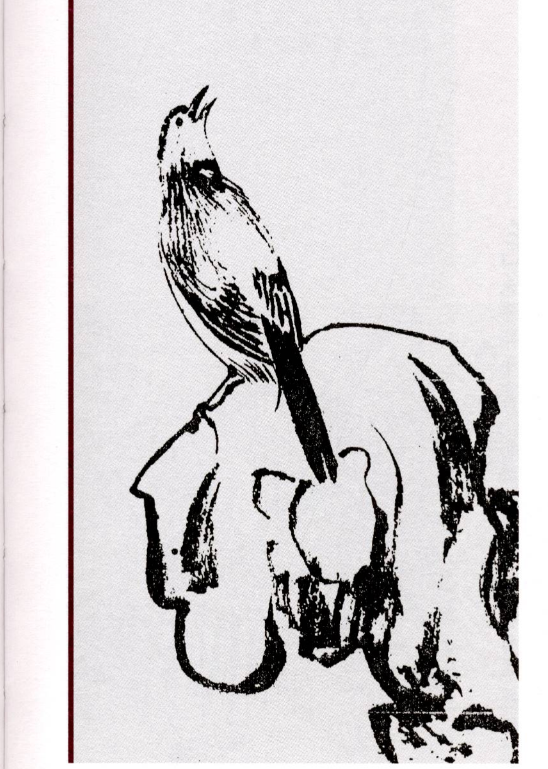
韋鼎

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

一鳥：指百舌鳥，因其啼鳴富於變化如百鳥爭囀而名。

那能對遠客，還作故鄉聲！





從江南來到長安，作為陳朝使者的詩人正因風煙景物的迥異而感到陌生和孤獨，不料忽然聽到一陣熟悉的鳥叫，不禁在心頭激起了強烈的震蕩，以至於遷怒鳥的不識時務，在遠客面前偏偏「還作故鄉聲」。這樣的表述看似無理，實則包含了濃濃的鄉情，突出了置身異地不堪承載的心理感受。後來杜甫《春望》詩有「恨別鳥驚心」的描寫，或即有鑑於此。詩

【宛轉歌】

江總

七夕天河白露明，八月濤水秋風驚。

七夕：農曆七月初七，傳說中牛郎織女在天河相會之時。八月：一年中江潮最大的日子。

樓中恆聞哀曲響，塘上復有辛苦行。

恆：時常。

不解何意悲秋氣，直致無秋悲自生。

悲秋氣：用戰國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句意。直致句：謂即便不是秋季，悲哀也自會生成。

不怨前階促織鳴，偏愁別路擣衣聲。

促織：即蟋蟀，其鳴如催懶婦織布製衣。擣衣：古人多於秋風起時擣洗布料，縫製寒衣。

別燕差池自有返，離蟬寂寞詎含情？

差池：前後錯落不齊。詎：豈，難道。

雲聚懷情四望台，月冷相思九重觀。

以上兩句以雲、月、台、觀隱用戰國宋玉《高唐賦》記巫山神女與楚懷王相會事。

欲題芍藥詩不成，來採芙蓉花已散。

欲題句：用《詩經．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詩意。

金尊送曲韓娥起，玉柱調弦楚妃嘆。

金尊：金屬酒杯。韓娥：韓地美女。玉柱：泛指絃樂器。楚妃：楚國宮妃。

翠眉結恨不復開，寶鬢迎秋風前亂。

湘妃拭淚灑貞筠，筴藥浣衣何處人？

湘妃：舜之兩妃娥皇、女英，相傳淚下沾竹成斑。筠：竹。筴藥浣衣：採藥洗衣。筴，採藥用小簍。

步步香飛金箔履，盈盈扇掩珊瑚唇。

金箔履：用金屬片裝飾的鞋。盈盈：圓滿貌。珊瑚：形容唇色鮮紅。

已言採桑期陌上，復能解佩就江濱？

已言句：用古樂府《陌上桑》詠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事。復能句：用鄭交甫遇江漢二女得其所佩典，見《列仙傳》。

競入華堂要花枕，爭開羽帳奉華茵。

羽帳：用鳥羽裝飾的床帳。華茵：錦被。

不惜獨眠前下鉤，欲許便作後來新。

後來暝暝同玉床，可憐顏色無比方。

暝暝：猶「夜夜」。無比方：沒法形容。

誰能巧笑時窺井，乍取新聲學繞梁。

巧笑：語本《詩經．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繞梁：用《列子．湯問》記韓娥歌聲繞梁三日不絕事。

宿處留嬌墮黃珥，鏡前含笑弄明璫。

珥：女子珠玉耳飾。明璫：珠玉耳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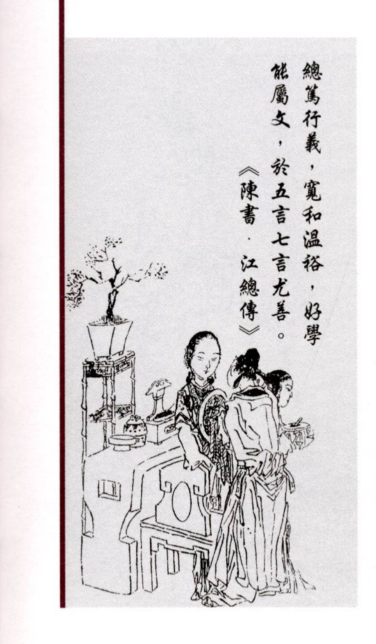
菤葹摘心心不盡，茱萸折葉葉更芳。

菤葹：一種摘心不死的植物。茱萸：一種有濃香的植物，相傳能去邪辟惡。

已聞能歌洞簫賦，詎是故愛邯鄲倡。

已聞句：用漢宣帝太子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王褒所作《洞簫頌》事。詎：豈。邯鄲：今屬河北。倡：歌女舞妓。

借用傳說中晉代少女妙容抒寫哀惋情懷的《宛轉歌》，以七言歌行的形式，陳述一個被棄貴婦的幽怨和孤獨。悲哀的她，不因天下臨秋而自生傷感，耳聞目及的一切——促織鳴、搗衣聲、燕南歸、蟬寂寞、雲聚、月冷、題詩、採花、飲酒、奏樂，無不棖觸萬端，痛苦不已；無望的她，不得不面對新人得寵的殘酷現實：那人貌美多情，競要花枕、爭奉華茵、巧笑窺井、學歌繞梁、宿處留嬌、鏡前含笑……讓人流淚泣血，無法承受。一面是淒風慘露中的聲聲抽泣，一面是花團錦簇下的陣陣歡笑，這首悲宛妙轉之歌，唱出了古今多少棄婦心中的無限哀怨！詩



江　總

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

青樓：本為貴婦所居，此泛指閨房。綺窗：結綺窗，用綺羅編成連線狀的窗子。

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

蘇合：蘇合香。然：同「燃」。

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

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

遼西：指今遼寧西部和河北東北部一帶。薊北：指今北京一帶地區。鴻：大雁，此指書信。

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桃李：喻青春美貌。妍：豔麗。

冷清的道邊青樓，紛揚的窗前白雪，成雙的池上鴛鴦，空燃的帳中蘇合，被屏風遮擋的月光，為燈火映照的獨眠，這一切組成了閨婦獨居的環境，渲染了淒清孤寂的氛圍。身處其間的她，不由不為與丈夫相去千里路途遙遠、信息難遞而抱怨含恨，一個「願」字表達了珍惜青春、不棄光陰的美好祈盼，情深意切，哀惋感人。詩中「屏風」一聯尤為出色，不僅點出景中之人，為上下轉接的關捩，而且屬對巧妙，用語清新，又很有意境，堪稱名句。詩



【玉樹後庭花】

陳叔寶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

高閣：指陳叔寶為後妃建造的臨春、結綺和望仙三閣。傾城：用漢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意，極言貌美動人。

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

映戶：光彩照戶。凝嬌：臉帶嬌羞。帷：帷幕。含態：含情弄姿。

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妖姬：嬌嬈嫵媚的女子。玉樹：喻美人丰姿秀麗。

都說這支由陳後主作辭譜曲的得意之作是罪孽深重的「亡國之音」，其實它只是一首由亡國之君創作的豔歌而已。一群住在華宮高殿內的天生麗質，在迎駕時作出種種嬌柔嫵媚的姿態，她們迷人的光彩照亮了整個後庭。歌辭在表現後宮佳麗的容貌、儀態、舉止方面形象得體，傳神入化，集中體現了風流天子的審美意趣。江山與美人自古以來就是帝王要面臨的選擇題，陳叔寶選了後者，此詩便是答案。詩



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

《舊唐書·音樂志》載唐太宗語

【斷　句】

劉　昶

白雲滿鄣來，黃塵暗天起。

鄣：屏障。此指要塞、關口。

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

這首小詩是詩人被逼由宋逃往北魏途中所作，將自己遠離祖國、家人的種種愁怨，借景物表出。眼見北地滿天白雲，無際風沙，關山阻絕，使他感慨萬分；而遠望家國，遙遙不見，又使他傷痛不已。通過對景的深沉的點染，詩人被逼離鄉背井、受盡磨難後的痛苦憤慨也就噴湧而出了。詩名「斷句」，即未成篇的意思，類同「絕句」；詩首聯對偶工穩，在音節上也與後世絕句相仿。詩



昶兵敗奔魏，棄母、妻，惟攜妾一人，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

《南史·劉昶傳》

【搗衣詩】

温子昇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

錦石：指精美的搗衣石。流黃：此指間黃色的絹。

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

香杵紋砧：極言搗衣杵與石的精美。
傳聲遞響：砧聲次第傳來。

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

七夕：農曆七月七日。
長河：銀河。

蠮螉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蠮螉(yē wēng)塞：即居庸關，在北京。
候雁：大雁。鴛鴦樓：在漢長安未央宮，此指佳人所居。天狼：星名，主用兵。

直是唐人
沈德潛《古詩源》

搗衣即用木棒捶打衣料使其平整柔軟，然後剪裁縫紉。六朝及唐寫搗衣的詩很多，均寫婦女為征戍在外的丈夫搗衣，從而觸發相思懷念之情，這首詩也是如此。作為傳世名篇，本詩的特點在於敘述委婉，綺麗纏綿，辭藻絢爛，音節瀏亮。詩人沒有着意刻畫思婦的哀怨心情，只是寫景繪影，隱括題旨，內容雖寫北地，風格則與南朝詩如出一轍。中間兩個五字句收束尤為出色，暗中以牛郎織女相會、中秋月明人圓典，反襯思婦的孤獨寂寞，涵蘊無限。詩

【望海】

祖珽

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里。

巨壑：大海。

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

無極已：無邊無際，沒有休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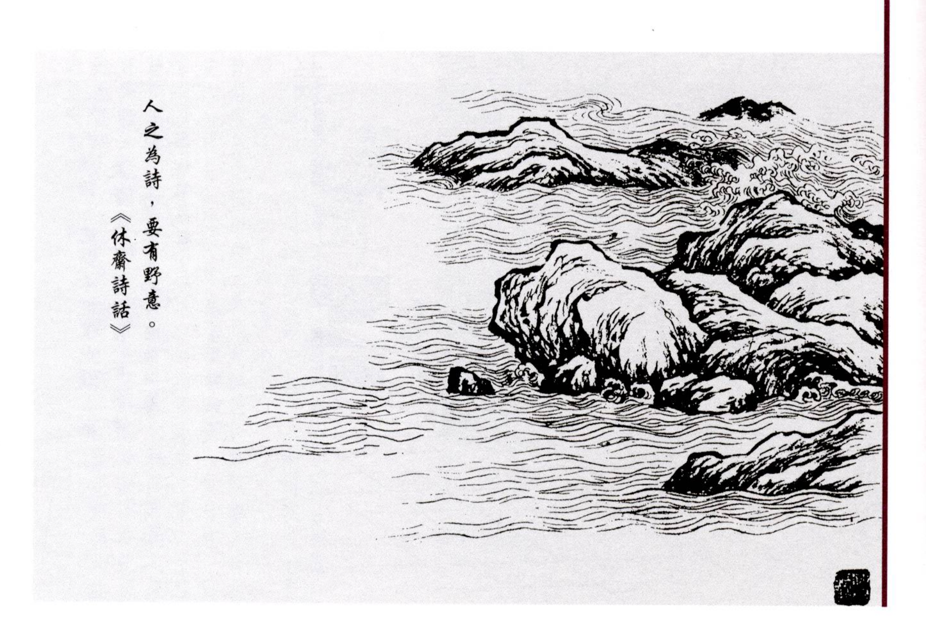
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

度：飛過。

無待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送將歸：語出宋玉《九辯》：「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客子：飄流他鄉的人。

全詩從一個「望」字入手，層層展開。先總寫海的無邊無涯，然後以雲島相連、風潮無極，補足前兩句，雄渾恣肆，使人油然興起嚮慕之心。四、五句，由海面轉向海上，由大景轉向細節，描繪遠飛的大雁與沖天的白鷗，間間點綴，從而引出最終思歸的牢愁。詩寫得氣勢十分闊大，句句切題，但具體描寫時又不鑿鑿於詞句的粉飾雕琢，似乎不經意而出，卻自然渾成，這就是北朝詩歌的普遍特色。詩





【秋　思】

蕭　愨

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

潦：地上的積水。
籟：風吹過孔竅發出的聲響。

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

燕幃緗綺被，趙帶流黃裾。

燕幃：燕姬之幃。
趙帶：趙女之帶。

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

這首寫流離到北方的婦女秋夜思鄉的詩，通過繁富而蕭瑟的秋景，及綺麗華美的居室，襯托思婦難以排遣的孤寂淒苦，婉轉感人。「芙蓉」兩句是名句。詩用倒裝，分寫芙蓉與露水、楊柳與月色這兩組景物，細膩熨貼。同時，詩又在靜景中融入動態，寫芙蓉在露水中凋謝飄落，楊柳在月色中逐漸枯萎稀疏，通過自然界的變化，暗點思婦悲嘆時光流逝、美景凋零，從而寄託她對家鄉的深切懷念。詩寫得意境高妙、流利清空，《北齊書》、《顏氏家訓》載，在當時即受到普遍讚賞。詩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鍛煉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

《彥周詩話》

【高句麗】

王　褒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

蕭蕭句：《史記》載，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別於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傾杯覆碗漼漼，垂手奮袖娑娑。

漼漼（cuǐ）：眾多貌。
娑娑：舞蹈。

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

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威儀，善談矣，博覽史傳。

《北史．王褒傳》

詩用樂府舊題，「高句麗」即今朝鮮、遼東一帶。全詩用雄渾鏗鏘的語句，婉轉瀏亮的音節，塑造了一位豪氣奮發的英雄。詩首尾呼應。首句用易水相別典，營造蒼涼悲壯的氛圍，暗示主人公視死如歸的勇氣；末句感嘆人生短暫，與首句遙相呼合，表達主人公渴望建功立業，不願蹉跎無聞的壯懷。這樣，中間數句與燕趙佳人傾杯痛飲、縱情歌舞，不惜黃金散盡，就不是一般的沉湎酒色、浪擲光陰的無聊，而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無奈。詩

【送別裴儀同】

王　褒

河橋望行旅，長亭送故人。

河橋：即河梁。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後用以代指別離處。
長亭：供送別及行人休息處。

沙飛似軍幕，蓬卷若年輪。

蓬：蓬草。秋枯根拔，隨風而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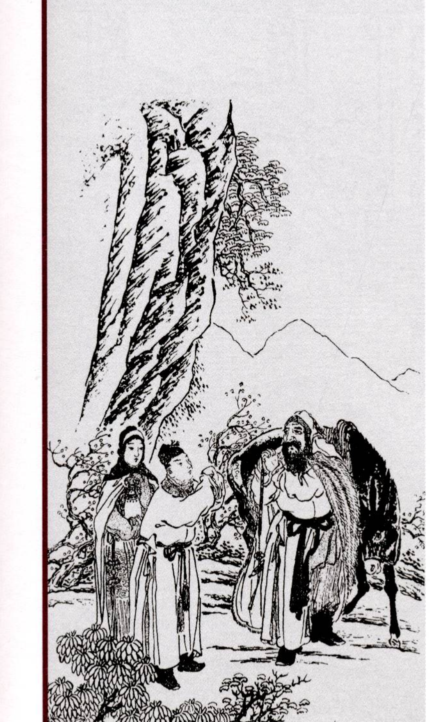
邊衣苦霜雪，愁貌損風塵。

邊衣：即征衣，戰袍。

行路皆兄弟，千里念相親。

行路：旅行外鄉的人。

澹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容也。《漢詩話》



這首五言古詩在謀篇佈局上已經與後世律詩相仿：首兩句起，寫送別；中四句承別寫友人所去之地的情況；末兩句寄託自己的情感。因為友人是去邊塞，所以詩除了依依別情外，更注重悲涼氣氛的烘染。首兩句即低沉淒迷。中四句寫邊塞風光尤為出色，凝重壯闊中飽含同情，說邊塞滿天飛沙、蓬草飛捲，而友人身着薄薄戰袍將受盡凍寒，容顏也將被風塵摧損，以揣測之詞，把自己的同情與傷感表述無遺。由此，末兩句的安慰勸勉，就更顯得深沉殷切。詩

【渡河北】

王　褒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

以上兩句：化用《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

常山：即飛狐關，在河北唐縣。
代郡：今河北蔚縣一帶。
亭障：指崗亭、城堡等防禦工事。

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

隴頭歌：樂府歌名，多寫征人思鄉之苦。

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薄暮：黃昏。
失道：迷路。

詩人本是梁朝宮廷文人，國破後被拘留北方，所以在北渡黃河時，眼見秋天景色，頓生羈旅傷悲與思鄉情愁。詩起首兩句，高屋建瓴，總攝全篇。「秋風吹木葉」是實景，「還似洞庭波」是比喻。僅兩句，便把眼前北國的蕭瑟秋色與對南方家園的思戀概括無遺。此下，常山、代郡北方地名的連綴，異國歌聲引起的傷感，日暮途窮的迷惘與無奈，都因了首兩句的思鄉，顯得分外深沉與悲壯。全詩層層深入，情寄景中，籠罩着無盡的蒼涼愁怨，感人至深，一向被作為王褒的代表作，受到推崇讚許。詩

起調甚高　沈德潛《古詩源》

【怨歌行】

庾信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

金陵：今江蘇南京，是當時南朝各代的都城。長安：今陝西西安。

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

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

胡塵：指邊境與少數民族的戰爭。

為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絃。

斷絃：此指因哀怨而使琴弦彈斷。

子山驚才蓋代，身墜殊方，恨恨如亡，忽忽自失。生平歌詠，要皆激楚之音、悲涼之調。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詩用樂府舊題，寫一位遠嫁北方的女子，遇到戰亂，丈夫出征邊塞，她獨守空閨，飽受思鄉與思夫的煎熬，無比銷魂心碎。詩採用女子自訴的傳統手法，用質樸平淡的語言傾訴內心的哀怨，字字和血淚流出，讀後使人激起強烈的同情。庾信是從南方流落到北方的詩人，此詩所寫的不幸的女子，其實正是他自己身世的寫照；詩人是借漢代女子之口，抒發自己的感慨，因而格外淒怨感人。

【烏夜啼】

庾信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

促柱：調緊琴上張弦的木，使音高急。子夜：南朝樂府名。前溪：南朝舞曲。

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

御史句：《漢書》載，御史府多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

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

彈琴句：司馬相如以琴挑卓文君，兩人私奔。後相如又將聘人為妾。織錦句：蘇蕙嫁竇滔，滔遠徙，別娶婦，蘇織錦為回文詩寄夫。

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恆夜啼。

詎：豈不。恆：常常。

烏鴉在夜半哀啼，常常引起不幸女子對身世的感慨，這首樂府着題詩，表現的即是這一主題。起兩句拗入，點題名，言與《子夜》、《前溪》不同。三、四句承題，用有關烏鴉的典故，暗示曲為《烏夜啼》。後四句入題旨，用卓文君曾被司馬相如嫌棄、蘇蕙丈夫變心獨守空閨的故事，說她們聽到烏夜啼，怎能不整夜驚心落淚呢？然而烏鴉卻不管人怎麽想，總是要啼的。尾句一結，結得深沉，有有餘不盡之意。詩在構思上有其特色，但後人對其推重主要是在格律上，認為它已基本符合七律要求，是格律詩發展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信）妙蓋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
宇文逌《庾子山集序》

【燕歌行】

庾信

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

代北：指今山西北部一帶。
飛蓬：蓬草枯後，被風拔出，隨風飛揚，故稱。

寒雁嗈嗈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

嗈嗈：雁雌雄和樂之鳴聲。遼水：在今遼寧一帶。
薊門：在今北京，為古燕地。

晉陽山頭無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

晉陽句：《戰國策》載，智伯伐趙晉陽，趙留下荻蒿等為箭桿。疏勒句：《後漢書》載，匈奴斷其水源，恭禱拜而水湧。

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疏。

屬國：典屬國，官名，掌管西域屬國。
陽關：在今甘肅敦煌，為通西域要道。

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婦燕將書。

魯連：齊人。齊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作書射入城，燕守城將自殺，聊城亂，田單攻下城。

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

渡遼：漢有渡遼將軍。

妾驚甘泉足烽火，君訝漁陽少陣雲。

甘泉：漢宮名。孝文帝時，匈奴曾侵至甘泉。
漁陽：漢郡名，即今河北北部一帶。

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床難獨守。

細柳：在今西安西，周亞夫曾率兵屯細柳。
蕩子：遊子。

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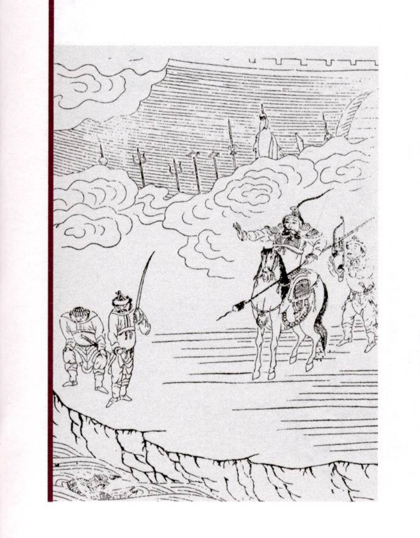
秦嘉：隴西人，曾贈妻詩，有「明鑑可鑑形」句，見《玉台新詠》。韓壽：晉賈充僚屬。充女曾竊父所得西域奇香與韓壽。

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不復久。

春分句：《左傳》注謂燕子春分來，秋分去。

洛陽游絲百丈連，黃河春冰千片穿。

游絲：春天小蟲吐的絲。



桃花顏色好如馬，榆莢新開巧似錢。

桃花句：馬有桃花馬，黃白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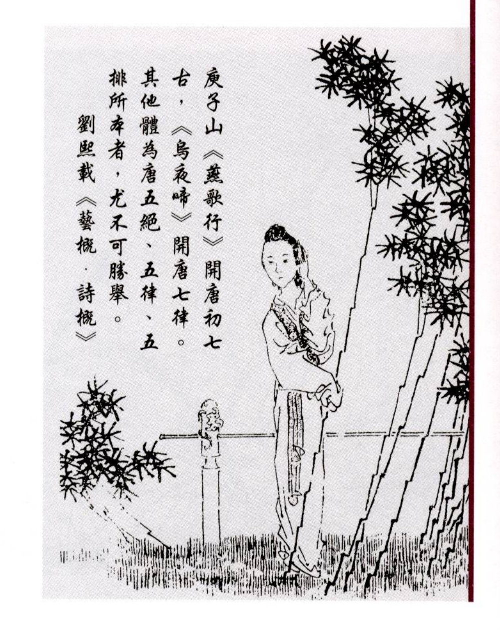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

蒲桃：酒名。
千日醉：《博物志》載中山人釀酒，一醉千日方醒。
九轉：九轉丹，傳服之三日得仙。

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華表：《搜神記》載，燕昭王墓前有千年華表樹。

庾信這首《燕歌行》，技藝嫻熟，一向被當作開創唐人七古詩的典範，具有深遠的影響。作為長篇敘事詩，詩人注意全篇佈局，從北地的景物入手，歷敘戰爭的艱苦，思婦的哀傷，遊子的思鄉，最終感嘆人生歡少苦多，應該珍惜大好時光，寫得起伏跌宕，縱橫開闔，曲折豐富，細膩生動。同時，詩注重場景與情調的變化，追求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講究音節的抑揚頓挫，時而悲愴沉鬱，時而綺麗蘊藉，時而纏綿委婉，時而清空飄逸，做到了情隨境轉，境為情設，氣高韻遠，代表了北朝詩的最高成就。詩



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為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
劉熙載《藝概·詩概》

【奉和山池】

庾信

樂宮多暇豫，望苑暫回輿。

樂宮：長樂宮，漢宮名，代指梁宮。望苑：博望苑，漢苑，武帝建。

鳴笳陵絕浪，飛蓋歷通渠。

笳：一種管樂器。蓋：車蓋。

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疏。

桂亭：指亭邊多桂樹。桐門：謂門邊植梧桐。

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

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詩是奉和梁簡文帝作，卻絲毫不帶奉和應制類詩常有的拘謹板滯、空洞乏味的弊病。後兩聯尤為細膩雅致。微風吹過水面上的荷葉，荷葉搖動，驚起了水中的小鳥；日光把小橋的影子投入水中，陰影中聚集着成群的魚兒。這一切都是那麼生動活潑，體物緣情，得天然神妙，唐杜甫「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名句，專學此種。「日落」兩句，說夕陽西下，雲歸山谷，尚瀰漫着雨後的潮氣。又寫得含渾沖淡，悠然不盡，有晉名士拄笏看山的雅韻閒情。詩

陳隋間人，但欲得名句耳。子山於琢句中，復饒清氣，故能拔出於流俗中，所謂軒鶴立雞群者耶！

沈德潛《古詩源》

【擬詠懷 三首】

庾信

（其一）

楚材稱晉用，秦臣即趙冠。

楚材句：語出《左傳》「雖楚有材，晉實用之」。秦臣句：秦滅趙，將趙君所戴惠文冠賜近臣。

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

離宮：行宮，此指賓館。此用《左傳》載鄭相子產使晉事。陳完：陳公子完，奔齊，齊任命他為國卿，他不肯受。

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

寓衛：用黎侯被逐寓於衛事，見《詩．式微》毛序。安齊：用晉公子重耳在齊耽於安樂不肯離開事。

雪泣悲去魯，淒然憶相韓。

雪泣句：用孔子不捨得離開魯國事，言自己難離南方。相韓：張良祖父五世相韓。

唯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

窮途：阮籍每遇路盡，即痛哭而返。見《三國志》注引。

無窮孤憤，傾吐而出，工拙都忘，不專擬阮。

沈德潛《古詩源》

《擬詠懷》共有二十七首，是庾信自述國家滅亡，自己被羈留北方，備經艱辛，呼天無助的感慨。這首詩，詩人從自己在北方受到禮遇寫起，表達自己不願仕宦北朝，流露寄居異域、思念家國的傷悲。詩句句用典，密切貼合自身；格調低沉壓抑，風格沉着悲涼，把滿腔憤激凝聚在短短十句詩中，有尺幅千里之效，上承阮籍《詠懷》，下開陳子昂的《感遇》，成為組詩中不朽的名篇。詩

（其二）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

國士遇：以國士相待。

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吞。

珠可吐：謂自己才學受梁帝重視。

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

尺璧：徑尺玉璧。

千金句：語本《漢書》「得黃金百金，不如季布一諾」。

悲傷劉孺子，淒愴史皇孫。

劉孺子：漢宣帝玄孫劉嬰，被王莽廢。此指梁敬帝。

史皇孫：漢武帝孫，遭陷害被殺。此指梁宗室。

無因同武騎，歸守霸陵園。

武騎：司馬相如。曾官漢文帝陵孝文園令。

霸陵：即漢文帝陵，在長安東。

詩人父子都深受梁朝皇帝賞識，這一知遇之恩，隨着國變，已難以報答。春秋時豫讓受智伯知遇，智伯死，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去行刺殺智伯的趙襄子。因此，詩人在詩中以豫讓自勵，表示早已將得失拋之腦後，隨時準備獻身。回思眼前，梁敬帝已死，簡文、元帝的子孫也大多被害，前程渺茫，連能如同司馬相如一樣為帝守陵都辦不到，怎不令他傷痛欲絕呢？詩全用議論，深沉悲慟，如窮猿叫林、寡婦夜哭，一種英雄失路、報國無門的哀怨騰躍紙上，令人一讀一嘆，幾難於終篇。詩



（其三）

搖落秋為氣，淒涼多怨情。

搖落句：語本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

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

啼枯句：傳舜死，其二妃淚灑竹成斑典故。哭壞句：傳杞梁戰死，其妻號哭，城為之崩壞。

天亡遭憤戰，日蹙值愁兵。

天亡句：《史記》載，項羽兵敗，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日蹙：同「日促」。謂國土日小。

直虹朝映壘，長星夜落營。

直虹：虹頭尾至地，是流血之象。

長星句：諸葛亮將死，有長星赤而芒角，墜營中。

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

楚歌：項羽被圍，張良令兵士作楚歌。

南風句：言南兵將敗。典出《左傳》襄公十八年。

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

以上兩句：《世說新語》載，張季鷹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眼前一杯酒。」



侯景之亂，建康淪陷，庾信亡命江陵，輔佐梁元帝。公元554年，西魏軍隊攻陷江陵，元帝被殺，梁宗室大臣盡為俘戮。這首詩追述江陵戰事，先寫梁亡後的淒涼景況，次敘梁軍戰敗經過，最終感嘆自己只能忍辱偷生，無法計較身後名節了。梁元帝之死對庾信是個致命打擊，當時他雖然已被羈留北方，沒有親歷這場變亂，但一直對此傷懷縈繞，在《哀江南賦》等名作中多次記敘事變經過。這首詩既是記實，又是感懷，是痛後思痛的無奈與憤激，因而分外沉痛。詩

【喜　晴】

庾　信

比日思光景，今朝始暫逢。
雨住便生熱，雲晴即作峰。
水白澄還淺，花紅燥更濃。
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

比日：連日。光景：陽光。

石燕：傳零陵有石燕，遇雨即飛，雨止則停下為石。

泥龍：泥做的龍，禱雨時用。

久雨放晴是人們生活中經常遇到的事，詩人運用生花妙筆將如此普通的事渲染得情趣盎然，因而使人倍感親切。詩先通過心理的刻劃來表現喜情，先跌後揚，把對連日陰雨的煩燥及天乍放晴時既喜又憂，晴不長久的心理細微寫出。接着，詩轉換角度，展示雨住熱生，白雲堆積，水色清澄，花朵紅豔這幾組鮮明亮麗的景物，既寫晴，又傳達了喜悅的心情。最後，以石燕、泥龍典，表達對風調雨順的歡欣，拓展一層，使「喜晴」有更深的涵義。詩

史評庾詩「綺豔」，杜工部又稱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詩家難兼，子山備之。

張溥《庾子山集題辭》

【寄徐陵】

庾　信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
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

以上兩句：晉向秀路過山陽舊居，聞鄰人吹笛甚悲，想起已死的好友嵇康，遂作《思舊賦》。

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

楊慎《升庵詩話》

看上去，詩人是以詼諧、輕鬆的語句調侃好朋友徐陵：你要想念我，就趁我還活着；不要像向秀一樣，等我死了才追思我。但結合詩人的身世，透過這有意的放達，我們不難想見：詩人作此詩時，遙望南天，故國不見，親友睽違，有多少辛酸凝結在心頭，又有多少傷痛要想對友人陳說！詩

【寄王琳】

庾　信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
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玉關：玉門關，此指作者所居長安。金陵：今南京，是梁都城。

君：指王琳，字子珩。

琳乃心梁室，艱險備嘗，信能不為之淚下哉！

聞人倓《古詩箋》

前兩句寫南北阻隔，人各一方，收到書信不易；後兩句寫收信後的悲喜。王琳是梁朝大將，梁亡，他起兵復仇，大敗陳兵，後戰敗被殺。庾信收到王琳書信時，王琳正在郢城練兵，準備起事，因此庾信閱書信後，百感交集，寫下了這首感情誠摯的小詩。詩平實淺淡，但情味悠長，把許多複雜難言的情感都包融一盡，有「芥子納須彌」之妙。詩

【從軍行】

盧思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

朔方：北方。又為郡名。甘泉：漢宮名，在長安西北。飛將：漢李廣有「飛將軍」之稱。此代指猛將。祁連：即天山。

犀渠玉劍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

犀渠：犀牛皮做的盾。良家子：清白人家兒子。漢兵士一來源於良家子，一源於罪犯。

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偃月：與下「魚麗」均為陣名。右地：匈奴地分三部，單于居中，所居稱龍庭；東為左地，西為右地，由左、右賢王統轄。

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

谷中句：李廣夜巡，曾誤石為虎，射之，箭沒石中。金人：匈奴用金人為神主，祭天。霍去病曾繳獲匈奴金人。

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

薊門：在今北京西北。

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

馬嶺：地名，在今甘肅。龍城：即龍庭。

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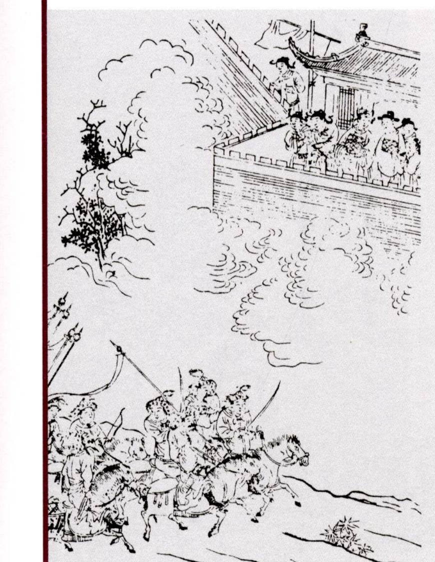
庭中兩句：化用《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詩意。

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

浮雲：用《古詩十九首》「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句，暗喻征人難返。五原：漢郡名，在今內蒙包頭北。

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

芳菲月：美好的歲月。



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

流水句：用樂府《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嘶，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堅冰句：用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

節物：節令物候。

長風蕭蕭渡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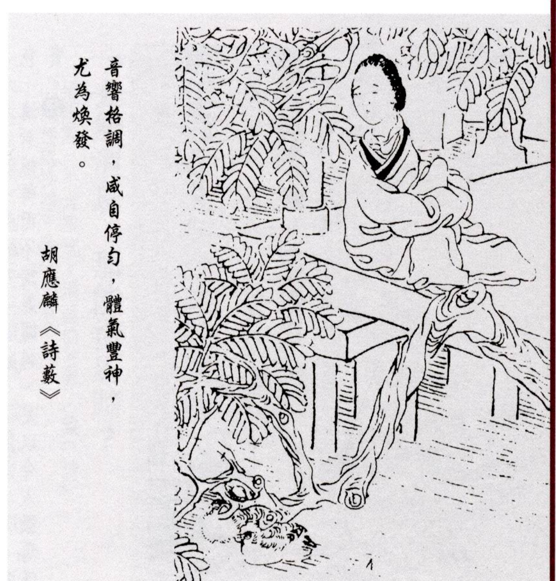
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

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渭橋：在長安北渭水上。漢宣帝時，匈奴單于入朝，宣帝登渭橋接見，外族君臣皆拜於橋下呼萬歲。

這首古歌用樂府舊題，寫征戍生活及離別相思之情。詩依順序展開，從出征寫起，着意烘染邊塞的荒涼、征戰的辛苦，歌頌將士的勇武與為國作戰的豪情壯志。然後，詩由此生發，述征人思鄉與思婦盼丈夫歸來的哀怨，最後點出反對戰爭、盼望和平的主題。詩面面俱到，通過工整的對偶，遒勁的音節，純熟的用典，綿密的結構，將抒情、敘事、議論合為一體，流暢華美，格高氣足，是唐七言歌行的先導。詩





【山齋獨坐贈薛內史】

楊素

居山四望阻，風雲竟朝夕。

四望阻：謂四面群山壁立，隔斷視線。

深溪橫古樹，空巖臥幽石。

日出遠岫明，鳥散空林寂。

岫：峰巒。

蘭庭動幽氣，竹室生虛白。

蘭庭：種滿蘭草的庭院。
虛白：語出《莊子》「虛室生白」，謂境界空明澄朗。

落花入戶飛，細草當階積。

桂酒徒盈尊，故人不在席。

尊：酒杯。

日暮山之幽，臨風望羽客。

羽客：道士。

薛內史即薛道衡，生平見本書「詩人譜」。詩前十句鋪敘「山齋獨坐」，後四句寫懷人，而寫山齋又在於引發懷人，這是本詩謀篇立意所在。詩人獨居山中，因此寫山中的一大段，刻意闡述山中的幽靜，從群山壁立到風雲飄忽，從深溪古樹到空巖幽石，從清晨日出到鳥散林寂，以至獨坐室中，蘭庭深幽，竹室清明，落花入戶，細草當階，無一不充滿幽靜，從而引發寂寞之感，過渡到懷人。詩在寫景處尤為人稱道，詩人把自己的心情融入景中，細膩入微地寫出景物特色，清新婉轉而不綺靡纖弱，足以令人激蕩嘆賞。詩

武人亦復奸雄，而詩格清遠，轉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
沈德潛《古詩源》

【昔昔鹽】

薛道衡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

金堤：堅固的大堤。
蘼蕪：草名，夏季開白花。

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

芙蓉沼：荷花塘。
蹊：小路。

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

秦氏女：樂府《陌上桑》中美貌的女子羅敷。竇家妻：晉竇滔妻蘇蕙，曾織錦為回文詩寄夫。

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

蕩子：遊子。

恆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

千金笑：即一笑千金意。
雙玉：眼淚。

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

盤龍：鏡上紋飾。隨鏡隱：謂收起不用。
彩鳳：錦幔上花紋。逐帷低：指低垂不鉤起。

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

夜鵲：驚飛的烏鵲。
憶晨雞：謂不寐而等待雞鳴。

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

牖：窗戶。空梁：空閨的屋梁。

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

代北：今山西北部。遼西：今遼寧西部。

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惜馬蹄：不肯回家。用蘇伯玉妻《盤中詩》「何惜馬蹄歸不數」句意。

《昔昔鹽》為樂府羽調曲，「昔昔」即「夜夜」意，曲多寫閨怨，這首也是如此。詩以美麗的春景起興，然後寫思婦獨守空閨，無意梳妝，終日以眼淚洗面，常常徹夜難眠，而丈夫遠戍在外，歸期無望。詩如抽絲剝繭，將思婦淒冷孤寂、難以排遣的哀怨愁思委婉述盡。在藝術手法上，詩講究修辭，對偶整飭，語言華麗，具有典型的南朝詩綺麗纏綿、悱惻蘊藉的風格，即使沒有「空梁落燕泥」這樣空前絕後的好句，亦足以傳誦千古。唐趙嘏曾作《昔昔鹽》二十首，均用本篇各句為題，可見影響之大。詩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語否？」
劉餗《隋唐嘉話》

【人日思歸】

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

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七日：正月七日為人日。

落雁後：傳雁正月自南歸北，故云落在雁後面。

平淡中蘊涵深情，是詩中上乘。這首詩前兩句便極其平淡，直述時序。入春七日，離家兩年，是事實；然而一經並列，以七日概一年，便見詩人思歸之切，細細咀嚼，自生無限情思。三、四句轉入虛擬。詩人時在江南，思念北方家鄉，春回大地，群雁北歸，自己卻不得歸；花兒即將開放，而自己的歸心卻早已飛回家鄉。如此曲折回環，將滿腔心事，說深說透，詩為後人激賞，自非無因。詩

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漫齋語錄》

【送別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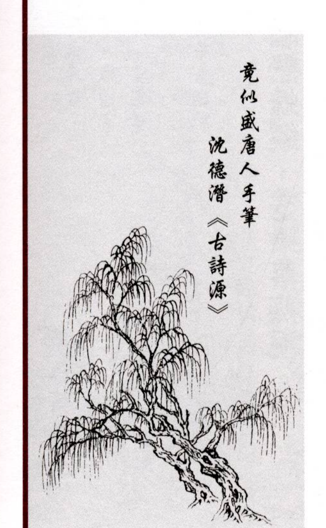
無名氏

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

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

柳條折盡：古人有折柳送別的習俗，取「柳」與「留」諧音，寄託盼望所送者早日歸來的希望。

這首民歌採用遞進手法。楊柳青青垂地，楊花漫天亂飛，點出暮春季節。春景最能引起遊子的憂愁，而送別者的離情別緒同樣也因春景而加深。首兩句，已將別離時的迷離深怨，借景物傳遞出。三、四句進逼。古人有折柳送別的習俗，而眼前柳已折盡，花已飛盡，你又何必一定要走呢？如此一問，已足夠令人傷心，詩人偏不直問，故作轉折，不問別而問歸，他的傷感，就更令人痛心哀憐了。詩





竟似盛唐人手筆 沈德潛《古詩源》

【夏日臨江】

楊廣

夏潭蔭修竹，高岸坐長楓。

日落滄江靜，雲散遠山空。

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

逍遙有餘興，悵望情不終。

潭（xún）：水邊。

滄江：江水。江水呈青蒼色，故稱。

詩寫夏日水邊景色與自己臨眺的心情，寫得聲色俱到，情景皆長。寫情僅末尾兩句，但為全詩主腦。因為「逍遙有餘興」，所以景物分外秀麗、寧靜：修竹蔭翳，長楓透涼，日落江靜，雲散山空；乃至林外鷺飛，水上蓮開，無一不令人賞心悅目。而正因了景靜，詩人得以浮思翩翩，不自覺地想到紅塵人事，產生了「悵望情不終」的感慨。此外，詩二、三聯對偶工整，已與唐律沒有區別；「鷺飛」一聯，紅白相映成趣，又帶有後世宋詩的尖巧。詩

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劉勰《文心雕龍．物色》





【子夜歌 二首】

南朝樂府民歌

（其一）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

如一：結成一體。

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匹：布匹。



南朝樂府運用雙關手法比喻暗示，通常為兩種形式。一種是諧音雙關，如本篇以「絲」諧指「思」字；一種是借義相關，如本篇借「匹」字的「布匹」意轉指「匹配」意。這兩種雙關手法對後世的民歌和文人創作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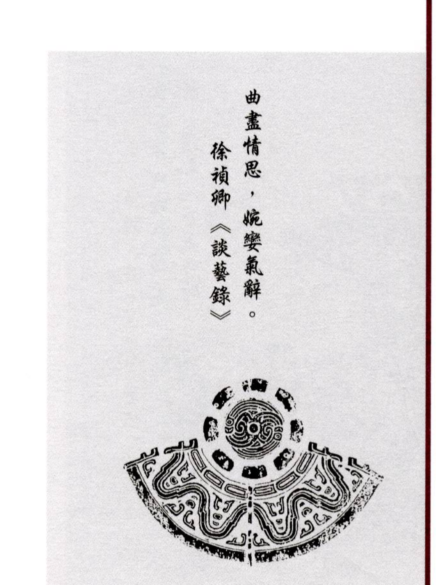
（其二）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

儂：我。北辰：北極星。

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

歡：情人。行：施行。



「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樂府民歌常以兩組比喻形成雙方的對比，而讓讀者擔任仲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讀者因傳喚起經驗而產生共鳴，效果就比傾聽單一的直陳要強烈得多。詩

【子夜四時歌 二首】

（其一）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

哀：哀婉動人。

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

羅裳：綢裙。

「春風不知著，好來動羅裙。」（《讀曲歌》）「羅裳易飄揚，小開罵春風。」（《子夜歌》）可知「羅裳開」，對於舊時女子實有着煽熾情慾的微妙意義。篇中連用的三處「春」字，淋漓盡致地坐實了「有女懷春」（《詩經．野有死麕》）習語的內涵。詩

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同聲，皆樂於耳。

王充《論衡．自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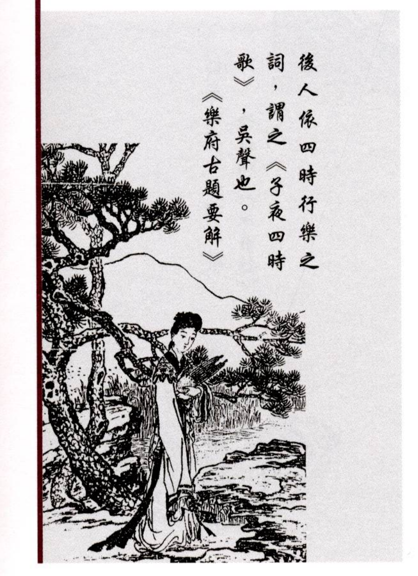
（其二）

淵冰厚三尺，素雪復千里。

淵冰：河冰。素雪：白雪。

我心如松柏，君情復何似？

《子夜四時歌．冬歌》之另一首：「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柏林。經霜不墮地，歲寒無異心。」可為「我心如松柏」句註腳。淵冰素雪，茫茫千里間只餘下松柏獨力撐拒，使人對曲中被遺棄女子的幽怨孤憤，倍覺愴然。詩



【大子夜歌 二首】



（其一）

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

子夜：指子夜歌。可憐：可愛。

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

明轉：明快而宛轉。

《子夜歌》相傳為晉代善歌女子子夜所首倡，實為下層婦女抒吐心聲的江南民歌。鄭振鐸先生說得好：「她只有一個調子，這個調子便是少男少女的相愛。她只有一個情緒，那便是青春期的熱戀的情緒。」（《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本詩恰如其份地概括了《子夜歌》「慷慨」、「明轉」的特色，可謂是後世以詩評詩的先導。詩

（《大子夜歌》）大約是當時文士們寫來頌讚《子夜》諸歌的。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

（其二）

絲竹發歌響，假器揚清音。

假：借。器：樂器。

不知歌謠妙，聲勢出口心。

聲勢：歌聲與餘韻。

樂府民歌最初多為「徒歌」（無樂器伴奏的歌曲），後來才「被以管弦」。本歌作者不僅正確地指出了民歌感情真摯、出以天然的特色與孤詣，而且對世無知音，於樂府捨本逐末的浮靡時尚表示了感慨。後世如白居易「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聲」（《問楊瓊》）、姚燮「但悦絲桐妙，誰知歌者心」（《楊宗伯式玉招飲》），都含有這一層意思。詩

樂府者，「聲依詠，律和聲」也。

劉勰《文心雕龍．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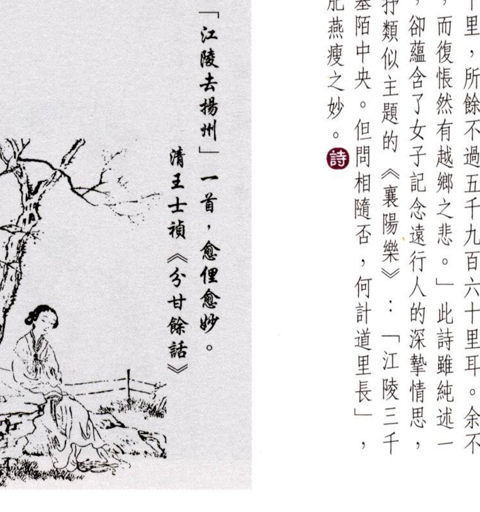
【懊儂歌】

南朝樂府民歌

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

江陵：今屬湖北。揚州：指今南京。

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



樂府「江陵去揚州」一首，愈俚愈妙。清 王士禛《分甘餘話》

清王士禛曾因此詩回憶起一段遠行經歷：「夜宿，聞諸僕偶語曰：今日歸家，所餘道里無幾矣，當酌酒相賀也。一人問所餘幾何？答曰：已行四十里，所餘不過五千九百六十里耳。余不覺失笑，而復悵然有越鄉之悲。」此詩雖純述一場減法，卻蘊含了女子記念遠行人的深摯情思，較之直抒類似主題的《襄陽樂》：「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問相隨否，何計道里長」，各有環肥燕瘦之妙。詩

【讀曲歌】

南朝樂府民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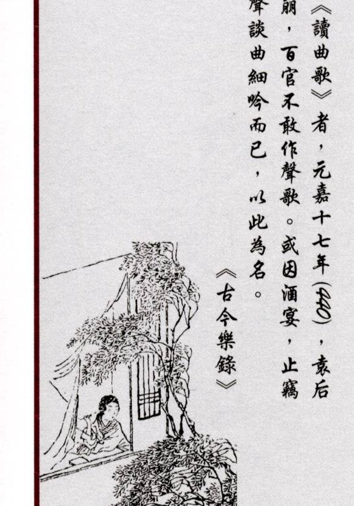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

烏臼鳥：即黎雀，逢曙即啼鳴。

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連冥：接連的長夜。曉：天亮。

南朝樂府中《華山畿》：「長鳴雞。誰知儂念汝，獨向空中啼。」《烏夜啼》：「可憐烏臼鳥，強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兩首可與此歌同讀。本歌巧妙的構思，直接派生了唐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春怨》）與元貫雲石「天哪，更閏一更兒妨甚麼」（《紅繡鞋》）的名作名句。除了「人同此心」的認同因素外，也說明了樂府民歌對後世文學創作的巨大影響力。詩



《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440），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宴，止竊聲談曲細吟而已，以此為名。《古今樂錄》

【華山畿 二首】

南朝樂府民歌

（其一）

華山畿。

畿：山邊。

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

施：施行，實施。

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

歡：情人。儂：我。

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云云。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古今樂錄》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華山畿後英台墓，多少怨男癡女。披捲去，重品味、催令淚作傾盆雨。千秋憶取。識字瀝肝腸，言生肺腑，總是驚人語。——調寄《摸魚兒》詩

（其二）

相送勞勞渚。

勞勞渚：長江小洲名，在今南京。

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儂：我。許：如此。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華山畿》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虞美人》）受喻物「愁」與比喻物江水之間為平行的觀照關繫。「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受喻物「淚」與比喻物長江成了直接作用的因果關繫。一是理性的自語，一是野性的吶喊：兩者產生「淪浹肌髓」與「震鑠心靈」的高下效果，其緣由即在於此，而不止是宣洩力度上的差別。詩

【莫愁樂 二首】

（其一）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
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莫愁：南朝女子名。石城：今湖北鍾祥。
艇子：小船。

這是男子的歌辭。它同傳為王獻之所作（實是東晉民歌）《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相近，都表現了迎接情人到來的喜悅。而本歌一問、一答、一敘述（亦是祈使），心上女子即飄然而至，更能體現出民歌明快活潑的特色。

「艇子」有船夫、小艇二義，均能解通。不過同時期樂府民歌《楊叛兒》有「送郎乘艇子」句，可知釋為後者更接近當時流行的本意。詩

《莫愁樂》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莫愁聲，故歌云。
《舊唐書．音樂志》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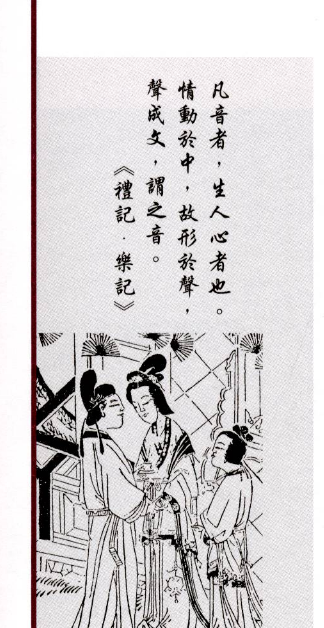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
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歡：情人。揚州：指南京。
探手：伸手。

「探手抱腰看」，只有民歌中的女子，才有如此熱烈大膽的舉動。「江水斷不流」，只有民歌中的構想，才有這般驚心動魄的意境。試將這兩句同「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柳永《雨霖鈴》）之類的文人筆墨相比較，民歌自由奔放、衝決禁錮的特徵，即一目了然。

又，若將此首視作上首的續篇（即女子的答歌），一樂一悲相續而跌折，讀來當更覺餘味。詩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禮記．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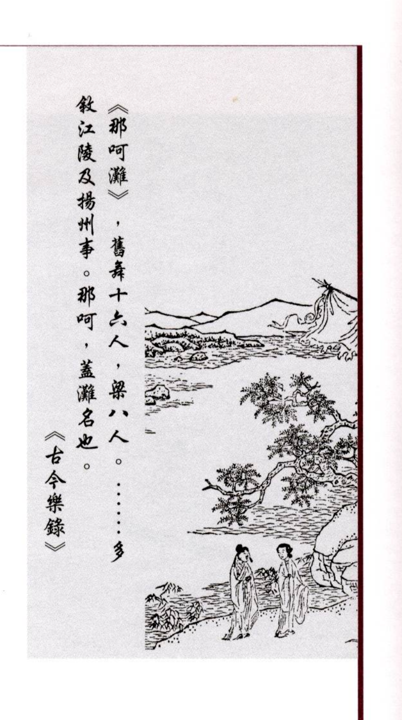
【那呵灘】

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
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

歡：情人。揚州：指南京。江津：在湖北江陵。
交：教。到頭：同「倒頭」。

樂府民歌《石城樂》：「布帆百餘幅，環環在江津。執手雙淚落，何時見歡還。」可借作本歌姊妹篇讀。

「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女子的惜別、惆悵、癡情、幽怨，俱見於此奇想之中。後世情歌如「上馬出門時，金鞭莫與伊」（尹鶚《菩薩蠻》），「留住綠蓑衣，莫使篙師着」（明無名氏《無題》）等，皆從此脫胎，而遠不及此二句的真切天然。詩



《那呵灘》，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多敘江陵及揚州事。那呵，蓋灘名也。
《古今樂錄》

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
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

安：安設。
官人：為官府服役之人。到：同「倒」。

清張玉谷《古詩賞析》：「官人，婦女呼主之稱。『各自是官人』，言我到彼，亦有呼我為官人者，與汝真各自以為是也。」「官人」義的這一別解，增加了前者「聞歡下揚州」的悲劇效果。不過《那呵灘》為長江水岸人家民歌；南朝樂府民歌也多為男女相答之辭，男方向女方如此直白隱私，實覺不合情理。故本篇主角仍應解作船工為是，其「那得到頭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相愛雙方失去控制生活命運的基本權利，其間體現的悲劇性更具有社會意義。詩

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
劉勰《文心雕龍．樂府》

【拔蒲 二首】

南朝樂府民歌

(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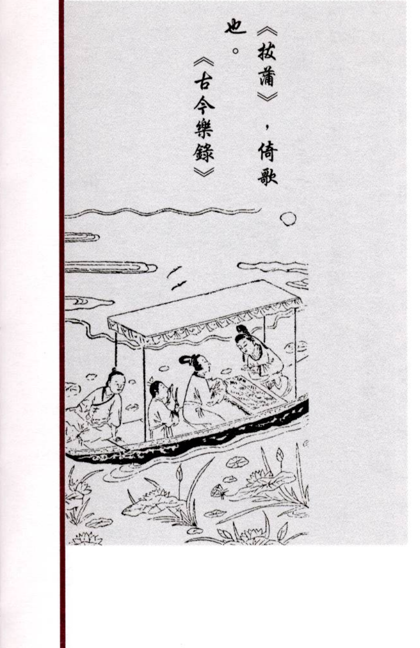
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

青蒲：即香蒲，水草名，可織席。

與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五湖：太湖。

平凡的青蒲，在女子眼中顯得美麗而婀娜，不為別故，就因為她心裏充滿了愛情的喜悅。南朝民歌中，「借物起興」往往同時兼起渲染氛圍或點現主題的直接照應作用，從而豐富了傳統詩歌比興手法的表現內容。詩



《拔蒲》，倚歌也。《古今樂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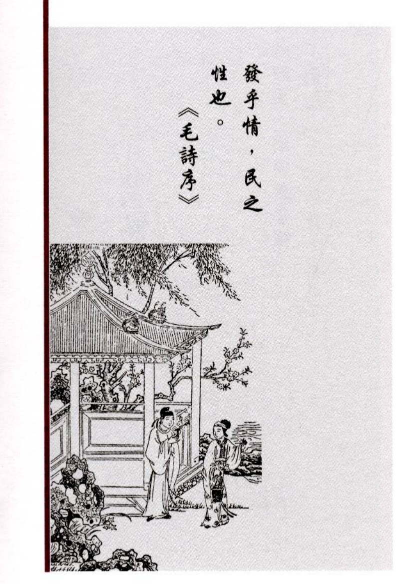
(其二)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

渚：水中小洲。

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本歌為前歌的續篇。「朝發」、「晝息」，一整天拔蒲下來的收獲，竟然「不成把」，這一因果間的不平衡性便成為全歌最耐人尋味的所在。《詩經·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中的女子是由於悲苦的懷念而耽誤了正業。本歌的女主人公，則是因沉醉於快樂纏綿之中使然。兩作手法相同，而情調迥異，足見民歌構思變化的靈活性。詩



發乎情，民之性也。《毛詩序》

【三洲歌】

南朝樂府民歌

《三洲》，商人歌也。《舊唐書·音樂志》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

歡：情人。板橋、三山：均為南京地名。

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

「風流」在南朝樂府中多作「江風江流」直解，「風流不暫停，三山待行舟」(《三洲歌》)、「乘星冒風流，還儂揚州去」(《襄陽樂》)等可證。後人或以為「逐風流」含追逐風情之雙關意，殊屬贅解。三四兩句，點出女子明知遠別在即而強忍「送歡」的事實與心理，語淺而意深。詩

【作蠶絲】

南朝樂府民歌

看詩不須著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詩人玉屑》引朱熹語

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

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

「絲」、「思」諧音，「纏綿」更是切映蠶絲纏綿與情意纏綿的絕妙雙關。此歌是述懷、是自誓，而若置諸後世的詠物詩中亦毫不遜色。有此一作，遂使唐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無題》)的名句，不得專美於世。詩



【西洲曲】

南朝樂府民歌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

西洲：在今湖北武昌。

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

鴉雛：小鴉。

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

日暮伯勞飛，風吹烏桕樹。

伯勞：鵙鳥，喜獨棲。烏桕(jiù)：喬木名。

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

翠鈿：女子的首飾。

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

蓮：與「憐」字諧音雙關。下同。

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

低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

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

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

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

青樓：古代女子的居樓。

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

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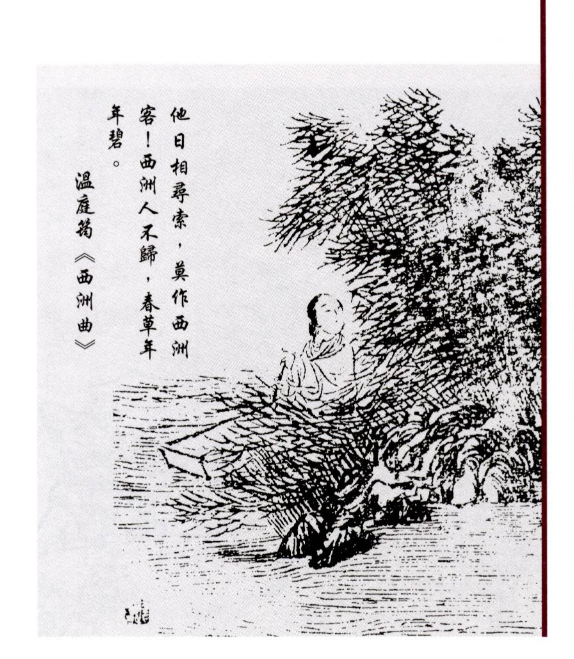
捲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

海：指寬闊的江面。

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

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全詩通過頂真（上句末與下句首用字相同）、鉤句（上下句間部分字或意同）的手法，巧妙地表現了女子在不同季節中對情郎的刻骨相思，拆之如數首小詩，合之則遊龍夭走，所謂「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清沈德潛《古詩源》）。後世文人習作樂府，多從此種筆法契入。詩



【隴頭歌】

北朝樂府民歌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

隴頭：隴山(在今甘肅隴縣)山頂。
流離：淋漓四流。

念我行役，飄然曠野。

行役：遠行服役。

登高望遠，涕零雙墮。

此歌一本作三章，照錄於下：「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捲入喉。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無論曲辭長短，都淋漓地表現了關山行役之人的愁苦，在讀者眼前繪現出飄泊遊子孑然思鄉的身影，大有「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悲慨。詩

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
《詩經．王風．君子於役》

【捉搦歌】

北朝樂府民歌

(其一)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裌襌後裙露。

裌(jiá)：夾衣。襌(dān)：單衣。

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

翁嫗(ōu)：白頭偕老的夫婦。

南朝樂府民歌《雙行纏》「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同本歌一樣，都表現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式的求偶主題。兩相對比，不僅可見南北民間審美習尚的不同，更可體味到在南北歌曲風格上委婉纖弱與直率粗獷的區別。詩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白居易《長恨歌》

(其二)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

華陰山：即陝西華陰境內的一部分華山。

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

可憐：可愛。

這首民歌若出於江南，則「百丈井」、「徹骨冷」、「見斜領」等都可能啟人猜想，「可憐」也會產生可嗟可嘆的別解。但作為以率直樸實為尚的北方民歌來說，則考索成了多餘，全詩不過是實錄了對華陰山頭所見一名汲井女子的印象和讚美。當然，在荒寒峭寂的僻鄉峻嶺，突然見到一位與生活抗爭的勞作女子，男人們是都會眼睛一亮，甚而怦然心動的。詩

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
《北史．文苑傳》



【折楊柳歌 二首】

（其一）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
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邊。

擐(huàn)：貫掛。蹀(dié)座：此釋行和坐。

此首當與「上馬不捉鞭」篇(見補白)同讀，為女子的答歌，如此則於女子自訴肺腑之外，尚可兼見對離人的慰望之意。托物自譬，如漢張衡《同聲歌》「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幬，在上已風霜」；晉陶淵明《閒情賦》「願在衣而為領，詠華首之餘芳」、「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無不取南人日常所習見習用者；而本歌云「願作郎馬鞭」，則切合北方民族鞍馬生涯的生活實際，顯得新鮮而親切。詩

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折楊柳歌》之一

（其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
䟆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䟆(pì)跋：揚蹄聲。別雄雌：分高下。

北方民歌中還有一首《企喻歌》：「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清王士禎評曰：「是快語，語有令人骨騰肉飛者，此類是也。」(《香祖筆記》)本詩亦是快人快語，從中可以體味到北方民族勇猛強悍的尚武精神與剛健雄豪的民歌風格。詩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
司空圖《詩品》

【折楊柳枝歌】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阿婆：謂母親。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
司空圖《詩品》

這首民歌使人聯想起《詩經·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詩中女子因梅子的減落而意識到年華的易逝。而本歌中的女主人公則是從棗樹「歲歲不知老」的表象中獲得同樣的感受，兩作的比興構思可謂異曲同工。當然，摽梅女子是喁語心曲，而本篇主角則是直言無忌。不過，像「阿婆不嫁女，哪得孫兒抱」這樣率直熱辣的快吐，除了北朝民歌外，在古代詩歌包括民間作品中確是不多見的。詩

【木蘭詩】

北朝樂府民歌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唧唧：象聲詞。

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

杼(zhù)：織機的梭子。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軍帖：徵兵文書。
可汗(kè hán)：北方民族稱君主。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軍書：即「軍帖」。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市：買。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

韉(jiān)：鞍下的墊子。

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轡(pèi)頭：馬籠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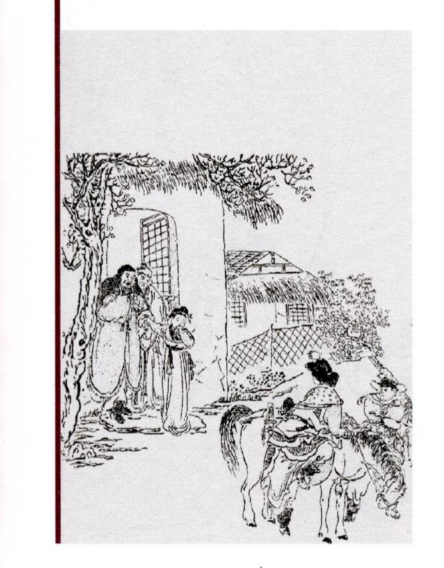
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

黑山：今北京昌平天壽山。



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燕山：在今河北北部及北京一帶。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赴戎機：參加軍事行動。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朔氣：寒氣。
金柝(tuò)：刁斗，軍中炊飯用具。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

明堂：此指朝殿。

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策勳：記功。轉：陞遷一級。
強：通「繈」，串錢的繩子。

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

尚書郎：此指朝中官職。

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明駝：千里馬。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

郭：外城。扶將：攙扶。

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霍霍：磨刀聲。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

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

帖：貼。花黃：女子的面飾。

出門看夥伴，夥伴皆驚惶。

夥伴：夥伴。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

撲朔：四足亂動。迷離：眼神驚惶。

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為誰。欲聞所慽慽，感激強其顏。……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這是唐人韋元甫的《木蘭詩》，以篇長不盡錄。撇開全篇於行文、組織、語言、風調方面的種種高下不論，僅從兩作首尾的對比，即可顯見文人創作與民歌體間「人工」與「化工」的本質差別。詩



事奇詩奇。卑靡時得此，如鳳凰鳴、慶雲見，為之快絕。
沈德潛《古詩源》

【敕勒歌】

北朝樂府民歌

敕勒川，陰山下。

川：平原。陰山：橫亙於內蒙南部的山脈。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穹廬：氈帳，即蒙古包。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見(xiàn)：現出。

這是北魏時代敕勒族（鮮卑族的一支）的民歌。史載北齊高祖高歡在對西魏作戰時病重，為了安撫軍心，命部將斛律金唱此歌，自己也強起應和，「哀感流涕」，足見它所具「民族之歌」的地位。全作僅以寥寥數筆，即傳神地勾勒出北國草原蒼茫壯闊的自然風光；而更耐人涵詠的是其間所蘊含的曠放、酣暢的情調，一種「悲歌慷慨」的精神力量。元好問《論詩絕句》：「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堪稱賞音。詩



莽莽而來，自然高古，漢人遺響也。
沈德潛《古詩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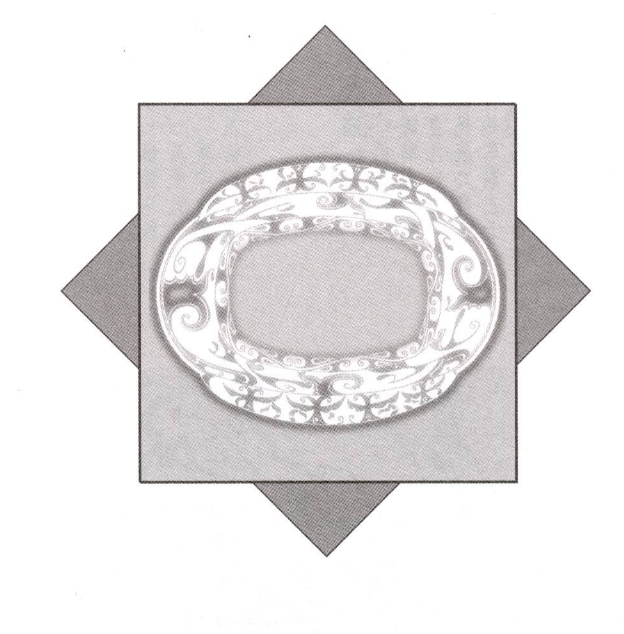


屈原 名平，字原，楚武王的後裔。其生卒年學術界多有爭議，尚無定論。戰國時期楚國傑出的政治家、天才的愛國詩人。年輕時就因「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而深得懷王(前328—前299在位)信任，任職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制定頒布號令；出則接待賓客，應對諸侯。後為同列嫉妒讒害，懷忠見疏，改任三閭大夫，掌王族昭、屈、景三姓。因堅持聯合各國抗秦，曾諫殺破壞楚齊同盟的秦使張儀，又勸阻懷王前往秦國，多次受到誣陷放逐。頃襄王(前298—前263在位)時，再次從漢北遷逐到更遠的江南地區。從此遠離故都，長年輾轉在沅、湘一帶，「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並最終自沉於汨羅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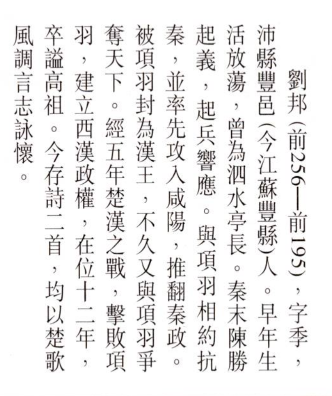
在歷盡磨難的遭遇中，他始終堅持興國利民的政治理想，不斷砥礪個人的品行節操，用整個生命創作了《離騷》、《天問》、《九歌》、《九章》第一批可與日月爭光的千古名作，成為中國古代第一位富有鮮明個性的大作家。他作品中反覆表述的九死不悔和上下求索的精神，一直是中華民族堅持真理、永不屈服的表率；而豐富的想象、生動的比喻和獨創的體式，也使他的創作在由《詩經》呈現的傳統外別具一格，在古典詩歌乃至整個文學創作中，樹起了一座以浪漫色彩為標識的歷史豐碑。他的傳世作品，都被收入在由漢代劉向父子校訂、王逸作注的《楚辭章句》中。







劉邦



劉邦（前256—前195），字季，沛縣豐邑（今江蘇豐縣）人。早年生活放蕩，曾為泗水亭長。秦末陳勝起義，起兵響應。與項羽相約抗秦，並率先攻入咸陽，推翻秦政。被項羽封為漢王，不久又與項羽爭奪天下。經五年楚漢之戰，擊敗項羽，建立西漢政權，在位十二年，卒謚高祖。今存詩二首，均以楚歌風調言志詠懷。

項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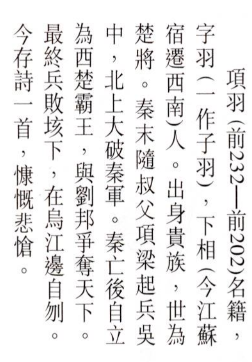


項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一作子羽），下相（今江蘇宿遷西南）人。出身貴族，世為楚將。秦末隨叔父項梁起兵吳中，北上大破秦軍。秦亡後自立為西楚霸王，與劉邦爭奪天下。最終兵敗垓下，在烏江邊自刎。今存詩一首，慷慨悲愴。

劉徹





劉徹（前156 — 前87）景帝劉啟之子。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卒謚武帝。為人雄才大略，對內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完成統一大業；對外開拓疆土，安邦定邊，使漢朝成為歷史上空前強盛的帝國。又頗喜歌賦音樂，專設樂府機構收集民樂。今存詩七首，有集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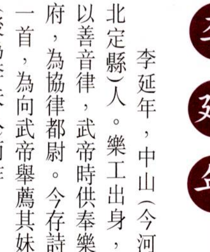
李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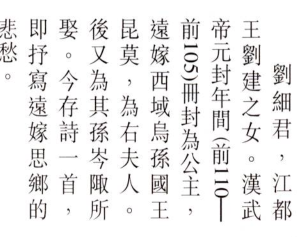


李延年，中山（今河北定縣）人。樂工出身，以善音律，武帝時供奉樂府，為協律都尉。今存詩一首，為向武帝舉薦其妹（後為李夫人）而作。

劉細君







劉細君，江都王劉建之女。漢武帝元封年間（前110—前105）冊封為公主，遠嫁西域烏孫國王昆莫，為右夫人。後又為其孫岑陬所娶。今存詩一首，即抒寫遠嫁思鄉的悲愁。

班婕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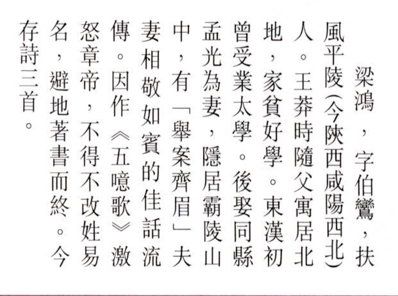





班婕妤，西漢樓煩（今山西寧武）人。成帝時以才貌入選後宮，初為少使，後受寵立為婕妤。不久與許皇后同被新寵趙飛燕所譖，因對問得體而免，遂自請居長信宮奉養太后。曾作賦自悼，情辭哀傷。有詩一首見錄於《玉台新詠》，或疑為偽托。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王莽時隨父寓居北地，家貧好學。東漢初曾受業太學。後娶同縣孟光為妻，隱居霸陵山中，有「舉案齊眉」夫妻相敬如賓的佳話流傳。因作《五噫歌》激怒章帝，不得不改姓易名，避地著書而終。今存詩三首。







張衡



張衡(78—139)字平子，東漢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安帝時由南陽主簿拜郎中，遷太史令。順帝時轉復太史令，遷侍中，出任河間相，徵拜尚書而卒。作為中國古代少見的全才，他既是貢獻卓著的科學家，創製了渾天儀和地動儀，著有《靈憲論》、《渾天儀圖注》等天文學傑作；同時又是才情橫溢的文學家，賦有《二京》、《歸田》享譽天下，詩有四、五、七言流傳千古。明人輯有《張河間集》。





辛延年

辛延年，東漢人。生平事跡均不詳。《玉台新詠》存其詩一首。





蔡琰



蔡琰，字文姬(一作昭姬)，漢魏間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名士蔡邕之女。自幼博學，有才辯，又精音律。初嫁河東衛仲道，夫死居家。逢漢末大亂，被董卓兵遷至長安，又被掠入南匈奴十二年，與左賢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念蔡邕無後，用重金贖回，再嫁同郡董祀。今存詩二首，其中一首騷體頗可置疑。另《胡笳十八拍》相傳亦為其所作。





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漢末舉孝廉，以洛陽北部尉、頓丘令拜騎都尉，參與對黃巾軍和董卓的討伐。建安元年(196)迎奉漢獻帝定都許昌，拜司空，封武平侯，先後擊敗袁紹等地方割據勢力，統一北方。後拜丞相，進封魏王。次子曹丕廢漢稱帝，被追尊為魏武帝。他身處亂世，以過人的文韜武略，為終結漢末軍閥混戰、開創北方乃至全國的統一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存詩二十多首，多用古樂府舊題填辭，感情慷慨激昂，風格沉鬱雄渾，充分體現了建安詩歌的時代風貌，展示了一代梟雄的闊大胸襟。其氣度堂廡，非一般文弱者可比。詩以四言成就最高。明人輯有《魏武帝集》。




王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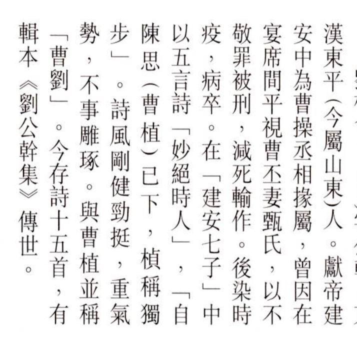


王粲(177—217)字仲宣，東漢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少有才志，為時賢所重。早年為司徒徵辟，又詔授黃門侍郎，都辭謝不就。漢末為避董卓之亂依附荊州刺史劉表，終不受重用。後歸曹操，辟丞相掾，封關內侯，歷任軍謀祭酒、侍中等職。作為鄴下文人集團中的重要人物，他「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所作詩賦格調悲涼，被譽為「七子之冠冕」，並和曹植並稱「曹王」。今傳之作以《七哀詩》和《登樓賦》最負盛名。明人輯有《王侍中集》。

陳琳



陳琳（？—217）字孔璋，東漢廣陵（今江蘇揚州）人。靈帝時為大將軍何進主簿，後作袁紹掌書記，曾草檄詆毀曹操父祖。袁紹敗，曹操愛其才而不加追究，任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遷門下督，染疫病卒。在「建安七子」中以章表書檄見長。今存詩四首，《飲馬長城窟行》最為人稱。明人輯有《陳記室集》。



劉楨

劉楨（？—217）字公幹，東漢東平（今屬山東）人。獻帝建安中為曹操丞相掾屬，曾因在宴席間平視曹丕妻甄氏，以不敬罪被刑，減死輸作。後染時疫，病卒。在「建安七子」中以五言詩「妙絕時人」，「自陳思（曹植）已下，楨稱獨步」。詩風剛健勁挺，重氣勢，不事雕琢。與曹植並稱「曹劉」。今存詩十五首，有輯本《劉公幹集》傳世。



徐幹





徐幹（171—217）字偉長，東漢北海劇縣（今山東昌樂）人。獻帝建安中為曹操司空軍謀祭酒，轉五官將文學。為官不慕榮祿，以著述自娛。有《中論》二卷闡發儒學義理。「建安七子」之一，能詩善賦。今存詩四首，以《室思》最著名。明人輯有《徐偉長集》。



【詩人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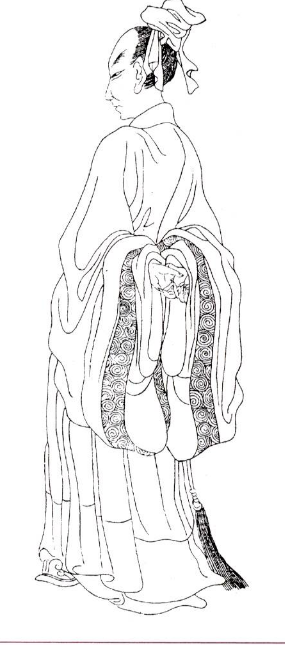
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獻帝建安中任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公元220年代漢即帝位，是為文帝，國號魏。在位七年，奉行與民休息的無為政策，所立「九品中正法」使世族門閥統治開始確立。愛好結交文士，詩一變其父風貌而有文士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代表作《燕歌行》在七言詩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又倡導文學批評，所著《典論．論文》影響極大。今存詩約四十首，有輯本《魏文帝集》傳世。

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弟。少聰敏，很受曹操寵愛，幾次想立他為太子，但因其「任性而行，不自雕勵」，終於未果。曹丕即位，離京就國，備受猜忌打擊，多次貶爵徙封。今民間所傳曹植在曹丕的逼迫下作《七步詩》，當非空穴來風。明帝曹叡即位，曾多次上書求獲任用，都無結果。猜忌徙封如舊，先後受封浚儀、雍丘、東阿、陳王。最終抑鬱而卒，年僅四十一歲。謚思，人稱陳思王。所作詩前期激昂奮發，表現出建功立業、統一天下的強烈願望；後期雄渾沉鬱，多抒發懷才不遇、有志難申的憤懣心情。風格慷慨悲涼，氣骨奇高。其中五言詩堪稱集建安時期的大成，影響極大。所作賦構思奇妙，文采華美。後人曾以「建安之傑」評定他的成就，「才高八斗」稱譽他的才情。今有宋人輯本《曹子建集》傳世。






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國魏譙郡譙縣(今安徽宿縣)人。家貧早孤，博學而有才志。與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為人正直，性好老莊，崇尚自然，厭惡虛偽的禮教。魏晉易代，不願依附司馬氏集團，曾當面奚落司馬昭心腹鍾會，並公開發表離經叛道的言論，菲薄儒家尊奉的「聖人」，因而遭到司馬昭等人的誣陷迫害，被處死刑。詩非其所長，「然記諭清遠，良有鑑裁，亦未失高流」(《詩品》)。其中以四言之作最為傑出。明人輯有《嵇中散集》。





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國魏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阮瑀子，「竹林七賢」之一。因官終步兵校尉，人稱阮步兵。少有濟世之志，逢魏晉易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於是縱酒談玄，不與世事。又性喜老莊，嚮往自然，蔑視禮法，不願趨炎附勢，曠達不拘，與嵇康齊名。為避禍患，口不言人過，明哲保身，在危機四伏的情況下得終天年。詩以《詠懷》五言八十二首最見人稱，被譽為「曠代絕作」，內容多憂閔時亂，但多隱避，無憤世疾俗語，時代、性格使然也。有明人輯本《阮步兵集》。

傅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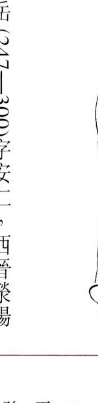
傅玄(217—278)字休奕，西晉北地泥陽(今陝西耀縣東南)人。魏時歷任郎中、弘農太守、典農校尉等官，晉時官終司隸校尉，封鶉觚子。秉性剛直，精通音律，所作樂府詩有漢代遺風。明人輯有《傅鶉觚集》。

【詩人譜】

張華

張華(232—300)字茂先，西晉范陽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早年貧苦，曾以牧羊為生，後為阮籍賞識。歷仕魏、晉，因助晉武帝伐吳有功封侯，任要職，官至司空。終因拒絕參與趙王倫和孫秀的篡奪陰謀而被殺害。平生博聞強記，有《博物志》傳世。作詩有「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和「巧用文字，務為妍冶」(《詩品》)的特點。今存輯本《張司空集》。

潘岳



潘岳(247—300)字安仁，西晉滎陽中牟(今屬河南)人。美姿儀，幼有神童之稱，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出任河陽令，以遍種花木聞名。又歷長安令、著作郎、給事黃門侍郎等職。為人熱衷名利，依附權臣賈謐，為文人集團「二十四友」之首，因謀誅趙王司馬倫，事洩被殺。詩文與陸機齊名，以擅寫哀傷著稱，辭藻華麗，才情縱橫，《悼亡詩》是其代表作品。明人輯有《潘黃門集》。




陸機



陸機(261—303)字士衡，西晉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三國時吳國名臣陸遜、陸抗的後代，吳亡後與弟陸雲退居華亭閉門讀書。晉武帝太康末出遊京師洛陽，為張華賞識。後歷仕國子祭酒、著作郎、中書郎、平原內史等職。惠帝太安初因參與討伐長沙王司馬乂，戰敗被誣殺。今存詩一百零四首，數量多於同時作家；且感情強烈，形式華美，技巧純熟，在當時及南北朝聲譽甚高，至被鍾嶸《詩品》列為「上品」。其中以樂府詩居多，成就也較高。所作《文賦》在古代文論中貢獻極大。明人輯有《陸平原集》。



左思



左思(250?—305?)字太沖，西晉臨淄(今山東淄博)人。出身寒門，因妹左芬被選入宮而遷居洛陽，曾官秘書郎，為賈謐講解《漢書》。後不復仕，為避兵亂遷居冀州。為人容貌醜陋，口訥語拙，不喜交遊。但博學有才。曾作《三都賦》為富家竟為傳抄，留下「洛陽紙貴」的美談。其詩感情激烈，用語質樸，在太康詩壇中別具一格，因有「左思風力」之稱。其代表作《詠史》八首至被譽為「千秋絕唱」(沈德潛《古詩源》)。有輯本《左太沖集》傳世。

張翰



張翰字季鷹，西晉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為人曠達，縱放無束，有「江東步兵(阮籍)」之稱。惠帝時入洛陽，任執政齊王司馬冏大司馬東曹掾，因見朝內爭鬥正劇，遂托言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菜、鱸魚，棄官回鄉。後冏果敗被殺。今存詩六首，以所選《思吳江歌》最為人稱引。






張協

張協(?—307)字景陽，西晉安平(今屬河北)人。他少有才氣，在作了秘書郎、中書侍郎等幾任官後，見天下多亂，便擯絕世事，隱居草澤，以吟詠自娛。懷帝永嘉初徵詔他為黃門侍郎，也托病不出。所作詩與哥哥張載和張華齊名，人稱「三張」。「詞采蔥蒨，音韻鏗鏘」，又多「巧構形似之言」(《詩品》)，是其詩的長處。明人輯有《張景陽集》。








蘇伯玉妻



蘇伯玉妻西晉時人，姓氏、生平均已不可知。從《玉台新詠》所錄《盤中詩》來推測，她家居長安，丈夫則在四川服役，年久未歸。

【詩人譜】

劉琨

劉琨(271—318)字越石，西晉中山魏昌(今河北無極東北)人。士族出身。少有詩名，與陸機等以文事權貴賈謐，人稱「二十四友」。曾參與西晉末年諸王之爭，官至司徒左長史，以勳封廣武侯。懷帝時出任并州刺史，與匈奴劉淵、羯人石勒等抗爭。愍帝立，拜大將軍。後為石勒所敗，投奔鮮卑人段匹磾，因事被殺。今存詩四首，格調悲壯。鍾嶸稱其詩「善為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詩品》)。明人輯有《劉越石集》。




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純，東晉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博學多才，以注《爾雅》、《山海經》等見稱。西晉亡，隨王室南渡。歷仕參軍、著作佐郎、尚書郎等職。後因勸諫王敦謀反被殺，敦敗，追贈弘農太守。存詩二十二首，以《遊仙詩》十四首為代表，內容歌詠高蹈遺世，蔑視榮華，構思險怪，文采斐然，在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流行的詩壇上獨樹一幟。明人輯有《郭弘農集》。




孫綽



孫綽(314—371)字興公，東晉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早年隱居會稽，浪跡山水。初仕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後官至散騎常侍、廷尉卿。博學善文，所作《遊天台山賦》甚有名。其詩淡恬，代表了東晉玄言詩的風貌。今存詩十三首，有明人輯本《孫廷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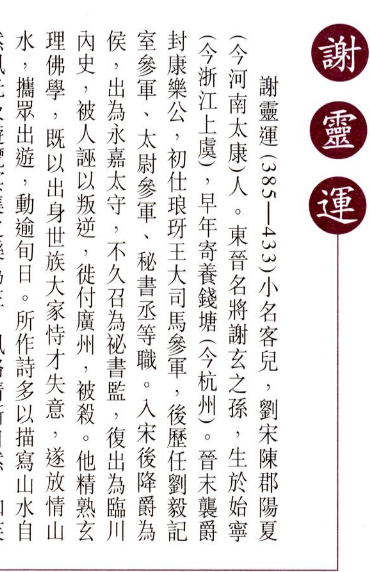


陶淵明




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晉宋之際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東晉名臣陶侃曾孫，祖父、父親都曾為太守，到他時家世衰落，生活貧困。少有大志，曾幾次出仕，當過江州祭酒、州府屬吏、參軍等小官。最後一次出仕彭澤令，在官僅八十餘日，即因不堪俗務而辭官歸隱，長年親躬田畝，不復仕進。劉宋時曾召為著作佐郎，拒不就。卒後友人私謚「靖節先生」。他為人生性曠達，淡泊名利，讀書不求甚解，彈琴不用絃，醉心田園生活，又曾生前自撰祭文，自寫挽歌。他的詩以描寫農村風光和耕稼生活為主，風格自然淳厚、親切雋永，時寓對人生的感悟和對社會、官場的不滿。另一些詩涉及世事、理想，則有慷慨激昂的特色。陶詩以其獨特的貢獻，被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詩品》）、「田園詩人」的代表，廣受歷代作者的推崇和效仿。今存詩文一百三十餘篇，有《陶淵明集》傳世。

謝靈運





謝靈運（385—433）小名客兒，劉宋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東晉名將謝玄之孫，生於始寧（今浙江上虞），早年寄養錢塘（今杭州）。晉末襲爵封康樂公，初仕琅玡王大司馬參軍，後歷任劉毅記室參軍、太尉參軍、秘書丞等職。入宋後降爵為侯，出為永嘉太守，不久召為祕書監，復出為臨川內史，被人誣以叛逆，徙付廣州，被殺。他精熟玄理佛學，既以出身世族大家恃才失意，遂放情山水，攜眾出遊，動逾旬日。所作詩多以描寫山水自然風光及遊覽宴集之樂為主，風格清新自然，如芙蓉出水，在古典詩歌的創作中自開山水詩一派，影響深廣。明人輯有《謝康樂集》。

謝惠連

謝惠連（397—433）劉宋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謝靈運的族弟。十歲能文。早年因守父喪時作詩贈人，不得仕進，後為彭城王劉義康法曹參軍。因聰慧而深得靈運賞識，作詩亦與其相似。後人因以「大小謝」相稱。今存詩三十餘首，明人輯有《謝法曹集》。

陸凱

陸凱，字智君，代（今河北蔚縣東）人。為人謹厚好學，以忠見稱。曾為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稱良吏。與范曄友善。存詩一首。

顏延之



顏延之（384—456）字延年，劉宋琅玡臨沂（今屬山東）人。少孤貧，讀書無所不覽，喜飲酒，不拘細節。晉時累官宋世子舍人，入宋，累官至光祿勳、金紫光祿大夫。作詩多用古事，好雕詞琢句，與謝靈運齊名，並稱「顏謝」，然有失自然，才不如之。今存詩三十餘首，明人輯有《顏光祿集》。






湯惠休



湯惠休，字茂遠，劉宋時人。早年出家為僧，元嘉中孝武帝劉駿命其還俗，官至揚州刺史。作詩辭采綺豔，與鮑照並稱「休鮑」。原有集四卷，已佚。今存詩十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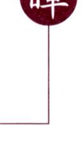

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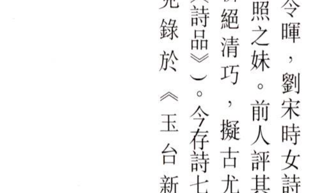
鮑照（約412—466）字明遠，劉宋東海（今江蘇連雲港東）人。出身寒微，雖曾任秣陵令、中書舍人等職，卻抑鬱不得志。後為臨海王劉子頊前軍參軍，兵敗被殺。他以詩著稱，與謝靈運、顏延之並稱「元嘉三大家」。詩多抒寫寒門庶族對世族大家的不滿，並時有對人民飽受戰亂、徭役之苦的反映。善寫樂府，尤以七言歌行最為人稱道。風格蒼勁悲涼，辭采華豔警挺，「跨兩代而孤出」（《詩品》），對唐代詩人深有影響。又擅賦與駢文，《蕪城賦》、《登大雷岸與妹書》都是盛傳的名篇。有《鮑參軍集》傳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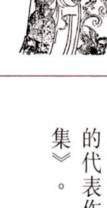



鮑令暉



鮑令暉，劉宋時女詩人，鮑照之妹。前人評其詩「嶄絕清巧，擬古尤勝」（《詩品》）。今存詩七首，見錄於《玉台新詠》。





王融

王融（467—493）字元長，南齊琅玡臨沂（今屬山東）人。早年上書武帝求自試，累官至中書郎。後為竟陵王蕭子良寧朔將軍軍主，因為其謀立為帝事敗，下獄賜死。他作詩講究聲律，與沈約等人同為永明體的代表作家。有明人輯本《王寧朔集》。

張融

張融（444—497）字思光，南齊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劉宋時為北中郎參軍，出為封溪令。後入蕭道成幕府，入齊官至司徒右長史。所作《海賦》有名。今存詩四首，有明人輯本《張長史集》。

謝朓



謝朓（464—499）字玄暉，南齊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好學，有美名。初為豫章王太尉行參軍，後任職幕府，深得蕭子隆、蕭子良賞識，為「竟陵八友」之一。明帝時由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人稱「謝宣城」。官至尚書吏部郎，後因不願參與始安王篡位之謀，被誣下獄死。詩擅五言，為永明體代表作家。所作山水詩別具深情妙理，風格清俊秀麗，成就尤高。因與謝靈運同族，有「小謝」之稱。明人輯有《謝宣城集》。




蕭衍



蕭衍（464—549）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今江蘇武進）人。有文才，南齊時為竟陵王蕭子良「八友」之一。明帝末鎮守襄陽，後起兵南下，殺廢帝東昏侯，次年受禪稱帝，國號梁，是為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尊崇佛教，大建寺院，最終被東魏降將侯景攻破建康，囚禁餓死。通音律，善書法，今存詩六十餘首。明人輯有《梁武帝御制集》。





范雲

范雲（451—503）字彥龍，梁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北）人。歷仕宋、齊，為竟陵王蕭子良「八友」之一。蕭衍執政，與沈約等輔之。入梁，官至尚書右僕射。詩善描寫山水景物，講究對仗、聲律，風格清麗自然。今存詩四十二首。



江淹

江淹（444—505）字文通，梁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人。出身寒微，少孤貧。仕宋歷齊，入梁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謚「憲」。早年以文章著名，詩賦兼擅。詩善於刻畫描摹，體裁總雜，以擬古為優，風格幽深奇麗；抒情小賦寫恨書愁，別具一格。晚年才思減退，因有「江郎才盡」之說和夜夢郭璞索還懷中五色筆的傳說。有《江文通集》。







曹景宗

曹景宗（457—508）字子震，梁新野（今屬河南）人。少有膽識。仕宋為天水太守，入齊官至游擊將軍。蕭衍起兵，任為郢州刺史。梁時累官侍中、中衛將軍，遷江州刺史卒。今存詩一首，氣魄粗豪。



【詩人譜】

虞羲

虞羲，字子陽，一字士光，梁會稽餘姚（今屬浙江）人。南齊時曾以太學生遊竟陵王蕭子良西邸，因詩為謝朓稱賞。入梁官至晉安王侍郎。今存詩十餘首。



沈約

沈約（441—513）字休文，梁吳興武康（今屬浙江德清）人。少孤貧好學，博通群籍，善為文。歷仕宋、齊、梁三代。齊時為「竟陵八友」之一，官至五兵尚書、國子祭酒。贊助梁武帝蕭衍代齊，官至尚書令，封建昌縣侯，卒謚隱。為齊梁文壇領袖，為詩講究聲律，與謝朓、王融等創「永明體」，又立四聲八病之說，對古詩向近體詩轉變甚有影響。明人輯有《沈隱侯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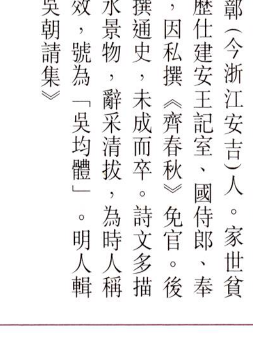



柳惲

柳惲（465—517）字文暢，梁河東解（今山西運城西南）人。好學善琴弈。仕齊官至相國右司馬，入梁歷任廣州刺史、秘書監、吳興太守等職。今存詩十八首。



何遜



何遜（?—518）字仲言，梁東海郯（今屬山東）人。八歲能詩，為范雲賞識，結為忘年交。梁武帝時曾任安成王參軍事、尚書水部郎，廬陵王記室。詩善抒寫離情別緒和山水景物，風格明暢清麗，與謝朓相近；又注重聲律，已開唐代律詩先聲，對杜甫等影響很大。今存詩一百一十餘首。明人輯有《何記室集》。

吳均



吳均（469—520）字叔庠，梁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家世貧寒。歷仕建安王記室、國侍郎、奉朝請，因私撰《齊春秋》免官。後奉詔撰通史，未成而卒。詩文多描寫山水景物，辭采清拔，為時人稱慕仿效，號為「吳均體」。明人輯有《吳朝請集》。

王僧孺







王僧孺（465—522）梁東海郯（今屬山東）人。早年家貧，曾傭書奉母。後歷仕齊、梁，官尚書左丞、尚書吏部郎等職。為文麗逸，多用新事；詩清新活潑，風格綺豔。今存詩三十九首。明人輯有《王左丞集》。



【詩人譜】

張率

張率（475—527）字士簡，梁吳郡吳（今江蘇蘇州）人。仕齊官至太子洗馬，蕭衍執政任為相國主簿。入梁，官太子僕、黃門侍郎等職。今存詩二十四首。

陶弘景






陶弘景（452—536）字通明，梁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性好道術，酷愛山水。宋末為諸王侍讀，入齊為奉朝請。後辭官歸隱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受禪，為造圖讖。屢徵不出，武帝遇事常往諮詢，因有「山中宰相」之稱。卒謚貞白先生。今存詩六首，有明人輯本《陶隱居集》。



劉孝綽



劉孝綽（481—539）原名冉，小字阿士，梁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幼有神童之稱。歷仕秘書丞、尚書吏部郎等職，官到秘書監卒。以能詩善文，深為梁武帝父子所重。今存詩六十九首。明人輯有《劉秘書集》。

王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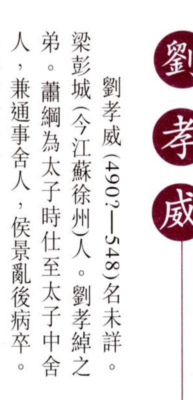

王籍，字文海，梁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少有才氣，為任昉、沈約賞識。性喜山水，相傳曾遊雲門天柱山，累月不返。齊末入仕，梁時歷湘東王蕭繹諮議參軍、中散大夫等職。今存詩二首。









劉孝威(490?—548)名未詳。梁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劉孝綽之弟。蕭綱為太子時仕至太子中舍人，兼通事舍人，侯景亂後病卒。今存詩六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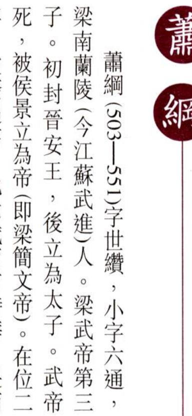





伏挺(484—549?)字士標，梁平昌安丘(今屬山東)人。仕齊為征東行參軍，入梁官至南台治書侍御史。因納賄懼罪為道人，後遇赦還俗，在客遊吳地時死於侯景之亂。今存詩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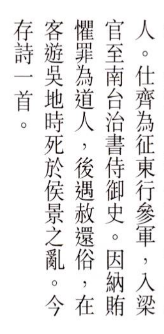




蕭綱(503—551)字世纘，小字六通，梁南蘭陵(今江蘇武進)人。梁武帝第三子。初封晉安王，後立為太子。武帝死，被侯景立為帝(即梁簡文帝)。在位二年，被廢遇害。他七歲而有詩癖，長而不倦。在立為太子前後，與徐摛、庾肩吾等文人大量創作以女性為表現對象的詩，風格綺麗，被稱為「宮體」。有明人所輯《梁簡文帝御制集》。



【詩人譜】



庾肩吾

庾肩吾(487—553?)字子慎，梁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初為晉安王蕭綱幕府，與劉孝威等號稱高齋學士。蕭綱即位，任為度支尚書。後出奔江陵卒。在朝時與徐摛等人同為宮體詩代表作家。今存詩近百首。明人輯有《庾度支集》。




褚沄，字士洋，梁河南陽翟(今河南禹縣)人。曾為晉安王、湘東王屬官，頗受親寵。今存詩兩首。






鮑泉(?—551)字潤岳，梁東海(今山東郯城一帶)人。初為湘東王蕭繹王國常侍，及其承制江陵，累官至信州刺史。後被侯景擊敗，被俘受害。今存詩九首。



蕭繹





蕭繹（508—555）字世誠，小字七符，南蘭陵（今江蘇武進）人。梁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侯景叛亂，囚禁武帝，即於江陵起兵討伐，平亂後即位，是為梁元帝。後被西魏攻滅，繹被俘遇害。好學能文，詩多宮體。今存詩百餘首。明人輯有《梁元帝集》。

劉孝先









劉孝先，梁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初為武陵王蕭紀幕府，侯景亂時隨其出蜀，討伐蕭繹。及敗，被繹任為黃門侍郎，遷侍中。今存詩六首。

江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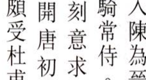


江洪，梁濟陽（今河南蘭考一帶）人。曾官建陽令，後坐事死。今存詩十八首。

陰鏗












陰鏗，字子堅，陳武威姑臧（今甘肅武威）人。仕梁為湘東王法曹參軍，因善五言詩而與何遜並稱。入陳為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詩多寫景詠物，刻意求新，講究聲律，開唐初沈宋體之先聲，頗受杜甫推崇。今存詩三十四首，有明人所輯《陰常侍集》。

徐陵





徐陵（507—583）字孝穆，陳東海郯（今屬山東）人。八歲能文，十三歲通老莊。仕梁為東宮學士、散騎侍郎，與其父徐摛同以宮體詩見長。入陳官至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博學多辯，所作駢文輕靡綺豔，為時所宗；詩以寫豔情馳名，與庾信並稱「徐庾」，後也有一些描寫邊塞風光的作品傳世。今僅存詩四首，所編《玉台新詠》以「撰錄豔歌」為特色。有《徐孝穆集》。

韋鼎







韋鼎（515?—593?）字超盛，隋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仕梁為中書侍郎，入陳官至太府卿。陳亡入隋，授上儀同三司。今存詩一首。

江總



江總（519—594）字總持，隋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人。仕梁官至太常卿，入陳為尚書令，世稱「江令」。不持政務，日夜與後主遊宴後宮，竟作豔詩，號為「狎客」，為宮體詩的重要作家。陳亡入隋，歸江南而卒。今存詩近百首。明人輯有《江令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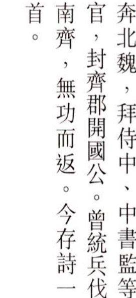
陳叔寶

陳叔寶（553—604）字元秀，小字黃奴，吳興長城（今浙江長興）人。在位七年，大建宮室，生活奢侈，日與妃嬪、文臣遊宴，競作豔詞。隋兵南下，恃長江天塹而不以為意，及建康攻破，他與嬪妃躲於井中，被搜出為俘，後病死。今存詩約九十首。明人輯有《陳後主集》。

劉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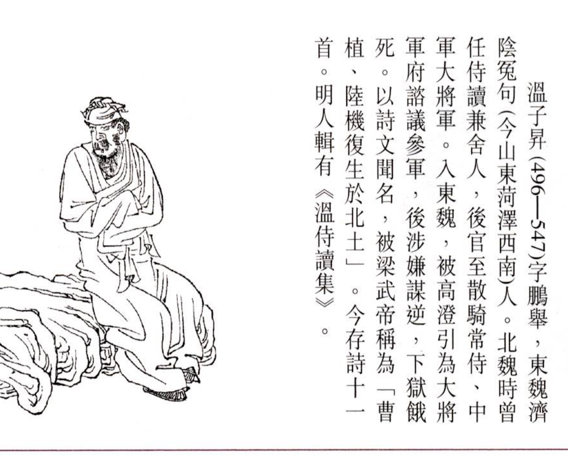
劉昶（436—497）字休道，北魏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宋文帝第九子，封義陽王。後出奔北魏，拜侍中、中書監等官，封齊郡開國公。曾統兵伐南齊，無功而返。今存詩一首。








温子昇




温子昇（496—547）字鵬舉，東魏濟陰冤句（今山東菏澤西南）人。北魏時曾任侍讀兼舍人，後官至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入東魏，被高澄引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後涉嫌謀逆，下獄餓死。以詩文聞名，被梁武帝稱為「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今存詩十一首。明人輯有《温侍讀集》。

祖珽



祖珽，字孝徵，北齊范陽遒（今河北淶水北）人。東魏末入高歡、高澄幕府，以疏狂免官。入北齊，與武成帝相善，曾因爭相位失敗被流放，後主時官至尚書左僕射、侍中，封燕國公。今存詩三首。




蕭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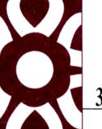
蕭愨，字仁祖，隋南蘭陵（今江蘇武進）人。梁宗室。梁末入北齊，後入北周、隋，官至記室參軍。詩為顏之推賞識。今存詩十七首。




王褒



王褒（約513—576）字子淵，北周琅玡臨沂（今屬山東）人。仕梁為秘書郎，襲爵南昌縣侯。蕭繹稱帝江陵，累官左僕射。西魏攻陷江陵，隨元帝出降，被留長安。北周時任太子少保、小司空。本為梁宮體詩名家，留北後詩風漸至蒼勁悲涼，與庾信相似。今存詩四十八首。明人輯有《王司空集》。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蘭成，北周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庾肩吾子。十五歲入東宮為梁昭明太子蕭統講讀，十九為蕭綱抄撰學士，出入宮廷，與徐陵等作宮體詩賦，時稱「徐庾體」。侯景叛亂，建康失守，逃至江陵輔佐元帝。不久出使西魏，恰值梁亡，遂被迫出仕，滯留長安。北周代魏，尤加優寵，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義城縣侯。以詩賦擅名，前期風格綺豔，後期多寫「鄉關之思」及屈身仕北的痛苦，沉鬱蒼勁，《哀江南賦》和《擬詠懷詩二十七首》是其代表作。他有很高的藝術造詣，作品注重形象、聲色，擅長駢儷、用典，既是集六朝大成的作家，又是唐代駢文和詩歌的先驅，對融合當時南北創作風格有特殊貢獻，深受杜甫推許。明人輯有《庾開府集》。








盧思道（531?—582?）字子行，隋范陽（今河北涿縣）人。北齊時官至給事黃門侍郎，北周授儀同三司，後出為武陽太守。入隋為散騎侍郎。今存詩二十餘首。明人輯有《盧武陽集》。







楊素（?—606）字處道，隋弘農華陰（今屬陝西）人。北周時曾參與滅北齊之役，累官至徐州總管。又於滅陳之役中任行軍元帥。助楊廣即位，進太子太師、司徒，封楚國公。今存詩六首。





薛道衡（540—609）字玄卿，隋河東汾陰（今山西萬榮西）人。少有盛名。歷仕北齊、北周，入隋官終司隸大夫，後為煬帝所殺。作詩辭采華豔。今存詩二十一首。明人輯有《薛司隸集》。






楊廣（569—618）一名英，小字阿麼，隋弘農華陰（今屬陝西）人。隋文帝楊堅第二子，初封晉王。曾統軍滅陳，後即帝位，是為隋煬帝。在位十四年，多行虐政，天下大亂。今存詩四十三首。明人輯有《隋煬帝集》。



